

書叢本基學國

詁傳左秋春

註編吉亮洪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〇三六五)

國學基叢書
春秋左傳詁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註者

洪亮吉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有 究必翻印 *****

春秋左傳詁目錄

第一冊

卷一

經隱公至莊公

卷二

經閔公至文公

卷三

經宣公至襄公一

卷四

經襄公二至哀公

卷五

傳隱公至桓公

卷六

春秋左傳註 目錄

傳莊公至閔公

第二冊

卷七

傳僖公一

卷八

傳僖公二

卷九

傳文公

卷十

傳宣公

第三冊

卷十一

傳成公

卷十二

傳昭公一

卷十三

傳昭公二

卷十四

傳昭公三

第四册

卷十五

傳昭公一

卷十六

傳昭公二

卷十七

傳昭公三

第五册

卷十八

春秋左傳註 目錄

春秋左傳註 目錄

傳昭公四

卷十九

傳定公

卷二十

傳哀公

春秋左傳詁自序

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卽覺杜元凱於訓詁地理之學殊疎。及長博覽漢儒說經諸書，而益覺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未嘗不歎漢儒專家之學，至孫炎、薛夏、韋昭、唐固之後，法已盡亡。自魏受禪，至晉平吳之歲，不及百年，戎馬倥偬，著書者漸少。輔嗣既啓空疎之習，子雍復開飾偽之門，而孔門之弟子門人一線相承，不絕如縷者至此始斷而不克續矣。然又竊怪元凱雖無師承，然其時精輿地之學者，裴秀、京相璠、司馬彪之儕，尙布列中外，卽以訓詁論。左氏一經，陳元鄭、衆賈、達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穎容諸人之說俱在，倘精心搜採，參酌得中，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後，位望既顯，心跡較羸，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復能駁難故耶？自此書盛行，千六百年，雖有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不能敵也。况今日去劉炫等又復千載，其敢明目張膽，起而與之爭乎？然以後人證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則庶可釐然服矣。於是冥心搜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又十年，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爲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與李虔所續者載焉，而兩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爲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又舊經多古字古

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大旨則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雖旁證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已無預焉者也卷中凡用賈服舊注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訓詁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馬彪諸人之說者曰杜同此以別之書成合爲二十卷藏諸家藝以教子弟焉名爲春秋左傳詁者詁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傳之古學耳時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立夏日也

春秋左傳詁

卷一

春秋經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詁】易子夏傳元始也。文釋賈逵左傳義云。公羊以晉隱公爲受命王。號周爲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入臣而處稱以王。周天子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公羊疏二。服虔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本疏。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詁】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姑好故。貴而字之。善其墓賢悅讓。本汲郡古文作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公羊經穀梁經皆作盟于昧。公羊又作邾婁儀父。公羊凡邾字下。皆有婁字。陸氏音義云。漢書鄒陽傳作儀父。顏師古曰。按文七年。先鄭公羊作先昧。史記楚世家及屈原列傳。殺其將唐昧。正義。昧。呂氏春秋作唐蔑。與此左同。知古文昧蔑通也。劉熙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詩鄭箋。盟。歃血盟。劉昭鄒國志注。晉國下。幽南有姑城。杜司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詁】馬融尚書注。克。歸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鄒國。應劭曰。

鄭伯克段于鄢是也。按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郿。郿地在雄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云：王取郿。劉蕡云：郿之田於郿是也。傳寫誤爲郿字。今考杜注：潁川郿陵縣既非趙匡以爲當作郿。一無確據。又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舊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廟。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郿。且傳上云：至於廩延。杜注：廩延鄒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廷津。廩延至陳既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縣無疑。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詁】賈逵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穀梁疏引遠春賦：「暭天子宰夫疏。」又云：「明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本春秋說題詞：「廟之爲首覆也。」御張揖廣雅釋詁：「歸死者曰廟。」按服氏訓：「當與何休說合。」說休云：「廟，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九月及宋人盟於宿。【詁】司馬彪據漢書郡國志：東平國無廟。本宿國任姓。杜此接司馬彪傳：彪撰續漢書。在武帝太始中。而預作經傳集解。則在太康時。預所採地理諸說多與東相合。司馬彪同。預雖與二人同時。或其書先出。且學又專門。故采用之也。冬十有二月祭伯。【詁】楊天子傳作廟。云：鄒邑公邑。按僖二十四年傳：胙祭即此。韋昭國語注：「祭，畿內國名。爲王卿士。杜本公子益師卒。【詁】許慎說文解字：大夫死曰葬。从夕卒聲。按經典皆作卒。蓋古文省。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夏五月莒人入向。【詁】世本：莒已姓。今誤紀漢書地理志：城陽國莒故國。沛郡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京相璠云：水經注接下引向。沛國縣。今井屬臨邑龍亢也。杜間此。

無駁帥師入極。古今人表無作亡。**【詁】**賈逵云：桓侯也。本較梁傳云：桓國也。按唐十二分野圖：桓國在東西南。又高誘淮南子注：辰無侯，柳下惠之父也。侯駁，古字間。較梁即作侯。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詁】**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同此 九月，紀裂繩來逆女。**【詁】**公羊較梁並作虎履繩。按肥紀字近虎繩，義繩音同。冬十月，伯姬歸於紀。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公較並作紀子伯 **【詁】**郡國志：北海國淳于有密。杜同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詁】**劉蕡許慎云：日月晦者弔有闋。釋說文薨，公侯卒也。白虎通：薨之音奄也。奄然亡也。釋名：諸侯曰薨，薨墮之聲也。按小君得從君例，故亦曰薨。鄭人伐衛。**【詁】**傳文及詩鄭箇有鐘鼓曰伐。杜本此

二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釋文食本或作鉅。 **【詁】**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接有字从月。故說文云：日月有食之。錢唐事大昕又云：日食者，月食之也。故說文連言日月。三月庚戌，天王崩。**【詁】**曲禮：天子死曰崩。說文：崩，山壞也。釋名：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壞聲。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較皆作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葬。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詁】**京相璠云：石門，齊地。今濟北虛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水經注按濟北虛縣春秋時即齊境，故東相璠云云。杜注分爲二地，殊誤。癸未，葬宋穆公。公較皆作穆 **【詁】**記漢書亦同。史記漢書：【詁】接繩繩，古字通。繩，要服小祀序以昭繩。鄭氏注云：繩，讀爲程繩法。布德執義曰繩，又中情見說曰繩。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詁】地理志，陳留鄒雍丘，故杞國也。杜本，世本杞似姓本疏。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作祝。下同。【詁】賈逵云：弑君取國，故以國名之。本疏按此二條，亦春秋之始例。正義言，肅弑君者，莊公以上皆不書氏，閔公以下告書氏，足申明賈義。夏，公及宋公遇於清。宋人誤。別本作注。【詁】劉蕡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本疏引東晉書：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郡國志，東阿有清亭。杜同此。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董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詁】賈逵云：濮，陳地。史記秦隸杜取此。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應劭曰：濮水東入鉅野。杜本此。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春，公矢魚於棠。【詁】詩毛傳：矢，陳也。賈逵云：棠，魯地。陳魚而觀之。史記魯世家集解：按毛傳及賈逵本疏。釋詁文：公穀作觀魚。史記漢書五行志並作觀魚於棠。杜取賈成。本疏引鄒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塘亭。晉侯觀魚，別無所謂成縣也。疑郡國志成上脫一肥字，昭述誤以爲春秋時鄒國耳。水經注所稱東平鄒縣，東平縣南三十里有成都故城。魏王泰括地志：鄒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山東圖經：鄒國城在今上縣北三十里。春秋時，鄒子國著成後，漢時作縣，則杜注不當云東平鄒父縣西南有鄒鄉矣。然杜

以爲鄭鄉在附父縣西南亦微誤。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詁服皮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壓之。本疏鄉人鄭人伐宋。螟詁爾雅釋蟲食苗心螟舍人云食苗心者名螟晉冥冥難知也。李巡云食禾心爲螟皆其蟲冥冥難知也。杜本按說文螟蟲食穀莖者與此微不同。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宋人伐鄭圍長葛。詁京地名云長社北有長葛鄉水經郡國志穎川郡長社有長葛城。杜同此

八年春鄭人來渝平。詁公穀並作輸。按廣雅輸更也。輸渝古通用爾雅及虞翻易注渝變也。釋文本此相元年杜注亦同。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詁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鄉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本疏。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詁賈逵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本疏滕侯卒。詁世本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繩之後本地理志沛鄧公丘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繩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郡國志沛國公丘本滕國杜本接世本錯叔繩文王子左傳亦云鄭寤曹繩文之昭也古今人表滕叔繩在中上注文王子獨此志謂出懿王蓋傳寫誤一字。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詁郡國志河內郡共有凡亭劉昭注凡伯國接凡汎古字通杜同此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詁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有楚丘亭杜本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詁京相璠云今濟陵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郡國志濟陵郡句陽有垂亭杜同此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公般皆作禋下同漢【詁】鄅國志泰山鄅費有祊亭杜同此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詁五經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葬不出其國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般皆作包來按浮包音同【詁】鄅國志鄅鄅東莞有鄅鄅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杜同此蠻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天王諸本誤作天子今從石經宋本改正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公般皆作惔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於防。公羊助卿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詁郡國志濟陰郡成武有郜城杜同此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般皆作載釋文此亦作伐載音再【詁】按說文載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从邑戈聲杜本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爵載聲相近故鄭康成詩箋讀似載爲爌舊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漢書五行志引作戴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南室置載州焉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詁】**子寶曰：「十發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晉有也。」本地理志，魯國薛夏車正奚仲所國。杜本：世本稱任姓。夏公會鄭伯於時來，公羊皆作夏五月。**【詁】**按來聲音同。河南國經，聲城在崇澤縣東。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詁】**地理志，颍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杜本：此。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詁】**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云：古位立同字。周禮注：按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鄭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惠棟云：古鼎鉛位皆作立。三月，公會鄭伯於垂。**【詁】**廣信云：鄭以勤不足，當許田，故復加壁。史記集解：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詁】**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本疏：及孔父。孔父之先也。傳曰：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縫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脫文曰：孔从乙子。乙，諸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脫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注：概爲異說，不可從也。膝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詁】**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本疏：詩毛傳：成平也。杜本：此。夏

四年春，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侯作紀侯。蔡侯鄭伯會於鄧。賈逵以鄧爲國。晉襄姬會於鄧之國都。本疏地理志南陽郡鄧故國。慶勸曰：「鄧侯國。」九月，入杞。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詁】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動，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本疏地理志泰山郡嬴。杜本此同。按徐堅初學記引左傳文，并註云：蒲寧墮邑也。或當是賈服舊註。六月，公會杞侯於鄭。公羊祀作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詁】許鄭箋：既盡也。杜本此同。公子翬如齊逆女。【詁】賈逵云：使娶逆女，纂修艾之亂。釋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嬴。【詁】鄆國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蘭亭。杜同此。按水經注引此節作下蘭。公會齊侯於嬴。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詁】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本疏梁宣十六年傳：五穀皆熟爲有年。杜取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詁】爾雅釋天：冬獵曰狩。杜本此同。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詁】晉官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翻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觀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杜喀基據云：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於渠。註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任叔作葬陳桓公

城祝丘【詁】地理志東海郡卽丘孟康曰古祝丘郡國志琅邪國卽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詁】服虔云晉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疏

云晉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本疏皮注左傳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

遠爲百穀求膏雨也禮漢書又云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晉大別山川之雩也禮記疏公羊凡蟲

【詁】爾雅釋蟲蠶蠶蠶性本冬州公如曹【詁】世本州國姜姓曹國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

本疏皮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疏地理志沂陰郡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杜本疏

六年春正月寔來【詁】惠棟云孔穎達曰凡言寔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

而爲寔訓之爲是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寔來是由燕趙之間實寔同音故字有異也按

註及孔疏塞當作寔石經傳文作寔北宋本誤也陳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且公穀二家皆作寔

東坡謂爲是杜註乃云寔實也猶之隱六年經渝平傳曰更成杜獨訓渝爲變顯與傳遠於義爲短又

按禮記大學引尚書泰誓是能容之是不能容是並作寔蓋文異而音義同也孔氏墨守杜說非是儀

禮觀禮註云今文實作寔故變文音寔來淳化本此寔字作寔非按詩小星寔命不同毛傳寔是也韓

詩作寔命不同夏四月公會紀侯於成穀梁成

【詁】陸氏穀梁音義曰左氏作杞侯按三年書公會

桓侯于鄭，則此處亦當作桓侯疑傳寫誤也。秋八月壬午，大閱。【詁】賈註經曰：簡車馬於廟也。公羊此廣雅闕數也。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詁】惠士奇云：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於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爲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其詩曰：展我甥兮，亦姦文姜之亂，而證其爲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閑聖人於此，安得而不憤乎？知此則知聖人刪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異于夏之門人與。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成丘。【詁】公羊傳：焚者何？燒之也。燒之者何？以火攻也。杜略：本此。按孟弟子有成丘，當卽以地爲氏。山東圖經：成丘，在鄧野縣南。夏，穀伯綏來朝。【詁】地理志：南陽郡箕陽，故穀伯國。本劉昭引博物志：穀國今穀亭。鄧侯吾離來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詁】韋昭國語註：祭，繼內之國。周公之後，繼經祭城，在鄭州城東北一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五經異義稱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接應元年有祭伯，而此云祭公，蓋伯係本爵，入爲天子三公，故又得稱公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

於桃丘。

弗遇。【詁】郭國志東都篇有桃城杜同

有桃城杜同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

人執鄭祭仲。【詁】賈逵長義云：公羊曰：祭仲之禡是也。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公羊

羊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公會宋公於夫鐘。

夫鐘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

月公會宋公於闕。【詁】郭國志東平國東平縣有闕亭杜同

此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公穀杞侯皆作紀侯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

公燕人盟於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詁】世本：躍爲厲公杜本此

公會宋公於虛。

公羊虛作鄭

冬十

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

戰於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詁】賈服註記尚書序大奔曰敗績杜本此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作毅梁語

秋八月壬申，御塵災。

【詁】古徵書引春秋考異郵天火爲災。杜本。乙亥。管。【詁】履虞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營。不以異害爲懼。本疏。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葬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鄭康成儀禮註作嘉甫。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作。謹。邾人牟人。

葛人來朝。【詁】地理志。泰山郡牟故國。應劭曰。魯附庸也。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縣是杜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襄。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作。謹。邾人牟人。文穆字註云。春秋傳曰。公會齊侯於穆蓋襄穆本一字。文之變耳。又據說文則宋公上當有齊侯二字。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詁】按地理志。東萊郡黃縣。春秋時屬齊。此盟於黃。疑卽是。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越。【詁】說文。越。地名。杜本。夏五月丙午。此。

及齊師戰於奚。【詁】羊及石經本無。夏字奚較梁作卽。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夏字奚較梁作卽。【詁】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期。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期而不登臺。

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期登臺。則書時書月。禮記。正義。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

歸於蔡。癸巳葬蔡桓侯。【詁】劉蕡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寡臣無廢。

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葬人嘉之非貶所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灤

【詁】說文灤齊魯間水也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灤按宋陸友仁云疏水自王莽時不能至河西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註失之公羊無與字

無

夏

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於齊

釋文作通

【詁】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

思少殺念及子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

詩服云蓋桓公之喪疏云

從齊來上按杜注以夫人此時始出奔非是當以賣義爲長爾雅孫通也廣雅孫去也杜本

夏單伯

送王姬

公穀送皆作送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白虎通引作築王姬觀於外觀館古字通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

錫桓公命

詁附雅錫賜也杜本此

王姬歸於齊齊師遷紀邢鄙部

【詁】地理志環邪郡耕梧城水經注作郿城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郿亭城故縣也應劭曰臨朐有伯氏駢邑按駢即郿也郿耕駢古字同郡國志齊國臨朐有三亭古邢邑杜並此說文郿宋衛閩地按杜注北海鄧昌縣西有

郿城卽此郿音同唐於都昌縣郿城置郿亭縣以此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

會齊侯於禚。四年，公羊、穀並同。**詁**按論衡書虛驚，亦引作邾。邾，音同。據此則當卽邾國。說文所云周文王子所封國也。與南鄆北鄆本別。劉炫雖杜亦然。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湧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詁劉蕡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焉也。本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守國，乃背兄歸齊，書以譏之。

後漢按說文，酅，東海之邑。杜注云，紀色蓋取鰲梁傳說，地理志，閩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酅入於

齊。今鄆亭是也。杜本冬，公次於滑。公穀皆作鄭。**詁**郡國志，陳留鄆襄邑有滑亭。杜同。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公穀皆作娶。釋文又云，本或作會。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鄭犁來朝。公羊作。

詁世本，鄭頤居鄭，周徙鄭，宋忠注云。

邾頤別封小子閼於鄭，爲小邾子。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穀皆作三月。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

衛俘。**詁**釋例云，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惟左氏經獨書衛俘。考三家經傳有

六而五皆書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按說文，保，从人，僕者聲。古文僕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僕字與僕相似，故誤作僕耳。本韻師古曰，通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

左氏傳經誤。按爾雅云：佯，取也。書序曰：遠伐三國，佯厭寶玉。然則所取于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佯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逞性矣。惠棟云：周書顧命，諫寶赤刀。說文引作保。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與寶同。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

作晉

夜，恆星不見。作晉

詁詩鄭箋：恆，常也。杜本：夜中星隕如雨。公羊：服虔注云：如而也。本疏見隱七。按周禮大司馬正義引左傳作星隕而雨。五行志曰：論衡藝增編及說日鷺兩引春秋並作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詁郡國志：東都穀城。杜同：按晉移屬濟北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郎。

以俟陳人蔡人

詁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何休服虔云：

欲共伐鄭。杜：取按杜注云：期共伐鄭。今考此年夏師及齊師圍鄭，鄭降于齊師。經文及傳皆不及陳蔡。知魯無期陳蔡共伐鄭之事。當以賈說爲長。正義申杜又云陳蔡與魯接境，絕路遙，無緣伐魯。按既云境絕路遙，則魯無容約遠國伐近國。若云二國可共約伐鄭，則鄭與魯接境，何爲獨不可伐魯乎？正義之說，可謂遺失據矣。

甲午治兵。公羊：作

夏，師及齊師圍鄭。鄭降於齊師。

公羊：並作成。鄭：秋，師還。

冬十

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別本賦作穀。今定从宋本。

詁賈逵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本疏在隱四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於穀。公羊：作盟。詁：郡國志：琅邪國綱有概亭。杜本：歲在同。

夏，公

伐齊納子糾。公穀皆作納【詁】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按正義則知賈氏本無子字，與公穀合。管子作子糾。劉向新序淮南子並同。齊小白入於齊。【詁】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糾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本疏按賈服蓋尋釋經文得之。使齊大夫樂從于糾，并有成約，則公納子糾，不須言伐。且下言齊小白入于齊，從國逆之文明。齊大夫不樂魯君要糾，因變計逆小白也。若如杜云：二公子各有黨迎小白者，又非盟糾之人，則小白之入與者牛，不與者牛，又何得泛引國逆而立之曰入例乎？入自矛盾矣。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詁】地理志：千乘郡博昌縣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寢京相璫云：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爲春秋之乾時也。水經注：杜同此。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詁】賈逵云：得子者愍之。本疏按上經一本無子字，此始有之，故以爲愍。劉炫說與賈同。正義誣賈非是。冬浚洙。【詁】京相厭處並音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水經按此則京杜皆用服說。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丘。【詁】地理志：濟陰郡乘丘。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按張華博物志亦云：濟陰乘丘侯國古乘丘。杜注以爲泰山郡乘丘，恐非。小顏注地理志亦取杜說誤。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詁】說文：麗國也。齊桓公之所滅。按史記作鄭。徐廣曰：一

謂蓋音同而誤。鄒國志：濟南鄒東平陵有譚城。杜同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於郿。【詁】按卽莊元年鄒郿之鄼。歐文云：宋魯閒地。杜直云：魯地亦誤。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紀叔姬歸于郿。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詁】賈氏以爲宋萬未賜族。本疏又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公羊惠棟曰：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蠱日三接。鄭注曰：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晉義並同。今接正義讀賈云：傳曰：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今考春秋時族有不由君賜者，如士會之聲，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則南宮之族或因所居之地以自稱，非由君賜，亦未可知。卽如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亦非君賜是其一證。又賈於前年樂丘之役，南宮長萬下，卽注云：南宮氏，萬名是非不知。萬氏南宮，而此云未賜族者，蓋以南宮實非君所賜氏故耳。正義每申杜穀質，並無義理。均所不取。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穀梁齊侯
二
按經書邾人始此，故賈服云然。十六年邾子克卒。杜注云：邾子者，蓋齊桓諸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亦用賈服說也。夏六月，齊人滅遂。【詁】世本：遂屬姓。地理志：泰山郡蛇丘縣，故隆國。杜同京相璠曰：

在蛇丘東北十里。水經注。按蛇丘東北無城。以墺之東北。當作西北。杜注承京相之誤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郵。史記齊世郵作甄【詁】章昭齊語注引作會于郵。舊音云。內傳作甄。水經注亦作甄。地理志濟陰郡有郵城。杜同此。按三國魏時。鄆城始移屬東郡。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郵。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公羊作兒。鄭

【詁】說文云。鄆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鄆田。按鄆後爲齊所并。故云齊地。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公毅許男下皆有曹伯二字【詁】按成公十三年。殄滅我費滑即此。故杜注言滑國部費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𦵶。【詁】說文。𦵶微盡也。春秋傳曰。齊人𦵶于

此。本地理志。隧嶧故隧國。春秋曰。齊人𦵶于隧也。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詁】服氏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侮。濟西。

曹地。周禮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水經注。

秋有麇。【詁】說文。麇。短狐也。似麇三足以氣射吉。从

蟲或壁，或又从國。按諸本，瓠，又作瓠。與漢書五行志同。師古注，即射工也。亦呼水弩。尋文義，是當作瓠。矢之瓠。又按漢舊儀云：瓠，鬼也。驅與瓠古字通。釋文本，短瓠，又作斷瓠。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郢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十月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詁

韋昭國語注鄭邊邑也杜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伐我

作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者【詁】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敍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本疏按賈依文爲制，文姜薨在去年七月至十一月，卽當葬，乃遲至七月之久，此數月中，國又無大事，明文姜得罪先君，國人所知，非因肆赦，不可嘉准，故賈云然耳。正義說非。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羊傳作樂史記世家同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儀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詁】地理志，浦郡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按蕭宋附庸杜注似以爲晉附庸，非。

秋丹桓宮櫓【詁】說文櫓柱也。春秋傳曰：丹桓宮櫓。杜本此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

公會齊侯盟于扈。【詁】郭國志。河南尹卷有扈城。杜同此。

二十九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詁】說文。桷，桷也。椽方曰桷。又齊魯謂之桷。春秋傳曰：刻桓宮桷。服虔注曰：桷謂之桷。桷，桷也。按國語注唐固云：桷，桷頭也。章昭謂桷一名桷。杜曰：桷，桷也。蓋亦取說文椽方曰桷之義。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適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詁】賈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詩疏：杜取此。大水。冬戎侵曹。曹禡出奔陳。赤歸于曹。【詁】賈逵以爲禡是曹君，亦是我之外孫故。我使曹逐禡而立赤。公穀以爲赤蓋郭公以赤歸于曹。郭公連爲一句。又穀梁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同上郭公。【詁】按郭國不見於春秋。孝僖二年，晉伐穀。穀公羊傳作郭戰。國策亦同。又昭元年會于穀。穀梁亦作郭。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羣幣焉。孔晁注：郭叔，穀叔。是穀郭音近義通。此郭公即穀公。穀爲公爵。晉注亦合。穀公下必繫以事，而史闕之。否則穀公林父或於是年卒也。又按士蕪使殺羣公子而城聚處之，即在此後一年。考之史記晉世家於此年書羣公子既亡奔穀。大云既亡，則亡在此年之前可知。又云：穀以其故再伐晉。不克。下二十六年傳：秋又侵。是此數年中，穀晉正交兵，非無事可書。又甚明。但不敢辭斷，故附記於此。史記索隱曰：穀後改稱郭。非是。李善稱高誘戰國策注：郭，古文穀字也。姓羣周文王季弟。穀叔受封於穀。或曰：郭公因以爲氏。公羊傳曰：穀謂之郭。聲之轉也。又其顯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詁
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
南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封於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
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大社以奉之也胡三書通鑑注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
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詁地理志
臨淄鄒故國蓋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
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於城濮。詁賈逵云城濮衛地杜取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公盤皆詁水經濟水逕郿鄆東注云卽春秋之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郿在東平縣張西北三十里有故郿鄆魯邑也杜本璠曰郿子國路按水經注引杜注云有郿
子冢今注無之惠棟云公羊釋文云築郿左氏作聚聚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牲饋食禮眉壽萬年
鄭注古文眉爲微大無麥禾詁服虔云陵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饋而經不書者

得齊之禍，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本疏：孫辰告饑于齊。【詁】何休公羊傳注：賈穀曰：饑，服虎云：不啻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饑，故不啻如齊告饑。乞師則情緩於饑，故云如楚乞師。本疏：又云：無庭實也。尋疏。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廢。【詁】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廢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本疏：據此則經文缺作字可知。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詁】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本疏：地理志：環邪郡諸杜本此。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於成。公穀皆作。秋七月齊人降邾。【詁】劉賈依二傳以爲邾紀之遠邑。按說文：邾紀邑也。與賈說同。杜注：邾紀附庸國。今考紀在春秋時甚微，疑不得有附庸。又紀侯去國至此。已二十七年，不得有附庸獨存。杜注：蓋非也。邾國志：東平國無鹽有章城。杜同此。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詁】服虔云：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史記集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詁】說文：捷，彊也。軍獲得也。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秋築臺於秦。【詁】鄆國志：東平國范有秦亭。杜同此。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詁】穀梁云：魯邑。范寧注：小穀，魯地也。賈逵云：不隸齊者，世其祿。本疏：鄆國志：東平

穀城春秋時小穀杜同圖經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桂馥云水經注所稱小城正在曲阜西北漢以項羽頤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詁郡國志山陽郡昌邑有梁丘城杜同此作子班師古漢書注般與班同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未子般史記作乙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

詁地理志趙國薦國故邢杜本此

卷二

春秋經二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公毅皆作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詁地理志東海郡都陽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城陽國陽都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關是案城陽國陽都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南都陽故城後漢書注云在承縣南則亦在今博縣西南矣二縣相去實不過二百里郡國志琅邪國有陽都云故屬城陽而東海之都陽已省棗陽縣已并作一地故應劭云然錢大昕考異亦疑都陽侯國係城陽戴王之子當日或卽割陽都之

郕爲侯國，本非兩地也。今考都陽陽都爲一爲二，尚未可知。而爲齊人遷陽之陽，則無疑義。杜既不注所在，而正義又云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按禮記坊記，陽侯殺輕侯而竊其夫人。淮南王書氾論訓，輕侯作懿侯。高誘注，懿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鄭康成注，既云陽輕同姓國，則陽侯亦偃姓可知。正義云不知何姓，實亦未深攷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詁賈逵云：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遞主遞位。宋本禮記疏：按王肅聖證論引賈逵說並同。社取于邾。詁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本疏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詁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于中國。詩疏鄭棄其師。

僖公史記漢書皆作懿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別本誤作曹伯惟石經作次於菑北，敎邢。詁說文：𠂔，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菑北，讀與菑同。接今本作菑，因聲近而轉。寶服以爲此音次于菑北，敎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敎晉次于雍，二事相反，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本部國志東都聊城有夷儀聚，有羣戚，按夷儀卽下文邢所遷，羣戚卽此羣北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公羊作陳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戶字是後人增入不足據。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檼。公羊作打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

帥師敗莒師於鄆。公羊傳作革。穀梁作革。諸本並誤作擊。今改正。傳亦同。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詁賈逵云：穀子輕，但庶姜本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詁賈逵云：楚丘，衛地，索隱。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皆作夏陽。汲。詁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杜尚此。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貢。公羊古文作下陽。汲。詁新序亦引作貢澤。劉向賈逵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本地理志：汝南郡安陽縣。勤曰：故江國今江亭是。杜本酈道元云：貢城在蒙縣西北。杜預以爲貢也。云貢貫字相似。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詁賈逵取穀梁以爲既日歷時而首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于民也。昔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本疏徐人取舒。詁地理志。淮淮鄒徐故國，蓋姓。廬江鄒舒故國。杜本按玉篇引傳文及注並作鄒。說文：鄒，地名，从邑舍聲。不言所，在知節舒古字同也。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詁郡國志：東平國須昌有陽穀城。杜同冬公子友如齊泄盟。穀梁作公子季友。汲。詁按敬從說文當作棘。玉篇：棘與泄同。儀禮鄭注：棘也。杜本此。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詁賈逵云：民逃其

上爲漢也。史記集解：鄖國志：汝南郡召陵有歷亭。杜同此

夏許男新臣卒。詁賈逵云：不言卒于師，善

會主加禮。若卒于國。本疏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詁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

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服虔取以爲說。本服又云：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

同上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按水經注引此卽作邵陵。杜本

齊人執陳轔濤塗。公穀轔皆作袁

齊人執陳轔濤塗四世孫。史記齊世家作袁。陳世家作轔。漢三老袁良碑。周之與浦爲陳侯。至元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轔濤塗。後漢書袁術傳。袁氏出陳。爲舜之後。注云：陳大夫轔濤塗。袁氏其後也。袁轔古字同。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公羊程作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羊茲作楚下同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歸甯。朝其子猶言其子朝。詁按公羊傳曰：其言來朝子何內辭也？注云：據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是公羊作一句讀。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公穀皆作首戴。下同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詁地理志：江夏郡軒本弦子國。杜本此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詁】地理志，河南郡密杜本師古曰：卽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歎鄭世子華盟于寧母。穀梁傳作寧母，釋文歸母如字，又音無。公羊穀梁亦兩音，按石經作毋，當从之。【詁】郡國志，山陽郡方輿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杜此。

曹伯班卒。公羊作般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歎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歎下有注七年杜注：洮晉地。此注又云曹地。今攷下三十一年傳，分曹地自洮以南，是洮水在曹晉之界。洮水南屬曹，洮水北屬晉也。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未，宋公御說卒。作禡皆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詁】

春秋古地記云：葵丘，地名，今縣西三臺是也。水經案傳云：西爲此會，當以此說爲是。杜注：外黃縣東有葵丘，則與司馬彪郡國志同。杜于莊八年注又云：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此則別一葵丘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甲子晉侯僕諸卒。公羊作甲戌，誤【詁】惠士奇曰：鄭固碑云：造膝僕辭，是僕與謙通也。按陸氏穀梁音義云：左傳作僕，今石經演化本並作僕，因從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音義仍作弑。按公羊作殺。音弑。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作卓子。夏齊侯許男

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公羊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白。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穀。詁。郡國志。

東都濮陽有穀城。杜同此。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詁。地理志。北海郡營陵薛瓊曰營陵春秋時謂之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鄖

子遇于防。使鄖子來朝。毅梁作紳。下同。釋文云本或作紳。地理志。東海郡紳故國。禹後杜本世本鄖姓。秋八月辛

卯沙鹿崩。詁。說文。鹿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爲鹿。春秋傳曰。沙麓崩。服虔云。沙山名麓。山足林屬于山曰麓。按麓鹿古字通。漢書元后傳。亦作沙麓。劉熙釋名。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與

毅梁說微異。杜注取公羊說。郡國志。魏郡元城城故沙鹿。杜同此。秋九月大雩。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

次于匡。詁。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杜本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詁地理志南陽郡鹽有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杜本按屬鹽在今隨州北今名厲山店太平寰宇記厲山在隨縣北一百里。又引荊州記曰：隨地有厲鄉村有厲山下有一穴是神農所生穴也。神農號厲山氏蓋卽以此。

賴爲楚與國當以在此者爲是。惟司馬彪郡國志于汝南郡襄信侯國下云有賴亭故國今攷後漢襄

信卽前漢鹽縣屬潁川郡春秋時爲楚召陵邑非賴國地且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迫之。

羅又在賴國西北故就近使迫若汝南之襄信則去羅益遠非事實矣明襄信雖有賴亭實非賴國也

說誤也。惠棟曰：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迫之。杜注與此略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

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今按屬賴與郭餽歸變並同聲字又古字通。

八月螽公羊作蠱後同釋文云：本亦作蠱。九月

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穀梁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詁說文震劈歷震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於婁林。

詁郡國志下邳國徐本國有婁亭或曰古婁林杜同此

十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墮石于宋五

詁爾雅墮落也說文作墮。顏同云春秋傳曰墮石于宋五杜此按今本作陨杜注同。公羊作貫是月六鶴退飛過宋都。

詁說文鶴鳥也春秋傳曰六鶴退飛接此

今本作鷄。說文無鷄字，當作鷄。爲是較梁作鷄。劉向傳、終軍傳亦作六鷄。史記宋世家作實星如雨與
雨偕下。六鷄退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六鷄退乘過我都。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應劭風俗通亦作
六鷄。皆傳寫之誤。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詁】地理志臨淮郡有淮浦淮陰
淮陵諸縣。杜本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詁】按古英氏城在今六安州英山縣東北英山縣卽春秋時英氏地也。
張守節正義又云英後改爲藝。漢書地理志藝屬六安國。夏滅項。【詁】釋名項國名魯滅之也。二傳
以爲齊滅。地理志汝南郡項故國。杜本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詁】地理志魯國卞。杜本九月
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作鄖人會下有會字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人作羊公邾子會盟于邾。羊公作羊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羊公會上公羊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詁】劉賈先儒皆云昔新有故在，言作有新在，故爲此言以異之。本疏夏邵子來朝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詁】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志曰：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按道元蓋誤記今攷杜注云：鹿上宋地。汝陰郡有原鹿縣，則與乘氏鹿城鄉非一地可知。劉昭補注是其證。蓋以爲在乘氏鹿城鄉者。第京相璠司馬彪之說耳。究當以杜說爲長。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公羊正作零。【詁】接孟零音同古字亦通。公羊作零，又以零字近而誤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毅公梁作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須句。漢書五行志水經注並同】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於升陘。【詁】玉篇：鄖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左氏傳曰：戰于升陘。按鄖陘古字通。玉篇蓋采舊說。釋文本又作登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公羊後同】【詁】按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戰國策皆作閔王。與此正同。郡國志：山陽郡東緡春秋時曰緡。水經注引十三州志同。杜同此。夏五月庚寅宋公茲

父卒公羊作慈父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於鄭。晉侯夷吾卒。詁順炎武云：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左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詁脫文：燬，火也。春秋傳衛侯燬。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詁釋例稱賈氏以爲經不書歸者，適世子故也。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詁地理志：汝南郡南頓，故頓子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詁眼處云：明不失子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公羊連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郿，弗及。文釋鄉本又作鄉。按公羊毅梁並作鄉。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作夔。詁地理志：南郡酈歸舞陽，故酈國。水經江水注，梁肆曰：昔詩典叶聲律，宋忠曰：酈卽夔歸酈，蓋夔鄉矣。古楚之境，嗣有熊擊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按夔歸酈音義近，字可通。假夔是古文正字。冬，楚人伐宋閼縕。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毅梁音義昭或作昭非。詁齊世家：季公卒，季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

二十二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戌刺之。【詁】經晉賈傳曾述蓋名買字遂疏說文買市也。从兩貝。孟子曰：登鑿斷而罔市利。又叢聚也。从爭取聲。接取非聲。當作从爭。聚者市買聚天下之貨。故買以叢爲字。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元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音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惄。皆書刺者用三刺之法。問臣吏萬民皆會合殺。乃始殺之。亦不枉遙。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歎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今本邾子作邾人。唐石經岳本音並作邾子是公羊作邾妻子。天王狩于河陽。釋文。狩本又作守。公同。【詁】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水經河水注曰：服虔賈逵曰：河陽溫也。邾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是河陽城故縣也。在治坂西北。蓋晉之溫地。今考治坂城其下爲治坂津。在今孟縣西南。而踐土在今榮澤縣西北王官城之內。故遺元咺其非。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詁地理志。琅邪郡黔陬故介國。公至自閩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後漢志注引作翟泉。公羊本作狄泉。詁鄭國志。河南舞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注曰：蓋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詁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月，不遼卜筮。注曰：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所不遼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嚴齊育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晉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本疏及周禮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詁地理志。東都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顧頡鵠杜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捷作接穀梁古字同【詁】按古今人作接蓋傳寫誤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公羊無師本亦無師字癸巳葬晉文公穀梁初刊狄侵齊公伐邾取營婁公羊傳作取冀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詁郡國志太原鄆陽邑有箕城杜同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穎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癸亥朔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公穀梁作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詁世本桓公生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生穆叔豹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穀梁頽作死史記楚世家表人表同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穀梁作士縠公縠垂隴皆作垂藪【詁】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垂隴城水經郡國志滎陽有隴城杜同注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詁都國志。汝南郡平輿有沈亭。故國。

姬姓杜同此

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

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毅皆無以字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適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

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詁五經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駁五

經異義。父爲長子。三年。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禮記疏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賄。文瑩。通鑑。終口申玉。詁買服云。舍賄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

以譖之。按鄭康成集音育云。謂天子二王後之喪。舍爲先。繼次之。贈次之。子諸侯舍之賄之。小

君亦如之。舍之下既有先後次第。則每事遣一使可知。即如正義賈云。春秋之世。風教凌遲。吉凶賀

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晉之有喪。寧能盡至及備禮云云。此依時勢立言。非制禮本意。公羊

及賈服並據常禮爲說。又經文著且字。顯有禮文不備之意。正義以此譖賈。非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詁地理志。南鄭若。鄀國志接舊注。亦不肯都所在。今攷傳云。鄀在楚郢。是鄀國在秦楚之間。地理志。南陽鄀若本秦

作鄀侯國。接舊注。亦不肯都所在。今攷傳云。鄀在楚郢。是鄀國在秦楚之間。地理志。南陽鄀若本秦

縣故城，在今宜城縣東南，去武關不遠，正秦楚兩國界也。玉篇亦云：都，秦楚界小國。秋，楚人滅六。

【詁】地理志：六安國，六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杜本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詁

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按穀梁疏引

世本，又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范寧注行父，季友生，節孫也。與杜注同。今本杜注作季孫友。

子大誤。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作驩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作夜姑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傳作須朐

五行志亦同。遂城郚。詁

說文：郚，東海縣故紀侯之邑也。郡國志：此同。

魯國卞有郚鄉城。杜同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梁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戊子。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狐。

晉先蔑奔秦。石經同。穀梁石經作蔑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詁

鄭國志：河南郡卷有扈城亭。杜同。酈道元云：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此。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澨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

子遂會洛戎盟于畢。公羊作伊，韓文本或作伊。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無而穀梁亦增耳。

同亦公羊作伊，韓文本或作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詁】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本疏：按箕鄭上軍將士穀下軍將傅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穀。今顧于士穀下言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

實非也。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亦同此例。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梁椒。本疏：按釋文曰：說文作椒。云贈終者衣被曰椒，爲衣死人衣。

信公成風之檮。【詁】公羊傳曰：衣被曰檮。杜本：按釋文曰：說文作楨。云贈終者衣被曰楨，爲衣死人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葬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宣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

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羊作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公羊作麇。穎容釋例云：麋在當陽縣境。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於承匡。

諸本誤作箇。今

集解：岳本訂正。【詁】服虔云：叔仲惠伯。史記集解：按經文叔字下皆一仲字。今從石經及淳化本削去與公穎

亦合。漢書志及水經注亦作叔彭生。今攷晉仲字蓋因傳文而誤。京相璠曰：今陳留縣西三十里有

故承匡城。水經注郡國志同此。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詁】服虔曰：魯地也。史記集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公羊傳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詁地理志。

廬江郡居巢縣，騷勸曰：楚人圍巢，巢國也。

杜本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聃來聘。

公羊傳作逢古字

冬，十有二

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詁服虔云：河曲晉地。

史記集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者。

公羊傳作鄆

【詁】地理志理志襄陽郡諸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鄆國志襄陽國東莞有鄆亭。

杜同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蔭卒。公穀本皆作蘧蔭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

【詁】買眼等皆以爲太廟之室也。

本服虔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

北史傳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於晉。公羊無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公穀皆作無公字

鄭伯會公於宋。公羊作宋

邾子葬林。劉昭注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宋林

杜預曰：縣東有林鄉

杜春秋地據此則宋卽宋林，或葬陵縣更有宋鄉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

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詁郡國志梁國穀孰有新城。

杜道元此

云：唯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新城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釋文引晉康季音勒

【詁】何休公羊傳學者

何彗星也。杜本此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於邾。

公羊作弗克納接菑

【詁】按晉人左傳以爲趙盾，公羊以

爲御鞅，穀梁以爲御克。今改御克，乃傳寫之誤。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詁】服虔云。子殺身執國之故。晉子爲在塞辭本疏。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諸本秋字今據宋本增入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石經本脫。後旁增春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公羊作蓄丘。穀梁作師丘。【詁】高棟曰。今公羊作壘丘。鄭本有四音。釋文是毛詩衛門曰。可以接遇。前發碑作西遇。此其證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

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羊作處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齊侯伐我西鄙。【詁】服虔以爲再來伐晉。西鄙書北鄙不書。謹仍見伐。本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葬之。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

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詁】劉蕡許卿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

卷三

春秋經三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適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詁】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訥，亦不女從。宣公旣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水疏。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別本子誤入今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詁】服虔云：趙盾旣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水疏。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公羊作羊。夏，晉趙穿帥師侵崇。公羊案，作柳。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詁】水經注：大棘後，其地爲楚莊所井，故圈稱曰大棘，楚地也。鄭國志：陳留郡已晉有大棘鄉。杜同秦師伐晉。夏，晉

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夷皋公羊作葬。葬云。夷皋。作夷皋。夷皋。作夷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貢渾戎。公羊作貢渾戎。上皆無字。詁。服虔云。陸渾在洛西南史記集解。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

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莒人不肖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羊作子叔姬。詁。按以下經校之此亦當有子字。疑傳寫時脫也。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伐萊詁地理志東萊郡黃接東萊卽古萊子國也杜本此。

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詁地理志東萊縣睡黃二縣皆齊地遂自黃復故卒于垂也。睡重同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詁爾稚繹陳也孫吳

曰繹之明日尋釋復祭也杜本此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毅音作熊氏

晉師自狄伐秦楚人滅舒蓼毅梁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肅。公毅當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

平陽【詁】地理志泰山郡東平陽社本此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詁】郡國志琅邪國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臂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闢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

殺其大夫泄治。時避諱所改。玉篇以洩同泄。然玉篇亦唐宋人所增改。非原本也。下泄字皆同此。

公薨周禮疏亦同。今據改接此蓋唐

宋人所增改。非原本也。下泄字皆同此。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

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詁】鄭賈許曰不書奔喪諱過也。

例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

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詁】服虔云歸父襄仲之子史記集解

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作

【詁】地理志魯國驕繹山在

北杜本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詁】京相璠曰。

穎川長平有故辰亭。

道元云此亭在

長平城西北。而杜氏言東南謂之誤耳。又辰陵聲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鄖燒先王墓夷陵。案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

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从穀梁作夷陵爲諦也。或疑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治。與當陽荆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爲春秋時會盟之地。何獨夷陵。卽以爲遠耶。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樞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詁】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豈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例按左氏之意。賈爲得之。杜說非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詁】說文。邲晉邑也。春秋傳曰。晉楚戰于邲。按公羊傳而以爲邲水。今攷水經注。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下據此則邲有下音。可補陸氏之缺。道元又引京相璠曰。邲在敷北。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詁】地理志。沛郡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詁】賈氏許氏曰。盟載詳者日月。雜易者日月略。釋京相璠曰。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水經。郡國志。東郡濮陽有清丘。杜同此。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

夏楚子伐宋。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梁作穀。陸氏穀義曰。一本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注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詁】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疏本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漢書作路劉寬碑陰同羊作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

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裏

公羊作羊妻

初稅畝

冬蠚生

【詁】釋文云劉歆曰蠚蟬子也董仲舒曰

蠚子說文蠚復陶也劉歆說蠚蟬子按賈義或同杜注用李巡說蠚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北宋公羊本作謝公羊火皆作焚

【詁】張良

曰宣揚威武之處墨棟曰周邢敦銘云王格于宣射古文榭字作射劉述注吳都賦引國語曰射不過

講軍實今本作榭知射卽榭也說文無榭字後人妄增

秋鄭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詁】說文季穀

孰也从禾干聲春秋傳曰大有年孔廟碑亦作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梁公作鄫

【詁】賈逵云使

大夫往殲賊之

本碑杜取此

甲戌楚子旅卒

梁公作旅

呂史記年表世家並作侶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

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本又作轔又作轔又作杼

梁公作杼

成公

春秋左傳註一春秋經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詁】服虔云。司馬法云。四色爲

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巴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爲之乘馬。詩又云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

杜記疏：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杜取此。

公穀皆作賀戎之劉向行傳志同云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公鄭皆作曹公

云子手公羊音義一本作午

庚寅衛侯速卒。公羊作遷。取汝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

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二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詁賈服皆云宋公衛侯先君未葬而稱爵謫其不稱子

作禮記疏。按疏
辛亥葬衛穆公。公羊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夏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羊下同。作率。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

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羊廢作將。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

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詁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本疏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詁陸氏公羊音義曰。伯堅何休解曰。左氏作堅字。毅。乘作賢字。今定本作堅字。惠士奇曰。按說文。堅。古文賢字。漢校官碑曰。優堅之寵。今文尚書大誓曰。優。堅。揚厲。是古皆以堅爲賢。今按惠說。是釋文作古刃反。誤。又玉篇堅。又作桓云。古千古兩二切。今考說文。堅。繁同。部疑桓字。又从堅字傳寫而譌云。古剛切。亦非也。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儒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作荀秀。梁山崩。詁穀梁傳。梁山崩遇河三日不流。接水經注亦同。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春秋繁縝。詁郡國志。陳留郡封丘有相牢亭。或曰古蟲牢。杜同此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詁服虔云。秦之戰。築武宮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取鄆。詁按玉篇字書並云。鄆。鄭邑。杜云。晉附庸。悉誤。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娶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史記世家。費。作灋。索隱曰。灋。一作弗。秋仲孫蔑叔孫儒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公羊作率
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
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詁史記魏世家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徐廣曰在元城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詁地理志浦鄉下蔡故州來國杜本此冬大雪。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詁服虔云不稱王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疏皆作錫曲禮孔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皆作錫曲禮孔疏引經作來錫公命詁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稱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夷狄同故稱天子。本服虔曰夷狄曰天子。疏記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詁郡國志陳留郡具垣有蒲城杜同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詁眼虔云謂成姬禮記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鄭。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公羊作率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詁按禮記中庸疏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今按公羊經文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公羊作御州下同【詁】服虔以爲郤犨御克從祖昆弟。接杜注則云從父兄。今考世本郤豹生翼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即據此則翼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本並作瑣澤公羊作沙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鑄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詁賈氏以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文曹伯盧卒于師。公穀皆記作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公羊成作戊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歸下有之字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樂驪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詁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地理志：潁川郡屬陵，五行志：晉有墮陵之戰，鄭作陽。杜本：按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兩地。杜注失于彼而得于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爲一非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詁服虔元云：汎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隨亭，故沙隨國矣。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公羊作招丘 詁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若丘，首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其執之，是已無

罪也。本疏如。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作舊如。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北宮結。公羊作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淮南人聞訓作柯嘉音同。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詁。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本疏劉寶以爲諸書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上按賈義本二傳。較杜注爲長。晉侯使荀磬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脤。公羊作狸軒。穀梁作狸脤。詁。杜稱舊說云：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脤，魯地也。本疏。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纁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鑄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詁。晉語作胥之味。韋昭注：胥童也。按晉語、董書不可使謀。是童有味義，故胥童字之味也。庚申，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詁。地理志：楚國彭城。杜本此。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匱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匱來乞師。公羊作士彭。何休解云：考諸正本，皆作士彭字。若作士彭者誤矣。【詁】接毛詩視祭于祊。說文作彭。知祊古字通也。說文又云：彭或从方。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杠。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樂驪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公羊作棘屈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郿。公羊作郿合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古今人表作任夫顏師古注正俗以爲當作王夫誤。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磬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驘卒。詁說文驘目大也春秋傳鄭伯驘古今人表作輸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磬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磬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詁郡國志魏郡曲梁侯國有雞澤杜同此陳侯使袁禽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禽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磬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姬氏薨。公羊作定七下葬陳成

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姬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別本誤作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皆作善稱【詁】御覽引南兗州記時晉時善道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公羊作邾妻子滕子薛伯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鄅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外傳作弓鄭注亦同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公穀羊作蠱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鄖【詁】玉篇鄭字注引春秋及杜注云亦作爲餘詳見傳文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鄖公穀髡頑皆作【詁】玉篇鄖鄭地左氏傳曰鄭伯卒于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穀梁作公子溼陸氏穀梁音義曰溼本又作𦵯又音斐二十年同左氏作斐本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宋火作羊。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羊作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詁本經注祖作郵。按說文郵沛國縣漢書地理志作鄆。應劭曰音釐。師古曰此縣本爲郵。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郵字爲之耳。讀皆爲郵。今考郵春秋時爲楚地。昭四年吳伐楚入穎杜注鄆縣東北有棘亭是也。襄六年經叔還會吳于祖。亦是此地。蓋是地近矣。故皆就近會之耳。惠士奇云。祖乃宋地。非楚地。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惠棟又引京相璠曰。祖宋地。今彭城傷陽縣西北有沮水澗去傷陽八十里。司馬彪郡國志云。彭城傷陽縣有沮水。今按京相璠土地名。蓋因下傳傷陽生文。故以祖水當之。究不若彭縣爲得其實也。至云晉楚方爭。不當與諸侯會其地。定四年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謀伐楚固尚會于其地。則此會更何嫌乎。尤可證者。祖會之前。先會于鍾離。鍾離卽楚地。則惠說又不待辨矣。又按昭六年傳。鄭伯勞公子棄疾于祖。當亦此地。鄭長楚強。又知當取道于鄭。故出境勞

之耳。杜注云：鄭地蓋亦約略之聞，惟此年經下注云：楚地，則較京相璠說爲得耳。道元亦云：相水出自楚之祖地，亦一證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詁】地理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非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禡。左傳所謂偃陽，妘姓者也。按古今人表有偃陽子。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偃陽。釋文徐仙民曰：兩目反是矣。偃福博輔音之轉耳。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公穀，非作斐。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北。公穀皆作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毫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詁】嘉穀云：毫城當从服氏作京城。京城，鄭地，在滎陽縣。元年，謂之京城。是也。今按此當以字近而誤。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閩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台作鄆下同。夏，晉侯使士鈞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鄆。公羊傳鄆作詩水經注同【詁】說文：鄆，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鄆亭。春秋傳曰：取鄆。杜此。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詁】按楚昭王使士亹傳太子歲，章昭曰：歲，恭王名。今左傳作審。史記同。審與歲音之轉也。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蠻、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公羊蠻作疆下同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蠻、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公羊作北宮結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詁】不修春秋云：孫林父寧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衎出奔齊。二十年，惠棟云：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寵歸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今按穀梁本亦無衎字。惠氏誤記。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蠻、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郢。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詁】舊志云：推合丁巳朔，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月癸亥，晉侯周卒。公羊釋文云：周一一本作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湧梁。陸氏公羊音義云：湧，本作湧。案今公羊本亦作湧。陸氏所見或古本也。【詁】鄖國志：河內鄖縣有湧梁。杜同戊寅，大夫盟。【詁】賈服

皆以爲恐大夫專而君失權本疏。晉人執荀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公毅皆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輕卒。公毅輕作卿。【詁】按孟子宋輕。邾子作宋姁。此姁作卿。亦以音同而轉。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作洪。【詁】按此卽昭七年傳季孫與孟氏之桃城。近成邑。當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左近。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公毅皆作齊高厚。疑左氏經脫齊字。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公毅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祝阿。水經注。【詁】地理志平原郡祝阿。杜本引左傳亦作祝阿。此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詁】賈逵曰。圖齊而致伐。以策伐勤也。本疏。取邾田自漷水。公羊作漷水。【詁】說文。漷水在魯京相

璠曰。漷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水。經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公羊環作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白虎通引句作丐。還作旗。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嘉作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

晉士匱于柯。

城武城。

詁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濟濱子羽冢縣人也水經注

杜同此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灤淵。

詁張晏曰繁陽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經書盟于灤淵卽水經注應劭漢書注繁陽在繁水之陽接繁陽晉屬頓丘郡

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作灤。

蔡公子屢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姓黃皆作光

詁賈逵以爲

邾名蹕其退疏按杜注稱弟明無蹕也正義申杜云杜以鄭段有蹕去弟以蹕段今此存弟非是蹕黃

之文言此以排賈氏也今考春秋繁蹕鄭莊故段不稱弟觀傳文如二君之言自明此傳于陳侯無蹕

不當引此例又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佞

夫以不聞反謀尙得稱弟今賈義雖蹕公子黃不過蹕其退究非鄭段身爲謀首可比則稱弟而蹕之

義固兩不相妨杜注及正義蓋非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詁】賈逵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二年。年本疏。公羊於經文後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無十有一月四字。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詁】劉蕡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二十六年本疏。邾國志。山陽郡有漆亭。有閭丘亭。杜同按水經注。涑水下引從征記曰。杜謂顧問。閭丘也。今接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顧問非也。應劭十三州記。亦云。漆鄉。邾邑。見涑水下。夏公至自晉。穀梁作至自會。【詁】接公如晉後。未嘗有會。當以左氏及公羊爲長。秋晉樂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公穀蓀伯上皆有牒子二字疑左氏經脫去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同按二十一年庶其亦

非禱也。正義引作邾卑我。昭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昭二十七年經。邾快來奔。正義皆引作卑是卑畀二字音同字近。公羊作鼻。陸氏音義曰。二傳作畀我。石經穀梁作卑我。鼻畀亦音同。左穀以古鼻爲畀。或【詁】賈逵以爲庶其之駕同有縞邑叛君之罪。按以畀我爲庶其之黨。賈必有據。劉炫續之非是。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皆作雍。喻外傳作誰。俞水經注引作泜水。又東北流逕雍榆城。

城
疑衍

己卯

仲孫速卒

冬十月

乙亥

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樊盈

齊侯襲莒

二
十
有
四
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公羊釋文云仲孫羯本作穡同居謁反按公羊

石經及諸刻本並作羯刻本多改宣釋文本字不可不

廢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許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按昭四年傳作鍼尹宜臼公羊釋文作成

其廉反今考公羊石經及諸刻本並作鍼

行志間下經同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羊作陳儀五

行志間下經同冬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

同盟于重丘

詁地理志平原郡重丘按郡國志無重丘縣蓋建武時所省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

有重丘鄉故縣也水經注

公至自會衛侯入於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羊作公孫翬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

公羊作公孫翬

詁地理志廬江郡居巢縣劭曰春秋楚人圃

巢巢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陸氏

音義曰衎一本作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湧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毅梁

作痤

公羊作公孫翬

詁地理志廬江郡居巢縣劭曰春秋楚人圃

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吳、鄭良霄、許

人曹人于宋。孔瑗羊作

衛殺其大夫寧喜。

衛侯之弟驛出奔晉。

穀梁作專。詁陸賈新語明誠篇春秋書

衛侯之弟驛出奔晉。衛驛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城，窮涉寒燠，織履而食，不

明之教也。與三傳說異不同。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詁晉侯難左氏云：叔孫孺如

會族爲尊夫人。按慶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會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从

荀文耳。左氏爲短，鄭靈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

成十五年本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史記作招。論衡同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閼弑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羊作衛世叔齊，又莒人

穀梁有邾人疑。詁說文：穀梁石也。春秋傳曰：鄭公孫盈，字子石。接左傳公孫段，字伯石。印段，字子石。

左氏經脫去。

說文所引，疑有誤。且字从段，不从臤。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詁賈逵服虎皆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侯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罷，公羊作薳頤，世子班通作薳頤。夏四月，葬世子般弑其君固。世子班，白虎通作固。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公毅伯姬，不另行。按疑因傳文而誤。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佞音同。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毅梁下。無宋字。〔詁〕按上既有如宋二字，則下宋字亦疑衍。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公毅皆同。石經故字。〔詁〕接此澶淵，宋地。灾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卽此。司馬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梁，有澶淵聚。劉昭注顧引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翬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國弱作國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虢作漷，毅梁又作郭。〔詁〕瓢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文。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貶。今公子圍公子招，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詞也。本疏引釋例。

三月，取鄆。〔詁〕說文：晉有鄆地，京相璠曰：城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貞亭，故

魯鄆邑。齊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社。同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歸伐不隣。取本疏。按劉氏規杜以賈說爲是。

夏秦伯之弟滅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公穀

吳帥師敗狄于大齒。

公穀皆作大原。穀梁傳云。中國曰大

原夷號。大齒。地理志。大原郡晉陽杜注。大齒。大原晉陽縣也。

杜本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

奔吳。一本作莒展出奔吳。公穀無與字釋文。

叔弓帥師彊鄆田。

公穀公子上。

菲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公穀。麇皆作參。史記。

作麇。按麇與麇古字通。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穀。比有楚字。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

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雨雹。

冬大雨雹。

公穀。雹皆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

公穀。地理志。汝南郡汝陰本胡子國。杜本此。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公穀。頓皆作辱。

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

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車轂及防茲來奔。

公穀。鄒國志。毛

春秋左傳註
一春秋經四

海郡平昌有蕪鄉。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鈍泉。公羊新作漬。穀梁作貫。【詁】按爾雅。瀆大出尾下。郭璞注曰。今河東汾縣有水如車輪許瀆沸湧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瀆。廣雅。瀆泉。直泉也。直泉湧泉也。瀆。漢。𠂔。皆古字通用。沸聲之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龍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詁】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閱使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晉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何爲求與晉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贿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本按賈用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義最諧。又經下云。叔孫婼如齊。灋明既平之後。故往灋盟也。杜注用許惠卿說曰。燕及齊平。非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灋盟。作舍。【詁】說文。婼。不順也。春秋傳曰。叔孫婼。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詁】劉賈穎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禮在三家也。十一年蒐

于比蒲經書大蒐復書大蒐者皆大蒐蓋在三家疏接劉昭補注紅亭在泰山郡奉高縣西北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杜注以爲在沛國蕭縣誤今从劉昭說蓋沛國之紅亭水經注以爲卽地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傳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文云紅日東反則晦亦不以爲沛國之紅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奂公羊作葬陳哀公詁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奂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本疏按晉往會葬則爲楚葬哀公可知杜注云嬖人袁克葬之又自亂其例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詁公穀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色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晉閔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尙爲國也本疏秋仲孫糴如齊冬築郎固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變施來奔公羊作晉詁【詁】說文變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糴帥師伐莒公羊作隱如下同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詁公羊作成【詁】按公羊釋文云宋成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城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糴會邾子盟于祲祥。公羊作祲祥，作侵祥。服虔注引者直作祲祥。是所見異也。【詁】按穀梁作祲祥。釋文曰：祲，子鳩反。解引作祲，當是傳寫有異。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懲。公羊意如作隱，如國弱，北宮佗作國陋，罕虎作軒虎，風五巾。【詁】惠棟曰：公羊作屆銀，是懲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懲从心，狀聲。又大部：叔从犬來聲。讀又若鑑，是古音皆以懲爲銀。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穀梁有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詁】地理志中山國唐杜本正義言：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卽唐也。賈氏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釋文：按說文：唐，古文作暭，从口，易，故讀陽爲唐，與公穀異。此與齊人來歸衛保，皆左氏古字古音之僅存者。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左氏傳亦作成虎，解見正義。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公子聾。楚子伐徐。晉伐鮮虞。【詁】穀梁傳曰：其曰聾，狃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秋稱之也。賈服取以為說。本疏：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梁、公羊作漢。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本疏作試。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

丘。【詁】地理志陳留郡平丘杜本此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

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昧作羊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

出奔鄭公羊作昭吳無出字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作戎曼子鄭國志引左傳作蠻子【詁】賈逵云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本疏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詁】說文鄭東海縣帝少昊之後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貢渾殺梁與左氏同無之字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詁】地理志東海郡鄅陽

故鄅國杜本此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

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穀梁作夢。陸氏穀梁音義曰：「夢」者，便從鄭而出，聲不皆故不書。本疏：賈又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同接寰宇記：濟陰宋氏縣有大嬖城，故老言古曹之鄉邑也。或作大嬖。秋，盜殺衛侯之兄繁。按：公作繁，今考出公名驥，卽靈公之孫與孟繁服尚近，必不同名。當以左傳爲是。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公羊作向。後同。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應字从石經：宋本改定。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詁】賈逵云：書入華，穀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本疏：又云南里，穀梁曰：南屬公羊。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鞅卒。冬，蔡侯朱出奔楚。穀梁作蔡侯東。今考蓋因東國而誤。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杜同：引左傳作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姁。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詁】郡國志：河南郡梁有皇亭。劉昭注引左傳作嘒。杜本：此。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鄭都也。周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是爲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興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梁作雞甫。水經注：決水从零陵縣。

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鄆陵。公至自會。居於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宛石經同作「詁」按呂覽慎行續。鄆尹光唐之子。今穀梁本卻亦作鄆。徐廣誤會史記楚世家文。遂以卻宛爲伯州犁之子。非是。辯已見集中。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於乾侯。【詁】臣瓊漢書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元和郡縣志。斥丘故城。在成安縣南三十里。春秋時乾侯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伯寧與上鄭。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公羊作禹。漢書古今人表。地理志並同。今依宋本。【詁】按經作羽。傳作禹。蓋經與傳不必盡合。如定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葉。穀傳作蕪。葉袁四年。經公孫翫。傳作公孫吁。可類推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驥于適歷。荀驥下皆作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驥唁公於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詁】都國志。漢作斂云。東海郡昌慮有藍鄉。杜同此服虔云。公羊五分之然後受之。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而晉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公羊疏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闢。【詁】賈逵云。昭公得閼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取闢爲季氏取于公也。本疏接詳上書法。當以賈義爲是。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毅世叔作大叔。公毅。莒人下皆有賈逵云。晉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作蕡。釋文周禮鄭康成注引云。菽本又作叔。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周禮鄭康成注引作雉門災及兩觀。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詁】賈逵云。刺史朝見辭失所不辭罪已。本疏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

三皆作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公羊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以後莒不見于經水經注沫水下引尸子云莒君好鬼巫而國亡或當在春秋之後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姓音生奉鼬

公羊作浩油杞伯成卒于會公羊作杞伯成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詁地理志南郡華容應劭

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接水經注亦同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公羊作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

師敗績公羊作伯昌毅梁作伯舉淮詁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柏舉楚鄆邑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江

夏有桓水或作舉疑卽此也今按舉水出今麻城縣東龜頭山西南流至黃岡縣入江與水經注同于漢爲西陵縣地唐李吉甫亦云龜頭山卽春秋時柏舉也若江夏之沮水距此較遠疑京說非也楚襄

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公羊作穀郢皆作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正月公羊作夏歸粟于蔡詁賈逵取穀梁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本疏

於越入吳詁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狄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吳都賦括于越注引春秋曰于越入矣杜注于越人發語聲接于於字雖同既爲發語聲則作於爲近於字宜作烏音讀也六月丙申季孫意

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羊作游過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詁】范寧穀梁傳注曰：仲孫忌而云仲孫何忌，寧所未詳。公羊傳曰：譖二名。按范氏因下

文仲孫忌，疑混公羊之說，故云然。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

鄆。【詁】公羊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譖二名。二名非禮也。公羊疏云：解曰：古本無何字。

有者誤也。穀梁及賈注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爲之晉魏多？譖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譖。今按昭三

十二年定三年六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五年六年經文。凡十二書仲孫何忌，左氏公何以不去何字以譖之？杜注云：何忌不言何，謂文其說是也。古本此無何字，有則後人所加。故公羊疏云：有者誤也。但

疏墨守公羊之說，復引哀十三年魏曼多以例之，則非。當春秋時人臣二名者多矣。聖人褒貶，豈在名之一字二字？亦斷無一書再書之後，方去一字以示體也。且哀十三年經，左氏及穀梁皆作晉魏曼多。公羊譖二名之說，甚異。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

【詁】郡國志：虢郡元城有沙亭。杜同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詁】賈逵云：

舉也。本疏。冬十月从石經及宋本增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詁】賈逵云。遷至不月爲曹伯卒月。公羊作疏。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於瓦。【詁】邢國志。東郡燕有瓦亭。杜氏曰。公羊作此。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公羊作【記】葬曹靖公。荀爽曰。曹靖公。陳氏公羊作【記】云。自聃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記】。葬曹靖公。荀爽曰。曹靖公。陳氏公羊作【記】。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詁】賈逵云。自聃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記】。盜竊寶玉大弓。【詁】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嗣。成王所以封魯公也。本疏。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蒼卒。公羊作薨。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公羊作穀告。谷【詁】服虔云。東海觀朝縣史記又云地二名。水經。鄆國志。東海郡祝期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杜本集解又云。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郿。【詁】說文。鄆魯下邑。春秋傳曰。齊人來歸鄆。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郿。公羊作圍費。公羊疏云。解曰。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鄆。但公羊曰。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言公羊作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郿。宋樂大心出奔曹。公羊作樂世

故買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宋公子地出奔陳。公羊作子池後同。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公羊作會于董。穀梁經甫亦作浦。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公穀皆作暨。宋仲佗何休云。復出宋之。按杜注。還叔歸曾孫恐誤。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詁】世本。叔弓生定伯。閔生西菴。敬叔。叔生成于還。還爲叔弓曾孫。本疏。按杜注。還叔歸曾孫恐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郿。【詁】按水經注。汶水下云。今其城無南面。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羊公羊作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霞。【詁】穀梁無衛侯二年。夏築蛇淵固。【詁】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晉圉也。俗謂之濱須水。水經注。大蒐於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皆作晉趙陽。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羊作公子佗人。牂子群作頓子佗人。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酈李。地理志作檇李。季文作就李。晉書紀由荀

下注柴辟故就李鄉矣越戰地應助曰由奉。【詁】說文構以木有所據也从木箇聲春秋傳曰越敗吳檮李賈逵云檮李越地史記集解又王存九載志引作檮里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釋文云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脰【詁】說文脰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脰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脰按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問今春秋公羊穀梁說生居俎上曰脰今本作脰杜注取此鄭康成周禮注引作天王使石尚來歸脰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公孟強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於高寢公羊作軒鄭罕達帥師伐宋公羊作軒逢後同齊侯衛侯次于渠蓀公羊作渠蓀羊疏解云左氏公作渠蓀按今本作渠蓀【詁】賈逵云欲救宋蓋恤鄭也公羊疏解云左氏公作渠蓀與經文異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姬氏卒穀梁作戈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姬穀梁作冬城塗【詁】穎容曰塗有邾之舊廟本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穀梁牛下多角字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詁】說文漷水在魯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潤發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詁】服虔云季孫尊廟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又云季孫斯尊廟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公羊疏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下無帥師二字見公羊疏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驥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詁】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又云俱在迭殿故不言及本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歟陽【詁】地理志東海郡開陽杜本此接漢社辭改開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獮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羊作三月公穀殺皆作弑石經亦作弑接蔡公孫辰出奔吳葬季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亦歸於楚城西郭六年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作蒲社【詁】賈氏云公羊云蒲社也公羊疏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

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公羊作城比釋文曰比本亦作𠂔亦作庇同音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羊作
處白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邾襄公羊作城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史記作參

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史記作田乞

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郿郿梁繩作郿公羊作郿

【詁】地理志東

海鄼繩故國杜本此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夏齊人取譴及閩

公羊作僻下同公羊音義曰字林作暉

【詁】地理志泰山郡剛故廟應劭曰春秋取譴及閩今閩亭是也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閩亭水經注歸邾子

益於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譴及閩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

詁地理志陳留郡雍丘故杞國也杜本此

夏

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強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

公羊夷作爽音同古字通秋葬薛

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轄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詁】賈以爲曾孟子。若曾吳之長女也。春秋傳文疏公會吳於臺皋。【詁】服虔云：臺皋，地名也。史記集解地理志九江郡臺皋。杜本此。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詁】公羊作運。公會吳於按杜注：廣陵郡海陵，有發縣亭。今考云：廣陵郡海陵亦誤。海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已廢，至晉大康中復立屬廣陵，則已名海陽矣。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邑。夏，許男成卒。【公羊】作戊。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詁】鄒國志陳留郡平丘，有黃池亭。杜同此。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作晉魏多。非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公羊】作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穎川家經止此。【詁】說文云：麟，仁獸，鰐大牝鹿也。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闕，避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四方竟爲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揚雄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異不疑。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修母數子，不如立言之說審也。賈逵

服虔顧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疏虔云麟中央土獸子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恩眷信立而虎擾言從人成而神龜在沼聽聽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疏小邾射

以句繹來奔詁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服虔云春秋終于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取此本疏杜

【詁】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部。部在薛。田敬仲世家同。惠士奇曰。觀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棟。

接徐舒古音通易陽之九四曰來徐徐釋文云子夏易傳作荼蒸鄭康成考工記注曰荼古文舒假借

也。司馬貞得之。今考禮記玉藻篇。諸侯茶。鄭康成注云。茶。讀爲舒遲之舒。是又一證。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於曹以叛。荀子狂卒。諸本皆誤狂今从石經及宋本釋文改正。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

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於陳。陳人殺之。陳輶買出奔楚。有星孛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

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戚出奔宋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

卷五

傳

惠公元妃孟子【詁】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又曰柔質慈民曰惠史記魯世家惠公名弗溫世本作弗皇陸德明釋文作不皇春秋元命包元首也詩閼宮建爾元子毛傳亦同傳曰嘉耦曰妃爾雅釋詁孟長也張揖廣雅釋詁孟姑也世本宋子姓杜本此孟子卒【詁】服虔云重言孟子者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本鄭元禮記注卒終也劉熙釋名卒寢也繼室以聲子【詁】呂覽上德篇高誘注繼續也王逸楚辭注同禮記三十壯有室鄭玄注有室有妻稱室也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服虔云聲子之謚非禮也杜佑通鑑引生隱公【詁】謚法隱拂不成曰隱又不顯戶國曰隱又見美堅長曰隱世本隱公名息姑史記止作息宋武公生仲子【詁】史記宋世家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世本宋更名陳陽謚法剛強直理曰武又威強敵德曰武又克定禍亂曰武又刑民克服曰武又奪志多窮曰武鄭玄禮記注仲中也一切經

晉義引韓詩同。晉位在中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詁】王充論衡。雷虞驚紀妖篇。並作有文在其掌。自然驚。仍作手字。按古篆字。本作爪。說文。爪从反爪。孟子母仉氏。仉。卽爪之譏也。白爲魯夫人。【詁】史記周本紀。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隱公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曲禮曰。諸侯曰夫人。姬玄注。夫之晉扶。釋名。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故仲子歸於我。【詁】詩毛傳。婦人謂嫁曰歸。鄭玄禮記注。歸。謂歸夫家也。廣雅易注。歸。嫁也。杜本。生桓公而惠公薨。【詁】謹法。辟土服道曰桓。又克敬勤民曰桓。又辟土兼國曰桓。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詁】賈逵云。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本疏稱賈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太子。上同。按杜注亦本賈義。惟正義以奉以爲君。爲賈之妄。不知賈實依經爲訓。使國人知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隱以君禮奉桓也。周禮鄭注。奉。猶進也。廣雅。奉持也。又云。奉獻也。是奉皆有尊崇之義。故賈云。奉以爲君耳。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攝也。【詁】說文。攝持也。鄭玄周禮注。攝。訓爲代。或云。攝。假也。杜本。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卽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本疏。劉蕡爲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厚淺可忍。則傳言不書。上賈氏云。不書隱卽位。所以惡桓之篡。釋文一本。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無故字。【詁】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本疏。服廣云。誇者。隱也。所以隱盡其材也。同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詁】說文。蹕。魯

事也。杜本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詁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杜本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本自虎通娶者取也。按釋文本娶多作取。生莊公。詁謚法。叔通克服曰莊。又兵甲亟作曰莊。又將敵志彊曰莊。及其叔段。詁賈服以共爲諱。諱法。敬長事上曰共。按以共爲諱。買服之義爲長。正義云。見殺出奔無人與之爲諱。今攷晉之穆伯晉之襄仲子皆出奔見殺。得有諱。叔段莊公母弟雖出奔。得道隱可知。杜云。段出奔共。故云共叔。則襄公出奔共也。亦當謂之共乎。明當以賣服爲義也。莊公寤生。詁按應劭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閉目便能視者謂寤生。是寤生始生即閉目者。又南涼錢真容德傳。德母產寤而生德。父號曰。此兒易生。如鄭莊公則又以易生爲寤生。今考杜注。以莊公因寤寐而生。則與慕容德正同。故注義亦與德父號之音相合。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詁京相璠曰。制鄭邑。水經地理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或曰制。杜本注。按杜注地理多收京相璠說。公曰。制巖邑也。詁又作巖。地理志。河南郡崇陽縣。劭曰。故韓國今虢亭是也。杜本按地理志。又云。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陳鄭諸侯。亦云。虢叔恃險。此即虢叔恃巖邑之證。佗邑惟命。請京。詁賈逵云。京鄭都邑。史記集解。地理志河南郡京師古曰。卽鄭共叔段所居也。杜取此。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詁

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本疏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疏記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本疏引五經異義按諸說不同杜蓋取賈說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詁】周書作雉解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中從可知案與祭仲之言適合所謂先王之制也今京不度【詁】說文度法制也杜本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詁】服虔云滋益也蔓延也謂無使其益延長也案經音義蔓難闢也蔓草【詁】說文蔓葛屬按葛屬皆延藤故上云滋蔓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詁】說文斃僵仆也斃或从死章昭國語注斃踣也杜本子姑待之【詁】詩毛傳姑且也杜本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詁】按周語百姓攜貳草昭注貳二心也此貳于己義亦當然杜注云兩屬蓋望文生訓非本義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詁】說文廩鄭地今本作延案下傳晉侯伐鄭及廩唐開成石經本卽作廩三國魏志袁紹渡延津追擊魏武卽此道元云河水自酸棗縣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杜亦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詁】說文廩鄭也春秋傳曰不義不暱接今本作暱暱與韻音同又假借字今考不暱之義正與將崩卽此道元云河水自酸棗縣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杜亦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相屬自當以翫黏爲長。杜訓親暱失之。又按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故書昵或作𦥑。杜子春云𦥑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翫。翫黏也。賈公彥引左傳亦作昵。李善文選注引左傳同。晉友陳樹華云廣元度九經字樣。翫字注音相黏也。見春秋則知唐時尚有作翫者。大叔完聚。**【詁】**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本疏按完聚以服說爲長。杜云城郭人民失之。繕甲兵具卒乘。**【詁】**說文繕補也。廣雅繕治也。三蒼同。高誘呂覽注步曰卒聚經音義引三蒼載曰聚杜本將襲鄭。**【詁】**白虎通德論。襲者何謂也。行不假掩掩人不備也。夫人將啓之。**【詁】**說文肩開也。杜本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詁】**司馬法。兵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本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轡汲五人。輜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詁】**賈逵曰。共國名。史記集解。地理志。河內郡共故國。杜本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詁】**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本疏杜自此。遂寘姜氏於城穎。**【詁】**虞翻易注。寘置也。釋文同。賈逵云。鄭地杜取。接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廟而誓之曰。不及黃泉。**【詁】**服虔云。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史記集解。一曰泉注地中。故曰黃泉也。李善文選注。文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詁】**賈逵云。穎谷鄭地。同水經。穎水出穎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據道元云。穎水有三源。奇發有水。

出陽乾山之穎谷。春秋穎考叔爲其封人。按廣韻穎禾束也。穎也。又姓。左傳有穎考叔。今攷穎考叔以穎谷得名。謂作穎誤。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詁】爾羅肉。謂之羹。字林。臘肉有汁也。公曰。爾有母。遺我獨無。【詁】按僖五年。服虔注。鬻發聲也。則此亦當同。杜注云。語助卽取此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闢地及泉。【詁】詩。婞婞掘闢。鄭箋。掘地解闢。謂其始生也。管子山樞發篇。北郭有掘闢而得熊者。尹知章注。掘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闢。晉友桂馥云。掘闢掘闢。卽左氏闢地之義。隧而相見。【詁】賈逵國語注。闢地通路曰隧。鄭元禮記注。隧。延道也。杜本聲類挺墓隧也。文選後漢書陳蕃傳。不閉甃屬。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詁】惠棟補注曰。融。古文作形。張衡思元賦。展洩洩以形形。李善注引左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形形。融與形古字通。按嚴院碑。亦以形爲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詁】服虔云。入晉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本思元賦舊注。泄泄形形。皆和貌。按泄諸本皆作洩。因避唐諱。今訂正下同。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詁】爾羅純大也。詩毛傳同。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詁】鄭元禮記注。匱。乏也。永錫爾類。【詁】王逸楚辭章句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詁】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本說文同。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詁】說文姻婿家也女之所因婿婿家也接散言之則並通故詩曰傾婦姻也周禮聘姻鄭注姻親於外親也婚姻古字通杜注姻猶親也本此贈死不及戶弔生不及哀豫凶事从宋本改【詁】高誘淮南王書注章昭國語注並云豫備也非禮也八月紀人伐夷【詁】應劭漢書注割縣故紀侯國今紀亭是杜本夷不告故不書有蠱不爲災亦不書【詁】說文蠱臭蟲負蠱也杜本此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詁】地理志陳留郡外黃臣瓊曰縣有黃濱故氏之也杜亦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詁】賈逵云改葬禮也太平御覽公弗臨【詁】賈逵云葬嗣君之事公弗臨言無恩禮曰改葬繼也同上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詁】服虔以爲宋師卽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晉公自與戰本疏葬故有關【詁】賈逵云昔是以禮闈故御覽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詁】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此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詁】地理志安農郡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榮陽西虢在杜本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公不與小歎故不書日【詁】賈逵云不與大歎則不書卒本疏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司空無駭入極費_序諸本誤作廟字父勝之。戎請盟。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九月。紀裂繩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於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

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上

三千字諸本皆誤於姑故不曰葬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鄭武公莊公爲平王今从石經宋本訂正。姑也御卿士詁賈逵云。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覽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詁韋昭國語注質信也。王子狐詁賈逵云。周平王之子同上杜爲質於鄭。鄭公子忽取此爲質於周。鄭公同上杜太子忽也。同說文。國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晉。按古今人表。仲忽作中寶。揚雄傳于時人皆智之。漢樊敏碑奄智滅形。智乃古忽字。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詁詩毛傳畀與也。釋文同。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詁賈逵云。溫周地名。蘇氏邑也。同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也。按云。四月云秋。皆舉夏時而言。杜注非也。秋又取成周之禾。詁地理志。河南郡洛陽是爲成周。杜本此。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聞之。苟

有明信。引傳作明德。潤谿沼沚之毛。詁兩雅山夾水澗山澗無所通谿說文同。按杜注云。澗亦澗譏。詩毛傳。澗池也。沚渚也。廣雅毛草也。詩采蘋傳引此毛即作草。杜本蘋藻。藻蘋之菜。詁詩毛傳。蘋大萍也。繁縝蕪也。藻聚藻也。接杜注。葦藻聚藻也是訓蘋爲聚。非毛傳意。今改顏氏家訓書龍篇引郭注。

三晉云蕩漾之類也則蕩亦水草不可空訓作蕩且尋上下文義潤滑溝通蕩蕩鑄蓋皆四者並舉況蕩字从草何得空訓作蕩杜氏之說確矣筐筥鑄釜之器【詁】詩毛傳方曰筐貞曰筥有足曰鑄無足曰蓋杜並本此漢汙行潦之水【詁】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疏一云水不澆謂之汙文選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詁】鄭元周禮注薦羞告達也未食未飲曰達既食既飲曰羞疑此傳于鬼神音薦于王公音羞蓋卽此意杜蓋字注本此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歸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詁】說法短折不成曰殯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一詁】詳綜東京賦注靈明也得保首領以沒【詁】說文韻終也从尚勿聲故字注云故或从曼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奔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殯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詁】說法聖善周聞曰宣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石經及諸本作荷今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於石門等盧之盟也【詁】按襄十二年傳服虔注尊之音重也溫也義當同此地理志泰山郡慮鄧國志屬濟北國注本庚戌鄭伯之車僭于濟【詁】服虔云僭仆也漢書按釋文

取服說。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至舞陽北入于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詁】眼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疏杜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詁】地理志。淮陽國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杜本曰厲媯。【詁】謐法。暴慢無親曰厲。世本。陳媯姓。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媯。生桓公。【詁】謐法。典禮無懃曰戴。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詁】說文。嬖傾嬖愛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詁】廣雅。榮止也。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詁】賈逵云。衛上卿史記。按說文無
碏字。當作碏。說文。碏大聲也。碏或从碏。今本碏字當屬碏。傳寫之誤。又嘉平石經作碏。廣韻。碏敬也。按
莊十九年。敗黃師于譖陸。石碏字或从此。今定从碏。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詁】廣雅。方義也。何晏論
語注。方義方也。弗納於邪。驕奢淫佚。【詁】說文。佚。水所蕩佚也。按此喻人性蕩佚如水。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詁】眼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本疏。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惑。惑而能貽者鮮矣。【詁】鄭玄禮記注。惑恨也。釋文本此。按惑字下已从心。再
加心旁。非是。今諸刊本皆誤作憾。此从石經。宜十一年二惑往矣。成二年釋惑等字尙皆作惑。因據改。
下並同。既文。貽目有所恨而止也。按爾雅釋言。貽重也。釋文本此。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
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
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詁】服虔以先君爲莊公。本疏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先君莊公詩疏按：州吁弑桓公，必不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是杜注非也。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詁】服虔云：公子馮特爲君之害。詩疏：君爲主敵邑以賦。【詁】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同上。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顧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詁】地理志：汝南郡上蔡，故蔡國。杜本：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詁】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弑衛子陳蔡下。同上。詩序：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按詩序蓋本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詁】廣雅：棼，紛亂也。補：棼，古字通釋文亦云：棼亂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詁】文選注引此傳文，并杜注云：阻，恃也。今杜注無之。則此三字或係服注。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詁】詩鄭箋：戢，斂也。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

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詁】王逸楚辭章句。褊，狹也。老夫耄矣。【詁】說文，年九十曰耄。从老从高省。王筠收謬遠二字。耄字下注與上同。亦作耄。五經文字，耄字从老省从毛。今从釋文及石經作耄。後同。按經典通作耄。周禮再敎曰老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者。孟子反其旄倪是也。又作眊。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孤寡鶴獨平帝紀，及眊悼之人。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眊。是耄耄耄眊眊本一字，古通。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詁】鄭元禮儀注。涖，臨也。下並同。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詁】服虔云：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史記集解。石碏使其宰獮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詁】賈逵云：邢，周公之允姬姓國。同上。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詁】釋文：本亦作漁者。臧僖漢書：伯彊孝公之子，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彊，彊生文仲長。本疏：及莊二十八年疏：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詁】廣雅：軌道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軌者法度之名，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釋文云：本亦謂春以搜振旅，亦作蒐。李善文選注：蒐與搜古字通。漢書多作搜。）【詁】爾雅：春蒐為蒐，夏苗為苗，秋獵為獵，冬罿為罿。按蒐亦作搜。鄭元禮記注曰：春獵為搜，夏苗秋獵。【詁】釋文曰：罿，說文作罿。穀殺也。按今說文作罿。秋田也。从犬罿聲。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詁國語，蒐于農隙，章昭往隙間也。薛綜西京賦注：振，整理也。爾雅：族，聚也。杜並本此。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詁鄭氏云：軍所以討獲曰實。文選注：昭文章。詁服虔解此亦引司馬驥文明是旌旗所逮用，秋辨旗物之法。本疏明貴賤辨等列。詁小爾雅列次也。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本作其肉。【詁】釋文之肉。一【詁】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本疏廣雅：俎，几也。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公當作君。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詁說文：略，經略土地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曲沃莊伯以鄭人伐翼。詁地理志：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國徙此，遺國廢國，故邢國又河東郡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郡國志：河東郡絳邑有翼城。杜並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詁章昭園語注：隨晉邑。杜本此。按山西圖經：隨城在今介休縣東。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詁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地以報之。又衛地無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名爲牧。明杜注非也。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詁地理志：東郡南燕本南燕國始姓黃帝後。杜本此。鄭祭足原繁泄鴻，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詁詩鄭箋：虞，度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

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鄭。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詁】**初學記稱韓詩萬大舞。杜本此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詁】**服虔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宋書及通志及服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本疏按宋傳隆之云：著如杜注，至士賦餘四人，豈復成樂？參詳以服說爲是。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詁】**賈逵云：兌爲金，爲闔閭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卦，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四十九按賈依易緯通竹驗文相應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凡音金，其風閭閻。本疏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詁】**章昭國註注鄖郭也。杜本此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惑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詁】**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給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給之，故曰渝平。本疏

按經書渝平傳曰更成今服注更爲約束云云是服亦訓渝爲更與張揖同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

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詁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晉地今在大夏晉人謂之鄂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詁章昭國語注後止也詩鄭箋從隨也杜本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詁按莊十五年傳引商書亦有惡之易也四字今盤庚無之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詁說文發以足驅夷草春秋傳曰發夷蕪崇之按鄭司農周禮給人注已作芟夷蕪崇之與說文異詩毛傳除草曰芟廣雅曰夷滅也蕪積也蘊聚也杜本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詁章昭國語注殖長也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詁廣雅糴貿也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獨懼不戩詁說文蘊草多兒按玉鑄廣韻既已也蘊也古蘊既字通杜注蘊至也亦屬同義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

伐邾爲宋討也。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詁】鄭元禮記注：幣，帛也。凡伯弗賓。【詁】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帶。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疏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澈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詁】邢虔云：如而也，臨歡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疏本說文引作歃而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澈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詁】鄭元儀禮晉禮目錄：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以名焉。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作公羊、下同不祀泰山也。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姬，辛亥以姬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詁】賈逵云：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家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謬其祖也。上同鄭康成以祖爲敬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昔未去而行配，同上。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陳鍼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禮記疏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冬，齊

侯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詁爾雅·釋名也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駁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詁王充論衡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姓姬氏胙之土詁薛綜東京賦注胙報也杜本此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詁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賁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韓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本鄭康成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諸侯以字爲氏惠棟云今此以氏作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按據服注及五經駁義則謚爲氏字之誤甚明第承謚已久未敢更定今不以字字絕句而以謚字爲句讀者詳之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詁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謚本公命以字爲展氏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鄭元禮記注作三日【詁爾雅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霑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郢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自後過前曰軼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詁鄭元禮記注嘗猶試也杜本此而速去之君

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詁鄭元禮記注整正列也。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詁服虔云：先者見獲，晉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皆其貪利也。本疏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詁方言：逞解也。廣雅：逞，逞也。星與逞通。杜本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諸文石經訂正：裏戎師。詁章昭周語注：裏，中也。按謂實其中也。前後擊之盡殪。詁說文：殪，死也。杜此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詁爾雅：庭，直也。按謂諸侯之不直者。杜注：殊屬曲說。韋昭周語注：卽云庭直也。不直謂不道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詁爾雅：勞，勤也。杜本：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公穀載，釋文曰：再伐戴音再。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詁服虔云：爭長先登授玉，然後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諱有之。詁鄭元禮記注：載，釋文曰：再。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蓋俗語也釋文本此山有木工則度之【詁】爾雅木謂之度亦作劑廣雅云劑分也按鄭注引此傳文卽云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詁】賈逵以宗爲釋本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上同孫虢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誓之載辭故曰宗盟上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詁】世本氏姓篇任姓謝章薛呂舒視終泉舉遇此十國皆任姓高誘呂覽注齒列也杜本君若辱貶寡人

【詁】詩毛傳祝賜也則願以膝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膝侯夏公會鄭伯于郷【詁】水經注引此傳鄉作釐京相璠曰今舞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杜本接廣石經初刻作于時鄭後刊去時字謀伐

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闡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轔以走【詁】服虔云考叔挾車轔繩馬而走本鄭元儀禮注騎轔也杜本子都拔轔以逐之【詁】詩鄭箋韓載也杜本及大達

【詁】爾雅九迭謂之達按杜注道方九軌蓋本考工記然以軌訓遠殊誤下桓十四年傳等並同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詁】晉灼漢書注傳著也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詁】詩毛傳顚仆也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詁】詩鄭箋周韜也王逸楚辭章句舉手曰麾杜本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詁】鄭元周禮注。共猶給也。韋昭國語注。僕安也。杜本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詁】

爾雅。協。和也。而使飼其口於四方。【詁】政文。飼。寄食也。方言。寄食爲飼。廣雅。飼。寄也。其況能久有許乎。

此。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

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詁】爾雅。謁。告也。杜本如舊晉媾。【詁】爾雅。婦之父曰舅。賈逵國語注。重昏曰。婿。一切經音。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

擾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詁】爾雅。禋祀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杜注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

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詁】爾雅。圉。垂也。會人曰。圉。拒邊垂也。杜本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

此。而器用財賄無眞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詁】地理志。河南郡。新鄭。詩。鄭國桓公之子

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孥與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

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非其地而邑於此。杜本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

岳之允也。【詁】爾雅。允。牘也。會人曰。允。庶世也。杜本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詁】詩毛傳。刑法也。杜本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獮。【詁】司馬法。百人

爲卒。說文。繼牡豕也。廣雅。繼豕也。行出犬雞。以訊射。穎考叔者。【詁】韋昭國語注。行。行列也。鄭玄周禮

往謂之使沮敗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鄆劉杜本劉聚周大夫劉子邑鄆國志河南尹魏氏

有鄆聚杜本此詳詰晉友邵學士晉浦云周大夫有蓋國。蓋食邑于鄆。邢石經作邢誤詰就文孫周武王

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从邑于聲。又讀若區。鄆國志河內鄆野王有邢城。水經注邢城故邢國也。之

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詰地理志河內鄆溫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也。杜本鄆國志河

內鄆賴有原鄉杜同繕詰說文作鄆。地理志河內鄆波孟康曰今有繕城。郡國志同杜本此樊詰鄆

國志河內鄆修武有陽樊櫟茅田。服虔云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杜按國經引舊說文云仲山甫所封之樊。在今南陽疑在修武者仲山甫所居在南陽者則其封國也。

陽城杜同按傳二十五年傳作陽城。劉昭引此傳亦作城。攢茅向石經本詰鄆國志河內鄆領有陽城。此詰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

帆四有城名向上。閼十三州志曰帆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水經注杜注同此盟詰書禹貢導河又東至于孟津。孟古字通。即孟津也。杜本按唐武德四年于孟津置盟州以此州詰地理志河內鄆州。閼道元云周以賜鄭昭公。按昭當作莊。杜本陘詰按元和郡縣志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陘。連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曰帆陘陘。

第二曰太行陘第三曰白陘今攷此上三陘皆在河內左近疑此傳之陘卽指太行陘等而言然未敢

以爲是姑附記于此或又以密縣隱山當之今牧密在河以南非是隕詁京相璠曰河內修武與北有故隕城實中水經郡國志河內郡修武縣有隕城杜注此同懷詁地理志河內郡懷杜本君子是以知

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

詁世本息國姬姓說文鄭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鄭地理志汝南鄭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

後徙東故加新焉杜本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

量力不親親不徹辭不察有罪犯五不諱詁倉頡篇釋文及廣雅諱是也杜本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

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

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

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公羊傳作塗裘吾將老焉詁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

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史記郡國志泰山郡梁父有菟裘杜集解此同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詁許毛傳賂遺也史記集解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

社圃館于窩氏詁服虔云館舍也鷹氏魯大夫同上杜取此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窩氏立桓公而討窩

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詁賈逵云君弑不書葬賊不討也釋例

桓公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詁爾雅廣平曰原杜本此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詁世本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脫之子本疏成云督戴公之孫史記集解見孔父之妻詁鄭元儀禮注作孔甫云甫字或作父又士相見禮注今文父爲甫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詁詩毛傳色美曰豔杜本此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殇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略故立華氏也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戰詁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卽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晉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鄭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本疏又史記宋世家集解作賈逵注說同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殇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詁鄭國志濟陰鄧成武有郜城杜本同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戊戌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詁高誘呂覽注塞過也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詁賈逵云肅然清靜謂之

清廟詩疏杜大路越席【詁】服虔云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史記集解按家又云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駢高車也尊卑俱乘之其采色有差漢書注又云大路木路本疏王肅云不緣也史記杜注取眼說大羹不致淮南王書作羹食不穀【詁】釋文云字林作穀子沃反云爛米一斛春爲八斗玉穀穀許委切米一斛春爲八斗也鑿子各切左氏傳云粢食不鑿鑿精也一斛春爲九斗也據淮南王書作粢食不穀高誘注穀細也鑿爲穀古字假借昭其儉也衰冕黻班【詁】鄭司農周禮注衰卷龍衣也釋名畫卷龍于衣也杜注畫衣本此書孔傳冕冠也正義黻或作黻或作芾音義同白虎通黻緣也廣雅韜笏也皆杜注所本帶裳幅局【詁】玉藻革帶博二寸白虎通云男子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詩毛傳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鄭箋韜糾幅如今行縢也釋名襍其下曰烏衡紩紩綻【詁】鄭司農周禮注衡維持冠者字林紩冠之垂者詩毛傳綻櫛之無綯者從下仰屬於冠綷冕上覆也杜本按張衡東京賦衡作珩李善注引此傳亦同思元賦注云珩與衡音義同也昭其度也藻率韜韜【詁】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本鄭玄禮記注藻所以藉玉詩毛傳下曰韜上曰璪按璪與韜音義同杜注韜韜正與毛傳上下相反疑誤又按東京賦作藻韜李善注同傅遜云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韜同鞶厲游纓【詁】服虔云鞶大帶屬是大帶之垂者禮疏按詩毛傳屬帶之垂者游又云櫛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本疏按疏云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是杜取賈服說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詁】鄭司農考工記注。火謂圓形似火也。鄭元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考工記。白與黑謂之輔。黑與青謂之數。書孔傳。輔若斧形。數謂兩己相背。杜並本此。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鑾和鈴。**【詁】**服虔皮度云。三辰日月星也。杜取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昭晝。月以昭夜。星則運行于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詩疏本誤作照。今訂正。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儀禮注。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臨今訂正諸本誤作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罷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詁】**服虔云。今河南有鼎中觀。晉書釋文云。觀音洛。本亦作洛。晉孔傳引此作洛。按地理志。河南郡有雒陽。師古引魚豢曰。漢火行星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始改爲雒邑。今諸刊本並皆作雒。此從孔傳及宋本改正下。並同。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詁】**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杜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詁】**高勝呂覽注。爵飲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

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詁】高誘呂覽注謂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此說未詳。然古人或有依據附此存致廣雅。命名也。按說文。名自命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詁】鄆國志。太原郡界休有千畝聚。杜同命之曰成師。漢書志二命字皆作名。師服曰。【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異哉。君之名子也。【詁】接史記。名作命。名與命古字通。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詁】接說文引虞書云。怨西曰仇。然則此二語古書之辭。故杜注亦以爲自古有此言。陳樹華云。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鄭氏注云。仇。西也。詩國風。君子好逑。鄭氏箋云。怨耦曰仇。陸氏音義云。逑。音仇。本又作仇。是仇與逑通。但此言怨耦則義自不同。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贊乎。【詁】詩毛傳。贊廢也。釋文本此。惠士奇曰。三體石經作贊。按贊乃贊省。依說文當作替。今从石經定注贊。惠之二十四年。【詁】石經。凡經傳文二十皆作廿字三十皆作卅。惟四十仍作四十。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詁】諡法柔德安衆曰靖。又恭已鮮言曰靖。又寬樂令終曰靖。之孫禦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詁】服虔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儀禮疏杜取此。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詁】說文。覬。欲也。服虔。覬作窺。云窺謂舉足而觀也。一切經音義。晉友王給事念孫曰。漢書

武五子傳，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覲欲心，卽覲姦也。今晉荀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詁】謚法：睿智恭美曰昭。又昭德有勞曰昭。又聖聞周達曰昭。不克。晉人立孝侯。【詁】謚法：五宗安之曰孝。又慈惠愛親曰孝。又秉德不回曰孝。又協時舉厚曰孝。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作廷史記：記

云翼南鄙邑名。史記集解：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爲右。【詁】世本：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本服虔云：韓

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大夫以韓爲氏。詩疏：史記集解作賈注說同。杜取此。遂翼侯于汾隰。【詁】水經：汾

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爾雅下濕曰隰。杜本此

驂廣鵠，絳縣也。杜本夜獲之，及樂共叔。此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皆命于蒲，不盟也。

公會杞侯于鄭，杞求成也。

秋，公子翼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詁】釋文本或作

送姜氏于蘿。水經注引傳文，又作齊侯送姜氏于下瞞，非禮也。

凡公主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詁】地理志：在禹廟臨晉芮鄉，故芮國。河東郡，河北詩魏國。世本：芮魏皆姬姓。本疏：杜本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詁】汲郡古文云。取芮伯萬而東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詁】鄭元論語注。病謂疾困也。本按白虎通巡狩篇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蓋亡而死由不絕也。據此則鮑之病蓋狂易。甲戌日已亡。尚未絕。己丑日始盡死耳。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詁】賈逵云。黑肩。莊王弟子偃也。史記周本紀集解云。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詁】高誘戰國策注。支猶拒也。枝字同。韋昭國語注。枝。拒也。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詁】易韋下傳。萃聚也。詩鄭箋。集猶成也。杜本。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人爲伍。杜本。伍承彌縫。【詁】廣雅釋詁。縫合也。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詁】賈逵以旂爲發石。繁高渠彌。高渠。史記作。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詁】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司馬五人爲伍。杜本。伍承彌縫。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詁】司馬法。車戰二三百步。本疏。文增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碓轂。釋文云。築。說文作。增。按今刻本說文仍作。增。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

古有矢石。又傳言旃動而執說曰。諸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聚棟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譖爲旃。本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轍。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說之信而有徵也。蔡衡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史記作祝聃。射王中臂。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今本作凌。非是。苟自救也。社稷無限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詁】服虔注。左傳曰。一說郊祀天。斬牲車。雩祭山川。而斬爾也。續漢書注。督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釋例。龍見而雩。【詁】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續漢書注。續氏以爲龍見五月。始殺而嘗。【詁】賈服。始殺惟據。孟春不通建酉之月。本疏。接杜注亦從賈服。以雩爲遠。閉蟄而烝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詁】地理志。北海郡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瓊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杜注。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楚武王侵隨。【詁】賈逵云。隨姬姓。史記集解。世本同。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杜本此。使薳章求成焉。【詁】王符潛夫論。蓋冒生薦尊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薦章之孫也。薳與薦同。按見僖二十七年傳注。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詁】爾雅。董正也。杜本闢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詁】詩毛傳。張大也。杜本以

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詁】章昭國語注：羸弱也。杜本：熊率且比曰：季梁水經注引：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餒當祝史矯舉以祭。【詁】方晉廣雅：逞，快也。何休公羊傳：胙，稱曰燔。杜本：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詁】眼處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本：書孔傳：牛羊豕曰牲。鄭司農周禮注：牷，純也。杜取服義：粢盛豐備。粢盛豐備。【詁】何休公羊傳：粢穀曰粢，在器曰盛。惠士奇曰：禹廟殘碑作貲盛。說文作齧，云穀也。从禾齊聲，或作粢。从次接石經宋本皆作粢。鄭注周禮云：粢，讀爲粢。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今本誤作名。詩正義引：民多一於字，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詁】鄭玄儀禮注：博廣也。詩毛傳：碩大也。杜本：謂民力之普存也。詩正義引：此謂下多其字。接以下二句例之似當有其字。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瘞蟲也。【詁】釋文：稱說文：瘞作瘞。按說文無瘞字。瘞字下注云：小腫也。从广垂聲，一曰族矣。臣鉉等曰：今別作瘞蟲非是。今致玉篇：瘞，皮膚病。左傳曰：不瘞瘞蟲也。一作瘞。按釋文所引說文：瘞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瘞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族矣。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瘞蟲當之，考說文：瘞，搔也。瘞乾瘞也。恐非其義。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

桑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詁】爾雅嘉善也何休公羊傳栗猶
穀栗謹敬親杜本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
九族【詁】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按杜注九族雖用賾歐陽等說然諸侯絕旁親況下
云致其禋祀則非施于他姓可知究當以孔鄭說爲是以致其禋祀【詁】說文禋敬也此於是乎民
和而神降之福文選注引此而下有後字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
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北戎伐齊齊侯
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
之大夫戍齊齊人餉之餼【詁】論語集解引鄭注牲生曰餼杜本陳樹華云說文氣字下引春秋傳云
齊人來氣諸侯疑字下云氣或从旣餼字下云氣或从食餼之爲氣旣之爲旣皆古文也杜子春云字
當爲餼失之使魯爲其班【詁】鄭元儀禮注班次也杜本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
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
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秋
大閱簡車馬也九日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接鄭注禮【詁】服虔云桓公之大

子莊公同御覽。唐呂才陰陽雜書序以具歷檢之。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賈注云。不稱太子者。書

始生。禮服虛云。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覽。御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

【詁】賈逵云。申繒。晉大夫。史記集解。杜自此取此。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詁】**論衡作

生名。下德命作德名。類命作類名。以德命爲義。**【詁】**服虔云。謂著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發。

本。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詁】**大戴禮及賈逵新舊胎教篇。名無取于名山通谷。不以隱疾。不以畜牲。

【詁】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本。不以器幣。疏。不以器幣。

【詁】服虔以爲俎豆彝鼎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本疏。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字絕句。以名。

【詁】淮南王書曰。祝則名君。高誘注。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爲詩城。疏。杜取此。先君獻武廢二山。**【詁】**溫法。聰明睿知曰獻。又知實有聖曰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詁】**惠棟云。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曰同物。古稱六物。

唐稱六命。命之曰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詁】**服虔云。穀鄧密遷于楚。不親仁善。雖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數。桓又有弑。賛兄之惡。故賤而名之。本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王遷盟向之民于鄭。【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鄭鄉也。玉驚鄭洛陽北地。杜本。冬。曲沃伯誘晉小
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闢伯比曰：可矣。讐有釁。【詁】韋昭國語注。釁，報也。薛綜東京賦注。釁，隙也。杜本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詁】地理志。南郡弋陽縣。應劭曰。故黃國。杜本此。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詁】韓昭國語注。逸，奔也。闢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闢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緒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詁】地理志。巴郡。應劭曰。左氏傳巴子使韓服告楚。杜本此。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鄖鄆人。【詁】說文。鄖，並姓之國。鄖，鄖國地也。春秋傳曰。鄖南鄖鄆人攻之。接此即襄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鄖之鄆。杜注云。楚邑。蓋楚滅鄖之後。鄖又爲楚邑也。郡國志。南陽郡有鄖聚。晉書地理志。襄陽郡。鄖縣。按縣蓋晉置後省。國經。襄陽縣北有鄖城。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闢廉帥師

及巴師圍鄆。鄆養甥聃甥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鬪廢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詁廣雅衡橫也杜此以戰而北。詁釋文云：稽康北音背，單昭國語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也。杜本：鄆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鄆師大敗，鄆人宵潰。詁詩毛傳：宵，夜也。杜本：秋，號仲芮伯梁伯。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杜本：正義據僖十七年傳知梁爲嬴姓。荀侯詁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按應劭北征賦注引此作郇侯。地理志注亦同。郇有古字同。賈伯詁劉昭引博物志：蘿粉有賈履。賈伯邑伐曲沃。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詁服虔云：大子桓公子莊公射姑御，又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來，贍于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陪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食三牢，奉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同上杜：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詁服虔云：初獻酒如獻爵，樂奏人上堂也。初獻樂奏，大子歎而哀樂也。同上施父曰。詁服虔云：施父魯大夫，取此上杜：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杜本：詩毛傳：旃之也。此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李善文選注：匹

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號仲摺其大夫肩父于王，肩父有辭，以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詁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于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杜本：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詁詩毛傳：旃之也。杜本：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引作問任。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詁】爾雅貿市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詁】圓經共城在解州平陸縣四四十里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詁】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疏。楚屈瑕句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客姓因以爲氏將盟貳軫。【詁】國名記貳匿姓在隨州南楚滅之軫亦匿姓在楚東南亦楚所滅鄭人軍于蒲驪。【詁】地理志江夏郡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郢今郢亭是也郢釋文本亦作涓涓鄭音義並同按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驪城今考安陸應城本春秋郢子之國郢人蓋覃于己境也將與隨絞州蓼。【詁】春秋地圖沒在漢水之北脫文弱地名从邑聲聲釋文云蓼或作霑鄭氏詩箋亦引作鄒地理志南陽郡湖陽故唐國鄖國志南陽郡棘陽有湖陽邑杜固圓經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春秋時州國伐楚師莫敖患之。漢書志作蠶鬪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詁】廣雅廩也接晉書望四邑之至也較杜義爲長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鄭鄭有虜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詁】鄭元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驩，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詁】服虔云：昔庶子有寵者多，史記集解云：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詁】郡國志：陳留郡長垣古祭城杜同。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詁】賈逵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取此。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詁】服虔云：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問：按春秋之世，宋未嘗以異姓爲正卿。不知服何據？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婁盟。諸本作「屢」。今正。亂是用長，無信也。楚伐綏，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綏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詁】高誘戰國策注：擣，舉也。廣雅：擣薪也。杜本：從之。綏人獲三十人。明日綏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詁】廣雅：坐，止也。郭璞云：按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俗曰：裏慢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云：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按此則坐字當從廣雅訓爲止。杜注：坐，繩守也。于

訓詁爲不合矣。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詁】水經。漢水過武陽縣東。堵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按道元云。杜預謂之彭水。今攷楚附庸臨彭水當卽絞羅人欲伐之。【詁】地理志。南郡枝江故羅國。世本羅姓。杜本使伯嘉譏之三巡數之。【詁】章昭國語注。謙候也。鄭氏周禮注。巡偏也。杜本此。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漢志御作取。莫敖必敗。舉趾高。【詁】按漢書五行志引傳。杜作止。高勝呂覽注。止足也。鄭注。士晉禮。古文止作趾。易虞翻注。亦云。趾足也。杜本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詁】說文。撫安也。廣雅同。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詁】說文。狃。犬性驕也。玉篇。狃。狎習也。接杜訓狃爲快本小爾。狃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撫撫。【詁】廣雅。撫安也。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撫撫之。【詁】服虔云。夫鬪鬪伯比。十三年。二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帥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詁】地理志。南陽郡隨有厲鄉。故厲國。杜本。師古曰。厲讀曰賴。郡志。汝南郡襄信有賴亭。故國。接此。厲國所在。當以地理志爲是。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詁】說文。徇行示也。从彳。匚聲。司馬法。斬以徇。廣雅。徇。巡也。杜注。徇。宣令也。義亦本此。玉篇。徇。同徇。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淇水。【詁】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水經注引傳作亂。次以濟淇水。致

深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深，誤耳。遇，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从國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以此博之，鄖爲水名，亦誤。攷鄖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狩欲入鄖，服虔云：鄖，別都也。此傳文鄖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鄖水。杜注及正義皆誤，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詁】釋文：盧，或作廬。廬古字同。按文十六年楚使盧侯庸書牧督徵廬彭濮人，皆卽指此。史記作鶴，亦通。括地志：金州有古廬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師囚于治父。【詁】水經注：河水下白湖等三湖合爲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墟，按皆當在今江陵。又按說文：荒谷字當作危。釋文亦云：本或作危。荒後傳寫誤耳。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詁】服虔云：不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本疏杜亦取此。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晉書不害也。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連，代東郊，取牛首。【詁】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伐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按道元當本舊說，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詁】說文：周謂之棟，齊魯謂之桷。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忠之，使其壻雍糾殺之。【詁】賈逵云：雍糾，鄭大夫。史記：爾雅集解：爾雅，女子之夫爲壻。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戶矢皆陳也。義並通。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史記：作集解：杜氏。檀伯，鄭守櫟大夫。水經注：又云櫟鄉之大都，同上。又史記：杜取此而遂居櫟。冬，會于夷，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史記：漢書人表，並作伋。集解：文云：急，詩作伋。〔詁〕服虔云：上淫曰烝。取此詩疏：杜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詁〕服虔云：莘，衛東地。同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號眼蹊，自衛適齊之道也。水經：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

〔詁〕服虔云：穀，會其過熟。詩疏：杜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詁〕服虔云：莘，衛東地。同京注：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蓋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

〔詁〕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詁〕高誘呂覽注：惡安也。杜本有無父之國則可也。

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古本作洩。今从古令人表改正。右公子職立公子黔车惠公奔齊。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趙尋蔑之盟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

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詁說文疆界也。从畝三其界畫也。或从疆土。惠棟曰古文

作疆易周禮有疆地易地楊統碑云疆易不爭張公神道碑云疆界家靜呂君碑云慎守疆易蓋用此

文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

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詁服虔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周禮疏杜取此日官居卿詁服虔云是居卿者卿居其實以主

之重歷數也本疏以底日詁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

勿使有壅閉湫底乃章禮反耳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也字當从氏按底與抵古字通廣雅釋詁

抵推也此抵日猶當推日耳杜注平也價未諳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以高渠

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非子作亹君子謂昭公知所

惡矣公子達曰公子圉韓非子作圉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韓非子復作報詁按據韓非子則復當訓報復之復

鄭康成周禮注復猶報也杜注重也失之陳樹華校本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管子作命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

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詁**服虔云。旁注曰。通。詩疏公調之。**詁**章昭淡書注。誠譏也。杜本字下引左氏傳云。拉公齡而殺之。云以手拉折其齡。今攷玉篇誤以公羊爲左氏傳。下句卽何休注也。使公子彭生乘公。**詁**蔡邕獨斷。染猶載也。公薨于車。**詁**史記。魯世家。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折其脅。公死于車。按玉篇。皆渠彌。**詁**鄭元周禮注。輯車製也。杜本集解。都國志。陳留郡已晉有首城。杜同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贖高渠彌。**詁**賈逵云。莊王弟子儀也。史記集解。辛伯告王。**詁**賈逵云。辛伯周大夫也。同上。杜自此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卷六

傳

莊公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詁】魏書引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聽痛深諱期而中無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子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難疾告列之也。三月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詁】魏書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接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受其母正可與服説相發明杜注似非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晉姦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詁】設文判分也。杜本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詁】賈逵云若晉公次乾侯之比本詩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詁】爾雅尸陳也杜本此授師子焉以伐隨。【詁】注云子句子考工記疏方言楚謂載爲子杜本此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詁】服虔云鄧曼性更記集解余心蕩。【詁】賈逵云蕩播也上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檮木之下。**【詁】**說文：搘松心木。按杜注：止云木名，故采說文補之。或說文本賈氏說也。高誘淮南王書注：搘讀姓搘氏之搘。釋文及正義俱云有曼廟二首，疑非。正義又疑搘木爲廟木，亦不見說文之故。余以蟲已未造伊犁道過天山，樹如松者萬株，土人尙呼爲搘，驗之皆松心木與說文無異。又考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搘木山，樂史稱郡國志。左傳：楚武王卒於搘木之下。卽此山。令尹鬪祁莫敖屈重。**【詁】**按此屈重當係屈瑕之子。除道梁溠。**【詁】**說文：溠水，在漢南，荊州溠也。春秋傳曰：修除梁溠。按今本修除作除道。然考杜注，則杜時本已與漢異。又按說文：溠，荆州溠，本問禮職方。而釋例以爲義陽縣西溠水亦誤。溠，釋文引高貴鄉公晉側牒反。云水名，字林壯加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詁】**鄭元尚書注：汭之音內也。杜本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詁】**韋昭國語注：違，逃也。杜本

五年秋，鄖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于秦。**【詁】**說文：放，逐也。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作支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詁】**盛法治典不殺曰鶴。吾甥也。**【詁】**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甥，謂姊妹之子曰甥。杜本止此。

而享之。驕甥古今人表作駐。綈甥養甥，請殺楚子。鄭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詁】按玉篇引左傳作臯。臯俗字，當作齊。釋名：臯，劑也。虧端之所限制也。說文：臯，嗜也。嚙字下注云：齧噬也。杜本：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詁】詩毛傳：偕俱也。杜本：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公羊作祠兵。【詁】按周禮大司馬之職：賈公彥正義引此傳治兵于廟禮也。又引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將出，故曰治兵。今杜注無之，則公彥所引當係誤說。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詁】孔安國傳：邁行也。既文邁，遠行也。按書傳及爾雅等皆訓邁爲行。杜注邁勉也。邁字無勉義，恐非。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詁】賈逵云：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史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水經注：葵丘，杜同此。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詁】服虔云：瓜時七月及瓜，爲後年瓜時。期成公問不至。【詁】說文：問，訊也。接杜注：問，命也。恐非。請代弗許。【詁】尉繚子曰：兵成過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古今人表作

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詁〕**按說文，秩字下云：積也。詩云：積之秩秩。劉字下注云：爵之次第也。虞書曰：平飾東作。是二字文義俱別。經典从省。借秩爲飾耳。襄公紹之。**〔詁〕**說文：黜，貶下也。廣韻：黜，亦作撻。按黜，古字同。文元年傳：黜，乃亂也。史記：卽作撻。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詁〕**服虔云：爲妾在宮也。史記集解：無寵使間公。**〔詁〕**王肅云：候公之間隙，廣雅：閭，親也。杜本：曰捷。**〔詁〕**詩毛傳：捷，勝也。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詁〕**賈逵云：姑棼，齊地也。史記集解：遂田于貝丘。**〔史記〕**杜注：此據地理志，清河郡貝丘，應劭曰：齊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杜同此。按地理志，清河郡貝丘，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是酈元以應說爲疏。今考貝丘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清河縣界。春秋時屬齊國。雖較博昌爲遠，然齊侯出田，本無定地。景公欲觀轉附朝側，遼海而南，又豈得以遠疑之乎？應說或當有據也。見大豕。**〔史記〕**集解：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詁〕**服虔云：公見挺，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杜取此。豕人立而啼。**〔詁〕**服虔云：啼呼也。文選注：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履，反誅履。**〔詁〕**孔安國論語注：誅，責也。杜本：于徒人費。史記集解：此于徒人費作弗。**〔詁〕**按古今人表：有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據此則費蓋宦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刲而束之。**〔詁〕**鄭元禮記注：刲，刲脅也。費曰：我奚御哉。陽于牀。**〔詁〕**說文：牀，安身之坐也。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史記作雍車林。【詁】賈逵云：斐丘大夫，史記齊世家。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皆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殺殺無知。按梁元帝金樓子亦與史記同。古今人表又作雍裏人，裏廩古字通。水經注作雍裏。今考若據史記金樓子，則雍林地名據賈逵注及檢古今人表，則雍廩人名今釋經傳上云，虞于雍裏下經云：齊人殺無知。傳又云：雍廩殺無知。則當以人名爲是。杜注亦取賈說。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旣。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旣先入。秋，師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詁】按漢書宣帝紀得毋用傳集注傳謂傳舍。今考此傳

乘亦謂乘驛傳以歸。杜注云：乘他車恐誤。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詁】韋昭國語注：正

獲也。杜本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難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史記作生瀆。

【詁】賈逵云：生寶，晉地。句踐，史記索隱。地理志：濟陰郡句陽縣。勸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召忽死之。【詁】

按論語自經于溝瀆，卽指召忽。十九年，齊莊公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句寶，溝瀆音同。據此則召忽之死，蓋自經也。後漢書應劭傳載勸議亦云：昔召忽死于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也。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詁】賈逵云：堂阜，晉北境。史記：按文十五年，傳節棺置諸堂

阜。荀爽爲齊晉交界，既至齊境，故卽釋其縛也。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詁】賈逵云：齊正卿

高敬仲也。上祿寃新齊。齊太公六代孫文公子高孫僕。以王父字爲氏。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戰。觸劌。請見。覽。又作劌。並音同。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詁】或翻易注。孚。信也。按杜隨文生訓。故加大字。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輜。【詁】說文。轍。車迹也。登軾而望之。白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輜亂。望其旗靡。【詁】說文。靡。披靡也。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詁】廣雅。竊。私也。蒙皋比而先犯之。【詁】樂龍曰。倒載干戈。蒙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蒙囊。韜也。而其字或作建奉。故取此。本疏。杜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聚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姬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姁也。【詁】李善文選注引。此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魏弟也。昔與己妻相長弟也。杜本傳作是吾姁也。

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薄道也。廣雅同。敗諸

鄙。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僥曰克。【詁】釋文本或作僥。按漢書陳湯傳顏師

古注引此作得僥曰克。玉篇云。僥。同僥也。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詁】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本疏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釋文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詁】賈逵曰。問凶曰弔。史記集解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鄭元周禮注引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釋文本一作勤。今正義引作其興也。津然韓詩外傳引作其興也。勃然呂覽當梁篇引傳作勃然。陳蕃傳同。

【詁】廣雅津盛也。杜本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釋詁作津。忽疾也。杜本此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史記御作桀。

【詁】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魚教潘公也。與左傳異。按子魚卽公子目夷。至僖八年始見左傳。距此

尙三十餘年。史記說非也。當以左傳爲是。臧孫達曰。【詁】世本季公生僖伯彊。彊生真伯達。達生伯氏

姬。姬生文仲長。惠棟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真伯之語。達當爲辰字之誤也。檀二年傳。先釋

臧哀伯。後云臧孫達與此一例。今按真伯此時當已久卒。故文仲世其職。明達爲辰字之誤。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其姬。【詁】按此則王姬後蓋爲共與衛共姬同。是齊侯之妃。有兩共姬矣。

衛共姬見僖十七年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詁玉篇作銀鉢云春秋僕姑射南宮長萬詁賈逵云南宮氏萬名宋病史記集解接下年經書宋萬弑其君則萬本宋病可知杜注云宋大夫又云不書獲萬時未爲病則杜意以萬歸宋後始爲病也無論見獲歸宋爲時甚暫未必以此時爲病且下年傳書萬毅大宰督于東宮之西督爲宋正卿經亦不書則此年不書獲萬亦經文簡略終當以賈說爲是公右歎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詁服虔云曉而懸之曰斬本玉篇釋文戲而相媿曰斬杜同此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詁聲法在國遭憂曰懲又在國逢難曰懲又彌亂方作曰懲按史記作
潰漢書五行志作懲閔懲音義並同賈逵云蒙澤宋澤名也史記集解鄆國志梁國蒙縣有蒙澤杜同
三州志蒙澤在蒙縣東水經注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詁接一切經音義引此傳作撓而殺之今考說文撓反手擊也今本作批非是公羊傳萬臂撓仇牧碎其首何休云側手曰撓則義與說文反手擊亦同玉篇作撓云手擊也字林廣雅皆作批云批擊也相沿已久姑承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詁服虔云蕭毫宋邑也同地理志浦鄆蕭故蕭叔國杜本山陽郡薄臣嘗曰湯所都鄆國志薄屬梁國按毫澤古字通杜預注薄城中有成湯冢亦本皇覽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杜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詁】高誘吳覽注：人引車曰輦。史記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詁】服虔云：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詁】服虔云：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詁京相璠曰。穎川縣。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水經注。獲傅瑕。史記作南瑕。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斂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詁眼處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本疏。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詁釋文石經本並作炎。後人妄改談。按漢書五行志引傳作炎。師古曰。炎音弋。曉反。藝文志亦作炎。師古曰。炎謂火之光。始談誤也。炎讀與𦵹同。王符潛夫論引此亦作其氣炎以取之。今从諸家改定。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漢書藝文志。妖並作祆。按大戴禮易本義。祆聲數起。漢書文帝紀除祆言之即

鄭古曰：人奔常則妖異。故有妖無_{漢書藝文志}譏_{古文}二句在人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其伯父原無_譏繁字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_{詁說文祐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_{杜本}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爲莘故，謹息媯。_{詁說文釋文作謹。今說文本謂廣雅云謹繩也。周書皇門解云：是陽是繩，繩繩，古字同。呂覽周公旦作詩以揚文王之德，孔闡曰：謹之譽之也。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注：譽繩也。_{杜本}此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_{詁說文作杜敷。按史記楚世家曰：子熊渠立是爲杜敷。索隱曰：杜音側壯反。十二諸侯年表作堵敖。索隱曰：世家作莊敷。劉音壯。此作杜敷。劉氏云：亦作杜。杜堵聲相近，又與世家乖。未識誰是。古今人表又作杜敷。師古曰：卽堵敖。今考索隱云云，則楚世家杜敷當作莊敷。莊作杜，傳寫誤也。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遁。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各會于鄖，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釋文本或作爲宋故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則強鉏古今人表作彊強鉏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詳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利之偏頗鄭厲公以逆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本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鳶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戌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縠詳釋文引倉頡篇縠作狃雙玉爲縠故字从兩玉按說文縠字下云狃或从狃馬三四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讀書經籍志引作節文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嬪歸于京師實惠后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虧爲災也詳服虔云羨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鼴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肌中

其瘡如疥，銳身漫蕩，或或爲災。周禮疏初，楚武王克權，使闔縕尹之，以叛圉而殺之，遷權于鄖處。

【詁】按史記管蔡世家曰：封季載于冉。索隱曰：冉或作冉。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于鄖處。鄭與鄖皆音奴，甘反。使閭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鄖處，取之。遂門于楚。閭敖游涌而逸。【詁】水經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杜本春秋所謂閭敖游涌而逸者也。道元注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水經注引作津鄉。【詁】墮勤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水經注郡國志同。杜本還。

鬻拳弗納。古今人表古，今人表。

【詁】鄭玄嚴育育曰：鬻拳，楚同姓。遂伐黃。

【詁】郡國志：汝南郡弋陽侯國有黃亭。

故黃國，嬴姓。杜同此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絳皇。

【詁】按宣十四年，準屨及於望皇。經與望通。正義云：望皇當是寢門門此經皇或是冢前門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閭，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本外傳亦作頽。並與說文合。今从改正下並同。子頽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鴟國之圃以爲囿。【詁】說文：種菜曰圃。圃，園有垣也。按哀十五年服虔注：圃，園也。又鄭注周禮訓今之苑。杜注此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爵父田，而收膳夫之秩。【詁】鄭元周禮注：秩，祿屬也。

杜本外傳書宣帝紀注師古曰邁古通漢文，邁音文遠。詹父子禽叔，跪作亂因蘇氏。

杜本外傳書宣帝紀注師古曰邁古通漢文，邁音文遠。詹父子禽叔跪作亂因蘇氏。

卷之三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詁】服虔云南燕伯爵此取慶云隣鄭大都史記集解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偏舞【詁】賈逵云偏舞皆舞六代之樂史記集解杜取此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茲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詁】服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彊、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南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穎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闐西辟詰服虔云四辟西緝也當爲兩觀之內道之四也本通容云闐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

開水經廣雅最魏國也此杜本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詁地理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縣

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籩號曰虎牢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

厲公卒王巡虢守。釋文本作特。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鑪子之。虢公請

史記鄭世家云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鄭伯由是始惡

于王【詁】服皮云：繫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也。言

鄧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于王積而成怨本疏冬王歸自虢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公毅釋文御告作禦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

曰羈旅之臣詁賈逵云羈寄旅客也史記集解幸若獲宥詁何休公羊傳賓敎也杜本及於寬政

赦其不關於教訓而免於罪戾風俗通於作諸弛於負僨詁鄭元周禮注弛釋下之接杜注弛去離也義轉

屈曲說文僨何也从人聲聲按漢書貨殖傳槩千僨師古曰僨人譖之也一爵兩鬻漢碑凡貞僨字皆

作僨諸刊本並作擣非是今據改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

詁服虔云翹翹遠貌詩疏杜取此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詁】賈逵云掌百工史記集解杜氏

此漢大尉陳球碑云公子完適齊爲桓公公正按古公工雖惠士奇亦同飲桓公酒樂公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詁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本疏接詩渴露疏引此又云示敬慎也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風俗通弗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詁曲禮疏曰卜杜本

按傳上云臣卜其晝杜舍前而往後亦譏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詁領

睿釋例云舜居四域本曰鳩汭御覽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詁】服虔云言完後五世與猶並列

史記集解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詁賈逵云京大也同上杜取此按與下文物莫能兩大同陳厲公蔡出也詁

曾雅姊妹之子曰出杜本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蕡曰：【詁】實遠云：晉大夫杜取此，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詁】接尋釋上下文義，疑富子爲羣公子之一，非強族卽係多知術能爲羣公子謀畫者。謂而去之，則羣公子失謀主矣。杜以富強解之，恐誤。公曰：爾試其事。士蕡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秋，丹桓宮之權。

二十四年春，剗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古今人長作櫟，釋文云：本亦作御。外傳作匠師。史草昭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衰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貲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棟栗，廣雅：秀貞也。接樸說文木也。一曰叢也。廣誘淮南王書注：叢木曰樸。此女贊之業，當以說文廣雅爲是。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棟取其早起也。修，取其自終也。惟樸無說。惠棟云：正義以爲樸聲近虔，失之外傳魯語曰：夫婦贊不過棟栗，以告虔也。不及樸修，明樸不訓虔。唐元度九經字樸引傳作業，以樸爲業。經典相承，謬變以告虔也。【詁】詩毛傳：虔，敬也。杜本：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蕡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蕡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

正月之朔，慝未作。詁鄭元周禮注：慝，陰姦也。本此。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詁韋昭國語注：眚，猶災也。杜本晉士蔥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詁賈逵云：聚，晉邑。史記集解：杜自此取此。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蔥爲大司空。夏，士蔥城絳。詁地理志：河東郡韓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杜本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蔥曰：不可。虢公驕，若驕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而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穀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子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詁晉語：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接史記。又云：夷吾母，重耳母女弟。又云：秦穆夫人，爲太子申生同母女弟。皆與此傳顯遠，並

不足據。他故此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淮南王書作驪姬。呂覽又作驪姬。亦作驪歸。生奚齊。【詁】地理志。京兆尹新豐

驪山在南。故驪戎國。杜本此接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麗艾聲相近。其娣生卓子。【詁】史記

晉世家曰。驪姬女弟生悼子。宋隱曰。左傳作卓子。徐廣曰。一作倅。按倅倅字形相近。傳寫誤耳。驪姬嬖

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閼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屬。【詁】地理志。河東郡有蒲

子北風二縣。杜本此接韋昭漢書注。又云。蒲今蒲坂。接有南北二屬。故云二水。經注稱汲郡古文云。韋韋

救鄭。次于南屬。麗勤曰。有南故稱北。是二屬之謂。杜注二當爲北誤。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詁】按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云。旌表也。則賈注此傳當亦同。廣

確亦云。旌表也。杜云。旌章也。蓋用韋昭國語注下。伐功亦同。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

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

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詁】考工記。耦廣五寸。二耜爲耦。杜本此楚令尹子元欲

盡文夫人。【詁】伏曼容易注。蓋惑亂也。杜注及釋文此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詁】鄭元禮記注。振動也。

何杜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杜本此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詁】

小爾稚。尋用也。杜本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簪。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之門。〔詁〕玉篇：闢，鄭城門。左傳作桔株。子元關御疆，闢梧取之，不比爲旆。〔詁〕爾雅：旆，廣充幅長等曰旆。韻說曰：旆，杜本。闢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詁〕京相璠曰：桐丘，鄭地也。今圃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卽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南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卽城之名矣。水經注：按杜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與道元說略同。謀告曰：〔詁〕鄭元周禮注：謀，間也。杜本此：楚幕有鳥。〔詁〕廣雅：幕，帳也。杜本此：乃止。冬饑，減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詩疏引此作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廕，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螢，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詁〕韻：國語注：辰角大辰者，龍之角。角者，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寒露節也。杜本：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詁〕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正而裁，惡櫟曰：水，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櫟者，裁木而始築也。日至而畢。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詁〕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陽樊服虔云：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按漢鄧縣地亦有古樊城。梁史引郭仲產攀虞等記云：樊本仲山。

甫之國卽今襄陽縣樊城也與南越相去亦近。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詁】服虔云射師若數之子鬪班也。本鄭玄周禮注在手曰搘在足曰距。杜本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殺於菟。漢書敍傳作殺於擇。釋文云鬪殺漢書作殺。按據陸氏所引則舊爲令尹自毀其家。【詁】廣雅鬪也。按杜注訓發義亦同俗本鵠作滅非以紓楚國之難。【詁】詩毛傳紓緩也。杜本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詁】地理志廣陽國薊故燕國杜本此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仔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詁】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本疏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詁】馬融易傳享祭也。杜本此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史闢阜焉神賜之土田史辟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詁】說文蘇字下云爾雅疏薄也从无京聲廣雅同曹憲注曰疑良育世人作燎薄之燎水傍著京謂薄容

古字假借今仍之。杜本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詁】賈逵云黨氏魯大夫任姓。史記集解見孟任。史記作孟女。同上。杜史記索隱云孟長任字也非姓從之。【詁】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本疏闕。【詁】說文闕閉門也。春秋傳曰闔門而與之言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詁】服虔云割其臂以與公盟。史記集解生子般焉。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詁】鄭元禮記注零祭天也。杜本按史記曰班長悅梁氏女往觀圉人牽自牆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牽。左傳女公子句疑有脫文杜注云女公子子般妹亦屬聽解。史記所載似近情理且女公子之稱別無所見也。圉人牽人鄧姬樂自牆外與之戲。【詁】服虔云圉人掌養馬者。繫其名也。史記集解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牽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詁】服虔云能投千金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注杜注以爲走而自投接其風之榜反覆門上殊屬臆說劉炫規之是也。又按水經注稷門亦曰零門。門南隔水有零壠壠高三丈。梁氏居蓋近此門故於此講肆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間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斂之。【詁】服虔云燭鳥一名逐日鳥。史記集解曰斂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斂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牽賊子般于黨氏。【詁】孔安國尚書傳賊殺也高誘呂覽注周成季奔陳。【詁】服虔云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討故避其難出奔同上立閔公。閔公記作潁。【詁】服虔

國公於是年九歲。閔二年。
本疏。

閔公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詁】**幫
雅懶近也。杜本不可弃也。宴安酇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毛傳救
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
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
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詁】**爾猶賤蹈也。杜本君其待
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斃。而後枝葉從之。魯不
奔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詁】**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
之。本說文。固就也。从口大。接惠棟稱說文。榦有禮。因重固。就也。从口大。能大者。眾圍就之。今考此條
徐鍇說惠氏以爲說文誤也。凡說文稱傳文。皆云春秋傳無云左傳者。其誤無疑。杜注。能重能固。則當

【詁】晉語。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杜注。本按世本。公明生孟
【詁】晉語。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本按世本。公明生孟
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孫。既誤。晉語又以爲夙弟。蓋非。當以世本爲正。惠棟曰。晉語無經
此。必傳寫之誤。畢萬爲右。**【詁】**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按。州即魏。此本。以滅狀。滅翟

滅魏。【詁】服虔云：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史記地理志：河東郡皮氏耿鄉故耿國境，蓋大山在東，杜本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雋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詁】服虔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史記集解：而位以卿。【詁】賈逵云：謂將下軍同上杜先爲之極。史記集解：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詁】王肅云：大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同上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詁】王肅云：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史記集解：廣雅：與如也。襄二十六年傳亦同。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詁】按左傳凡祚字皆當作胙，此及僖二十八年宣三年昭十一年廿年凡六處皆作祚。石經亦同。以古字尚可通，故不追改。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詁】賈逵云：卜偃晉掌卜大夫，郭賛同上杜萬益數也。魏大名也。【詁】服虔云：數起一至萬，爲諸侯也。魏高大也。史記集解：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詁】服虔云：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祐。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詁】服虔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史記集解：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詁】賈逵云：質下坎上，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史記集解：辛卯占之曰吉。【詁】賈逵云：辛卯晉大夫取此。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詁】馬融云：畢萬文王庶子，史記魏世家號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史記集解：按史記云：畢公高與周同姓，而左傳富辰

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鄭小司馬亦言畢公是文王之子與史記說不同。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詁】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云隊渭汭也。據此則服本作隊。水經注又曰杜本作汭。按鄭元尚書注汭隈曲中也。王肅云汭入也。杜蓋本鄭說。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騎。公不然。【詁】賈逵云卜騎晉大夫。史記集解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騎賊公子武闢。【詁】賈逵云宮中之門謂之闢。同按賈注用爾雅釋宮文。釋宮又云其小者謂之闢。今按杜注于門上增一小字。是合二句爲一。于詁訓之道爲不通矣。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縕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詁】賈逵云兩社周社壩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同上杜取此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詁】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本疏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詁】服虔云車有藩曰軒。本疏說文軒曲轍藩車也。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寧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詁】鄭司農周禮注贊助也。杜本擇利而爲之。與

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詁】春秋實熒澤既堵師古曰熒沈水汎出所爲卽今榮澤是也京相璠曰熒澤在榮陽縣西南按竹書紀年作洞澤潤當作洞洞熒音同衛師敗績遂滅衛【詁】詩載魏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滅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滅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寶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詁】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詩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膝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詁】詩序及鄭箋曹並作漕釋文云音同按漕作曹古文者既文廬寄也時毛傳亦同釋文寄止曰廬按管子中匡篇廬人攻衛衛人出旅于曹則廬字從本訓爲得章昭注外傳亦同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詁】服虔云魚點名詩重錦三十兩【詁】服虔云垂牢也疏鄭人惡高克使帥帥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帥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詁】賈逵云東山亦秋別種史記集解服虔云亦秋之都也水經劉昭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東山在靈闕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皋里克諫曰社

高誘呂覽注

【詁】賈逵云里克晉卿也史記集解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詁】里克晉卿也史記集解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虔云廢豬飲食同上杜以此取此

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詁】服虔云有代大子守則從之上同

從曰撫

軍【詁】服虔云助君撫循軍士同上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督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詁】賈逵云國政正猶也同上杜

非大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

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詁】服虔云舍之蓋申

生弗使將兵也御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詁】服虔云里克不對見大子大子曰

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

【詁】賈逵云將下軍同上杜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

【詁】服虔云不得立已同上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外傳作衣

衣【詁】服虔云偏衣偏餐之衣異色駁不純餐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同上高誘呂覽注偏牛也杜收

佩之金玦

【詁】服虔云金玦以金爲玦也同上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

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詁】草昭國語注衷中也杜本故敬貞事則命以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闔其事也衣之尨服

【詁】鄭司農考工記注尨雜也杜本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闔之尨涼

【詁】說文牻白黑雜毛牛牻牻牛也春秋

秋傳曰：鞭撻惠棟曰：牛之雜色者，不中爲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爲大子。若以麌爲犧，義無所取。古文者少或借涼爲犧。冬殺金寒，秋雖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猶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脢於社。【詁】草昭國語注：脢宜社之肉，盛以蜃器。杜本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匱不復。【詁】應劭曰：復，反也。荀卿子曰：絕人以殃，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人贊語列傳作樊，是服也。狂夫阻之。【詁】服虔云：亂止也。方相之士，聚元安朱雲，主索室中，厭戎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本草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土也。亂古祖字。杜注殊非。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詁】詩毛傳：遠去也。杜本。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遠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桓公。【詁】說文：諫，深諫也。春秋傳曰：辛伯謁周桓公。按桓十八年傳本曰：辛伯諫曰：則諫訓說文爲長。杜注：諫告也。雖本詩鄭箋究當以說文爲是。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稱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詁】服虔云：速召也。疾也。晉大子不去，自必危疾。召跟狐突知其難，本既成而大子拘于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參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乎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載衆賢之言，以述大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大子申生。御覽：成風聞成季之絳。【詁】服虔云：縣，捕也。捕出吉凶也。易繹按說文：卜謂本。

仲摺摺字作𢵈徐鉉等曰今俗从𢵈遂借作摺諸猶游獮陶悠等字只此𢵈字別無分別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𢵈音文教反本作𢵈𢵈書也今考釋文石經並作𢵈姑仍之詩鄭箋𢵈卦兆之辭也杜本乃事之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詁水經注引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臣瓊注漢書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詁眼處云戴公卒在於此年詩疏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詁鄭玄禮記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適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正義引傳亦作大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左傳詁

卷七

傳

僖公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犧。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詁】服虔云。虛丘晉邑。晉有亂。邾使兵戍虛丘。晉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襲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掣。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詁】賈逵云。汝陽鄭晉二邑。史記集解。按此則賈逵左傳本作鄆。與史記同。索隱曰。鄆今作費。音禡。水經汝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杜本下有點字。又竹書紀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詁】王符潛夫論作郇息。按此則荀息蓋晉大夫

食采於郇。因以爲氏。訛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郇古字通。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荀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竹書紀年。又竹書紀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

禹救異荀叔轄追之此荀叔轄豈息之宗耶請以屈產之乘詁服氏謂產爲產生也公羊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羊

穀作郭

詁

賈逵云虞在晉南城在虞南史記集解

公曰是吾寶也

對曰若得道

於虞猶外府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

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宋本及穀梁傳強並作張

詁廣雅懦弱

弱也杜本

且少長於君君懼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輅

顚作顚水經注

詁

鄆國志河東郡皮氏有冀亭大陽有顚輅坂

杜同

酈道元云傅摩東北十餘里卽顚輅坂也

伐鄭三門

詁說文鄭晉邑春秋傳曰伐鄭三門服虔云鄭晉別都郡國志注又云謂冀伐晉也本水經河水又東過

穀柱間道元注亦謂之三門矣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詁

服虔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

之上同

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

詁荀子作御旅接御與逆同尚書逆字皆作御御迎也迎卽逆也以侵

敵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

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詁服虔云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三十里史記集解水經注同惟無北字先書虞賄故也

及晉子呂覽劉向說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

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參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詁章昭國語注稔熟也杜本

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聘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

【詁】章昭國語注稔熟也杜本
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聘伯

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澆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詁】兩雅。祥善也。杜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詁】王逸楚辭注。囿苑也。杜本蕩公。【詁】賈逵云。蕩音也。史記集解。杜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諸本並誤作未絕之也。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史記齊世家作楚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詁】賈逵云。風故也。牝牡相誘曰風。疏。服虔同。本按廣雅釋名。並同。賈服。又呂覽乃合羣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注。羣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詁】服虔云。召公與史記集解。京相璠曰。召亭在周城南十五里。水經注。杜取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周禮疏。服虔云。五公侯伯子男。九

伯九州之長。大公爲王官之長。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疏。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詁】服虔云。是皆大公始受封土疆界所至也。史記集解。南至于穆陵。

【詁】春秋大事表。程陵閭在青州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北至於無棣。【詁】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淇水下。又引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通典。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酈道元云。管仲以實楚無棣在北方之爲近。爾貢包茅不入。高誘呂覽注。引傳包茅作包薪。顏師古漢書注亦同。【詁】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奢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賈逵云。包茅奢茅包匱之也。以供祭祀。史記集解。王祭不共。釋文云。本亦作供。

按共供無以縮酒。【詁】說文酉禮祭束茅加於裸主而灌鬯酒是爲酉象神飲之也春秋傳曰備貞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鬯酒接今本作縮周禮鄭典注酉讀爲縮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詁】服虔云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謂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故桓公以爲辭宣問楚也史記按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沒而不復蓋一本有沒字唐石經於而字上亦旁增一沒字又正義引舊說晉云漢漢之人以繆繆船故得水而適昭王謂焉不知本出何書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有之罪也敢不共給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詁】宋忠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距也。本疏杜說文頸水厓人所竇附頸蹙不前而止从貢从涉廣雅云濱厓也頸頸比也徐鍇曰今俗作水濱非是接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頸毛傾頸厓也鄭箋云領當作濱殊誤今濱又別作演或省作溟要皆頸之或字也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詁】說文徼猶也徼幸也按玉篇徼字始要求逮二訓今尋傳義則說文徼幸二義並通古字徵徼同釋文作徼非也杜注宣十二年傳作要稱義亦同玉篇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緩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本或作漢水字。【詁】服虔云方城山在漢南史記集解又云方城山也漢水名。

昔楚之陵塞耳詩地理志隨西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水經河水出武都沮縣至江夏沙漿縣入江水經注汝水又東得醴水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是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万字舊說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按此則方城當作萬城或作万以字近又譌作方矣臧琳經義雜記亦云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杜方城取張說漢水本水經地理志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當以齊侯絕句申侯見曰老師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屢詁方言屢屢蟲履也廣雅屢屢也釋名齊人謂草履曰屢杜本此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詁賈逵云謂朝天子以命用師於是又有以衰斂詁賈逵上公九命服衰也同上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詁馬融云筮史短龜史長周禮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詁說文渝變也攘除也虞翻易注王遂楚辭韻句並同杜本此一薰一蕕詁廣雅薰草蕙草也王遂楚辭韻句蕙香草也杜本按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燒是矣禮記內則

牛夜鳴則膚鄭玄注膚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廟齋古通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詁】服虔云齊姜廟所在史記歸胙于公穀梁作致福於君大子穀梁作歸釐於君【詁】章昭國語注胙祭肉也按胙止可訓肉杜注云胙祭之酒肉則於訓詁不通矣下八年賜齊侯胙卽云祭肉與章注同公田姬寢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詁】晉語姬受胙實酖於酒蓋於內賈逵云蓋烏頭也公祭之地地墳穀梁墳作貞與犬犬斃詁說文斃頓仆也春秋傳曰與犬犬斃从犬斃聲或作斃接五經文字注云斃字見春秋傳又作蹠足知唐本又多作斃字也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縕于新城【詁】呂覽上德篇大子遂以劍死韋昭國語注新城曲沃也新爲大子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詁】隱道元云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卽重耳所奔之處羊求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屬縣故城南城卽夷晉所奔邑夷吾奔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詁】左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廟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五經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

曰觀瀝在明堂之中通典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詁服虔云分爲春秋分至爲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靈也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瀝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於八節審其雲物之形皆所致務爲之備也御覽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鳥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本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蔥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詁服虔云蒙茸以首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特敵故不知所從史記集解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詁史記晉世家曰獻公使宦者服襲趣殺重耳章昭國語注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案隱曰卽左傳之勃襲亦曰寺人披按披勃同音服襲急讀卽爲披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諸本或作校今定作校乃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詁服虔云祛狹也同按說文祛衣祛也祛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祛杜取服說遂出奔翟詁隱道元云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禦水經夏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本又作取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詁服虔云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御覽謀寧

周也。陳轄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諸本作柏今从善本定作柏。
【詁】地理志汝南郡陽安應劭曰故道國又西平應劭曰故柏子國也。杜本按杜本陽安今作安陽蓋傳寫誤汝南郡別有安陽縣應劭曰故江國也方曉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斬。
【詁】廣雅說習也。杜本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謚所謂輔車相依諸本謂談此今改正
【詁】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詩疏按玉篇引說文隨賴也。左氏傳曰隨車相依亦作輔。今考說文輔字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徐鍇本無八从車甫聲人頰車也。隨字云頰也。从而甫聲不引春秋傳是許君所見左氏本作輔字無疑玉篇引說文作辭當別有所本要之古輔輔本通故傳寫亦不一服虔注領當作頰說文頰頰也是服義與許君同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史記作大是以不嗣虢仲虢叔

【詁】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四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

國叔封上陽。本疏按豫有三晉太康地記扶風郡雍西轍地也。平王東遷。國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轍。本又下陽亦名北轍。水經注下陽地理志所謂北轍也。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勤在王室。藏於臯府。故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詁】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爲愛桓莊之族甚也。本疏按服所據當係古文必非妄改。正義譏之非是。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詁】詩毛傳據依也。按玉篇等亦同。蓋言神所據依也。杜訓安爲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惟德惟馨。【詁】說文馨芳也。春秋傳曰黍稷馨香。按杜本馨香之遠聞。亦用說文。又曰民不易物。惟德踰物。【詁】服虔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踰之。則不見聲。有德則言聲。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姓行。【詁】鄭玄禮記注行去也。杜本曰虞不謬矣。【詁】獨斷謬。歲終大祭。維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腊。御覽引舊注云腊祭名也。日月會於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以祭羣神也。今按合之禮記月令孟冬腊門閭及先祖五祀。是腊祭三代有之。始宮之奇亦云然。宋儒朱子云。秦時始有腊祭。余一言以斷之。曰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腊。始皇二十一年改腊曰嘉平。如謂腊始於秦。則秦改腊爲嘉平。亦云嘉平始於秦可乎。又不待辨而明矣。在此

孫炎爾雅注。送女曰牋。杜本此而修虞祀。詁服虔云。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集解。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音上一本無且字。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詁賈逵云。晉右行大夫。同按賈逵僖十年傳文爲說。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詁】聲類。郤鄉在河內。一切經。按此則芮食采於郤。後因以爲氏也。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閔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詁郡國志。南陽郡宛有東武亭。杜同此。許男面縛。詁廣雅。縛脩也。漢書賈誼傳。脩繩縛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董云。脩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張良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脩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爲驕說。衡璧大夫衰絰。士輿櫟。詁說文。櫟檜也。春秋傳曰。士與櫟。杜本下襄二年亦同。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詁】說文。祓除惡之祭也。杜本此焚其櫟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謚有之。曰心。則不競。則風俗通作苟。【詁】詩毛傳。競強也。杜本此何憚於病。詁詩鄭箋。憚難也。杜本此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轄壽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

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呂覽注：疵，病也。鄭玄禮記注：瑕，玉之病也。陸德明釋文：瑕，疵通也。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詁章昭國語注：杜本

譏離也。此本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諸本作若君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達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替矣。唐石經作贊。今从詩毛傳：贊，廢也。杜本：此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詁】東隱稱志林介者固也。杜本：此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瞻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詁】張良云：鄭伯罪之也。御覽注：冬，鄭伯使諸

盟于齊。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作州。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賢注：冬，鄭伯使諸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史記作采蠻史記作采蠻。集解引國志河東郡北屈有采桑津杜同此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秋禫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葬于寢不殯于廟詁服氏云不葬於寢寢謂小寢杜此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禮記疏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史記作茲甫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等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詁周禮大行人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周禮賦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按此當是服注杜亦本此立說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詁馬融易注七十曰耋服虔同詩疏杜加勞賜一級詁鄭玄禮記注級等也杜本此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詁方晉云顏無爲顙也中夏謂之顙東齊謂之顙河顙淮泗之間謂之顙賈逵同語注八尺曰咫說文周禮寸尺咫者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咫杜取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詁爾雅余身舍人曰余卑謙之身

也。杜本按岳氏本以白字絕句。今考釋詁文。朕余躬身也。邢昺疏引此傳云。齊侯曰。小白余是當以余

字爲句。恐陷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不務修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水經注作有詁。鄭玄儀禮注。在存也。杜本此。君務靖亂。

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晉世家作葬。【詁】賈逵云。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同上。杜取此。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

曰。以是藐諸孤。【詁】方言。眇小也。眇。古字通。接惠氏譏顧氏炎武訓藐爲小爲未當。不知賈本方言。

呂謐字林。又云。藐。小兒笑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詁】廣雅。耦二也。猶疑也。接杜注。訓耦爲兩。亦此意。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

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

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

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珪。尚作猶。【詁】詩毛傳。玷缺也。杜本此。接說文。斯

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詁】服虔云晉地也史記郡國志河

東鄙楊有高梁亭杜同此

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釋文今本又作命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

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詁】王符潛夫論蕭氏姜姓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詁】爾雅弄玩也能騎不

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史記作支【詁】服虔云秦大夫公孫子桑集解夷吾其定乎對曰臣

聞之惟則定國【詁】爾雅則法也杜本此按呂覽權勸篇赤章曼枝曰詩曰惟則定國則此四字乃述詩

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詁】廣雅僭差也高誘呂覽注賊

害也杜本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

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夏四月周

公忌父【詁】賈逵云周卿士史記集解杜自此王子翫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文選注引公【詁】服虔云奚齊卓子荀息也上爲子君者

不亦難乎【詁】按公羊傳作不亦病乎廣雅病難也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

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外傳大作世壇弓史秋狐

突適下國。【詁】服虔云：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縣下，故曰下國也。同上按歲充立節，驚獻公卒，突卽辭歸自殺，蓋屬虛語。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詁】論衡死鷩驚引作大子超登僕車而告之曰：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詁】賈逵云：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本疏余得請於帝矣。【詁】服虔云：帝天帝謂罰有罪。史記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穎。【詁】賈逵國語注：歆，食也。按說文：歆，神食氣也。義亦與賈同。杜注：歆饗也。本詩毛傳：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詁】詩毛傳：殄，絕也。杜本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後十日，史記作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敵於韓。史記作幣。賈逵云：敵，敗也。韓督韓原。史記集解：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呂甥史記作呂甥。【詁】接呂甥先又贊食邑於虢。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伐虢滅下陽，命瑕父呂甥邑於虢。水經注云：地理志所謂北虢也。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冀不濟矣。【詁】詩毛傳：蔑，無也。杜本：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詁】服虔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棄益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嬖氏。本疏：接劉炫亦爲服言是不取杜說。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驛，塗虎特宮山祁。【詁】接此上七人，卽七輿大夫之名，皆里平之黨也。平豹

奔秦。李斯書
平作都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幣。詁說文：情不敬也。从心隋省。春秋傳曰：受玉幣或者自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揚拒泉皋。詁杜同此。鄭國志河南郡虢陽有前亭接泉，前古字通。杜同此。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郢，懼狄難也。詁韋昭國語注：郢郭也。杜本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

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詁史記：楚世家作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今按滅蓼在魯文公三年時，爲楚穆王四年。

非此一時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詁韋昭國語注：平和也。服虔云：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史記集解：杜本此。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詁賈逵云：節時也。同上。杜王肅云：春秋聘享

之節也。上同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詁韋成云：陪臣，暗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同上。王曰：舅

氏。【詁】賈逵云：舅氏晉伯舅之使也。取此。杜余嘉乃勸應乃懿德。【詁】惠棟曰：應讀爲齊。言齊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爲齊。謂督不忘。【詁】爾雅：督，正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詁】爾雅：愷，樂也。愷，易也。杜本神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

諸侯戍周。【詁】毛傳：戍，守也。杜本

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薦餕。【詁】按文選注引傳作晉淳饑字。書曰：游，仍也。爾雅：饑，不熟爲饑。仍，餕爲

薦。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薦。杜注：麥禾皆不熟。蓋亦本此。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詁】服虔云：百里奚，秦大夫。史記集解對曰：天災流行。史記作苗下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詁】眼皮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同上。杜相繼命之曰

汎舟之役。【詁】按痛近渭，隣近河。以舟輸粟。故云汎舟之役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鄧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鄧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諸本並作匡蓋相沿避宋謫，今皆改正，下同。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詁。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文，惟左傳云：獻公娶於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卽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卽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爲所烝。廣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音，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且云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路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詁。郡國志：宏農郡陸渾，西有虢略地；華陰有太華山；河東郡解有解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閔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俟車敗。詁。爾雅：敗，覆也。詁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詁。惠棟云：上林賦曰：江河爲牋。注云：通禽獸爲牋。牋卽去。實一字。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詁。服虔云：孫，順也。史記：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

爲右。史記揚作陽。【詁】服虔云。二子晉大夫也。同上。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詁】賈逵國語注。憤盛也。音義。按賈注此傳亦當作盛滿。解鄭玄樂記注。貢讀爲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血氣狡憤。王樂登樓賦。氣交憤於胸臆。李善注引杜云。交戾也。是交較貢憤。古字並通。陰血周作張脈。債與。【詁】說文。腫血理之分裏行體中者。从脈从血。臍或从肉。籀文作𦵯。按此則今本作脈。不諭。釋文石經並同。張有復古編以爲俗作脈。非過矣。債當作貢。或作湊。禮記射義。貢軍之將。鄭玄注。貢讀爲債。穀梁傳十年傳。地貧。范甯注。貧。沸起也。又管子勢以待天下之湊作也。尹知章云。動亂也。陸氏附注以爲債無動義。讀杜失之是矣。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餕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詁】南雅狃復也。孫炎注。狃。狃前事。復爲也。按杜注。狃。伏也。卽本此。況國乎。遂使諸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若不遠。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詁】鄭玄禮記注。還。言便也。廣雅。淳。泥也。杜本。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遂卜。【詁】高誘呂覽注。慎戾也。此本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謐御韓簡。史記由號。

射爲右。【詁】服虔云：軒轅射惠公，史記解：軒轅，秦伯。【詁】服虔云：軒轅，迎也。同上。杜此止禮也。杜本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詩疏：拔，此作芟。周禮夏官

司馬中夏教芟會。鄭注云：芟，讀如菜沛之沛。芟會草止也。草有草止之法。說文：芟，舍也。从广，芟聲。詩曰：

召伯所處。按此則字當作芟。拔，芟古字通。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周禮禮記疏並引作戴皇天而履后土。皇天后土，實

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磬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

且告。【詁】按此下傳文或有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禋以玉帛相見，而以喪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釋文曰：自上天降災至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文皆無葬。杜注亦不得

有。有是後人妄加也。今按釋文四十七字，七當作二。蓋誤并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耳。此後人校勘之疏。孔疏亦云：服虔處解韻，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

三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據此則服虔本尚皆不誤。服杜以後人妄增今據削去，乃舍諸靈臺。

詩含神露云：作邑于豐。起豐齋易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孔穎達疏云：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水經

注：豐水又北逕靈臺西，括地志：雍州長安縣有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今按杜注云：所以杜絕令

不得通外內，或卽以此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

感覺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詁】章昭國語注。任。當也。杜本。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摶曰。【詁】章昭國語注。據禮記云。繁字子顥。戲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顥當爲禡。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刊本多誤。【詁】說文。禡从糸是聲。禡或从氏。詩毛傳。祇。適也。玉篇。祇。之移切。適也。又音岐。漢書寶堅傳。祇。皆憇。是明揚主上之過。師古曰。祇音支。其字从祇。今从石。經定作祇字。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詁】接竹書紀年作瑕父呂甥。今考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曰瑕父。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故又稱瑕呂。劉昭補注。引張華博物志。河東郡永安有呂城。呂甥邑也。是瑕呂皆所食采地。杜注云。姓瑕呂名飴甥。非矣。下傳云。陵飴甥。陵亦采邑名。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鄭玄禮記。注。貳作二。【詁】鄭司農周禮注。貳副也。按杜訓貳爲代。非。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詁】服虔疏。孔穎。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本按外傳作輶田。賈逵注。輶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云。爰。引也。續文以爲車輶字。又按趙田易居也。徐鍇繫傳云。爰輶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孟康地理志注。輶爰同。今考爰田。當以賣義爲長。杜注取服虔說。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詁】章昭國語注。征賦也。廣雅。繕治也。杜本。諸侯聞之喪。

君有君。葬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詁按作州兵。蓋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額。故上云甲兵益多。非僅修構兵甲而已。杜注似非。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詁說文。血。血也。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廣雅同社本。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貺。賜也。杜本。服虔亦作誤。【詁】詩毛傳。貺。賜也。杜本。服虔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同上。西鄰責言不可信也。【詁】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賁之澤。澤聚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同上。歸妹之睽。猶無相也。【詁】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同上。應劭漢書注。相助也。杜本。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姪。詁說文。輶車軎轡也。馬融易注。輶車下搏也。杜本。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詁】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轡也。此。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四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同說文。四邑爲丘。杜本。鄭玄禮記注。丘與區同。歸妹睽孤。寇張之弧。【詁】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同上。此。六年其適。【詁】廣雅。適亡也。杜本逃姪其從姑。【詁】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杜本。六年其適。【詁】廣雅。適亡也。杜本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此杜同【詁】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反可數乎敗德及絕句釋文以先君之【詁】接及可數乎猶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今仍以及字屬下讀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僨胥背憎職競由人此杜同【詁】詩作鳴按說文鳴聚語也僨聚也並引詩小雅傳鳴古字同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隙惡焉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此杜同【詁】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本秦伯曰晉國和平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此上同【詁】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史記作餧此杜同【詁】賈逵云謂侯乘餧七牢半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史記集解蛾析外傳作謂慶鄭曰此杜同【詁】釋文曰蛾本或作蠅惠棟云婁壽曰蛾與蠅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聚蛾蜂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蠅同今按禮記蛾子時衝之後漢書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號注蛾音魚綺反即蠅字也

今釋文有五何反。廣韻于歌部列晉大夫蛾折似誤。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詁】屬虞王霸。皆以箕子爲封。諸父史記鄭玄王霸。皆以爲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兄。本疏接此。則杜取服說。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潤竭。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處爲津。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詁】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鶴逢風卻退。史記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漢書五行志作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詁】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尤。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濟。五公子之亂。鶴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鶴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訛。也。穀梁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漢書所字上。【詁】服虔云。鶴退風皆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有所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有之字。【詁】服虔云。鶴退風皆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有所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鶴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本疏吉凶由人。漢書由。【詁】接由字當是古粵字。說文。與木生條也。又別有翫云。翫徑也。假借作由。古字多通。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詁按氣卽蠶突禽邑廚卽武子食邑鐸卽鐸過寇禽邑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入河杜本此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衛而字今經刪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詁說文孕餌子也杜本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詁服虔云圉人掌養馬官之賤者不聘曰妾史記集解說文春秋云女爲妾妾不聘也杜取此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韓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史記作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詁服虔云內婦官也史記集解多內寵按漢書顏師古注文選李善注引此傳皆無內字今考此內字蓋因後內寵之文而衍且耶杜皆舍此句而注下句其意自明但石經宋本皆有此字姑仍之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詁賈逵云宋華氏之女子同上杜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詁賈逵云雍巫姬人名巫易牙字同上杜按管子有榮焉與此或係一人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賈誼新書作秋牙。大戴禮記淮南王書並同。嵇康琴賦云。秋牙喪味。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葬吏。【詁】服虔云。內寵如夫人者六人。葬吏諸大夫也。史記漢書人上而立公子無虧。表作無謫。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鞶。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葵闕。衛僕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詁】賈誼新書。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穀。周行人還之曰。辟穀辟穀。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衆不可。而後師于營堤。別本作從誤。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鄒鄒縣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張華博物志。琅邪臨沂縣東界次唯。有大豐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此。鄒國志。琅邪沂有遺亭。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風俗通引此無祀字下句。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

報蕩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寧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濟。諸侯無伯。
【詁】爾雅。伯長也。杜本。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
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釋文云。伐衛字接石。經宋本雖有今仍之。因壘而降。詩曰。刑
于寡妻。詁詩毛傳。刑法也。杜本。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齊桓之好也。梁
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詁賈逵
云。溝聖也。史記集解杜取此。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詁服虔云。闢屬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闢屬孟
冬修鍵閉。從此時也。本疏。潛人叛鄭而服於衛。詁賈逵云。潛姪姓之國。史記集解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
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轂於菟帥師
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詁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樂而加兵。

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本疏貶食省用務精勤衛引勸分。【詁】鄭玄儀禮注收斂曰穠按杜注穠微也。穠字

近而穠此其務也。巫庭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澇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

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詁】郡國志東平國無驂本宿同任姓杜同京相

璠曰須駒一國二名蓋遷都須昌駒是其本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道元云杜注非也地理志曰齊

張西北有駒城者是也郡國志泰山郡南武陽有顓臾城杜同風姓也釋文本或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詁】詩毛傳司主也杜本按皞與昊通禮記月令其帝大皞釋文皞亦作昊昭十七年鄆子來朝篇

少皞大皞漢書律歷五行等志引作少昊大昊孔子世家家語並同說文作皞又漢書鄭崇傳欲報之

皞皞天罔極師古曰皞字與昊同今从石經及善本定作皞字又按水經濟水與河合流至樂氏縣又

分爲二其一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又北過須昌縣西是此上四國皆近濟水必當有濟水之祠故世

守其祀也杜注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詁】賈氏曰但因成風來不見公故

來奔及反不書于經例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詁】詩毛傳保安也杜本蠻夷猾

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暭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詁眼皮云：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史記集解：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詁眼皮云：富辰，周大夫，同上。杜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晉姻孔云：詁詩毛傳：鄰，近也。孔註也：云：旋也。杜本：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釋文本：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詁詩鄭箋：顯明也。毛傳：思，辭也。杜本：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蠭有毒。詁說文：蠭，飛蟲，蟻類也。者，蟲也。通俗文云：蠭，長足謂之蠭。蠭，蟲也。人曰：鰐，接，近人，騷，通俗文出李虎不知李虎所作。係，續通俗文。唐藝文志分晰甚清，辨已見更生齋集中。故此書凡服虔通俗文悉皆錄入，以補服注之缺。又按蠭當从說文作𧔗。惠棟云：季虎夫人碑亦作𧔗。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詁說文：胄，兜鍪首鎧也。杜本：鄖國志：梁國睢陽有魚門。劉昭注引此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詁晉語：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注：固，宋莊公之孫。

大司馬固也。杜本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詁】詩毛傳。殲。盡也。杜本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詁】說文。傷劍也。鄭玄禮記注。劍之淺者曰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詁】說文。勍。彊也。春秋傳曰。勍敵之人。廣雅。勍。勍武也。隘而不列。文選注引作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詁】周書。謹法解。韻年。秦考曰。胡。胡大也。爾雅。畜齋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詁】說文。儳。儳互不齊也。蓋謂及其成列不齊鼓之。丙子晨。鄭文夫人莘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紹示之俘馘。【詁】爾雅。俘。取也。季巡曰。囚敵曰俘。詩毛傳。殺而獻其耳曰馘。說文作俘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字林云。馘耳則从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注云。馘所載耳。明當以耳旁爲是。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詁】爾雅。狔。謂之閭。孫爽曰。狔門限也。戎事不邇女器。【詁】詩毛傳。邇。近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器。物用也。杜本。子入饗。石經及宋本。並作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莘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史

作禮。呂覽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縉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下同

史記集解

【詁】服虔云：晉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

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集解

【詁】服虔云：晉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

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水經注集解

【詁】地理志：沛郡鵠郡國志：汝南郡

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南領本領。杜本

【詁】地理志：沛郡鵠郡國志：汝南郡

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

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詁】服虔注云：古者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史記集解

服訓質爲責，責，古字通。晉書：臣委質於君之執事。昭注：質，贊也。士贊以姓，是韋訓質爲贊。正義申杜

質，形體也。是杜訓質爲形質之質。合數家之訓，則服義得之矣。貳乃辟也。【詁】爾雅：辟，舉也。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亦作「暴」。

之，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詁】讀周古史考云：襄公生成

公及桓公，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

否。辟不敏也。【詁】爾雅釋樂商謂之徵。釋文。徵。審也。高誘呂覽注。審實也。接辟不敏。蓋辟不實耳。杜同此。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詁】李奇漢書注。保持也。包咸論語注。校報也。杜本。吾其奔也。遂奔狄。從

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詁】服虔云。胥臣白季也。史記集解。狄人伐廧咎如。【詁】賈逵云。亦狄之別種。陳姓。同上。杜取此。按玉篇。廧同蠻。戰國策。趙皆以荻蒿苦楚廧之。漢書鄒陽傳。奉雄廧之制。李

善文選注引韓非子曰。董闕子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濶脩加廧。深百仞。葬邑石經論語。凡宮牆字从土从廧。今从唐石經作廧字。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

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詁】賈逵云。衛地。同京相璠曰。今衛縣

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偃丘縣。杜同此。水經注。穆天子傳。白鹿一轂。榮遜黃之乘。○焉五

子丘之。是曰五鹿。按此則五鹿之名。蓋起於此。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外傳作野人舉塊而與之。皮

進之。漢書律歷志。作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而與之。據說文。因嘆也。从土从一。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居衆形。或从鬼。是塊當依漢書作由。爲正。但釋文。石經等並作塊。今姑仍之。○公子安

衰。作趙。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詁】服虔云。八十四。史記集解。公子安

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詁】服虔云。憲公怒。故殺之。以

遠日同上杜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禮記疏引此姜下有氏字下亦

同懷與安寶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石經醉上有欵之三字後人所增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

【詁】高誘呂覽注共公名襄昭公之子聞其駢脊耕感作耕說文辭并脣論衡作比脰按晉語作耕與說文合金樓子作耕脰【詁】

廣雅骨幹謂之肋通俗文接下謂之骨欲觀其裸釋文本一讀至裸字絕句【詁】說文廣雅彙韻也通裸字同浴薄

而觀之外傳牒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接微薄卽帷薄也音義並同章昭訓微爲蔽訓薄爲迫義

較迂曲又按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當係賈逵注國語下脫注字耳高誘淮南王書注云使羶而捕魚

設薄而觀之義亦同杜注本章昭說亦訓爲迫然究不若簾字解有實據韓非子十過篇又作羶穢而

觀之傳負羶之妻曰史記漢書並同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詁】顧炎武云

當以此絕句按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真璧焉公子受

殮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詁】鄭玄周禮注蕃善息也杜本此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雖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

鄭同儕【詁】一切經音義引舊說僨猶望類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按鄭玄注樂記亦同杜此注用鄭

曲禮注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呂覽注引作我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詁賈逵云司馬法從避不通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史記集註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呂覽注引周遷【詁】爾雅弓無緣者謂之弭韋昭國語注彊矢房通俗文弓檠謂之檠鄭玄禮記注屬猶著也杜本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高誘引作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高誘引公子下多重耳二字【詁】按此衰字當作興字解如古訓亂爲治同與下天將與之興字互文古人往往有此文法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詁說文盥譏手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鄭玄儀禮注匜沃盥器也杜本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援去爲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灌也義轉迂曲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詁晉語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此且逆孔鳬曰歸懷嬴更以貴妾迎之也公子懼降服而囚詁服虔云申意於楚王仲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屬於不知已本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詁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接杜云逸詩懿劉炫規之是矣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

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卷八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繩。」【詁】說文：羈，馬絡頭也。从四从羣。羣，馬紳也。屬或从革。繩，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繩。應劭漢官儀亦云：馬曰羣，服虔云：一云大繩曰羈。古者行則有犬，少儀曰：犬則執羈。按此則羈爲大繩之證。章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繩之儀。亦云犬曰羈是矣。杜注必改曰：馬羈非是。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不與舅氏同心者，不與舅氏同心者。」禮記疏引作及國。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詁】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白衰，並在解東南。水經郡國志：河東郡解有桑泉城。白城，按杜注云：桑泉在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張華博物記曰：白季邑解縣西北。今考解州西北三十里，已至鴈門縣界。解放城在鴈門東南，則距解州界當不甚遠。白城在州西北，雖不言里數，然尚在故縣東南可知。京杜荀白城在解縣東南之說爲誣。博物記非也。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摯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詁】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境。从邑，匱聲。籀若瓢。按宋隱云：周文王子，又云：郇音荀，又音

虢國有虢，服虔云：鄭國在解縣東，鄭侯氏之墟也。水經按蒲州圃經，鄭城在猗氏縣西南，並漢解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賈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詁賈逵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史記集解。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寺本又作侍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韓非子惠質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其衆。釋文一本作其。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詁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同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引左傳有之。己丑晦，公宮火。環甥郤芮不獲公。詁按呂甥，善食采于瑕，故又稱瑕甥。鄭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詁服虔云：襄公女。史記集解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衛猶護助也。韓非子云：穆公以嗜勝三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卽指此事。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臧者也。詁顏師古禮樂志注：古書禮藏之事，本皆作臧。徐鍇曰：漢書通用臧字，从草，後人所加。今諸刊本並作藏。此依釋文石經改正。下並同。其出也，竊臧以逃。詁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過曹，里煩掩從，因鑿重耳資而亡。按杜注：頭須，一

曰里堯須卽本此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宣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繩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釋文甚本或作其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摶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大戴禮作介山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史記作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史記作賢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詁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杜自此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懼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史記作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重文之下二字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詁詩毛傳偕俱也杜本此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賈逵云縣上晉地同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縣上聚杜同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詁賈逵云二子周大夫同上杜按史記鄭世家述云旌表也同上杜取此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泄堵愈彌帥師伐滑詁按岳本以公子士絕句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泄堵襄鄭大夫此注云堵愈彌鄭大夫者泄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从岳本爲是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小註賈逵云二子周大夫同上杜按史記鄭世家

作伯領。案隱云：輔音服。今考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真輔未乎。注云：輔音服。說文曰：輔牛乘

車。

馬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詁】嚴庚云：惠王以后之聲經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同上，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詁】賈逵云：滑小國近鄭，世世服而更達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恩于王，王以與衛同上，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釋文：一本二字上。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詁】鄭元禮記注：以太上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按此亦當同。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詁】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趙親戚。鄭元

詩箋亦然。本賈逵云：二叔管蔡，詩毛傳、弔、舊也。鄭箋成同也。接二叔，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杜注蓋用

馬說。今考晉書秦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遇秀與杜預同時，蓋亦主馬說。然究以鄭賈義爲長，故封建

親戚。【詁】小爾雅廣詁：戚，近也。以蕃屏周。管蔡鄭霍，王符論引作成魯衛毛聃，部雍。【詁】京相璠曰：今河內山

陽西有故雍城。水經郡國志：山陽邑有雍城。杜同此。曹膝舉原鄧郇。【詁】說文：鄧，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

陵西南。鄧，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地理志：鄧作拘。按周武王子武字蓋文字之誤，文之昭也。邢。【詁】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邢城。邢，是也。水經郡國志：河內鄧野王有邢城。杜同此。晉應韓

【詁】鄧國志：河東郡河北有韓城。潁川郡父城有應鄉。杜同此。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詁】鄧國志：汝

南鄧期思有蔣鄉，故蔣國。高平侯國有茅鄉城。東郡燕有胙城，故胙國。王符論作茆胙。京相璠曰：今高

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廟者也。杜本此周公之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詁】服虔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疏父云。召穆公王卿士。上同爾雅釋義也。杜本同爾雅釋義也。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詁】章昭國語注糾敬也。杜本常棣之華。鄂不韙韙。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鬭于牆外。禦其侮。【詁】詩毛傳。闇很也。按杜注云。訟爭見。乃隨文生訓。究當從毛傳本訓爲是。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詁】爾雅釋義也。杜本此。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勤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詁】詩毛傳。庸用也。孫炎爾雅注。暱。親近也。杜本即襲從味。與頑用闊。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詁】廣雅。崇榮也。杜本此。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詁】服虔云。母弟。詩疏。杜乘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蕡叔桃子釋文本。或作姚。文選注。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擇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林。作羹。【詁】釋文引方晉殺人取財曰憐。說文云內之北謂食爲憐。又曰羹食也。从女林聲。杜林說卜者黨相許驗爲羹。讀若潤。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

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詁落陽記。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水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卽甘公采邑。史記水經注。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驛驪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京相璠曰。甘水西山上夷汙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又云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杜本此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穀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毛遂出及坎飲。詁京相璠曰。莘東地名坎飲。在洞水東。服虔以爲莘東邑名也。水經郡國志作坎渴。注引左傳同。按水經注釋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培聚在莘西。按杜注云。在縣東。蓋承京服之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國人納之。秋。穎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詁鄒國志。穎川鄧襄城有汜城。杜同按史記高祖本紀。度兵汜水。正義云。汜音祀。在成皋故城東。今土人尚呼爲汜祀。水與此自別。太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詁惠棟曰。鵠一作述。知天文者冠之。述或作鵠。顏師古以爲子臧好與術士游。然接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釋文之服本作之及。不稱也。夫詩曰。自詰伊感。詁爾雅。詰。遠也。廣雅。感。憂也。杜本此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詁】五經異義宗廟之肉名曰燔釋文周禮又作燔字音義同接說文燔宗廟火熟肉从肉从炎番聲廣雅燔肉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燔諸侯同姓今考異姓惟二王後得與燔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詁】接淳化本無弟字今从刪去按五年會于首止傳文孔氏正義引此作得罪于母氏則弟字當爲氏字之誤也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屢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鄙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因服降名禮【詁】廣韻引作甲石父接甲在石上此傳寫之誤何焯以爲古本如是點氏校本輒據之非也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詁】戰國策曰天子巡守諸侯辟舍納筦鍼搔冠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接鄭伯蓋行是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詁】說文掖以手持人臂投地也接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釋文堯許慎作以手持人臂曰掖無投地二字今本說文有之今考掖無投地之義惟此傳掖以赴外可從此訓疑說文本因春秋傳此文爲訓也詩衛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穀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帥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實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詁服虔云：阪泉地名。史記集解。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遇大有三三之噬。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噬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詁服虔云：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詁京相璠曰：隰城，在懷縣西南。水注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醕。釋文及石經鑒作享。宋本亦同。今从之。命之宥，作侑。詁接宥與右同。說文及字書有助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爲侑。侑，勸戶食而拜，是右亦有勸意。杜蒼本此下二十八年傳，卽作侑。知右宥侑古字皆通也。請隧，弗許。詁說文隧，兩阜之間也。賈逵周語注：閼地通路曰隧。杜氏曰：王章也。詁周官冢人以度爲丘隄。鄭元注：隧，葬道也。正義云：天子有隧道，諸侯以下有葬道。隧道則上有貢土，葬道則無貢土。按：隧則闊地通路，惟天子始克爲之。故云王章者，葬卽不過築墓道，使通間隙，何以知之？鄭注考工記玉人云：葬猶延也。爾雅延也。郭璞注以爲間隙，是矣。葬道亦可容人。史記衛世家：共伯入葬侯，葬自殺。可知諸侯有葬道矣。蓋隧道寬，葬道窄，一有貢土，一無貢土。鄭注訓隧，誤道爲一，似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詁周書芮良夫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固有代德。」按：

代德二字始見此。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檮諸刊本从手旁誤。**詁**鄭國志河內郡輒有原
鄉修武故南陽有陽樊攢茅田晉於是始啓南陽。**詁**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
以南至軼爲南陽。杜本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鄀。**詁**接鄀在秦楚界上與晉地鄰屬且晉文方啓南陽
圍樊圍原何暇會秦遠伐小國傳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爲衍文杜注云不復言晉秦爲吳主此亦
曲爲之解。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詁**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析故
楚白羽邑。杜本說文濱水曲高誇淮南王書注濱曲深處也。杜注入而係興人以圍商密曷而傳焉宵
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此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諸本皆誤作因今从石經改正申
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
不降命去之。**詁**戰文譏軍中反間也。杜本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邊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漆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詁**後漢書宣者傳曰其能者則勃鞮管蘇有功于楚晉注云勃鞮卽寺人坡一名勃鞮字伯楚李善文選注以
勃鞮爲羅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藍从劉炫規過。**詁**高誇淮南王書注徑行也。杜本韓非子

曰翼鄭擊晉殲而從，餕而弗食，散使處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詁】**外傳作食乙喜以青沐犒服皮云以師枯槁故餕之飲鷩勞苦謂之勞也。水經說文無犒字惠棟云謹按禮記犒非古字古文作薦或作犒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有勞餕之語爾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餕之注云故齊犒爲薦鄭司農云薦當爲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薦或作槁與服子愾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犒前也从金高別作餕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爲之接說文餕溫器也以犒爲膳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詁】**高誘淮南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佞之子名齊字禽家有大柳樹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作許慎注後卽驥古字同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詁】**服虔云晉宮室皆發撤檻椽在如磬磬孔鳬曰無磬但有桷無覆本疏按韋昭國語注卽用服義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詁】**爾雅職主也杜本按吾友武進士億云師當作史聲之譏也杜注非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詁爾推率爾也。杜本此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石經用下增是字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嬖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論作詁。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擊之後，夔在巫山之陽歸歸。史記集解：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擊有疾，鬼神弗赦而自寘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詁周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烈立。卒，長子撣有疾，少子熊延立。史記索隱按：熊延卽楚之先也。故嬖子以爲失楚。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嬖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緒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正義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蕡許續既不守例爲斷，又不能盡通諸以，惟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學子以王猛居于烏，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書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本疏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禮也。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非接淳化本。已下皆作責無禮，今从釋文石經刪定。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鬻，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詁接說文，聯字云：軍法以矢貫耳也。从耳从矢。

司馬法曰：小罪疾，中罪則大罪，則正義所解，非是。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尚幼。**【詁】**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孫叔敖，楚大夫，薳，賈伯盈子。今考下傳作伯羸，薳，蓋古字通，廣雅幼少也。杜本又此按賈，食邑于薳，故以爲氏。傳上云：治兵于薳。杜注：薳，楚地，是也。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詁】**王肅云：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史記集解杜本此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頃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詁】**古本作數納以言，明庶以功，數作賦，庶作試。師櫛不同，古字改易耳。杜本馬融尚書注：庸，功也。本疏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詁】**賈逵云：欒枝，欒賓之孫，韋昭國語注：欒，共子之子。同上杜荀林父御戎。**【詁】**世本晉大夫，逝，生桓伯，林父，魏犨爲右。**【詁】**按說文有犨字，無犨字，張有復古編云：俗作犨，非五經文字，反云作犨，訛非矣。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詁服虔云。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集解水經注。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謂之石濟。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還

自南河濟。即此。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詁服虔云。背

臣。白季也。同上杜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

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詁服虔云。襄牛。衛地也。同上杜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詁接上晉公子買下。晉子叢則子叢自係買之字。正義以爲或字相近而譯非也。說

文說。說釋也。謂楚人同上杜字今从岳本。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誤字或作誦。杜本鄭玄周禮注。與衆也。此師遷焉。曹人兇懼。詁說文。兇懼恐

也。春秋傳曰。曹人兇懼。按荀子天論篇。君子不爲小人徇徇也。輶行。楊倞注曰。徇徇喧譎之聲。爲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

狀。詁接外傳云。文公誅觀狀。獻狀。觀狀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驥頗頡怒曰。勞

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詁說文。爇燒也。春秋傳曰。爇僖負羈。魏驥傷於匈。詁說文。匈脣也。

从匚凶聲。又作罔。復古編云。俗作胸。智非。接唐石經昭二十七年傳。敍交于質。初刻正作甸字。今據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驥束匈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詁】惠棟云。劉炫規遇以傷爲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皆是以傷爲寧。亦有理。距蹠三百。曲蹠三百。【詁】廣雅。蹠蹠皆蹠也。按杜注。百猶勸也。無此義訓。今考百追古字通。廣雅。追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蹠三尺。法天地人。再蹠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耳。乃舍之。殺顚頽以徇于師。【詁】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顚頽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顚頽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顚頽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作班。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詁】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今考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卽娶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又及十二年。則襄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

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况昭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卽能得士，非卽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豎而妾，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詁接云：天假之年，益可知文公此時年齒，必非壯盛。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詁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薦賈譏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上同按釋文引韓詩：執服也。此同執義亦同。杜注：「非也。」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唐石經初刻師从定。【詁】賈逵云：楚大夫同上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詁】韋昭國語注：攜離也。杜本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嗣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詁】孫炎爾雅注：食言之鴟也。書疏下年等，以亢其辭。【詁】廣雅：亢，當也。杜本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懇
次于城濮。楚師背鄙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畝。畝。說文。母草盛上出也。徐鉉等按左傳原田。埠。埠今別作葬。非廣雅。牒牒。肥也。牒通作每。按每每亦當謂田之肥美。杜注似采說文。而以爲喻。齊軍之美盛。則失之。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禡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脣。詁。取皮云。如俗語相罵云。嗟汝膾。本疏。杜說文。塗頭膾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考工記。工人鑿于剗。剗同疎。匕字在右耳。俗作膾。非。鴟衝下簷篇云。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鹽其脣。占曰。凶。晉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鹽君之膾者柔之也。按或以伏字絕句者非。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詁。鄭玄禮記注。寓目也。杜本。此。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末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詁朝將見。晉車七百乘。軸輶鞅靽。詁。說文。鞚。著。按韻也。軸。引軸也。靽。頸粗也。廣雅。馬靽謂之靽。說文。紳馬繁也。釋文。靽一云繁也。毛傳。繁。紳也。紳。字同。接陸德明引說文云。軸。軸也。靽。頸皮也。皆與今本說文小異。惡棟云。韁。古文以爲韁。故傳作韁。从古文者。晉侯登有幸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轸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外傳作衡難【詁】郭國志河南郡卷有垣雍城道元云史記所記棘獻秦垣雍是也杜本作王宮于踐土【詁】服虔云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集解鄉役之三月【詁】說文是不久也春秋傳曰是役之三月按今堯作鄉杜注猶屬也義並通釋文云鄉亦作是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驅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詁】服虔云駕介駕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廣雅傳相也杜取此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詁】賈逵云周大夫同上內史叔興父春秋傳作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詁】鄭司農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同上賜之大輶之服戎輶之服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詁】賈逵云大輶金輶形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同上服虔云矢千則弓十詩草昭國語注及宣經疏引左傳並作旅弓十旅矢千按石經旅弓弓字下旁增十字旅字當是別本有之後人據以增入然考服注云云則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今仍從舊本不敢據增粗鬯一百虎贲三百人【詁】賈逵云稱

黑裘黑帶酒也。所以降時尚器名諸侯賜圭璧然後爲鬯。天子卒曰虎賁。史記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詁孔安國書傳。通遠也。杜本衛彈碑云糾剔王慝。惠棟曰按魯攻狄役東南鄭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通與狄同。古文作過。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訓爲治。此傳當從古文作過。訓爲治。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詁賈逵云稽首至地上。孔安國書傳。丕大也。休美也。杜取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詁服虔云王庭踐土也。同上杜取此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詁韋昭國語注獎成也。虞翻易注。漪變也。爾雅釋詁也。杜本俾隊其師無克祚國。詁詩毛傳。俾使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職職也。爾雅克能也。杜本及而玄孫。諸刊本而誤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詁釋文。弁本又作珩。說文。璫美玉也。春秋傳曰。璠弁玉纓。按說文璠美玉也。璫赤玉也。毛傳云。璫玉之美者則璫亦玉之號名。故左傳亦轉作璫。張衡集引作璠弁玉纓。與說文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冕以璠玉作之。纓馬鞅以玉飾之。服虔云。謂馬飾。疏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麌。詁地理志梁國睢陽置諸澤在東北青州藏。接禹貢作孟渚。正義曰。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孟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詩毛傳水草交謂之麌。杜本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桀黃諫弗聽。桀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璫玉乎。是

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

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

【詁】姓纂其先食采於元因氏焉今元城是也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詁】疑法克毅栗政曰夷又安心好靜曰夷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水經注作苑濮

【詁】京相璠曰衛地也水經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渠水首受澠東北至都閼入羊里水道元云濮渠

御有濮城或亦謂之宛濮亭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詁】韋昭國語注裏中

也社本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詁】高誘淮南王書注牧圉養

馬者杜本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

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群守

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歎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諸刊本君誤作公今改正喜捉髮走出【詁】說文

捉髮也一曰擢也廣雅捉持也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

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詁】爾雅繼旄曰旃周禮通帛爲旃杜本祁瞞

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愬

以入于晉。〔詁〕按釋文曰：旅凱，劉達吳都賦注引此正作旅凱。今石經及諸刊本並作愬。蓋一本作愬也。周禮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鄭注引傳振旅愬以入于晉。正義：愬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愬是也。夏官愬樂獻于社。鄭司農引春秋傳曰：振旅愬以入于晉。是作愬相承已久。今仍之。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詁〕按廣韻，箴字注引風俗通曰：有衛大夫箴莊子。今考宣四年，鍼尹克黃定四年，鍼尹因。是鍼鍼古字通。文選李善注，箴古針字。士榮爲大夫。〔引作大理〕〔詁〕鄭衆云：士謂主斷刑之官。周禮注：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籧焉。〔詁〕爾雅：橐，藏也。說文：方言，橐，藏也。杜本：按橐，紙可置食物。杜增一字曰衣橐，恐非。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圖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獨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若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詁】服虔云：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史記集解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詁】史記作九毅將右行。按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詁】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陳邑。索隱云：呂平鄉號杜本。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士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張衡列子注引傳云：是生四子，壺爲犧矣。鄭司農周禮注又引作是生三犧，皆用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詁】賈逵云：音八律之音，禦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參明是術故免葬使掌族虞周失其道，又官在四夷，問禮疏。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侵齊，晉侯使醫衍、翫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釁，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毅。【詁】爾雅：雙玉曰珏，說文：二玉相合爲一珏，珏或从𠂔。杜本：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歐治厔治厔。【詁】說文：歐讀若車輪。古今字詁曰：厔古勤字也。俗本誤作廩。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歐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厔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

【詁】按函陵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十三里，東北汜水甚近。戲王子及丙辰，余出使兩過其地，較長如土。

嘗且旋轉風曲。若行轡函中。與闢鄉函谷關無異。益信古人命名之謐也。秦軍氾南。【詁】水經注。洧水下七里。澆水又南。歷澆城西。鄭大夫燭之武之邑也。按此以邑名爲氏。然春秋時氏燭者實不止一人。齊景公時有燭雄。見武侯。吳有燭廬。晉有燭過。見子華子。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缒而出。【詁】廣雅。縛索也。餘見襄十九年傳。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諸刊本誤俗。今从石經宋本改正。【詁】廣雅。陪益也。杜本。按新序引傳。亦作陪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史記作東道交。行李之往來。【詁】賈逵云。理更也。小行人也。本。按今本作季。古字同。杜此注及襄八年昭十三年注。並取賈說。其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詁】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按焦城在今陝州南。瑕城在今閿鄉縣西。酈道元云。陝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詁】廣雅。肆伸也。申與仲同。杜本。不闢秦焉取之。石經作不關秦焉取之。後人旁增將字。孔疏據傳文。作不闢。秦焉取之。正義并引沈文何云。不闢秦焉取之。後人家更何處。取之則古文無此二字可知。今从石經孔疏及宋本刪定。闢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

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詁】服虔云公子蘭歸文公賤妾燕姞之子穆公婦逐羣公子故奔晉也御覽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詁】服虔云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上許之使待命于東【詁】服虔云待命于鄭東也同上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詁】服虔云昌歎昌本之蓮周禮韓非子經篇文王嗜昌蒲菹杜本按說文獻字注云歎歎也从久亂聲玉篇歎子合才六二切嘆歎也亦作歎又俎敢切萬蒲菹也蓋本作軟傳寫鷄作歎耳故相文亦作在感反正義云昌蒲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白黑形鱗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詁】服虔云翹形同上鄭司農云榮鱗以爲虎形周禮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詁】賈服韻先聘晉後聘周本疏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詁】章昭國語注重魯地館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博于濟盡曹地也【詁】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按春秋莊十八年公追祓于濟西服氏注云濟西曹地京相璠云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晉與曹當以濟爲界此云東博于濟是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詁】馬融易注。享祭也。杜本。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詁】詩毛傳。歆。饗也。杜本。杞鄙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泄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春。楚鬪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詁】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舟从賓。賓亦聲。出絳。柩有聲如牛。【詁】廣雅。柩。轎也。杜本。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自後過前曰軼。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詁】高士傳作杞子。蓋字近而誤。接史記鄭世家。貢鄭者。乃鄭司城子。賀與此傳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詁】鄭玄禮記注。管。鍛也。按杜注云。鑄也。義亦同。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詁】史記秦本紀。曰。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史記傳。蹇叔語皆作二老。曰。公毅。告作百里子。蹇叔子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詁】呂覽先識篇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注。申。自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史記曰。使百里奚子孟明。蹇叔子西乞術。自乙丙。將。南史亦云。孟明百里奚子。下傳亦卽明云。百里孟明視。使出師於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詁接呂覽以孟明視爲蹇叔子今蹇叔哭孟子之後始云其子與師哭而送之且稱爲孟子明視非蹇叔子可知史記以蹇叔子爲西乞白乙正義非之今考三帥同出蹇叔先哭孟子不及二人次乃云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則西乞白乙或卽爲蹇叔子以其爲子故哭有次第又改而稱爾文法甚明至變文言蹇叔之子乃行文互見之法正義譏之非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三體石經作者詁接正義言上壽中壽下壽年歲亦非考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又莊子盜跖篇中壽八十呂覽安死篇中壽不過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此云中壽亦當在八十以下六十以上也爾墓之木拱矣詁爾雅兩手持爲拱杜本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詁郡國志宏農郡履池有二崤新安潤水出接高鵠淮南王書注及廣韻引傳並作郿後漢書龐參傳作郿釋文殽本又作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詁史記夏本紀孔甲崩子帝皋立竹書紀年作帝吳沈約注吳一作皋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詁爾雅大阜曰陵杜本按呂覽先畿篇作南岸北岸義亦同詩所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詁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棄甲東兵而但免胄本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接鄭元寶服小記引傳脫作脫脫

字通古【詁】章昭國語注說：備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詁】吾覽作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遽使奚施歸告。淮南王書奚施作晝他，遇之以乘章。先生十二轄師。【詁】接古無轄字。張揖廣雅始有之。蓋從此傳生義，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詁】方音誠厚也。爾雅淹，久也。杜本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詁】爾雅速傳也。杜本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詁】說文秣，食馬穀也。按今本殊誤，作就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奉竭矣。【詁】章昭國語注，資，贏也。按杜注，資糧也。義亦同。服虔云：腫曰餼，饑曰疏。又云死曰餼，饑曰疏。禮記鄭司農云：秦牲可奉而行者，問禮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呂覽淮南水經注初學記並作具圃圃後註爲圃今訂正【詁】穆天子傳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地理志河南郡中平圃田澤，在西豫州縣。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淮南墳形訓：秦之楊紓，高誘注：楊紓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接爾雅十載秦有陽陵郭璞注：又云在扶風汧縣。今考地理志扶風郡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以地形按之，是周之魚穀，即秦之楊紓。前後異名耳。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初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墳形訓載止有九，無周之魚穀，明魚護卽楊紓也。周禮雍州澤載曰弦蒲，亦卽此楊紓，音並同。吾子取其麋鹿以聞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註】按先軫傳二十八年傳及此傳皆別云原軫當保食采于原故云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是矣至先且居則稱霍伯晉亦以采地名鄒國志河東永安縣有霍大山水經注山側有霍城是也然韋昭國語注又云先且居先移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則先且居前又食采蒲城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大率晉大夫皆以采地爲氏除趙韓魏之外如呂郤荀欒晉侯狐輔越范邢邢屏樓楊鄭賈杜陽白隨苗溫冀知閻瑕疇銅鞮祁鄆等並是秦遠塞叔而以負勤民天奉我也【註】高誘淮南王書注奉助也杜義亦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註】賈逵云墨變凶史記集解梁宏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史記作穀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註】服虔云非禮也同上晉於是始墨文羸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註】廣雅墮卒也爾雅墮要也杜本亡無日矣不顧而唾【註】說文唾口液也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疊臣疊鼓。**詁**賈
通曰：穀而以血塗鼓謂之疊鼓。詩疏廣雅。累拘也。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遠塞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文選注引作不

廢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詁**馬融書傳。眚過也。杜本

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

詁京相璠土地名冀城。在陽邑南水北。卽陽邑縣故城。水經注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

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詁**京相璠曰：今河東

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同上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詁**馬融易注。耨鉢也。易釋說文。饁。孫

炎爾雅注。饁野之餽也。韋昭國語注。同杜皆本此。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

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

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之貳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詁**說文。祇敬也。杜本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詁**惠棟曰：昭廿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篤。俄空焉。优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生雙。今酒誥

無此文。故漢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絆。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孔以爲引

其意而言之非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經音外僕髡屯禽之以獻。【詁】崔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也。文夫人斂而葬之鄖城之下。【詁】服虔云：鄖城故鄭國之墟。詩疏：杜取此。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詁】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水右則滍水左入焉。接地理志：南陽郡晉陽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杜本師古曰：滍音時，又音熑，滍汎同音，即汎水也。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詁】詩毛傳：紓，緩也。杜本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

【詁】爾雅：宣，緩也。高誘注：戰國策亦同。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詁】按劉敞云：杜讀緩以上爲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今从劉氏讀，又釋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當連下讀爲是，非禮也。【詁】賈氏以爲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葬終則小廢，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

主陸運子。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繼。傳故上係此文于僖公篇。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禱於廟。【詁】服虔云。特祀於主。謂在廟。烝嘗禱於廟者。三年喪畢。遭蒸嘗。則行祭。告於廟焉。

記禮

卷九

傳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

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漢書志引作辟。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邾音餘。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漢書志引作辟。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从石經宋本改錫作賜。

【詁】按廟炎武以石經爲非誤。經傳文往往不盡同。如五年經。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傳作來含。是也。又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左氏作賜。正以釋經。今據改。

叔孫得臣

如周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

使孔達侵鄭伐絳。

及匡。【詁】鄭道元云。扶溝縣匡

亭在郾城鄉春秋孔達侵鄭伐絳暨及匡即此邑也。

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

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皆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

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詁鄭玄禮記注。齒年也。社本此而又多愛。豔乃亂也。楚國之舉。**詁**賈逵云。舉立也。杜自此解。恆在少

者。且是人也。謹目而豺聲。忍人也。**詁**釋文。讎本又作讎。服虔云。言忍爲不義。同上。杜自此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詁**賈逵云。職。商臣庶弟。同上。杜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華而勿敬也。按史記作嬖王之寵姬而弗敬也。案隱云。姬當作嬖。從之。江華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殺女而立職也。**詁**按韓非子作廢女而立職。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尤。唐劉知幾史通音譜

篇亦引作廢女。況既作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乎。一詁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詁**服

虔云。若立職子能事之。同上。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詁**服虔云。謂弑君。同上。杜自此按高誘戰

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所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惠氏說亦同。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詁**韓

非子內儲篇。于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詁**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釋

獸。其足蹠。鄭玄周禮注。蹠掌也。孟子熊掌我所欲也。按服虔注。熊蹯見宣公二年傳下。弗聽。丁未。王絀。

詁史記成王自絀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伯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詁**鄭玄禮記注。蹠。猶履也。社本要

結外援文選注引，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殲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詁詩毛傳，隧道也。釋文同。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殲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殲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詁鄭司農云：志，謂記也。周禮注：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詁按：二語今見汲冢周書、大匡解云。勇敢害上，則不登于明堂。五經異誦布政之堂，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南齊書：穎容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藝文類聚引：又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舊唐書引：又云：凡有七名。文苑英華：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藝祖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本。唐虞云：明堂，祖廟通典，杜取此。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爲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庶遄沮。詁雷雅適疾也。周毛

傳祖正也。杜本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詁】鄭元儀禮注：厭，伏也。按杜注：厭，猶撫也。今考漢書集注：辛慶忌傳：厭，抑也。與杜注相近，然究不若鄭義爲長。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陋。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詁】惠棟曰：古文左氏說云：大廟，周公之廟，要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云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主于閔公上，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鄭司農問禮注引作宗人。【詁】禮記云：夏父弗叢接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易鶴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曹詩：候人被已之子之已。作其蕙棟云：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作其古。叢字期字皆省作其，與叢同音。今按家語亦作叢。古今人妻作不忌，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詁】服虔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本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窩。【詁】服虔注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窩。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

歸娶也。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頤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詁廣雅或差也杜本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詁家語云置六闕王肅曰六闕闕名晉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惠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義爲是苦爲快臭爲香咸爲去郭璞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闕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顓用孔贊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今考莊子徐無鬼篇于是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古多調廢爲置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家語作瑟縱遊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昏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轄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詁賈頤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疏按賈義本公羊傳國曰潰邑曰叛文正義糾之非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作及鄗正晉人不出按上年傳趙成子曰將必辟之故今用其舊不出師遂自茅津濟詁史記秦本紀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曰戎號

也。鄒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華津。杜注同封殺尸而還。水經注引此同。石經無舉人之周也。詁服虔曰：周備也。上同按一切經音義稱賈逵謂注亦云：周備也。杜注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詁厥孫謀以燕翼子。詁爾雅疏：遠也。詩毛傳：燕安也。韻昭國語注：翼威也。杜本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詁爾雅尤信也。杜本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詁說文：祁鄭邑。服虔云：秦所築城也。杜注此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詁正義偏檢

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接石經及諸刻本皆有此二字今姑仍之惟彼二國其政不變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詁】說文對習也篆文作辨按詩子甯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舞之嗣與辨聲近義同韓詩嗣作詁周禮辨儀爲位鄭注云辨習也故春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說肆爲肆義爲儀若今時肆司徒府是也賈逵國語注亦同杜注本鄭注義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詁】說文釋怒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按今本作愾非說文愾太息也杜注愾恨怒也當从說文轉訓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石經弓下旁增十字御覽同今从宋本以覺報宴【詁】蒸穀云覺讀爲較何邵公云古者諸侯有較德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覘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詁】詩毛傳覘賜也戾罪也薛棕西京賦注干犯也此杜注本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都叛楚卽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蠻滅蓼諸刊本脫公字今增入【詁】地理志六安國蓼故國蓼陶後爲楚所滅杜本此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漢書作咎繇孫不祀忽諾【詁】服虔云諸辨詩德之不建水經注民之無援襄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詁】賈逵孔晁皆以甯羸爲

掌逆旅之大夫。本疏杜韋昭謂語注謂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社本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按漸尙書作潛史記及劉寬碑並作漸谷水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諱曰沈漸諱曰潛。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詁】賈逵曰樂貞子樂枝也霍伯先且居也史記集解白季皆卒

【詁】接白季晉臣也自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白城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白季邑在縣西北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詁】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冀鄒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本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詁】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郡國志河東郡臨汾有董亭杜同按郡國志董澤在

聞喜邑東亭自屬兩地劉昭注兩處皆引此傳趙本杜鄭二說然非也今考董澤當以涑水所經者爲是杜注反舍此而從彼失之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詁】接處父董晉爲趙衰屬大夫說苑師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告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識成八年傳韓厥曾子晉侯曰成季之勤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懷矣杜注卽云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詁】蘇法聖善周聞曰宣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諸罰本譏董逋逃由質要【詁】第元

周禮注典常也。孔安國書傳董督也。詩毛傳由用也。社本治舊澆。又作汗。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詁】按賈佗與賈季是屬兩人。章昭國語注。夏佗卽賈季。恐非。使行諸督國以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詁】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詩疏杜。按詩黃鳥云。子車奄息。正義曰。左傳作子與。與車字異。義同。今傳仍作車。當是轉寫之誤。孔氏所據乃古本也。史記秦本紀亦作子與氏。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詁】服虔云。殺人以葬。棄其左右曰殉。上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詁】史記蒙恬列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距百里矣。而非其葬也。故立號曰繆。王充論衡儒家之徒。蓋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請道。纏子稱墨家有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蓋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穆晉文。皆之夫。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體美於經。公云云。按此則穆當說曰。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死而棄民。先王遠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詁】廣雅風聲也。文選注引。分之采物。著之語言。【詁】廣雅詁。善也。杜本爲之律度。【詁】服虔曰。堯氏爲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于律。本陳之藝術。六經正誤引。【詁】文淵漢書注。所射準的爲藝。詩毛傳。

極中也。杜本引之表儀。【詁】廣雅引道也。杜本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詁】又選注引。昔顏蕡委任也。杜本道之禮則諸刊本禮上有以字是後人妄如今據石經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詁】詩毛傳卽就也。杜本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詁】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又好祭鬼怪曰羣又亂而不損曰羣晉人以難故。【詁】服虔云晉國數有患難史記集解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君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詁】服虔作紓紓緩也本說文同案杜注抒除也是鹽文生翻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詁】服虔云辰羸猶羸也二君憲公文公史記集解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詁】服虔云班次也同上其子何震之有。【詁】服虔云震威也同上杜取此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詁】接雍杜祁子史記以爲秦出誤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詁】鄭元儀禮注亞次也杜本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庶士會如奏。【詁】世本范氏晉大夫驩叔之子士蔣之後爲生成伯鞅號生武子會會生文子變

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惠棟云。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至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御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關叔達。避奔于晉。生子夷。卽士驚也。士驚生士數。士數。歎生會。食采于范。是爲范武子。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竑曰。士數。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據按古土字皆作士。見牧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晉土墳而萌浴。士孚高誘曰。士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焦氏以爲傳誤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云。世本云。相土作桑馬。荀卿子曰。杜作桑馬。楊倞接世本。相土作桑馬。毛詩自土徂塗。齊詩作自杜。又云。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今按晉語。晉祁曰。關叔子遼周難于晉。生子夷爲理。章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云。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又似以官爲氏。存考。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邵【註】按劉昭鄆國志注。遺釋下引此傳文。賈季逆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鄆。據此則今左傳本脫鄆字。襄二十三年傳。戍鄆。劉昭垣熙下注。復引博物志云。縣東九十里有鄆。鄆之阨。皆遼晉。鄆則係晉之一邑可知。傳既脫鄆字。而杜注遂泛言鄆晉地。可云近而不察矣。今據補。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註】姓墓。晉大夫。續鞠居食采于續。又姓續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

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詁取文帑金幣所藏字書帑从子經傳妻帑亦从巾杜注帑妻子也蓋本章昭國語注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詁用雅敵當也史記衛世家注引服虔同此杜本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諸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作生民之本鄭元周禮注引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真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驥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詁高鵠淮南王書注縱放也杜本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詁服虔云康公秦穆公之子魯晉出也覽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

【詁】服虔云。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同上乃多與之徒衛。【詁】服虔云。衛從吳也。同上穆風。【詁】服虔云。襄公夫人同上杜。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詁】服虔云。寘也。同上此太子。史記集解御覽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詁】服虔云。如子善爲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之賜。賜猶惠。同上。不才。吾惟子之怨。【詁】服虔云。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怨其教不至也。同上王肅云。怨其教導不至。集解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詁】服虔云。君沒未久。其音聲氣尚在耳。御覽。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忠穆羸且畏惄。【詁】服虔云。昔諸大夫忠穆羸以君顧命之言責已也。畏惄。道無置太子。一云畏他公子相逼迫也。同上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禦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謀善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詁】按漢書韓信傳。亭長妻夙炊。鄰食張晏注云。未起而林舉中食。杜注取此。晉友王給事念孫廣雅疏證又云。專厚也。專食者。厚食也。不得云。林舉中食。今知不然者。此傳下云潛師夜起。則夜食可知。成十六年。林舉申禱。其時楚軍亦曰雞鳴而起。襄二十六年。秣馬蓐食下。亦有楚軍宵潰之文。是張晏云林舉中食。而杜從之。不爲無據。且舉字當从本訓。說文。舉。陳草復生也。人所藉薦。舉。取其豐厚。亦如草。

之復生，故名爲華耳。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列首。詁水經注引開闢云：令狐卽猗氏。列首在西三十里。顧炎武云：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卽列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列字作列，玉篇列曰：瓜切。秦地在河東對列首。乙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釋文本又作僚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幣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澆盟且爲仲逆及鄖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詁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以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尚書作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詁賈逵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易疏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詁服虔云解揚晉大夫史記集解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墳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詁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案杜注既晉申鄭地則服虔云致之于鄭方得事實寧有以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處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衛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詁薛綜東京賦注珍貴也杜本此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搢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詁高誘淮南王書注效致也杜本此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詁東觀漢記其先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廟得田于革陰故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危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糲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壘丘詁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壘丘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壘丘是也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戎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放氏之宗倣其先君神勿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詁地理志左鴻臚夏陽故少梁杜本此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詁地理志左鴻臚師古曰左傳所云取北徵謂此案史記晉世家作秦亦取晉之徵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詁地理志宏農郡商杜本此沿漢沂江將入鄆王在渚宮詁爾雅小洲曰渚杜本按鄭元禮記桂渚作階隨諸古字同狀文如渚者階丘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

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鬪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詁】謚法：敏以敬慎曰頃。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詁】地理志：梁國睢陽禹貢置諸澤在東。杜本。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詁】地理志：汝南郡期思。杜本。子朱及文之無侵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釋文本作乘

【詁】鄭元禮記注：金燧可取火于日。此杜本。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詁】廣雅：撫擊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公羊案：鄭箇謹猶慎也。罔無也。杜本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作固。【詁】案字亦作麋。麇聲字近音同。惠士奇引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麇在當陽境也。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列傳本並誤作錫。今从兩漢志及岳本改作錫。【詁】案：防即漢中郡之房陵，房即本一字。防諸蓋房陵縣之渚也。錫即漢中郡之錫，郡國志：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是也。應劭漢書注：錫音陽。陸德明云：或作錫，星歷反。非。閼羅十三州志：防陵即春秋防渚也。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詁】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襄公亦同服義。本疏。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

侵齊【詁】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春秋傳曰：鄭瞞侵齊。案此則鄭爲國號瞞或其君之稱。如晉稱秦之類。服杜注並云：鄭瞞，狄國名，疑非也。遂伐我。【詁】服虔云：伐我不善，歸之。本疏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詁】服虔云：魯大夫也。集解駁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釋文本又作喬。富父終甥春其喉。【詁】服虔云：春猶衝。同上。杜案說文無脩字。史記作春。鄭元說記注：待其從容云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合以服注是古本皆作春。今从改正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詁】賈逵云：子駒，魯郭門名。本此。杜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命宣伯。【詁】服虔云：宣伯，叔孫得臣子爵如也。得臣復爵如，以名其子，使後世識其功。同上。杜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詁】服虔云：武公周平王時，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狄國名。同上。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彌班。非今改正。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詁】張華博物志云：陳留封丘有狄溝，春秋之長丘也。獲長狄綠斯。【詁】賈逵云：爵如之祖。同上。杜服虔云：不言所埋，標其身首同處于戰地可知。本疏：皇父之二子死焉。【詁】賈逵云：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狄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綠斯？服虔云：殺綠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彌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實。君爲近之。本案彌班獨見賞，或殺綠斯者卽彌班也。故以門

為耏門所以旌其功亦可備一說又服杜皆取賈義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路作焚如作棼如齊襄公之二年【詁】案史記晉世家引此傳文作齊襄公之二年又齊世家襄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于齊襄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
三歲皮文並同考齊襄公二年卽晉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以襄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既長且壽之說失之不考也鄭瞞伐齊王子成父【詁】賈逵云齊大夫史記集解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詁】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水經注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詁】服虔云獲與簡如同時同上鄭瞞由是遂亡鄭大子朱孺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詁】服虔云自安猶處也夫鍾邑名徇服虔作循曰循順也御覽杜自此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十二年春鄭伯卒鄭人立君【詁】服虔云立君改立君不用大子也同大子以夫鍾與鄭邦來奔【詁】服虔云鄭都亦邑名也一曰鄭邦之家寶圭大子及身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鄭伯卒而更立君大子以其國寶來奔也同惠士奇云然則鄭不當从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鄭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詁】顧炎武云啖叔佐曰左氏事蹟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于此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晉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葬舒叛楚【詁】世本偃姓舒唐舒蓼舒越舒龍舒

鮑叔謀，鄒國志。廬江縣有舒及龍舒侯國。杜本此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

亦杜本

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詁服虔云：晉地也。史記集解：圖經。羈馬城，在今鄧陽縣東。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骈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詁服虔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驟突晉軍。周禮惠棟曰：詩云：「是伐是肆。」鄭箋云：肆，犯突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秦伯以璧斬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

曰：「吾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

詁荀叔度也。本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整也。」詁說文：怒，間也。譏，敬也。一日說也。

一曰且也。春秋傳曰：兩君之士皆未憇。案今本間誤同。且誤甘。从玉箋廣韻校改。襄十六年吳天不憇。杜注：憇，且也。正用說文此注。憇，缺也。未知何據。余案此憇當與問同義。故脫死載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息問義並通。又釋文云：膝，爾雅頤也。強也。且也。韓詩曰：憇，闊也。昭二十八年傳：憇使晉君聞勝與敵之死也。以爲快。此慇字亦當訓且。杜注：慇，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顧。亦失語意。又案方言廣雅經音說文句目搖也。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薄，道也。杜本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乘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詁】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劉昭注：秦侵晉及瑕。卽此案。此陝州西南之瑕。昭注以爲解縣之瑕。非也。因爲秦所侵。故明年春。卽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耳。桃林及瑕。皆屬漢宏農縣城。城諸及鄆。晉書時也。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詁】郡國志：宏農郡。宏農有桃丘聚。故桃林。杜同此。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勸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詁】服虔云：謂能成禮。且又知恥。言不可汗辱。本疏：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史記秦本紀作魏難餘。音同。【詁】服虔云：晉之魏邑大夫。史記集解：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詁】秦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章昭國語音同。

注妻子曰：帑，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鑿。觀下傳士會云：妻子爲戮，而秦伯卽答云：所不歸爾帑，是帑兼妻子之一體。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詁】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白氏六帖引舊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詁】韓非說難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于晉，而爲戮于秦也，元何罪？注云：後秦竟以曹譏之，案非之說必非無據，或卽出秦史也。旣濟魏人謫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詁】後漢書賈逵傳。逵上疏云：五經告無圖譏。證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案范蔚宗後漢書賈逵傳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儒因并騷傳文此語，爲賈氏所增益。今考左傳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士匄之語，叔孫棄壘之對，獻子其言，范氏爲陶唐氏之後，劉累之裔，固已甚明，不必藉此語爲之佐證也。則騷賈氏增益傳文者，蓋習而不察耳。惠棟曰：處者爲留。謂留于秦者，遂以爲氏。漢人因改留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此語或尚得事實，然惠氏每喜引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證經，猶所不取。邾文公卜遷于繹。【詁】地理志：晉國驕嶧山在北，臨勃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案繹嶧字同，京相璠曰：「山在鄆縣北，邾邑之所依爲名也。」水經注：杜本此。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

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晉，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賦，載馳之四章。【詁】服虔云：載馳五章，溫鄙風。許穆夫人聞衛滅，戴公失國，欲聽歸而唁之，故作以自痛，而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喜，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閔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詁】宣三年，服虔注：驟，數也。杜本此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當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當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不可使多薆憾。」釋文：著本又作畜，憾本又作作。將免我乎？爾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續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詁】王逃楚辭章句。叔孫倍也。而使尹氏與聘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詁】郿國志。南鄆中廬侯國。襄陽舊傳。故廬戎也。杜同此。及叔麇誘之。遂殺鬪克及公子燮。初。鬪克囚于秦。秦有穀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詁】晉友孔檢討廣雅云。桓公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詁】服虔曰。華耦爲稱。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晉人不知其非。反釋

費之。其意以爲費者，魯人責之。非君子貴之也。本疏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矯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寢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其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詁】服虔云：史佚，周成王太史。禮記疏：兄弟致美，教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驛。釋文：驛又作駕【詁】服虔云：晉國中小寇，非異國攻伐，故不書也。本疏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責之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詁高誘呂覽注：怠，懈也。杜本高誘呂覽注：怠，懈也。杜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

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邦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詁】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城也。【御覽】鄖陽圖經：阜山在房縣南一百五十里。左傳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是也。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詁】說文：鄖，南夷都國志：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杜同：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詁】通鑑注引顧容釋例曰：麇，當陽也。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篇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爾雅南至于濮鉛，聚于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詁】案蜀志張飛傳：曹公追先生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坂，今長坂在當陽南，北去江陵城百五十里，地形高險，或卽楚人所欲遷也。荊州記亦云：當陽縣東有櫟林，異藪，蓋寶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百百濮乃罷自廬以往【詁】案此廬當卽南鄆中廬振麋同食次于句澨使廬麋黎侵庸及庸方城【詁】圖經竹山縣古庸國方城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庸人逐之囚子揚窩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詁】史記楚世家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立是謂楚武王索隱曰古本妙作舜音慎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古今人表作益王符潛失論亦作益冒案杜注與史記異所以服陘陽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詁】孔安國書傳軍走曰北杜本惟裨蠻魚人宵逐之【詁】鄭國志巴郡魚復古庸國劉昭注文十六年魚人逐楚師是也案庸國庸字當作魚水經注江水下魚復故魚國也杜同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詁】原凌云牒部也杜取子越自石谿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鮑【詁】史記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本無革字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詁】說文貸施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給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黠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詁】服虔云襄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越不肯也史記集解乃助之施夫人今改正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囚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

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驩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乘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詁】詩毛傳姑且也。紓綴也。杜本此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便行。
【詁】廣雅行去也。杜本此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師禮記疏引此。師甸作甸師。攻而殺之。杜本此。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意諸爲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敵邑，以行敵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
【詁】楊雄太元經，誠日書也。杜本此。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荀陳事。
【詁】賈逵云：荀，赦也。本疏：賈服皆云：荀，赦也。本疏：韋昭國語注：歲，猶赦也。案晉以後諸本皆

作𦨇。籀檢字書並無𦨇字。方言廣雅𦨇字今考字當爲𦨇。迺作𦨇形相近而誤也。說文𦨇。自急數也。正用𦨇義方音。𦨇。備也。𦨇字從𦨇亦是一證。今據改又服杜皆取𦨇義。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詁】高誘淮南王書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難何。言常畏也。杜本又曰鹿死不擇音。【詁】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案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醫之野獸。獸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述吳郡賦注。凡聞暇則有好音。遇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而言。杜注以音作𦨇。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得正義非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铤而走險。【詁】說文。铤。銅鐵朴也。铤。拔也。案此似當从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訓。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僥。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鞶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周甘歎敗戎于郊垂。【詁】案說文無郊字。廣韻郊沈字。古文國名。亦姓。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服虔云。郊垂在高都南水。

注案服說最詳郡國志亦云新城縣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京相璠亦引舊說言沈童在高都南而又以爲上黨有高都縣此固遠之至宜其爲道元所疎矣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詁案史記齊世家曰與邴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則田乃田獵或以爲田邑誤漢書古今人表作邴歎水經注亦作邴戎廣韻可字注引風俗通云齊有大夫邴歎及卽位乃掘而別之說文掘而使歎儀杜本此納閭職之妻史記作庸職說苑引作庸職而使職晦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歎以朴扶職詁鄭玄儀禮注朴擊也廣雅扶擊也杜本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憤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詁服虔云襄仲公子達史記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同上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舊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昭國語注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作李它昭國語注引對曰先大夫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魯語作里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詁爾雅則法也杜本此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詁鄭玄禮記注度量也杜本此功以食民作誓命曰詁鄭元禮記注約信曰誓杜本毀則爲賊掩賊爲臧詁章昭國語注掩匿也杜本此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臧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詁賈逵云正刑一加之以八謫周禮服虔云正刑一謫刑八疏行父還觀苦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臧姦爲凶德夫苦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詁爾雅堯城也杜本此保而利之則主臧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詁詩毛傳度居也杜本此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詁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本案史記索隱引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才子八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爲子案此則杜

取賈義。蒼舒。隣數。案釋作隣。禮也。王符。櫟。穀。今人表作櫟。與。【詁】說文。敗。艮檜也。春秋傳有隣數。大臨危降。龍降。王符注。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唐淵。【詁】馬融。尚書注。齊中也。詩毛傳。淵深也。杜本。明允篤誠。【詁】爾雅。尤信也。詩毛傳。篤厚也。杜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詁】賈逵云。愷。和也。史記集解。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古今人表。仲堪。叔獻。季仲。伯虎。虎。人表。作仲熊。王符作仲雄。叔豹。季羣。忠肅共體。【詁】詩毛傳。肅敬也。懿美也。杜本。宣慈惠和。【詁】爾雅。宣獨也。杜此。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詁】賈逵云。元。善也。同上。杜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詁】王肅云。君治九土之宜。同上。以揆百事。【詁】詩毛傳。揆度也。杜本。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詁】詩毛傳。成。平也。杜本。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詁】賈逵云。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羅兜也。掩義隱威。好行凶德。醜類惡物。【詁】詩毛傳。醜。惡也。杜本。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詁】廣雅。比。近也。章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史記作渾沌。【詁】服虔用山海經以爲羅兜人而屬暭。渾敦亦爲獸名。本又服虔通俗文。大而無形曰混沌。音義。少皞氏有不才子。【詁】服虔云。金天氏帝號。同上。杜取此。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詁】廣雅。崇聚也。靖安也。詩毛傳。庸。用也。圓邪也。杜本。服虔冤懲。【詁】服虔亦以冤爲懲。陰懲謂陰懲爲懲也。本疏。高誘呂覽注。服行也。孔安國書傳。懲惡也。杜取服說。餘皆杜所本。以諷盛德。【詁】服虔以成德爲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同案

威盛古字通。公羊皆以盛爲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詁】服虔云。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史記集解杜牧曰。頑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詁】小爾雅。詁。善也。此本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詁】賈逵云。檮杌。凶頑無禮匹之貌。謂驛也。同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身尾。長丈八尺。龍門不退。木說文。檮。斬木也。从木鬻聲。春秋傳曰。檮檮。案說文無杌字。當以作檮爲是。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縚雲氏有不才子。【詁】賈逵曰。縚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爲縚雲之官。同服虔云。夏官爲縚雲氏。杜取說文疏。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縚雲氏。禮有縚緣。从糸督聲。貪于飲食。冒于貨賄。【詁】案賈子道述篇。厚人自薄謂之譖。反譖爲冒。正可作此冒字訓解。杜注冒亦貪也。乃隨文生義耳。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詁】高誘淮南王書注。實財也。杜本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詁】賈服並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案修字本从珍省。故亦可作饕。玉篇亦云。饕。與貪同。高誘淮南注。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縚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危。今孝孟子舞流共工于幽州。賈逵云。窮奇。共工也。放驕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驅兜也。音亦相近。穎孫子羽山。賈逵云。檮杌。無以此傳及孟子證之。不當如高氏之說矣。然四凶獨缺饕餮。四裔復闢西裔。則竝三危者。當卽

指鑿鑿也。書傳三危四裔之山水經注。三危山在敦煌南。圖經云。三危山西極要路。是矣。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燭杌饕餮。投諸四裔。詁賈逵云。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史記解詩毛傳。投棄也。方音同。廣雅。裔。遠也。杜本以鰐螭魅。詁賈逵云。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噦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服注同。並案說文作魅云。老精物也。與賈注微異。服虔云。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集解案服所引當亦神異經之文。杜取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詁詩毛傳。徽。美也。鄭元周禮注。典。常也。杜本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囚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詁賈逵云。出逐也。同上。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春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楚薳賈救鄭遇於北林詁服虔云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榮陽苑陵縣有故陵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水經注道元生杜說以京服說爲疏因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詁詩毛傳競強也杜本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釋文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今按杜注不當有受字似可刪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諸本百下人字釋文所無狂狡輶鄭人鄭人入於井詁服云輶通也見僖十五年杜自此音狂狡近于古道懿音狂狡臨敵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禮之義合于戰詩疏倒載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詁天戒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惠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

無廢甲冑之戒。當作昭果毅以聽。惠棟云。據此則戎爲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
杜注殊不的。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穀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詁】呂覽作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高誘注。今日之事。御事也。案
正作制。蓋因秦始皇名正而改也。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感。【詁】釋文。愬。本又作
惑。今定作惑。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
乘。文馬百駟。【詁】賈逵云。文。狸文也。王肅云。畫馬也。史記。說文。駒。赤駒。縕身目若黃金。名曰駒。从馬
从文。文亦聲。春秋傳曰。烟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王與杜。周書王會曰。犬戎文馬。案丘光
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蓋取賈義。今考叔重。既言駒馬赤駒。縕身目若黃金。又云畫馬也。則意
亦言馬之文采似畫耳。漢書王莽傳注。晉灼曰。許慎說文。烟馬。縕身金精。周成王時。西戎獻之。晉所引
與今本說文異。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
其人也。既合而來奔。【詁】服虔載三說。皆以子見瘦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
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瘦于鄭者。是由于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
其人使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賴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衆曰。叔牂卽羊斟
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

汝嘗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譖而卽來奔晉。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牘華元。謂元以牘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牘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自己不由驛牘。自以人事來耳。牘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疏。按以叔牂爲羊斟。始於鄭衆。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考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屬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屬。然而諷華元。鄭衆之說。非也。諷前既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張度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既合而來奔。句正義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遺失據。又按淮南經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宋城。華元爲植。巡功。【詁】鄭司農云。植爲部曲將吏。本疏及周禮城者謳曰。睠其目。【詁】說文。詳大目也。从目。睠聲。字林同。蟠其腹。乘甲而復于思于思。【詁】賈逵云。白頭貌。本服虔同。詩惠士奇曰。案毛詩瓠葉云。有蕡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儕傳。賦多鬱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爲白。于斯爲白須也。今案杜注以于斯爲多鬱貌。恐非。當以質義爲長。乘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乘甲。則那。此廣雅泰那也。案那猶言泰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秦

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詁】賈逵云。雕畫也。史記集解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詁】高誘呂覽注從高臺上引彈丸。觀其走而辟丸。以爲樂也。宰夫脯熊蹯不孰。諸本孰作熟。從宋本改正。【詁】說文。脯。肉也。方言廣雅。脯熟也。正義引字書曰。過熟曰脯。案杜無注。故采衆說補之。服虔云。膳。熊掌。其肉難熟。史記集解說文。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殺之寘諸畚。【詁】說文。畚。瀦器。可以盛糲。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文。一本作首。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詁】說文。霑。屋水漏也。釋文。霑。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霑下之處也。案溜與霑同。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詁】賈逵云。驟。疾也。衆經音義引國語注。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作鉏麑。說苑作鉏之。鉏讓卽作鉏麑。【詁】賈逵云。鉏麑晉力士。史記集解。公患之。使鉏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此杜本取此。【詁】高誘呂覽注。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詁】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

觸庭之槐而死。章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卿位焉。案惠氏云：覽退而觸靈公之廷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爲趙盾庭樹非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公羊傳作祁彌明，史記作示。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跣以下。詁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本疏釋文同。案禮見君解穀衰二十五年，諸師聲子穀而登席。齊侯怒此其證也。公嗾夫獒焉。詁說文：嗾使犬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噦唇也。本疏案服讀獒爲噦，非改字。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詁地理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杜本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劉昭註：此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劉昭註：此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此水經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詁服虔云：宦學仕也。史記集解又禮疏引服注云：宦學也。杜取此。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詁服虔云：不望報也。史記集解又禮疏引服注云：宦學也。杜取此。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詁虞翻曰：園名也。上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詁石經及宋本視皆作示。惠棟曰：毛詩鹿鳴曰：祝民不挑。鄭箋曰：祝古示字。士昏禮曰：祝諸矜弊。注云：祝乃

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今案鄭康成曲禮幼子常親無斂注曰親今之示字漢書趙充國傳非所以親斂也師古曰親讀曰示又云漢書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且說文列作部首則非俗字可知郭說同非惠氏之說亦概見其一也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惑【詁】王嘉曰此述風雄雉之詩惠棟云今詩惑作阻惟小明作惑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自餘杜氏猶及見之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詁】服虔云聞義則服史記集解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詁】說文肩臂也从尸下刀居口肩或從肉或從骨段聲今作臂蓋又聲之省文也壬申朝於武宮初麗姬之亂訛無畜羣公子【詁】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謀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諸本適下有子字按釋文曰之適昭十八年正義引傳同是古文無子字宋本亦無今削去又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作嫡釋文適本又作嫡當屬元應所據本適嫡古字同【詁】鄭康成禮記注宦仕也杜本而爲之田以爲公族【詁】服虔云公族大夫史記集解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施車之族【詁】服虔云施車戎車之作詩傳疏並作輶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鄖。【詁】案輔弱石經及淳化本。鄭作廷。顧氏以石經爲非。今考鄭卽鄭康延地。隱元年傳卽作廷。顧說非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詁】地理志安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南北至梁入河。杜本觀兵於周疆。【詁】服虔云。陸渾戎在洛西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集解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詁】賈逵云。王孫滿周大夫也。史記集解服虔云。以郊勞禮迎之也。同上。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詁】晉友孫兵備星衍曰。夏之方有德。謂啓之世。杜注云。禹非也。啓鑄鼎事見墨子明鬼篇。云。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是此鼎無疑。後人誤傳爲禹鑄。今山海經。海內大荒等篇。卽後人錄夏鼎之文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詁】服虔云。使九州之牧貢。同上。杜鑄鼎象物。【詁】賈逵云。象所圖物鑄之于鼎。同上。杜以此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入山澤林藪。禁禦不若。【詁】惠棟云。張衡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璞注左傳云。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曰。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會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誤。今從張衡郭璞本訂正。螭魅罔兩。【詁】說文作螭魅螭螭。康成周禮注。作螭魅魍魎。云。百物之神曰彌。通俗文山澤怪謂之螭魅。木石怪謂之魍魎。莫能逢之。張衡賦。作蓬虆毛蔓。詩傳曰。施之也。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詁】賈逵云。載辭也。祀。年也。

商曰祀集解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詁】爾雅底致也成王定鼎於鄭鄕【詁】說文鄭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鄭
鄕京相璠白鄭山名鄕地邑也水經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

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詁】賈逵云姞南燕姓史記集解香草也同上杜取此曰余爲伯羣【詁】說文作百穀云黃帝之後姞姓案羣卽鮮但移偏傍居上耳惠氏譏

釋文誤字非也余而祖也【詁】賈逵云伯羣南燕姓同上杜取此以是爲而子【詁】王肅云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同上杜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

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詁】服虔云鄭子文公之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族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疏杜取此曰陳姬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弑之及葉而死【詁】地理志南

陽郡葉楚葉公邑也杜本又娶於蘇生子瑕【詁】史記瑕作濟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泄鶴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華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

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詁】丘光庭曰：石癸所生，是論信字之義。字當从人从吉，後代改之从女，安得吉人之誥乎？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詁】廣雅：亢極也。注本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詁】韋昭國語注：芟草曰刈。又云：刈蘪也。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釐於鄭靈公。【詁】說文：釐，大釐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詁】服虔云：第二指，史記集解。俗所謂噬齧指也。疏：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籠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籠，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薦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詁】案劉蕡許頴說已見前文。公十六年，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詁】班雅順敘也。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死。

聚其族曰：叔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饑而及令尹子文卒。闢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蕡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固伯嬴。詁鄭元禮記注，固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也。於轄陽而殺之，遂處蒸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滸。伯棼射王。汰輶。詁說文，奉滑也。从升从水，大聲。臣鉉等曰：本音他達切。今左傳作汰舟。非是。說文又有太字云古文泰。說文大字解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據此則汰从水大聲，爲古泰字之省文。音義亦通。餘說似非。別本又作汰誤。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轂。詁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機輪謂之笠轂。本疏按著當从竹。師懼退，王使巡師曰：詁廣雅，徇也。案：巡師卽徇師也。字詁云：徇，今巡字。爾雅釋文：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郢。詁釋文：郢本又作鄖。說文：鄖，漢南之國。漢中有鄖縣。地理志：江夏郡鄖。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娶於郢，今郢亭是也。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詁詩毛傳：畜養也。杜本：淫於郢子之女。生子文焉。詁王逸天問章句：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閭社，逝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郢夫人使乘諸夢中。荊因序傳作晉中。固序傳作晉中。固澤藪曰：雲霧。虎乳之。郢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詁說文云：楚人謂虎爲烏鵲。今案越字係徐鉉新附，蓋

氏補注以爲說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宋
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也。又案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穀。穀乃伯比之姓。章句闕字。恐後人妄
增。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詁】高誘呂覽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使於齊。還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
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
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秋。赤狄伐晉。圍懼及邢丘。【詁】地理志。懼
平阜。皆河內郡屬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平阜。當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名曰邢
丘。杜本。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詁】惠棟云。劉光伯據梅頤。泰晉商賈。皆以

爲糾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引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得者鄰。欲賣
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
杜過矣。將可殮也。【詁】爾雅。殮。死也。說文同。周書曰。殮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於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

之離三三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詁】劉賈許穎皆以經諸及字爲義本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不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詁】史記晉世家。伐秦，秦將赤索驛曰：赤曰：斥，謂斥堠之人也。接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謀殺諸絳市，誅卽此斥也。晉成公六年，爲晉宣八年，故知然也。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詁】地理志。會稽郡吳故國山陰。越王句踐本國杜本此。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早無廟，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祔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詁】爾雅。懷恩也。杜本此。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詁】鄭玄周禮注，召也。杜本此。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鄭玄禮記注引作孔，通於夏姬，皆更其相服。【詁】說

文襄裏繫衣春秋傳曰告襄其粗服粗日日所當衣字林同又曰婦人近身內衣也杜本以戲於朝泄治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詁詩毛傳宣示也此杜本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詁高誘呂覽注辟邪也杜本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詁正義何休齊言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曰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云云惠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微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爲齊正卿云云僖二十八年傳有齊崔天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達詁書孔傳遠奔亡也杜本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

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穎北。詁地理志。穎川鄧陽城。陽乾山。穎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廩。詁案說文。廩鄭地。今考隱元年至于厲延。杜注。鄭邑。陳留陵棗縣北有廷津。此注復云楚地。至後二年。楚子師次于廩。注又云鄭北地。前後不同。如此。自當以說文爲定也。令尹薦艾獵城沂。詁服虔云。艾獵。鬻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案世本。薦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十五年傳。薦子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僕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使封人慮事。詁舊注。封人司徒之屬官。周禮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詁爾雅板幹。楨也。舍人云。幹。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杜本稱畚築。詁章昭國語注。畚。土籠也。同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詁廣雅略行也。杜本具餧糧。詁鄭元周禮注。餧乾食。杜本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詁廣雅儀經也。業備同鄭元儀禮注。刑法定爲業。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亦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檮。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

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轂諸栗門。【詁】說文。輶。車轂人也。春秋傳曰。輶。諸栗門。杜本。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詁】說文。輶。車轂人也。春秋傳曰。輶。諸栗門。杜本。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賈逵云。楚大夫史記。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詁】鄭元禮記注。抑。辭也。杜本。牽牛以蹊人之田。
【詁】史記陳世家。楚世家。蹊。並作徑。說文。蹊。待也。徑或作蹊。杜注。蹊。徑也。蓋本史記。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詁】說文。儕。等輩也。春秋傳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詁】服虔云。言取封夏徵舒之州。疏。周禮。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同案。史記蘇秦列傳。說楚威王曰。東有夏州。海陽當即此。裴駟集解引車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晉書劉毅傳。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旣受盟於辰陵。又傲事於晉。

【詁】賈逵云。陳子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同案下晉師退。鄭人修城。則復欲戰之說。賈說良是。杜

注恐非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詁】賈逵云陣城也同釋名城上垣曰埤堦杜本按傳倪坤堦字並同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詁】賈逵云皇門鄭城門史記集解至於達路【詁】南

稚九達謂之達說文作燧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燧達或作燧

本疏杜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奉此作擎【詁】

賈逵云眼爲臣隸也同上杜以逆曰孤不天

【詁】賈逵云不爲天所祐同上杜取此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

【詁】詩鄭箋刺割載也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詁】詩毛傳渴滅也杜本使改事君

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

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

【詁】賈逵云楚大夫師叔子也

史記集解子良出質【詁】賈逵云鄭大夫同上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詁】服虔云

食采於翼本地理志河東郡有翼縣卽周厲王所奔地章昭國語注翼晉地也案傳文稱翼子而注稱

翼季劉伯莊以此規杜實亦不然晉語稱士勣爲翼翼子亦稱翼季卽其明證矣士會將上軍郤克佐

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翬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詁】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本疏皮虎云韓厥爲元孫章昭

國語注同杜取此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

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世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鉞孫方贊世本檢出
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賤伯賤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
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誤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賤伯定伯兩世者僅十
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考然
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考又以子與爲簡之曾孫則大誤矣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詁說文勤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杜本此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
聞用師觀罿而動詁說文聲間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作軍以唐
石經及宋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文選注引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謳詁說文謳痛怨也春秋傳曰民無怨謳方言廣雅謳痛也
案今本作君無怨謳昭元年傳又作民無怨謳杜注此云謳也昭元年注又云謳也政有經矣荆尸而
舉詁爾雅尸陳也杜本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詁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高誘呂覽注及三倉步曰卒車曰乘杜本事不好矣爲故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轍左
追蓐前茅扈無詁爾雅茅明也杜本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
也內姓遷於親外姓遷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詁】周書武稱解井小奪亂。○強攻弱而蠶不正，武之善經也。廣雅昧冥也。舊韻篇小爾雅並同。子姑整軍。【詁】詩毛傳姑且也。杜本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悔亡，兼弱也。汋曰：【詁】案詩正義，酌左傳作汋，古今字耳。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晉昧也。鄭元禮記注，晝至也。杜本武曰：無競惟烈。【詁】爾雅烈業也。杜本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咸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詁】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曰：師出以律，否減凶，執事順成爲臧，遁爲否，衆散爲弱。《雍》爲澤。【詁】說文，彖也。春秋傳曰：川澤爲澤。凶，案今本作灘。非今據釋文改。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岳本有律句。否減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豐，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詁】爾雅尸主也。服虔云：主此禍也。杜取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佐之于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本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文選注引作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廩。沈尹將中軍。詁案呂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譖孫叔敖案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睡也。案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廢也。杜同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古今人表伍作五。令尹孫叔敖勿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哀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轔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詁廣雅，愎，狠也。杜本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轍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詁郡國志，河南郡中半有管城。杜同晉師在敖鄗之間。詁詩小雅，搏獸于敖案。今敖山在舞陽縣西北，園經舞陽有礪磧。晉書劉曜留向守礪磧，即此案。礪磧，即敖鄗也。釋文，鄗，山名。郡國志又云，舞陽有敖亭。劉曜注晉師在敖鄗之間，秦立爲敖倉。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詁詩毛傳，承，驅也。杜本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樊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詁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於民生之

不易。【詁】詩鄭箋子曰也杜本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篠路藍縷。【詁】服虔云晉其縷破盡藍然本疏方言引作蠻縷說文綱謂之蠻縷蠻無縷也以啓山林方言作員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

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詁】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晉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同禮案杜注據司馬法與周制不合當从服說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晉內官序當其夜釋文一本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閼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詰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詁】廣雅廣近也淮南王書物韻

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杜本案鄭康成云：靡，猶迫也。義亦同。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戢。詁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玄儀禮注：蒲，牡蒲莖也。案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最，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詁正義：兩，帥也。掉，正也。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張棟曰：鄭康成周禮注引作柄焉。釋文引徐仙民云：或作柄。案此則兩本柄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寶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傳復下有之字。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蹠與於前，射麇麗龜。詁服虔云：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杜取廣雅：歷，著也。杜本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鈞求公族，未得。詁世本：鮑，畢孫。本服虔以爲畢子。同上杜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詁孔安國書傳：鳥獸新殺曰鮮。杜本此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詁說文：挑，撓也。一曰撓爭也。廣雅：挑，撓也。史記集解引薛蠻曰：撓戰，撓，敵求戰也。撓，撓，撓字並通。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鈞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感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詁賈逵國語注。乘陵也。案杜注。假非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處子不可。士季使輩。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鑄。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淮南王書作養由其高誘注曰由其楚王之臣。班固東都賦作游基。李善注。游與由同。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軛車逆之。詁服虔曰。軛車。屯守之車。潘黨望其塵。詁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使騎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詁說文。在手曰掬。从勺。米。徐鉉等曰。今俗作掬。非是。今據改正。杜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詁地理志。南陽郡。春陵。上唐鄉。故唐國。杜本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詁漢書服虔注。藉。借也。杜取此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鄭玄周禮注引傳車作帥。游作鋒。詁惠棟云。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鋒。周禮車僕有闕車之鋒。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詁惠棟曰。

郤鍇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從父于軍。鄖陵之戰，范匄從文子于軍。此其謬。今案此亦不必遠引。卽此傳知晉知莊子之子，從其父在軍爲楚所獲，又蓬大夫與其二子乘，皆是顯謬。杜氏以爲郤克疏矣。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諸本戶字並誤作尸，今從漢書注文選注及各宋本訂正。

【詁】小爾雅：屈，止也。案戶，扈通用。

杜本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文選注引此，亦以此終。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詁】說文與舉也。春秋或以廣墜，楚人昇之。黃顧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賈本或作昇與今本異。博通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拔旆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傳，又小爾雅：惎，教也。杜本：脫局。

【詁】服虔云：「局，橫木有橫木，授于輪間。」一曰：「局，車前橫木，本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乘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詁】說文：「叟，老也。叟或作僕。」惠棟：「叟與叟同。」見漢書：無極山碑，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因知磬，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詁】世本：晉大夫逝散，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括地

志：故智城，在蒲州，陝鄉縣西北四十里。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詁】案：府當屬武子采邑。僖十六年傳：「秋侵晉，取狐廟。」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則廟又別一地可知。彼注云：狐廟受禪見郡晉

三邑亦以意定之或不止三也每射抽矢董詁廣雅抽拔也既夕禮云御以蒲董鄭注云古文董作驕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條漢書董錯傳曰材伯驕登矢道同的如淳曰驕矢也左氏傳作董案董驕音同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詁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杜同此可勝旣乎詁案盤既古字同詩毛傳盤取也廣雅同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郊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衛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罿弓矢詁詩毛傳戰聚也罿編也杜本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詁齊孔傳建遂也爾雅夏大也杜本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作數詁廣雅鋪布也詩毛傳時是也經陳也思辭也杜本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婁豐年詁爾雅綏安也杜本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皆以婁爲屢毛詩亦有作屢者俗所增今據說文漢書訂正案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梁羅璽云此蓋未經孔子刪定似爲得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詁爾

稚弱危也。此本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詁說文：鯨，海大魚也。春秋傳曰：取其鯨鯢。

雖或从京，許慎淮南王書注曰：鯨，魚之王也。案經廣雅：鯨鯢也。以爲大穀。於是乎有京觀，以德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詁】案可與何通？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爲爵何之何。詩：何蕪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此傳可字當謂作何。諸本竟改作何，又誤。今訂正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詁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也。

本疏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

史佚所謂母怙亂者

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家語：爰，難也。瘼，病也。爰於也。

杜本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史記晉世家：作隨會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詁案孝經有此二首，當屬古語。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其復位。冬，楚子伐蕭。宋華叔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弗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詁顧炎武云：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云遂傳于蕭也。案顧說是江義殊屬曲說。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縕。詁說文縕。縕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縕。或从光作統。水經注引作皆同。挾縕。杜注。縕縕也。本三倉。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引作鞠窮。詁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質遠有此旨。杜取魚腹疾柰何。諸本作奈。从宋本改正。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詁字林云。眢井。無水也。釋方言。出休爲折休。與潤折與拯古字並通。杜本此。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詁鄭元周禮注。亢御也。杜本此。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敵邑於大國。諸侯本

作攝从石。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詁**世本：莊叔逃生得閔叔毅，毅生成叔蒸鉅，蒸鉅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詁**馬融尚書注：昭，明也。杜本說文：聾，無聞也。說苑上：無聞則謂之聾。案杜注：聾，閭也。非義訓。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歸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詁**古覽行論篇：莊王方削袂，晉友孔檢討廣森云：削袂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較杜爲長。屢及於窒皇。**詁**高誘呂覽姓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同。晉友桂進士續云：及者，追而及之也。楚子未納屢，未帶劍，未乘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屨，追及于窒皇，奉劍，追及于寢門，御者駕車，而追及于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徐陵之宅，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绎，追隨已出西闕矣。案宋至蒲胥之市，皆由近至遠，則窒皇在寢門左近可知。附雅釋言：窒，塞也。釋詁：窒，處也。皇，隍也。是窒皇，蓋卽今之甬道，上實中虛，今乾清宮陛下降道亦然。莊十九年，襄季自殺，葬于經皇同。蓋經皇之在墓上，卽隧道葬道也。正義云：經皇當是寢門，闕音寢門，近之音闕，非也。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呂覽作蒲蔬之市。舊說古字通。秋九月，楚

子閼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詁爾雅薦送也社本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元和姓纂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謠曰高下在心【詁】失名注高下猶風伸也御覽案左傳補注作服虔川澤納汙山藪臧疾瑾瑜匿瑕漢書引荀卿文【詁】失名注晉也堯聰也同上杜淹南王書老子曰龍受國之堦是爲社稷王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詁】服虔云解揚晉大夫史記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諱楚令宋無降戰苑載此事與史記略同案惠氏補注會史記而反引說苑疏矣揚晉世家又作楊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詁】服虔云樓車所以觀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同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

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質。史記服虔云。質陳也。杜本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乘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詁吳注。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譎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案杜注三十一字。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職者。譎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爲親舊。有急卽呼之。則不可止。亦因以之知敵情。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史記宋世家。楚世家並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饑。公羊作炊。詁廣雅疊炊也。杜本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詁服虔曰。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莊公盟。本疏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虞。欺也。廣雅同。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古今人注並作表水經。豐舒爲政而殺之。殺作虐。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儒才。詁趙岐孟子注。俊美才出衆者也。俊。儀同。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奢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詁服虔云。黎侯之國。本地理志上黨郡。董卿應劭曰。黎侯國也。

杜本三也。唐我伯姬。【詁】惠棟曰：上云殺之，此云虐者。案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戮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民自內虐其君曰弑，皆以虐爲殺也。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詁】爾雅：怙恃也。定四年無怙富同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詁】說文禱字注云：地反物爲禱也。从示，芙蓉。故文反正爲乏。【詁】說文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案說文無義。惟服虔云：言人反正者，乏絕之道也。蓋亦以意釋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詁】劉昭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潞澤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四十里。今名石梁。案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考赤狄潞子國，即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道里矣。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衡，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詁】鄆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稷山亭。此同鄭道元云：汾水又逕稷山山下。稷津晉侯治兵于稷，是也。以略狄土。【詁】廣雅：略取也。杜本立黎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論衡重杜回二字。張衡傳注引左傳：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張衡傳注同。疾病則曰：必以爲亦同。

殉論衡作必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詁廣雅
亢，逃也。鄭元儀禮注抗繫也。案杜注蓋本鄭義，然詳此傳文義當从廣雅訓爲是。杜回蹠而顛。詁說文
文，蹠，胎也。詩毛傳，蹠，仆也。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論衡而引作是文選注引作乃爾用而先人之治命諸本脫而字今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石經本增入余
命从石經本增入余。敬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
庸士伯也。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詁詩大雅作載周毛傳訓載爲載正義曰載與載古字通周語亦作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
釋文一本作而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蠙生饑，幸之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馘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詁玉篇引作禹稱善人，禹與稱同。辭舉也。杜本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釋文本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詁說文，灾字注曰：天火，灾从火，災聲。或从灾，籀文𠂔。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微烝。【詁】書馬融注。烝升也。杜本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勿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皇外傳作苗夢皇。說苑隨伯云。贊金黃生。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詁】詩毛傳。沮止也。杜本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詁】案此年晉未嘗出師。而晉晉師還者。惠氏補注云。豈斷道討貳之師與。似有闕文。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詁】爾雅。遄也。祉福也。杜本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也。必

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欲已于亂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唐石經本作鳩後改作鳴按羣經音辨云鳴辭也音多春秋傳庶有鳴乎今文作多。【詁】案解廝字林等皆作解多音辭同故杜以解訓多也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詁】先儒說母弟善惡棄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爲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名頤氏又云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既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憇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既本疏。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繪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郤子於郤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石經增正義曰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爲文也李善魏都賦注引此作凡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周禮大司馬之職賈公產正義引左傳作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又云自內虐其君曰殺者晉人殺其君蒲是也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詁】服虔云襄仲之子史記集解杜取此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詁】服虔云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詁】服虔云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上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旣復命袒括髮【詁】惠

陳曰。士喪禮曰。主人鬢髮粗。鄭注云。古文鬢爲括。是括爲古文鬢也。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詁

卷十一

傳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周禮典瑞注引作瑕嘉嘉惠棟曰：蓋古文止作瑕讀。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帥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詁方言，逞解也。杜本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圉龍。史記魯晉世家並作隆。宋隱子曰：劉氏云：隆，卽龍也。晉國有隆山。鄭誕生及別本作僑字。僑當作韓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僑也。字變耳。【詁】地理志云：在東莞縣東。按字書無僑字，疑誤。郡國志泰山郡博有龍鄉城。杜同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鮒門焉。水經注引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脣諸城上。詁說文：脣，薄牆之屋上。按方言廣雅：脣，曝也。說文：脣之屋上亦有曝義。鄭玄周禮注：脣，曝也。蓋隨文爲訓。杜本鄭說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詁賈逵云：殺盧蒲就，懸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號不

書耳。本按賈義蓋因內諱不書之例推之，正義譏賈乃引楚子滅蕭嬰，齊入莒以例失其旨矣。當以賈義爲長也。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等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陷子辱矣。【詁】說文：𡇔，有所失也。春秋傳曰：𡇔子辱矣，廣雅云：失也。接今本作𡇔。說文𡇔從高下也。易曰：有孚惠心，惠心勿孚。訓𡇔曰：𡇔，音同。𡇔，二字古通。惠氏補注：以𡇔爲古字，隕爲今字，似誤。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古今人，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詁】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注云：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列縣又去一面。王肅云：禮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也。舊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周禮疏杜取此繁經。【詁】鄭玄周禮注：樊謹如擊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繫，今馬鞅也。樊繁古字同。杜本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高誘呂覽注：此司作慎。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詁】賈逵云：六萬人。史記集解杜取此解。

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諸本佐字譌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詁或文偪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按集韻云或作徇夢是徇乃徇本字也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詁賈逵云靡笄山名同上杜齊侯使請戰曰予以君師辱於敵邑不腆敵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詁鄭玄周禮注與衆也爾雅淹久也杜本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詁說文桀棘也廣雅桀擗也按桀擗擗並舉也杜注本廣雅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臺詁服虔云臺齊地名也史記集解又作鞍按史記作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蓋戰于歷下耳據此則案在歷下可知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詁賈逵云齊大夫同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諸本好後字今从宋本則詁方言廣雅煎盡也煎廟聲近義同器錄西京賦注亦云薺也杜本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詁廣雅朱赤也王逸楚辭章句朱赤色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詁荀卿子曰將死鼓御死

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詁**詩毛傳：殿，鎮也。杜本：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詁國語：擐，兵擐甲，貫，透云，擐衣甲也。宋經說文：擐，貫也。春秋傳曰：擐甲執兵。杜本：執兵，固即死也。

音義

詁詩鄭箋：卽就也。杜本：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詁**疏文：援，引也。枹，擊鼓杖也。而鼓馬

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詁**章昭國語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按合下華泉觀之。

華泉，蓋華地之泉。杜注：以華不注三字合爲山名。非也。伏環齊地記：不讀如附。附注與成十六年鉛韋

之附注義同。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石經及淳化本作旦。餘刻本誤作且。按：韓厥夢當以夜，故

正。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葵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詁**方音：寓，寄也。杜本：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定其右。**詁**案問注：俛，仰。謂屈伸也。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詁**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

水也。水經注：繆桂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轎中。**詁**說文：竹木之車曰轎。字林曰：臥車也。按：轎當爲棧。杜注：

轎，士車。蓋取周禮巾車士乘棧車之義。非本訓也。詩有棧之車。傳曰：棧，車役車也。亦與說文義通。蛇出

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詁**說文：繫，馬紲也。春秋傳

曰：韓厥執繫馬前。一本無讀者。輒，或从系執聲。穀梁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遇，齊謂之輒。楚謂

之蹠，衡謂之蹠。一作奉觴加璧以進。**詁**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禮也。若殞命則

左繕飲司馬授飲右持鬯盞左承飲以進。本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詁】章昭國語注：屬，適也。杜本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袞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穀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詁】按春秋繁露竹林篇又云：獲齊墳公，斬逢丑父，蓋公羊家言如此。齊侯免求丑父，
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闢入齊侯。
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詁】接辟讀作彌。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
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避。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
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室。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詁】賈逵云：馬陘，齊地也。史記集解：史記作馬陘。崔廣曰：一作陘于欽齊乘馬。
陘一作馬陘。按處士志林：馬陵在虢州鄧城縣東北六十里。今考華泉徐闢並在齊州，與馬陵爲近。當
是此矣。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詁】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
按杜注：甗，玉甑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管仲之甗，則非玉可知。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
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詁】賈逵曰：蕭，附庸子姓。史記：公駿皆作蕭同姓子。駿，

傳曰：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晉世家作蕭桐姪子。帝王世紀周封子姪之別爲附庸也。按今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或公之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詁】**服虔云：欲令齊聽畝東行。**同上**杜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鄭玄周禮注引此**先王作吾子，蓋涉下文而譏。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詁】**董誥國語注：闕，缺也。四王之王也，樹德。**【詁】**方言及高誘淮南王書注：樹立也。**杜本**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詁】**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章，周伯齊桓晉文也。**詩疏杜**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詁】**高誘呂覽注：役事也。**杜本**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詁】**詩作數政。昭二十年，同歸玄儀禮注云：今文布作數，爾雅優優，和也。**杜本**百祿是適。**【詁】**詩毛傳：適，聚也。**杜本**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詁】**易序卦傳：震，動也。師徒撓敗。**【詁】**按漢書高帝紀與酈食其謀，機楚機，服虔云：機，弱也。服虔注此傳，當亦同。杜劉曲似回遠，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敵，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詁】**說文：燼，火餘也。一

曰薪也从火率聲按杜注增一木字卽與訓詁之義乖戾今刊本並作燧玉篇燧同喪經典相仍作燧今不改背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誰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詁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云可用藉手矣疏按杜訓薦反圓遠而復於寡君詁鄭玄禮記注復白也杜本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鄖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詁高誘云軍司馬軍司空也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諸本紳誤作師今校正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作匱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詁馬融尚書注植在前棘在兩旁按杜注棘旁飾蓋本此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詁王符

渭夫論曰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按本作樂呂當以字近而譌魏志文帝紀又作樂君又攷宣二年傳樂呂爲鄭所獲不應尚存或其時宋廢華元樂呂亦同歸也據此則宣二年因華元獲樂呂因獲義皆互通杜注似分因爲生獲獲爲死得誤矣臣治煩去惑者也文選注引作治煩而去惑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

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罰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詁章昭國語注云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爲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詁接楚地名襄老當爲此地之尹故以官稱之也楚語有雲連徒洲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唐時爲連州襄老死於鄭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磬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詁世本鄧約生懿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約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鵠居鵠居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詁賈逵云邢晉邑史記集解子反請以重幣銅之王曰止詁高誘呂覽注止舉止也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詁】小爾稚。蓋覆也。杜本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綱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釋文一本。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寡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禡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以執斬執械。織紝。【詁】殷成云。織紝。治繒帛者。疏。說文。紝。或从任作繩。釋文。作。繩。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娶。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詁】詩毛傳。匱。乏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同。杜本。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

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諸本作暨謨今改正。詁詩毛傳攸所也。暨息也。杜本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詁說文宴安也。以乘魯國將若之何。誰居。詁惠棟曰：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鬻尹謂列子曰：姬魚誦女張滿曰：姬音居魚當作晉。是居姪互訓蓋古音同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鞶朔獻馘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詁軍雅式用也。此淫瀰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詁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晉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按杜注云：法度失之。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曠。禁淫慝也。今叔父克。詁猶克能也。此_{杜本}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蒙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輩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鄭玄禮記注引作王命之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輩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詁說文籍簿書也。杜本此。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郢敗諸丘輿皇成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罇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罇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詁說文俘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馘軍戰斬耳也執事不以罇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闢其社稷而求紓其民詁詩毛傳紓緩也杜本各懲其忿以相宥也詁韋昭國語注宥赦也杜本兩釋疊因以成其好詁鄭玄禮記注疊猶繫也杜本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疊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詁接宗職父職也荀首之父未嘗爲廟故特止言嗣宗職杜注昔嗣祖宗之位職疑誤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僕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麌谷如討赤狄之餘焉麌谷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後漢書注引，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詁賈逵云：初作六軍，僭王也。史記集解杜本此解：韓厥趙括翟胡韓穿荀驩。

詁索隱：趙驩文子，接惠氏以爲出世本。趙旃皆爲卿，賞羣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詁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讓不敢。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王勸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爭晉侯爲王。太史公採其旨而言之。惠棟按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音，故玉从王。今按春秋時諸侯相朝，亦皆授玉。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製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皆諸侯相朝授玉之證。平子之戰，未可信也。至太史公尊王之訛，本不足憑。正義駁之，是矣。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各本御誤作姑。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輿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罊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賣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苟罊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遷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詁】詩毛傳字愛也。杜本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鐸諸穀。詁。說文野韻曰。鐸。社本。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毅。作。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間。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韻。昭注。不言。政先所爲。而稱朽壤。言避也。今按壤壞二字相近。故譌。說文釋崩字亦云山壞也。宋繫本國語傳注。並作朽壞。宏治本同嘉靖本轉而爲壞。坊本因之悉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轂詁說文綬繕無文也接周禮巾車綱乘夏綬此車蓋以繪爲車
輶取其無文鄭玄注夏綬亦五采畫無緣耳疑非杜注蓋取說文然改繪爲車亦失本訓微樂出次祝
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詁許史記
鄭世家作鈞公惡鄭于楚荀廣曰鈞音許接說文靈炎帝太歲之後前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
許是許乃後人省文依字當作鈞字翹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春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
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
人辭以子靈之難釋文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爲辭一本無爲辭二字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禮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
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寗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
人也取鄆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讎之戎陸渾蠻氏詁祁國志河
南郡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變中杜同此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
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
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詁服虔

云。鄭國在解縣東。鄭叔氏之墟也。水經說文。鄭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據卽鄭叔氏之地。杜注。鄭叔氏。古國名。不知鄭叔氏卽鄭國也。僖二十四年。告犯與秦晉大夫罝于鄭。文十二年。秦饋晉及殺鄭叔二地相援。亦可作一地。司馬彪郡國志。解縣有鄭城。杜注。解縣西北有鄭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故鄭城在解縣西南。是其證也。二地連界。春秋時多有如解梁祁鄆等。皆取便俗耳。水經注。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北。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大夫原氏。以賜沃饒而近鹽。【詁】服虔云。土田而有澗曰沃饒。鹽池也。水經注。說文。鹽河東鹽池義三十里廣七里。周百十九里。从鹽者古聲。接衆經音義。天生曰幽。人生曰樂。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鄭叔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詁】詩毛傳。檮成也。構遷同。杜本。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詁】說文墊下也。方言。司馬彪。春秋傳曰。墊陵廢墮也。又說文。墮零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陥。陷。古字通。接杜注。墊陵。墮困也。于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玄尚書注。墊。陷也。陷與下義並同。於是乎有沈溺重臚之疾。【詁】接堵皆引左傳作癟。云與趙同。衆經音義引釋名云。下重曰癟。今釋名無此語。元應不知何本。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滄以流其惡。【詁】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北注于河。滄水出河東絳縣東。西至王澤。注于汾。杜本。此周書曰。地有五形。不通曰懶。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

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讎也。」讎而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詁】鄭玄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詁】眼處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鍇將下軍，趙同佐之。轄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翬期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驩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本疏：「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詁】高誘淮南王書注：「鈞等也。」杜本：「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詁】李奇上林賦注：「振，整也。爾雅：旅，衆也。」杜本：「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詁】祁國志：「潁川郡，漢城有汜城。」杜同：「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閼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閼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懶。」【詁】王逸楚辭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懶。方言貪殺也。楚謂之食懶殘也。殺而取其財曰懶。事君而多殺不奉，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詁】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弱，十五乘爲大弱。社本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詁】張良云：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辭。史記集解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詁】說文：餞，送去食也。按：餞字本韻。當岱說文。杜注蓋本薛鄭義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送行飲酒曰餞，是因詩飲餞于爾飲字隨文爲義。

釋文稱毛詩箋云。祖而舍餽飲酒於其側曰餞。是因顯父錢之清酒百壺。句讀文爲義。皆非錢字本訓也。杜子訓詁之義。本不精類此者極多。姑附記于此。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明刊本作二誤。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詁詩毛傳爽差也。鄭箋極中也。杜本此。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詁詩鄭箋猶圖也。杜本是用大謫。詁詩作大諫。按杜訓簡爲謫。古義通。周禮鄭司農注亦同。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詁地理志。汝南郡。平夷應劭曰。故沈子國。杜本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愬悌君子。遐不作人。詁用雅韻。達也。荀爽易注。作用也。杜本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詁賈服皆以爲成公之女。本疏杜譜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詁詩毛傳畜養也。杜本以其田與祁奚。詁呂覽去私篇作祁黃羊高誘注。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宣孟之忠。而無

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釋文作楚周書曰不敢侮。
驟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一說狡焉當屬下爲句。
詁高誘呂覽注狡猾也杜本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詁按釋文閉一音月旦反今攷閉字無此音當是本又作閉故有此反傳寫脫誤耳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詁蓋齊有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內疏梁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釋文本或無爲字。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詁詩毛傳競彊也杜本。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鄖。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末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釋文綠本又作綠【詁】按詩鄭箋。綠當爲緇。故作緇。
轉作綠字之誤也。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詁】都國志。上蔡郡。
銅鞮。劉昭注引上蔡記曰。晉別宮墟間。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杜同。襄書伐鄭。鄭人使伯
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
南冠而絷者誰也。【詁】服虔云。楚冠。御覽杜獨斷引胡廣說曰。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
史司馬彪。莊子注。繫拘也。杜同。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泠人也。人文選注同。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
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詁】韋昭國語注。敏達也。杜本。仁以接事。信以守
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
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
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鄉。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
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詁】玉篇：蔽苦怪切。草中爲索。左氏傳曰：無棄菅蒯。下韻字注云：同上。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詁】詩東門之池正義引傳作憔悴。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蕉萃猶憔悴也。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害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繆戎如楚【詁】說文春秋傳曰：晉繆戎報太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繆史記索隱曰：繆音須鄭氏曰：亦作繆音訓。夏四月鄭人殺繆立髡史記鄭原今索隱曰：憚組紛反。左傳本作髡原或因公穀本而誤也。禎世家作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大子州滿詁應劭作舊名諱。索隱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名同不諱。正義云：據此則爲州滿或作州蒲誤耳。本按晉世家作壽曼。十二諸侯年表同是州滿聲之轉其爲滿字爲疑今據應劭劉知幾改正釋文亦云：本或作州滿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詁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本疏按索隱引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而宣二年。左傳正義引世本又云夙爲袁叔至晉評則云趙衰趙夙之弟一人而世次不同且分作三代。疑世本傳寫有誤今詳傳

文及服氏所言則公明當屬括之體與晉語合杜預世族譜次系亦同李顥莊子解曰死而無後曰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無及字釋文一本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釋文懼傷我經句等徐于處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接焉字屬下句爲尤釋文一讀非其一曰居肓之上晉之下若我何【詁】賈逵云肓兩也心下爲肓本注杜說文肓心上兩下也春秋傳曰病在肓之下按尋賈義及說文莊云居肓之下背之上今本上下字疑有脫亂釋文引說文作心下兩上誤賈服何休等亦皆以爲肓雖疑者爲脂釋者爲肓其實疑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痕隱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醫至曰疾不可爲也【詁】高誘淮南王書注爲治也廣雅爲癆也瘍愈同在肓之上背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廟詁玉篇稱左氏傳云將食張如廟云眼痛也或係舊注按眼卽張之俗字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廟遂以爲殉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袞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擊來聘且涖盟聲伯

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姐。【詁】賈逵鄭玄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姐。取此。杜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儼。【詁】鄭玄禮記注及廣雅。儼，偶也。杜本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迺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詁】鄭玄禮記注。伉，敵也。杜本此又不能字人之孤。【詁】詩毛傳。字，愛也。杜本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薦施氏。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侶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郢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鄙田。【詁】說文傳。晉之溫地。春秋傳曰：爭鄙田。杜本此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證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詁】鄭玄禮記注。撫，猶有也。廣雅同。杜本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嬖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顥罷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詁】詩毛傳。質，成也。杜本此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

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當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詁詳綜東京賦注贊禮也道路無壅諸本壅今从石經宋本改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詁爾罪庭直也殛誅也辟隊其師詁詩鄭箇辟使也韋昭國語注隊失也杜本此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詁高誘國策注聽受也杜本此會於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於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澆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詁爾罪待也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詁韋昭國語注況賈也貺當作況杜本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相加遺詁詩毛傳遺如也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詁漢書集注扞蔽猶言藩屏也故詩曰赳赳武夫詁兩雅赳赳武也杜本此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

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詁】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杜本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詁】方言略強取也廣雅略取也社本此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鍊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詁】五經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膾周禮疏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詁】按中與衷通孔安國尚書傳衷善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白皆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勤力同心。【詁】說文勤并力也从力聲聲惠棟曰戰國策勤力同憂高誘曰勤力也勉力也莫字从

力今諸本作戮誣。詛，古文又作經力。蓋古字假借。今按石經釋文宋本並作勦。今據改。又國語補音引
荀爽云：勦，音留。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祐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詁】**小留雅集，成
也。杜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詁】**詩毛傳草行曰跋。杜本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
我寡君。**【詁】**爾雅訓謀也。杜本擅及鄭，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詁】**鄭玄易注：造，成也。杜本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我死君。釋文：死我君
在死。**【詁】**鄭玄曰：按僖三十三年傳，其爲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
蔑，輕慢也。今據釋文改正。寡我襄公。**【詁】**高誘呂覽注：寡，少也。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詁】**廣雅：撓，亂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勤，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詁】**詩衛風來即我謀，爾雅：卽，尼也。郭璞注：
尼，近也。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闢翦
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詁】**方言：悛，憚也。釋文：悛，止也。廣雅：悛，更也。按義訓並通。杜注：本方言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詁】**祁國志：河東

鄂聞喜色有凍水杜同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鄙芟夷我農功詁小爾雅夷俗也杜本虔劉我邊垂別本作陲今詁方言廣雅並云虔殺也爾雅劉殺也杜本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詁韋昭國語注聚衆也杜本君亦悔禍之延詁爾雅延長也杜本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詁釋文寔君諱者亦作寡人按上文云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則寡君當爲衍字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別本我下衍之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釋文晤作昵就寡人詁何休公羊注疾痛也爾雅晤親近也杜本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邀亂詁漢書集注邀要求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詁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杜本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鬪利之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鍇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罊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註】禮記檀弓。曹桓公卒于會。鄭注。晉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虞謚宣音粗聲之誤也。師遂濟澠及侯麗而還。
【註】詁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遼晉侯于新楚。釋文。近本又作訶。

【註】謂雅遼迎也。杜本。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驥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驥。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註】古今人表作曹弱。時師古曰。卽曹欣時也。弱音許。其反劉向新序作喜時。接詩毛傳。時善也。欣時字子臧。卽此義。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釋文作定公不可。夏。衛侯旣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難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註】王符潛夫論曰。苦城。城名也在陘地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敦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

則史書之曰古城氏寧惠子相苦成叔傲。五行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詁**說文：觶，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觶觶。故謂之觶。觶俗从觥。按此則石經字亦未從俗。問有勝釋文處也。又按詩良耜有觶其角。則觶是角貌。故范寧穀梁成七年傳：艮角而知儀。亦云：斛觶，觶然角兒。杜注云：陳設之貌失之斛。觶古字通。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五行志引作匪微匪敖。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宜伯如齊道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九月儒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詁**宋經音義引字。詩義記也。識志字同。杜本詩毛傳：晦昧也。婉順也。接杜注言：晦亦微也。婉曲也。並非義訓。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蓋實諸戚。**詁**詩毛傳：實也。杜本此而甚善晉大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侯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于戚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詁接劉向新序引作下不失節誤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五行志作葬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詁詩毛傳廢用也杜本此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鱣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史記作司馬唐山按子山蓋卽蕩澤唐蕩音同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鱣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詁水經睢本高誘呂覽注決澗也杜本此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

齊楚詁服虔云魚石禱故書以爲四人非禱故不書疏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三郤詁賈逵云郤鍇郤犨郤至史記集解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犧奔楚潘集解作伯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詁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貨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陳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陵退舍於夫渠不撤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諸本作鴈今从詁郡國志陳留郡陳留有鳴雁亭杜水又東逕鳴雁亭南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雁者也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詁賈逵國語注逞快也杜取此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矣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鍇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繁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叔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詁正義曰詳者詳也古字同常指詳審也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詁詩毛傳烝衆也杜本此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耄詁詩毛傳敦厚也爾雅耄大也杜本此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詁崔愬易注曰瀆古贊字傳皆以瀆爲譖按虞翻易注譖亂也而食語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詁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語言爲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本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詁詩毛傳底至也杜本此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無復字一本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衷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鄖陵詁淮南氾騷訓作楚恭王戰于陰陵高誘注云恭王與晉風戰于陰陵按陰鄭聲相近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恥哉也詁爾雅亟亦數也杜本此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釋文匄一本曰塞井夷竈詁毛傳夷平也夏

逸云夷毀也。引國語注。陳於軍中而疏行首。【詁】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王書疏隊而擊之。高賈
性疏分也。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佻。
【詁】爾雅。佻。諷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羣。晉作譯【詁】鄭玄周禮注。羣。譯也。杜本合而
加羣。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詁說文。轎。兵車。高如巢以望
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轎車。廣雅翼高也。接令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轎。今考說文。轎。澤中守草轎
也。杜合轎轂爲一。恐非。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王符引作州羣。侍于王後。王曰。騎而左右何也。詁王
逸楚辭章句。騎驍也。杜注。走也。義亦同。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
也。詁廣雅。虔。敬也。杜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羣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說
引作聲。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詁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犧貢皇。云
之下。解曰。州犧貢皇。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犧言。營強。貢皇言。楚強。據云
皆曰也。本疏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詁】詩毛傳。萃。集也。杜本此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詁】服虔云。復。反也。陰盛于上。陽

動于下以喻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與道于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同上曰南國蹙詁詩毛傳蹙促也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廣雅蹙縮也射其元王中厥日詁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舉同上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詁說文淖泥也衆經音義引倉頡淖深泥也杜本右相達于淖詁韋昭國語注達辟也杜本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詁說文掀舉出也春秋傳曰掀公出于淖廣雅掀舉也杜本癸巳潘桓之黨釋文一本作潘起之子黨接注云黨潘桓之子也別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勢皆無子字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詁說文蹲踞也廣雅蹲聚也蹲音義同杜本鄒玄音蹲才九切宋本軍接養蓋所食采地郡國志領川郡養有養陰里水經注稱京相璠曰在襄城郊縣西南養水名也徹七札焉詁廣雅札甲也接徹七札言徹七重甲能陷堅也太玄經元撓云比札爲甲是其讖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詁朝爾射死藝呂鈞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鈞中項伏弢詁說文覆弓衣杜本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詁穀梁傳云聘弓微矢康信曰古者以弓矢以聘問惠棟曰故左傳云楚子

同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詁】鄭玄儀禮注殷盛也。杜本有棘韋。【詁】賈逵云一染曰棘。按說文棘茅蒐染韋也。一入曰棘與賈義同鄭箋亦用說文之附注。【詁】賈逵服虔並云。謂足附注屬也。時而屬于附。周禮疏杜取此。鄭玄雜同志云。棘韋之不注。不讀如附。附韋也。惠棟曰。不附古字通。見詩箋以附注爲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擣。【詁】接識與遠同。外傳作屬。訓爲遠。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詁】按杜注。問近也。今考莊九年昭廿六年杜注並云。問與也。則此傳亦宜訓與爲是。謂與于甲冑之事耳。又高誘淮南注。問遠也。則問無近義可知。不敢拜命。敢告不寧。【詁】詩毛傳。不寧寧也。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皆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晉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晉相假。況杜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詁】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措下手。今時撞是也。杜本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詁】詩毛傳。從遠也。杜本其右弗翰胡曰。韋昭國語注引。譏輶之。【詁】說文。蹊軍中反間也。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榮。乃內旌於弢中。唐荀誦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予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詁】小爾雅。薄道也。杜本叔山冉。古今人表作叔山舟。一本仍作冉。按冉當屬傳寫之誤。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蔑。子發鈞。王櫟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詁】鄭玄儀禮注：攝持也。杜本公許之。便行人執榼承飲。【詁】說文：榼，酒器也。詩鄭箋：承猶奉也。杜本此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詁】廣雅：御侍也。杜本是以不得輶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詁】韋昭國語注：免脫也。杜本此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詁】服虔云：金創爲夷。本疏：補卒乘繕甲兵。【詁】策經音義引三著：繕治也。杜本展車馬。【詁】周禮司市賈達注：展之首整也。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詁】韋雅、莫聚也。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詁】詩毛傳：固堅也。杜本蓐食申禱。【詁】韋雅、申重也。杜本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詁】臣瓊漢書注：逸放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韓非子呂覽淮南王毒史記說並作豎穀陽。或作豎陽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釋文本或作君幼弱諸臣不佞。【詁】小爾雅：佞才也。杜本此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詁】京相璠曰：楚地水經注道元云：瑕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卽此城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詁】史記：王怒射殺子反與左氏異。呂覽又云：翼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墻。宣伯通于穆姜。【詁】服虔云：宣伯叔孫儒如史記集解，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墻，申宮徹備。【詁】說文：敵，戒也。春秋傳曰：敵，宮文選注：敵作替。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墻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詁】馬融論語注：懼，也。訴懼同。杜本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詁】詩毛傳弭止也。接杜注：弭，沒之盡也。詩疏：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詁】服虔疏：按豹奔齊後生二子，晉乃召之，則服義爲長。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

者而後食。繹文一本作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詁】河南開封府鹿邑縣有鳴鹿塗在城內。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衡皆失軍。【詁】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本疏。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樂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聽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鄆。【詁】京相璠曰。公羊傳作遲。今東郡唐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遲城。即此城也。水經注。杜氏。同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儒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僕如而盟之。【詁】按此蓋昔諸大夫皆黜。獨出叔孫僕如使不在盟之列。

也。晉友莊造士達私云：「襄二十三年傳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儵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卽其事也。故此云出儵如而盟之，義亦通。」儵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儵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儵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唐石經作遂奔衛。今本並脫達字。亦間於邾。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詁。章昭國語注：「伐功也。」杜本。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詁。郡國志：「穀川郡，陽翟有高氏亭。」杜同。夏五月，鄭大子髡禎侯猶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禹領山下，入于穀水。」杜本。注：「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縣置于許之汲鄉。」曲洧城，按卽春秋時曲洧。文選。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引作君，無禮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遠。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閨。詁。說文：「閨，巷門也。」杜本。鮑參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誘我。』」詁。章昭國語注：「誘，譖責也。」杜本。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

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章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詁地理志盧屬泰山鄆鄆國志屬濟北國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詁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詁淮南王書聖人之子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葵猶能衛其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詁水經洹水出上黨涉氏縣至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注謂之洹口也注又引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按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與郭璞山海經注同或與己瓊瑰食之詁說文瓊赤玉也瓊攻瑰一曰珠闕好同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詁廣雅從就也杜本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王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詁服虔云聲伯恐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詩疏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詁詩毛傳繁多也杜本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濟詁地理志

清屬東郡。鹿勸曰。章帝更名樂平。杜本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自鄆陵。釋文本作辟。此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胥童。韓非子引作胥僮。傳語作胥之徒。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鑄奪夷陽五。晉語作夷羊午。宋本又作羊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晉語作蠻。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

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戎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詁小爾雅嘗試也。杜本此郤子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覬之。信。詁說文覬窺也。春秋傳曰。公使覬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冢寺

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

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鑄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

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趨助之。抽戈結杠。詁說文。耘衣發也。接杜注。耘。麥際也。本鄭康成禮記注。今改傳云。耕耘則訓當以說文爲是。昔韻解詁亦云。耘。麥際。或云。衣。穀也。而僞訛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

之皆戶諸朝。晉董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戶三卿。」**〔詁〕**葬非子載屬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惠棟曰：「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樂。鄭氏曰：「夷之舊戶也。」戶之盤曰夷，盤古夷字作厔。與戶相近，故或从戶或从夷也。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遇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旣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董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史記作匱。大戴禮記保傅篇作匠黎。外傳同。明道本麗作匱。按麗讀如麗食其之體。索隱麗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可補陸音之闕。**〔詁〕**賈逵云：「匠麗氏，公外嬖大夫，在翼者集解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退兵。」**〔詁〕**詩毛傳：「逃也。杜本此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詁〕**爾雅：「戶主也。杜本此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諸本聚誤作襲從。經釋文改正。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晉董。民不與郤氏。晉董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詁〕**呂覽驕恣篇：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三月而殺之。按自十二月至正月，內有閏月，故云三月也。惟

南人問訓同晉語亦稱厲公三月殺賣諱書禮容簾厲公弑于東門按卽翼東門也使荀偃士飭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詁服皮云館舍也疏杜取此辛巳朝于武宮詁服皮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異曰以辛未盟國入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疏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詁詩鄭箋菽大豆也故不可立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餲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詁詩毛傳疏覽也杜本節器用詁賈子道術費弗過齒謂之節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飭詁按外傳云懿恭子蓋亦以采地爲氏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饗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鳶之法弁糾御戎詁晉語作樂科韋昭曰晉大夫弁糾也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詁眼皮以爲司士主右之官韋司右也本疏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史記晉世家作祁奚大戴禮記作祁儀

作鶴侯。呂覽作折奚。徐廣注云：「舌職，說苑作羊殖，職爲舌職合聲。」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遇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詁】**韋昭國語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按杜注：偃，籍談父。與韋注蓋皆取世本。世本見昭十五年。正義知偃即籍游者：孔子弟子，皆偃字子游，是也。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駕屬焉。使訓羣驕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樹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鄙，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歸諸侯，納之曰歸。**【詁】**賈氏又以爲諸歸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疏以惡曰：復入。釋文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詁】**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又依仿穀梁云：稱納者，內離之辭。本疏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聲，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詁】**廣雅、堯案也。接杜注：假同曲，而披其地。**【詁】**說文：披，散也。廣雅同。接杜注：披，猶分也。義略同。以塞夷庚。**【詁】**繁欵辨惑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旌皇與于夷庚，惠棟曰：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廣道也。古字夷與通。詩緇西京賦注：远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夷，萬物得由其道也。是皆訓夷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逞

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晉。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築鹿固，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飭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卷十二

傳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詁】詩毛傳：登，成此也。杜本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詁】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壇丘亭。注同。鄒道元云：清水又東南逕陽壇城東，卽垣縣之壇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齊人不會彭此。

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詁〕**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陳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鄭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貳令于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疏敗其徒兵于洧上。**〔詁〕**服虔云洧水名史記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入穎杜本集解此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詁〕鄆國志呂留二縣屬彭城國杜同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詁〕接犬丘當作太丘傳寫誤移點在上爾雅宋有太丘漢書郊祀志周顯王四十一年宋太丘社亡是也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詁〕節玄問禮注引作大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詁〕韋昭國語注闕缺也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諸本誤作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詁〕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井之楊倞注或曰正輿字子馬賂夙沙衛以索馬牛〔詁〕接杜云索東擇好者今致索字無東擇之義惟說文云擇東選也索擇同音容古字通皆百四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初稷姜使擇美檀郭璞爾雅注使擇美檀〔詁〕爾雅樹小而皮粗糙者爲檀以自爲櫟〔詁〕說文櫟柟也下四年傳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道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釋文本作不爲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詁詩

鄭箋烝畀畀與杜本以治百禮降福孔偕周頌作告詁詩毛傳皆謂也杜本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菜子菜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鄭成公疾子驥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

目非異人任釋文任字絕句寡人也若背之是乘力與言釋文云厭本作棄功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

鄭伯驥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驥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驥曰官命未改會于戚

水經注引作會于咸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

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磬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

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

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詁按順棟高春秋大事表蕪湖烏程相去太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似爲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詁賈逵

云組甲以組織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織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數也帛盈數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益數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

舉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繡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窮也。今窮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窮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接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人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匱告于齊曰。寡君使匱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匱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註】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畫水西北入沛。卽地理志之如水矣。耏如聲。相傳道元云。時卽耏水也。音而水經。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聞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註】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詩毛傳。物事也。杜本能舉善也。夫爲下句首。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矣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祖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史記作楊亂行於曲梁詁賈逵云行陳也史記集解杜以此魏絳戮其僕詁賈逵云僕御也同上杜按史記魏世家魏絳卽尊楊干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詁賈逵云請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難死之誰本疏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鈁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詁用雅斯此也杜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詁賈語韓獻子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譴義也章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惠士奇曰章注賴勝于杜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詁說文成斧也从戈以鑿司馬法曰夏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虎右秉白旄又說文鉞車鑿聲也从金戌聲詩曰鑿鑿鉞鉞按以鉞爲斧戍之戎經典承訛已久雖以改正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詁章昭國語注禮食公食大夫禮杜以此

略使佐新軍。【詁】服虔云：於是魏頴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頴，升魏將新軍代趙武也。疏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詁】晉語曰：使蒐獻子爲候奄。韋昭注：獻子，蒐文字之族，昆弟士富也。按此則蒐氏有兩獻子。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詁】郡國志：汝南郡宋公國有繁陽亭。杜同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詁】鄭玄儀禮注：藉，猶杜本此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詩疏引此臣上有使字。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諳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爲親，爲詢；爲禮，爲度；爲事，爲諫。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姻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櫕於蒲圃東門之外。【詁】說文：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櫟于蒲圃。按襄二年杜注：櫟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櫟。又云：大而散葉者爲櫟。

敗櫓則櫓訓櫟較是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詁】方言略強取也杜本匠慶用蒲圃之櫟季孫不御【詁】

高誘淮南書注御止也杜本此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鄆【詁】地理志東海郡續故國禹後郡國志續屬琅邪國杜同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

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敵邑敝邑褊小闢而爲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問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

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玉篇引【詁】說文箋夏后氏諸侯夷羿國也羿亦古諸侯也一日

射師接窮應作窮容古字通羿非定名善射者皆謂之羿說文一云射師本疏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

名字是矣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詁】淮南墜形訓窮水出自窮

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詁】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

王射官故帝譽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及風俗通引作王射官故帝譽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及風俗通引作

提封此杜同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柏明氏王符引作伯明氏而浞之王符引作柏明氏而浞之

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詁**（接李善羽獵賦注：虞與娛古字通，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詁**（方音：悛，改也。杜本：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詁**（鄭國志：平原郡，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杜同水經注引作逃于鬲氏。按竹書紀年：夏后相八年，寒浞殺羿。二十八年，伯靡出奔鬲。惠氏以爲靡未嘗事羿是也。浞因羿室生澆及豶。）**詁**（說文：春秋傳曰：生敷及豶。惠棟曰：論語作翼。尚書曰：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敷。管子曰：若敷之在堯。說文引尚書作翼。云：讀若傲。論語翼蕩舟。以上是敷與翼通。今傳作澆者，敷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譖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詁**（賈逵云：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滅夏后相也。史記地理志：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杜本師古曰：斟音斟，廣韻斟尋古國名。玉篇作斟尋，處澆于過，處豶于戈。）**詁**（郡國志：東萊郡，有過鄉。接戈見襄十二年傳。杜同：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壤。）**詁**（小爾雅：蠭條也。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豶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芒，芒，廣大之貌。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釋文本或作攸家。）**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社。文選注兩引：武不可重。）**詁**（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用不撓于夏。

家文選注引此。【詁】廣雅。恆大杜本。獸臣司原。教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晉語作。貴貨易土。【詁】服虔云。荐草也。古執人逐水草而居。徒無常處。同上。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勞。【詁】章昭國語注。雙懷也。杜本。民狎其野。穡注。頽。罷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遼安。五也。君其嗣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鄫紂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檮弓作。春秋傳作。鄭駘。家語亦同。鄭國志。晉下引作。狐台。狐與齊古字通。【詁】按狐駘。杜注。以爲番禺南之目台亭。今致目台。卽淮南子之目台山。瀦水所出。杜凱非也。國人逆喪者皆髽。【詁】說文髽寢結。女子髽寢用則不髽。魯臧武仲與齊戰于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髽。按魯敗于邾。非齊也。說文徵引經典。亦間有不合。鄭衆以爲枲麻與髽相半結之。本疏。杜禹融以爲周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爲繩而紩。同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委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詁】章昭國語注。朱儒短人也。杜本。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惄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鋗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覲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雪。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詁。爾雅。挺。直也。廣雅。挺。直也。鄭玄曲禮注云。挺。直也。按挺庭。頑庭。音義並同。杜注蓋本此。我心局局。詁。按爾雅。斤。斤。明察也。斤。興局。義亦同。說文。炯。光也。廣雅。局局。光也。周易。烟。字同。杜注。略本爾雅。講事不合。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鄭爲不利。使郿大子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棟。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庇家器。詁。鄭宋周禮注。凡具也。杜本。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臧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檣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檣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詁服虔云：「昔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長從華弱之罰，直若樂轡如初。」是謂茹柔吐

則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邾故來討曰。何故亡邾。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
萊。萊侍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壘之。【詁】說文。壘。塞也。尚書曰。築
壘。洪水古文作壘。或从匱作墮。玉篇。壘。土也。亦作壘。又墮字注。同壘。是古字作壘。今據改。按玉篇引杜
注。尙作壘。不容轉。从俗。環城。傳於壘。【詁】說文。壘。城上女垣也。今本作壘。杜本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
王湫帥師及正興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菜共公浮柔奔棠。正興子王湫奔莒。莒人殺
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陸氏附注。遷萊于郿。釋文。或作遷。云。新而字。郿。子郿。菜。新字。
詁說文。麌。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鄖田。按春秋莊五年。鄖翠來朝。今說文不舉。始見經傳之鄖。疑非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隨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

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詁馬融尚書注：靖安也。詩鄭箋：介，助也。景，大也。杜本按：服虔漢書注：介，大也。則注此傳當亦同。又詩小明章毛傳：介景，皆大也。則此介字當從毛服注爲得。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詁詩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接下云：謂從者也。則委蛇當從毛訓爲是。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詁廣雅：衡橫也。杜本折曲也。楚子臺圍陳，會于鄖以救之。詁說文：鄖，鄭地。从自爲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於鄖，而邑部仍收鄖字。云：地名，从邑爲聲。是鄖屬通也。九經字樣：鄖字注音，蓋鄖地名。今經典多作鄖。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懃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鄖，子驅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驅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詁史記鄭世家曰：子驅怒，使唐人翦殺僖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驅使賊殺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驥子驥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詁】賈逵云：二孫子孤之子，本疏杜氏取此。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愛，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驥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驥子展欲待晉。子驥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左思魏都賦曰：富人寵義，雜競。弗經張載引左傳亦作弗羅。謀之多族。【詁】鄭司農周禮注：百家爲族。杜本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驥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詁】廣雅云：匪，彼也。杜本此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驥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撤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敵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鴻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諸本作遠今正詁爾雅注李巡曰啓小跪也杜本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詁薛綜西京賦注趙靈也詩毛傳廣雅並云控引也杜本此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曰一个石經作个淳化本俱作个傳注同餘作介今从釋文讀作古賀切而不改字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詁詩毛傳標落也杜本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辟於草木諸作譬今从羣經音辨改正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歎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滅亡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詁說文畚蒲器所以盛糧也揭載持也惠棟曰唐石經作揭正義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畚舉筆音弱與揭同史記河渠書曰山行則揭掌昭云揭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舉與揭音義皆同故孔氏書

正義以爲柵聲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今按說文木部無柵字。手部有柵字。玉簾柵字注云。輿倉器也。又土簾也。此字或見字林。故玉簾收入木部。正義引說文云云。未爲無據。惠氏斥爲說過矣。具綆缶。【詁】說文。綆。汲井綆也。缶。瓦器。本方言缶謂之斂甌。備水器。量輕重。畜水流潦。【詁】五行志引作畜。師古曰。畜讀作蓄。知古本作畜。後乃加升也。今从漢書釋文改正。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引作儲正徒令墜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詁】禹貢論語注。討治也。杜本官庇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適庇刑器。亦如之。使皇郎釋文本亦作員。命校正出馬。【詁】服虔云。皇郎。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鄉爲人之子。大司馬叔也。本疏杜世本皇父充石戴公子信年疏工正出車。備甲兵。庇武守。使西鉏吾庇府守。【詁】賈逵云。鉏吾太宰。本疏杜取此令司宮巷伯徹宮。【詁】說文。徹戒也。春秋傳曰。敝宮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二師命四鄉正敬享。石經初刻作令後改命。接無疑。諸本作令誨。今从石經改正。字。祝宗用馬于四墉。釋文。墉本祀盤庚。又作殷。字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詁】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周禮漢書五行志引作以出入火。惠棟曰。周毛伯鄭數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尚書。九江內鍋大龜。皮記。內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內。徐邈音

內爲納非也。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闢伯居商丘。**詁**服虔云：商丘地名，疏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詁**服虔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闢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上按本疏亦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竹書紀年：帝相九年，相居於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士作乘馬，遂遷於商丘。太平御覽百五十五引世本相徙商丘，本顧頡之墟。又鄭玄周禮校人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馬。

古文士與土通，又遷作杜。故荀子解蔽篇云：杜作乘馬也。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體。**詁**作斷。五行志：說文：閼，具數於門中也。廣雅：閼，數也。杜本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以知有天道引作是。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于諸本誤作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詁**賈鄭先儒皆以爲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本疏引服虔云：又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周禮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詁**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惠棟曰：陰隨陽，猶母隨子，故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乘位而狡。**詁**服虔讀毅爲放效之效。昔效小人爲淫，本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

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詁說文春秋傳曰秦有士穉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詁說文說可取曰穡詩毛傳植之曰穡按杜蓋本此然改稱種曰農究屬未安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葬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驥而樂驥士鈞上之使依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鄭門亦作專詁廣雅門守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罃韓起門于梁滕人薛人從樂驥士鈞門于北門杞人鄖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餉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皆闢詁眼處以爲故鄭因本疏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詁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都鄭衆以爲分四軍爲三部本疏按杜從鄭說與諸侯之說杜注艾止也義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杜注艾止也義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驛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驛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兩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釋文閏月依注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詁服虔云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良口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濟於陰阪次於陰口而還是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謂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詁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禮志五經異義春秋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子皆十二而冠

通接說文云。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惟姓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今攷高誘淮南王書注云。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己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接高注與說文略同。疑此段淮南王書本孫慎所注。或宋以後本混入傍注也。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祫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詁】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按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以先君之祫處之。【詁】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祫。宋本祫。又云祫謂曾祖之廟也。春秋疏。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詁】服虔云。成公衛曾祖。故以祫爲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驅將及楚平。子孔子驅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驅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詁】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廣雅質主也。杜本廣雅質主也。此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詁】詩

毛傳謂深也。杜本此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祿以幣更。【詁】呂覽二月紀。是日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高勝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按杜注蓋本此。惠棟云。周禮女祝掌以時機織禮之事云。此傳更亦當讀爲機。恐於上下文義不合。今不取。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亦作葬。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詁】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音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音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疏。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詁】服虔云。免脫也。音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起本也。御覽。杜夏取此。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逼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內賓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聰重如役。逼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詁】唐石經及釋文。宋本並作聊。惠棟云。聰字古。或者文作取。說文。聰。晉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抉之以出門者。【詁】韻度云。抉。櫛也。謂以木櫛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本狄虎彌古人文表作秋斯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詁】廣雅。櫓。柂也。鄒玄禮記注。柂。大柂也。杜本此。左執之右拔。

載以成一隊。【詁】國語。百人爲微行。行頭爲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杜取此。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革父登之。及墻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役之以几。作几。釋文。機本又今據改。【詁】說文。凡。牋。几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遠。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秦帥老夫。作奉率。引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詁】說文。羸。瘦也。玉。驚。弱也。瘦也。劣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曰。羸劣人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詁】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簇。本疏。按說文。築。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者。成二年。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是將守戰用石之體。厭矢以矢石爲一。混矣。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屬。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覬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詁】莊子鴟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注。桑林。淫樂也。按宋舉殷之後。故得用桑林。杜注。殷天子之樂名。蓋亦取諸此。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白。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禡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

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匱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妘姓也。【詁】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世本：是祝融之孫。陸續第四子求言之後。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杜本：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詁】接霍人。卽地理志太原郡之霍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卽霍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爲卽霍邑誤。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革父爲右。生秦丕茲。釋文：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慈。接左傳：凡五字皆作丕。惟此處石經釋文並不誤。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騶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諸本：侵我今。從宋本改正。【詁】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詁】詩毛傳：競，張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膝。己酉。師于牛首。初。子騶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

止獲又與之爭子驅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唐石經曰留車多非禮也接注當有多字遂弗使獻初子驅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葬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驅常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驅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倣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詁史記鄭世家曰子產者鄭成公之少子也蓋承世本之謨章昭國語注公孫成子子產諱鄭穆公孫子國子爲門者庇葬司閑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驅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嘗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詁服虔云鄭舊世廟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飭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詁釋文還本又作瑕鄭玄儀禮注古文釋文還三年傳還公宮同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穎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穎，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罊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詁，說文：右助也。杜本。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篤門圭寶之人。詁，說文：篤，藩落也。春秋傳曰：篤門圭寄，寄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閼，寄作賈，說文：賈，空也。杜注：閼，賈小戶。則杜時本尚作寄可知。又圭字从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賈。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篤門圭寶。賈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篤門，荆竹織門也。圭寄，寄與賈，同物同音，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辟施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篤門圭寶，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篤門圭寶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詁，接婦辭端。

古字通。聲法解。柔德考索曰。靜恭已鮮。音曰。靜。寬。樂合終曰。靜。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傳閔詁說文。閔。卷門也。季巡爾雅注同。詛。諸五父之衢。小雅周禮注。盟。盟主於要誓。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彊易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算晉荀磬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詁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向鄉。杜同。酈道元曰。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閭。諸侯伐鄭。師於向者也。右還次于瑣。詁郡國志。河南郡。澮陵。有瑣侯亭。杜同。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陰。詁京相璠曰。鄭地也。酈道元。昔濟水。滎水。中北流至衛鄉。西與出河之濟會。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歷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

毫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毋雍利。譖本文改正，毋保姦。【詁】說文：廣雅：禁也。案：保字同杜本。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詁】服虔云：二司，天神司博，察不敬者，司盟，察盟者，是爲天之司盟也。杜記疏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詁】以上實十三國。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本疏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又作卑【詁】廣雅：踣敗也。杜注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夷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惄師觸師撻。【詁】服虔云：三師，鐘師，鐸師，磬師。謂惄能鍾，觸能鐸，磬能磬也。本疏廣車，軛車。【詁】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軛車，屯守之車也。本疏說文：軛，兵車也。杜本此疏謂，射禮，二算爲純淳，純古通。故杜注云：淳，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鉞磬。【詁】五經要義，鍾磬皆編組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堵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

也。杜本此謂文類聚。女樂二八。【詁】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之樂。章昭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詁】服虔春秋左氏荀育釋广云。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邢俎蕡豆工歌縣。續書補。荀育云。大夫士無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性少牢無樂。宋本禮記六。記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詁】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於戚。一也。其年又會於城棣。敦陳。二也。七年會於鄖。三也。八年會於邢丘。四也。九年會於戲。五也。十年會於祖。六也。又戊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於毫城北。八也。又會於殼魚。九也。本疏及史外傳作記集解。七年下同。接韋昭注。七合不數城棣及虎牢二會。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詁】應劭漢書注。攸所也。杜本便蕃。詩小雅作平平。正義引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詁】惠棟曰。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邊嚴戒。今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曰。於安思危。虞卿春秋。卽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於譚叔轉授荀卿。然則左傳居安當

作於安也。又按文選陳孔達檄吳將校部曲曰：於安思危，以遠悔害。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故賢王於安思危，蓋盛引書成句。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作於安思危，居於聲相近，容古字通，亦不必改从於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臧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飭御之。文宋本改正諸本作禡從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詁括地志：洛川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卽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邢，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飭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隔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諸本揚誤訂【詁】鄒國志：梁國唯陽有楊梁聚。京相璠曰：宋地。腳道元云：今唯陽南東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日楊亭也。俗名之曰綠城。非北去梁國八十里。杜同此按呂覽行論篇宋殺文無是於楊梁之堤，卽此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

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土飭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都亂分爲三師。救都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偃士飭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詁周嘗大聚。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卽什吏也。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次。次字从石經改定。詁接楊倞荀子注。次，修也。李賢注。後漢書亦同。次古字通。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詁廣雅。農勉也。書洪範云。農用八政。管子大匡篇。耕者下力不農。有罪無赦。按並與此義同。宋本作農力。石經初刻亦作農。皆後人臆改。不足據。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敵。恆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詁〕**河上公老子注。又云。不穀。唯不能如車穀爲衆穀所濟。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鄖。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詁〕**說文。窀穸之厚夕。春秋傳曰。窀穸從先君於地下。又穸字下云。窀穸也。晉語。窀厚也。杜本惠棟曰。孔宙碑作窀夕。說文無穸字。明不从穴也。今按正義云云。古字作窀夕。後加穴。以窀穸爲墓穴。是也。後漢書張奐傳云。幸有前窀。朝殖夕下。更是一證。又說文穴部穸字。卽在窀字之下。而惠云無穸字何邪。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詁〕**賈逵曰。問凶曰弔。史記集解。按杜注似迂曲。賈義爲具。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旱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龜猶在。楚石龜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詁〕**國語引大誓曰。旣夢協於朕卜。鑿於休祥。禮記曰。卜筮不相與。注云。與。因也。惠棟曰。鑿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鑿其不正者。康成曰。故書鑿爲習。是習爲古文辭。

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醫也。襄十五年傳云：卜不製吉。注云：製，重也。金陵云：乃卜二筮，一習吉。又鄭注士亹禮云：古文櫛爲鶡，是鶡與習通。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作何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詁】服虔云：愈，猶病愈。本疏：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詁】徐邈曰：務婁侯反。釋文：禮說云：務與辛，古音同。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詁】周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至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朱圉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本疏：告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詁】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水經注引杜林云：敦，鳩古瓜州也。杜本：乃祖吾離破苦蓋。【詁】說文：蓋，苦也。苦蓋也。按爾雅蓋謂之苦。說文本此。杜注：蓋苦之別名，亦用爾雅及說文義。蒙荆棘。【詁】方言：蒙覆也。杜注：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也。略同。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文選注引作譏。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詁】小爾雅：詰，朝明旦也。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詁】

爾雅疏明也。杜本謂我諸戎是四蠻之裔胄也。【詁】廣雅裔遠也。王逸楚辭章句。竇後也。杜本毋是翦

奔。【詁】高誘呂覽注。翦除詩鄭箋。翦削裁也。下同。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詁】說文。喊。咤

也。廣雅。咤。嗚也。按。呻。呻古字通。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詁】廣雅。亢。當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亢。當也。亢。仇字同。杜本。此。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詁】詩毛傳。掎。而束之曰掎。廣雅曰。掎。掎也。與晉踣之。【詁】說文。踣。僵也。春秋傳曰。晉人踣之。杜本。戎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過。【詁】爾雅。遇。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譽焉。【詁】說文。譽。目不明也。从苜从匱。匱。目數搖也。按。杜注。譽。睭也。或以

音同。借作睭字。今改廣雅小爾雅章昭國語注。皆云。睭。慚也。此傳。譽字亦當訓慚爲是。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釋文。愷。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

使。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詁】服虔云。宣公。曹伯。廩也。以晉成公十

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史記集解。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詁】服虔云。曹君。公子賈。芻也。賈芻在國。聞宣

公卒。殺大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同上。將立子臧。【詁】服虔云。子臧。賈芻庶兄。同上。子臧去之。遂弗爲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詁王肅云義宜也孺子嗣國得禮之宜同上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威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
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詁杜本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此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詁服虔云由驛以上爲屬詩疏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詁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樂驪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驪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文選注引無其字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驪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文選注引作誠可以免其身職在盈也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饗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饗之怨實章文選注怨作懲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詁】服虞云旰晏也同上杜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史記作不釋【詁】服虔云從公於閭同上杜取此二子怒孫文子如戚【詁】服虞云孫文子邑也同上杜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詁】賈逵云樂人史記集解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家語作蘧稚南王書同【詁】賈逵云伯玉衛大夫同上高誘呂覽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晉之子瑗諱曰成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郢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詁】水經注引作柯澤按莊十三年公會齊侯於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視柯今爲祝阿元和郡縣志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是也杜注郢人執之【詁】服虞云執道公徒者公如郢故郢人爲公執之本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讎射爲禮乎釋文或一讀射兩鉤而還【詁】說文鉤輶下曲者服虞云鉤車輶也詩疏杜又云車

驛兩邊久馬頭者。釋文及春秋疏。

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禋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保師而蔑之。石經保師廢改作師保誨今从初刻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詁釋文厚本或作廊。世本曰晉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晉語魯文公欲弛廊敬子之宅。章昭注。廊敬子。晉大夫。廊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廊之難。閔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惠棟曰。呂氏春秋有廊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世本作厚。內傳作廊。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廊。字異而實同。高誘曰。廊氏惠伯革之後。以字爲氏。因爲廊氏。廊成子。廊敬子。國之子。廊齊孫也。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廊昭也。按世本作惠

記注作崇。高誘又作

弔于衛

詁寶達云。問凶曰弔。下有君不弔。同史記集解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作葬。未詳孰是。

弔于衛

詁高誘又作弔。詳引作弔。杜本。廣雅。越。遠也。杜本。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泄。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鵠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裘。釋文改正。从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詁接史記衛世家曰。孫文字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惠公。徐廣云。班氏曰。獻公弟姦。又云。衛惠公會晉平公。平公執瘡公與寧惠。復入衛獻公與左傳異。索隱曰。左傳作剽。古今人表作姦。蓋音相亂字改易耳。今攷秋字。蓋卽姦字之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剽。剽與姦皆音同字也。又按呂覽似順論慎小篤。引此又作立公子翻。攷剽乃悼公之名。呂覽誤。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作殤。音暗。徐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詁高誘呂覽注。成國。千乘之國也。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詁王邊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野。生無目而善聽。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釋文。仰本亦作印。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置神乏祀。詁劉向新序及凱苑。皆引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按今刊本主字疑生字之譌。生性古字同。周禮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韻爲性。是也。乏祀釋文本或作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詁南雅匡正也杜本疏引此忠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逸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文選注引無其字釋文本以從其淫。或作縱而棄天地之性。新序引此性下有乎字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詁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棠邑都國志春秋時曰棠按卽昭二十年棠君尙之棠棠古字通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敵。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毅。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詩疏引此作佐我先王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詁孫毓云舊本及賈氏皆作嘆本說文嘆敗也釋文服本作懼解曰懼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臺之不懷柔諸侯恃繫齊桓之匡正也。本疏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詁廣雅析羽爲旌杜本而弗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

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詁】呂覽高義篇子囊伏劍而死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詁】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土首章有之。疏鄭玄禮記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棟曰西漢毛詩不列於學宮故服氏謂之逸時。

卷十三

傳襄公二

十五年明刊本作十有五年今从宋本割有字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詁】方言問非也按杜無注正義云問非也節本此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焉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詁】服虔云連尹射實言射相連屬也。本疏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讒心。【詁】說文讒歎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

乘與師戎師慧三月淨化本作二月譏公孫黑爲質焉司馬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逃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曠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詁世本晉悼公子舒鮑無終遂不克會杜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若予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詁孔安國書傳政治也杜本富而後使復其所詁服虔云富賈玉得富周禮疏杜取此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史記作樂逞年表亦同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湧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詁爾雅類善也呂覽重言篇引高宗之召余惟恐音之不類也荀子儒效篇其言有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翬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

不庭【詁】爾雅：庭，直也。按此與隱十年傳同。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溝阪。【詁】水經注云：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溝阪者是。應劭曰：溝水出舞陽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溝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子父城東南溝水之北山有長坂。蓋即溝水以名坂。故有溝阪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詁】戰國策：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郎。孟孺子速微之。釋文：速本又作遼。同【詁】廣雅：遼，遼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涇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禱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父。新折古字通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詁】爾雅：鳩，聚也。按杜注鳩集也。義亦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詁】說文：𠂔，𠂔，𠂔也。或从匚。廣雅：𠂔，馬也。杜本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詩鄭箋引作：其父爲厲。【詁】詩毛傳及

廣雅屬惡也。郭象注莊子屬之人夜半生其子云屬惡人也。案杜注屬惡鬼今攷此時林父尚在謂之者不過斥其惡耳不應卽謂之鬼杜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傳注亦同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

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懃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城紂于防師

自陽關逆臧孫詁郡國志泰山郡鉅平有陽關杜同

至于旅松聊叔紂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

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詁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詁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惡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抉其傷釋文舊本一而死詁說文抉挑也冬

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閭卒華臣弱畢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詁說文鉞

大鉞也一曰劍如刀鋒者又云鉞鉞有鐸也案此則鉞蓋劍屬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殺諸廬門合左

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作就其妻五行志引傳曰界余而大曠宋公聞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五行志引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詁服虔云蓋覆蓋之百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左師爲己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詁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聽惡之甚也同上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詁說文罰狂犬也春秋傳曰斬大入華臣氏之門案今本作瘞說文瘞小

兒櫟癰病也。此非其義。當從斬爲是。漢書五行志及字林亦皆作斬。廣雅斬。狂也。與說文同。呂覽晉時
篤鄭子陽之難。猶徇徇之義亦同。撲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誣曰。澤門之哲。詁惠士奇曰。詩大明縣正義
引云。皋門之哲。陸氏釋文云。本作皋者。誤也。據案古皋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澤之利。斐亹以爲
澤字。但皋爲白下本。澤爲四下幸。本一字。漢碑从四下幸者。誤。服虔。漢書注云。皋澤也。詩鶴鳴於九皋。
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皋門。何獨宋不然也。今案如惠氏所言。皋門爲諸侯宮門
外名。似非人臣所居之地。杜注。指爲宋東城南門。或非無據。疑卽孟子所云。堙澤之門也。實與我役邑
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詁廣雅區區。小也。而有詛
有祝。禍之本也。詁本作斬。據鄭注。禮記及後漢書注改正。齊晏桓子卒。晏嬰翦衰斬。前。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留字从字。詁地理志上黨郡領
長子屯留二縣。杜本釋文純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詁聲類跪也。文選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是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詁說文茲二玉相合爲茲或从瓊杜本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僂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僂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湧梁之言同伐齊侯御諸平陰斬防門而守之廣里詁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虛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斬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嘗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虛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案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詁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水經注杜同此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詁爾雅般遷也郭璞注引左傳曰般馬之聲案班般遷古字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隙而殿。【詁】國語賈注闕地通路曰隄廣狹隄道也。隙，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隄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詁】說文脰項也。案杜注脰頸也。用鄭玄何休說義略同。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弛本又作掩，音同。

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蕡。【詁】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景莊山。杜氏同。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詁】呂覽虞大篇云：齊遂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伐雍門之萩。

【詁】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案韻雅云：蕭，即此。鄭道元引此作萩。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蕭也。並引傳文：又七言切。知舊本又有作萩者。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柶，以爲公琴。【詁】說文：柶，柶也。夏書柶赫柶柏，即此。玉篇：柶，木似櫟，柶，墨木也。案柶可爲琴，必非墨木，蓋狀似之耳。惠士奇曰：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驍迫還于門中，以杖數閭。【詁】說文：杖，榦也。可爲杖。案杜注：杖馬撻，蓋隨文爲訓。爾雅：閭謂之閭，鄭玄禮記注用木曰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詁】說文：扣，牽馬也。廣雅：扣，持

也。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釋文。淮本又作維。【詁】水經。淮水出琅邪。箕縣。淮山。過都昌縣。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杜本此。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_{揚从石經}宋本改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岀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詁郡國志。潁川郡。澮城縣。有汾丘城。杜同於是子蠻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詁水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遂涉颍。次于旃然。詁郡國志。河南郡。成臯。有旃然水。水經注。汎受旃然水。杜同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脣獻于雍梁。詁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雍氏城。杜同右回梅山。詁郡國志。河南郡。密。有梅山。杜同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詁郡國志。舞陽城。有魚齒山。杜同甚雨及之。詁惠棟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今案惠說未詳。檀弓雨甚至。乃二句。至謂門人至也。以三字連讀。疏矣。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詁服虔云。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周禮。又云。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本疏。南風不競。多死聲。【詁】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死聲多。上又云。吹律而音歎風者。出聲曰歎。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歎風。禮記疏。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詁】賈服並言。邾魯以漷水爲界。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刺晉偏西。晉本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苟偃瘡疽。生瘻於頭。【詁】說文。瘡。勞病也。疽。癰也。瘡。腫也。瘡。頭創也。眼處通俗文。頭創曰瘡。音義。玉齋痘。黃病也。多但切。左氏傳曰。苟偃疽瘡。生瘻于頭。疽。惡創也。案惠氏曰。玉齋引作疽。是誤。以上一字爲下一字矣。今攷玉齋本。明云疽亦作瘡。惠氏讀書可云疎忽。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匵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撫之。詁衛靈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

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釋文輯本又作集。文選注引此卽作集。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詁】賈逵問語注云。律爲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正義云。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本字林云。銘題勒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猶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詁】服虔云。兄子曰魋。懿姬所從也。顏叔皆其母姓。聲懿聲也。傳家從後音之。故舉聲也。御覽杜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詁】服虔云。二子宋女。上案史記又作仲姬戎姬。則又似姬姓女矣。傳遜說諸子爲內官。則此仲子戎子疑亦如漢內官之七子八

子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詁】服虔云。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也。上惠棟云。養謂養母。戎子請

以爲大子。許之。【詁】服虔云。齊侯許之。上同。杜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詁】服虔云。立長爲祥。立而廢

之爲不祥也。上同。開諸侯難。【詁】服虔云。問犯爲光已列于諸侯難成。上同。杜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詁】服虔云。謂光數從諸侯征伐會盟。上同。及史記集解杜取此。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詁】服虔云。專黜也。

光比於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御覽杜取此。而以難犯不祥也。【詁】服虔云。以難成之事犯不善。上同。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詁】賈逵云。徙之東垂也。史記集解服虔云。東徙之東垂也。御覽杜使高厚

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詁服虔云。微隱匿也。同上。疾病而立之。詁服虔云。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同上。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詁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案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今改割勢閉宮皆係宮刑。因人制宜耳。劉難服非是。如婦人從夫服重有髽筭笄之類。豈得以不同夫服。遂謂之非後服乎。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匱瀆之丘。史記作匱竇。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詁京相璠曰。高唐本平原縣也。水經注。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翬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詁嚴育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稱爲大夫。詩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案當去聲讀。詁鄭玄云。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二諸本誤作士。从唐石經宋本改正。信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二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齊慶封圍高唐。弗

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詁】賈逵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本疏杜服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訓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說文及春秋正義彭注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繩納師【詁】說文繩以繩有所懸也春秋傳曰夜繩納師醯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陸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衰孔成子曰是謂厭其本【詁】服虔云孔成子衛稱孔恭鉏史記世本衛孔莊叔達生得閼叔毅毅生成叔孫鉏鉏記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詁】潛夫論慶氏嬪姓畏公子黃之侶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

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於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隨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高誘呂覽注引作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詁案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妹是襄公父之姊。今攷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二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妹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乾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皇號公主，卽此類。杜氏以爲蓋寡者二人，亦屬曲說。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詁案玄服處皆以盡爲何不也。本疏文請問也。武仲曰：不可。詰也。乾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乾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予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乾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潤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

【詁】諸儒以爲鄭葛無命禦本疏，以地來雖賤必書。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穎氏以爲再會稱人，同上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繡衣裳，鮮食而寢。

【詁】說文：綉，衣也。以糸曰綉。以纈曰袍。

春秋傳曰：重繡衣裳，繡作臙。古文省。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樂

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爲

公族

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忠之，祁懼其討也。懼諸，宣子曰：盈將

爲亂

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

富

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

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

淵嘉父司空，靖邴豫。廣韻引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體。【詁】賈逵云：十子皆樂盈之黨。知范氏將害

樂氏故先爲之作禮。討范氏不克而死。疏囚伯華。叔向外傳作叔孺。呂覽同禮記又作叔譽。釋僕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詁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詩讀有異。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詁禮記繢衣詩引作有捨德行。鄭注云。捨大也。案覺捨音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駒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蕃勳。釋文。勳如字。書作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勤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氏曰。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王符引作祐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不亦惑乎。蘇氏曰。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論衡言。毒蠍引此不使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詁論衡曰。妖氣生美好。古美有視寢二字。唐石經亦同。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論衡曰。妖氣生美好。古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焰。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附于肝。故生男力。火氣猛烈。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彼美余體。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也。論衡引作勢。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奔楚。過於周。周西鄙刺之。唐石經樂盈下有奔楚二字。今从增入。又一。【詁】眼處通俗文述取謂之抄掠案聲類掠作刺。說文無掠字。當以刺爲正。下同。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詁】案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匱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匱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蟠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歸於晉君。今案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晝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匱。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晉仲子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無所伏竄。【詁】廣雅。伏竄。藏也。敢布其死。昔陪臣晝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蟠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詁】說文。廣雅。並云。任保也。大君若不弃晝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晝之力。而思蟠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刺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轔。【詁】鄭玄周禮注引作候入案周禮候人職曰。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郡國志。河南郡。魏氏有轘轔關。杜同。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于商任。鋼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

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縛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縛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縛郭最欲與焉州縛曰東閭之役臣左驅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釋文枚本又作弣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詁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疏案正義謂服云前年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于經不得云非卿今改魯司寇非卿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大司寇不列于卿蓋魯卽同大國之例三卿此時季孫斯叔孫豹仲孫翫並爲卿故服云然疑後年仲孫翫卒後竝始代爲卿又不久卽出奔故得列於經也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詁齊育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篤齊育武仲者述聖之道晉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兩行傲之曰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禮案聖有數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玄云聖通而先識也武仲多知時人以聖稱之當亦類此下此則呂覽所載蓋跖自言蓋有五德妄意室中之穀聖也此聖字蓋亦以智數多能料事而稱之耳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驟又從寡君以觀賈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釋文。池本作泮。徐亦不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溴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詁說文附三重醇酒也。杜同。與執燔焉。【詁】釋文。燔又作燔。蕙棟曰。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燔。說文曰。燔宗廟火熱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備同姓諸侯。此燔燔字當作燔。燔寫之誤。今案燔作燔。由隸省非誤也。蓋省火存肉則爲燔。省肉存火則爲燔也。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詁爾雅。春再也。無日不惕。豈敢亡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詁】服虔云。實謂謔讓也。本疏。其無乃不堪任命而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樂盈自楚適齊。詁史記晉世家曰。晉樂逞有罪奔齊。田敬仲世家曰。晉之大夫樂逞作亂于晉來奔齊。秦隱曰。逞音盈。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

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詁】說文：春秋傳曰：鄭公孫穀字子石。案今本作段。然字子石，則當以穀字爲是。徐鉉本作穀。云：平加切。今攷玉篇作穀，都亂切。穀石也，則徐本从段誤。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_謹詩作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銅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轂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詁】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疋之三日。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鴻爲令尹。公子翫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覲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覲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眡將如晉詁說文春秋傳曰鄭游眡字子明案說文眡多白眼也則子明蓋以疾名如黑駄黑背之類是也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闋詁服虔云鄰國尚爲之咽樂疏祝揚舅之國乎禮記陳侯如楚公子黃翹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版隊而殺人諸本作板今从舊三十年傳文改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詁服虔云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藩載嬖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詁賈逵云嬖盈之邑史記集解杜取此嬖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嬖孺子如何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嬖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嬖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雖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詁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本疏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旣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解矣諸本作懈从釋文石經改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寢諸本作謾亦從釋文改正晉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驛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駕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詁廣韻斐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斐也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憚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飭詁服虔云昉盈之子案世族譜以昉爲欒氏族杜本此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傳榮爲右釋文或作申鮮虞之傳定本無之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斃詁賈逵以

爲左翼曰營。本疏杜取牢成作罕成。一本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壯。【詁】賈逵以爲右翼曰壯。上司馬懿莊子注從旁聞曰壯。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詁】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營乘車大農侔車屬焉。大農大殿也。本疏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驕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特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或以謂四字于上下文義似贊疑是杜注誤入正文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詁】賈逵云晉邑史記集解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詁】賈逵云孟門大行皆晉山隘。地理志河內郡野王大行山在西北杜本高誘淮南王書注孟門大行之限也。穆天子傳北登孟門九河之隱張武軍於發庭。釋文庭本此。詁京相璠曰少水晉地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水經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詁】服虔云東陽爲魯邑本以追之。穀委釐。【詁】釋文云釐徐邈音來惠棟云外傳作釐古字通徐音是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詁】賈氏以爲善次。釋又云禮者舊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季

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詁】世本。魯季悼子乾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歎。文伯歎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繫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樽。【詁】惠棟曰。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曰。曾。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今案左傳惟昭九年公使尊。尊字不加偏旁。五經文字亦只收尊字。今从改正。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詁】賈逵云。馬正家司馬御覽。杜楨而不岀。閔子馬見之。曰。【詁】賈逵云。晉大夫閔馬父。同上。杜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抑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疚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瘳。下同。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詁】服虔云：石爰石也。南史王僧孺傳案說文：爰，以石刺病也。臧叔策曰：羈鵠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硬，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美疚不如惡石。夫猶生我。【詁】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本疏：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鄖。【詁】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鄉。玄注：祝或爲鄖。高誘曰：鄖讀作祝。案祝古音通，故或作鄖。或作祝。水經注曰：汶水又西逕蛇丘縣故縣治，鑄鄉故城。左傳：臧宣叔娶于鄖。是也。郡國志：濟北郡，蛇丘，有鑄鄉。杜注亦同。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也。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鑄，使爲以納。請途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詁】服虔云：東門遂，臧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史記集解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儒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毋或如諸本母誤無从上傳及釋文改正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飭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晉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詁】服虔以下從上讀舊敝廬在下本疏妾不得與郊弔【詁】惠士奇曰士喪君視殮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正義並失之

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釋文以齊侯絕句一讀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以見字絕句案一讀是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諸本誤作何今改正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想也【詁】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詁】水經注汾水下引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聯歷殷周

晉卿士荀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即是城也。據此則劉累又爲倉頡之後。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詁】**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鑿復興而滅之。本部國志。東都白馬有韋鄉。杜同此。在周爲唐杜氏。**【詁】**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又云。子與士蒼字。武子。士會也。本部國語注。又云。武王封堯之後爲唐杜二國。同上杜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杜本此晉主夏盟疏。國本皆作其言立于世。豫元。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詁】**服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本取此。杜乃立德。本同上杜。其次有立功。**【詁】**服以伏羲神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取此。杜其次有立言。**【詁】**服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同上杜。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詁】**歐文。聚門內祭先祖。所以傳繼。或从方。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詁】**通俗文。財帛曰賄。衆經案上言諸侯之幣重。則賄字指財帛爲是。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諸本皆作只。今宋本改正。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凌我以生乎【詁】說文凌抒也倉頡篇抒取出也詩釋文引案晉語凌民之齊澤以實之章昭注凌貳也此凌字亦可訓貳象有齒以焚其身【詁】服虔云焚讀曰貨貨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本案杜訓斃失之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敵邑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一本作是以請罪蹕焉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精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詁】匡語正俗曰案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楚有薳啓疆亦其例也案古今人表作薳啓彊則此字當从居良反爲尤古本彊疆二字同文陸氏恐牽混故輒加音切後人不知妄爲區別遂失古意昭元年叔弓帥師侵鄭舊本釋文作彊居良反韻旁不加土此一證也又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辟疆言辟疆強梁者一曰辟讀曰疆疆讀曰疆辟疆音辟土地也詩鵠之彊彊亦音居良反且請期齊社蒐軍實【詁】注云蒐數軍實兵甲器械周禮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詁】鄆國志東萊郡縣陳有介亨杜同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

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詰】說文。選動也。春秋傳有輔蹠。案今本作蹠。釋文昭五年作輔。云。本又作蹠同。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詰】水經注。灤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大之故邑也。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釋文。又作樓。【詰】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案部附古字通應。勸風俗通義。李善魏都賦注。引並作培塿。六書正譌云。俗作培塿。非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才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疏。二子在幄。【詰】小爾雅。覆帳謂之幄。杜本。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居轄而鼓琴。【詰】案說文。戶部居字。注云。蹠也。从戶。古者居从古。驅字。注云。俗居从足。今定作居。傅氏遜云。轉字从車。與衣嬖何異。此必軫字之誤。顧炎武補正。采取傅說。惠棟云。案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轄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轄橫木。邵學士晉油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駕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嬖。未詳所出。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囊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居轄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詰】說文。轄。不久也。廣雅。轄。鄉也。與爾雅同。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

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鄭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鄭地水經穀亦出安農冠池縣穀陽谷東過河南縣北入于洛類春秋條例言四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水經案固穀洛開毀王宮城城是以詳及穀水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豈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本作卓釋文綽徐詁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家有參鷺家文惠云公卓卽孟公綽也知古本作卓論語憲問篇釋文云公綽古文作公卓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詁賈逵云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集解案襄六年齊人滅棠故棠遂爲齊邑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或作娶本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詁姓纂東郭齊公族桓公之後也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二史皆曰詁服虔云皆二卦本疏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阻妻不可取也諸本作娶今从釋文改正且其繇

曰困于石據于蒺藜石經作藜下同宋本亦作藜今定从藜字作蒺藜誤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釐也何害詁說文釐無夫也釋文釐本又作釐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詁】服虔云凡淫曰通詩疏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聞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問公詁服虔云同上史記集解杜公問曉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詁史記作搘柱同上杜甫云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前一說同上杜取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詁服虔云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杜近於公宮詁服虔云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許稱公同上杜陪臣干據釋文服本作讓子須反說文據音有據說文據字亦有作據者史記本作干趣徐廣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二字古皆說文據夜爭趣惠棟曰案左傳據字亦有作趣者史記本作干趣徐廣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从取聲云謀也言受崔子命并據謀淫之人也本疏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詁韓非子奸劫篇公踰于北牆又云崔子之徒以戈辟公而死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壇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嗣侍漁者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廢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詁】賈逵云聞難而來史記集解杜自此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詁】服虔云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同上杜注取上句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詁】服虔云昔君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同上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詁】服虔云置之所以得人心同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此盟四字後人妄加也釋文本或者下有有如仰天歎曰【詁】案高誘呂覽注晏子下復有晏子二字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詁】新序曰南史氏是其族也服虔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禮記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聞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詁】世本聞丘產生嬰生歐生莖莖生旌旌廣雅縛束也案昭二十六年縛一如琪采同杜氏訓縛爲縛亦是此義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嬖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詁】廣雅與如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如當也案此蓋言一當一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石經本有中字覆校刊去有中字袁十四年失道于弇中卽此地也謂嬖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詁】案杜注側壇壝之今改側字無此義訓鄭司農考工記注側當爲仄此傳義亦當同蓋謂不以正葬莊公也後漢書注亦云側謂凡爲不正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翫【詁】說文翫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翫名齊人謂屬爲翫案說文用禮器文杜注節取此惠棟曰周禮旌人云衣翫柳之材注云故書翫柳作接櫛鄭司農接櫛曰翫櫛讀爲柳皆棺飾禮弓云周人櫛置翫春秋傳曰四翫不翫先鄭引禮弓作翫引左傳作翫明古文春秋傳本作翫杜氏改爲翫失之矣不距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詁】張良云下車遣車也本疏又云上公翫輶九牢遣車九乘禮記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詁】董遇曰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本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是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弁壇木刊【詁】說文翫塞也刊剗也案今本作壇譏說文剗字亦訓剗是刊有刪除之義

服虔云，埋葬刊削也。詩義亦同。杜取服說家語，埋又作葬。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白載余曰：「將巡城，遇賈鍊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詁，爾雅，邑載也。疏引謝氏曰：邑字又作擁。案擁社蓋載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鑿，以待於朝廷。子展執執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詁】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祓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案杜注誤，當從服說。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水經注引作同盟。重丘，伐齊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程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詁，詩毛傳弭止也。杜此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詁】服以令尹爲屈建。本疏杜取此。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諸本楚字皆對屬下句非是，今改正。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詁，案杜注云：離城，舒鳩城，殊無所據。今考鍾離在吳楚之間，漢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當即此也。吳人救之，子木速以右師先之。子彊从宋本改正。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墮險。【詁】案墮險與成十六年傳同義。墮，說文亦作阤。故下云墮乃禽也。杜注云：墮，墮，虛水雨，非是。墮乃禽也。不加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漢陳球作遇。高誘呂覽注闕讀曰遇。止之遇。案此則闕遇同音。故或作遇也。爲周陶正。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公。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案諸本卽誤作配非。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詁】說文。無敵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恪。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案魏封孔羨碑。又作愼。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从石經改正。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禦陵我敝邑。諸本作憑。从石經改正。不可億逞。【詁】字林。遇。壘也。杜同此。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詁。惠棟曰。手古首字。士喪禮曰。載魚左首進斂。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也。今案家語作授首于我。敬儀禮大射儀。後首內弦拂越。鄭注云。古文後首爲後手。皆古文首手通之證。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詁】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墻也。垠或从斤。案杜注。墻文爲訓。故云圻方千里。同方

百里。今攷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鄭司農云：近當言‘圻’。蓋古‘圻’字，鄭康成引此傳，‘圻’又作‘畿’。是‘圻’近‘畿’二字。故詩‘祈父’尚書酒醴，卽作‘圻父’。祈招馬融作‘圻招’，亦是其體。此云天子之地一圻，即詩頌所云邦畿千里也。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詁，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楚鴟掩爲司馬，作薳奄。古人表子木使庇賦，數甲兵。甲午，鴟掩書土田度山林。【詁】賈逵以爲賦稅差品。注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宋本十三，鳩藪澤。【詁】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域，八鳩而當一井也。同上辨京陵。【詁】賈逵云：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同上表淳鹹。【詁】賈逵云：淳鹹也。說文鹹，西鹹池也。同上。又云：淳鹹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本疏數疆潦。【詁】賈逵云：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同上。又以疆爲疆，甃境塊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孫策說爲疆潦。注云：沙礫之田也。同上規，偃豬。【詁】賈逵云：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同上鄭注周禮稻人云：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町原防。【詁】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同上說文：町，田蹊也。曰町，防墻也。急就篇：墻町界畝。案杜注本說文及急

就篇牧陽皋詁賈逵云陽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上說文陽版下涇也井衍沃詁賈逵云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同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本說文沃漑灌也案五經異義左氏說賦法積四十九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數萬乘今攷正義載賈侍中說無此五十四字又詩崧高正義引左傳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陽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諸徒兵或誤徒卒今詁蘇樹華云顧炎武以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兵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又从石經宋本改正詁蘇樹華云顧炎武以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兵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又云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亦謨今攷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魯甘八年徒兵于注云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舊說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昭廿年與徒兵以攻萑蒲之盜三十年晉卜于此起兵皆謂士卒也烏得云始於秦漢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鬻子之功也以與鬻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鵠之逐烏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

寧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詁案今周書常訓解作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詁說文：弈从其首，竦兩手而執之。方言：圍棋謂之弈。杜本此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卷十四

傳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鍊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詁案邕獨斷御者，謹此。杜本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詁孔安國舊傳：黜，退也。撫劍從之。詁王逸楚辭章句：撫持也。廣雅同。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詁小爾雅：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詁詩毛傳：御，舉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姻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姻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諸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姻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詁爾羅淹久也杜本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詁服虔云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本接子叔卽孺公也杜注以爲刺無讐誤書曰寧喜弑其君刺言罪之在寧氏也孫林疏謂以戚叛也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同上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

詁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同上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詁說文領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領之而已釋文本作領接說文領面黃也此領當作頷爲是衆經音義釋說文領搖其顙也杜注取之然音義所據未知何本疑屬服氏通俗文等義元應誤以爲說文也廣雅頷頭也

張衡注列子曰：趙猶搖頭也。皆與杜義同。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繩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武。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懃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懃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詁服虔云：四井爲邑。史記集解：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章。元成傳引春秋傳，即作降殺。詁廣雅：縣，差也。縣降同。按：歸隆字遁，故誤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詁淮南王書：中行穆伯手博虎。高誘注曰：中行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按淮南所稱高氏指爲晉臣，當即荀吳。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發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詁說文：弱，慢也。杜注：弱，敗也。義亦同。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

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今从定本改正。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灤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詁服虔云六十邑本疏劉炫以疆說爲是。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詁服虔云晉侯有嘉樂愚之甚也同上。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韞之柔矣。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釋文本亦無兮字。芮司徒宋大夫御覽杜以此。赤而手。詁服虔云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同上。乘諸堤下五行志引。乘諸堤下作棄之堤。

詁服虔云芮司徒宋大夫御覽杜以此名之曰乘長而美平公入夕。詁服虔云視夕也平公共姬子同上杜。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詁服虔云尤過也意說之視之過久同上

姬納諸御。【詁】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同上嬖生佐。【詁】服虔云：嬖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同上惡而嬖處亦云：嬖順也。佐貌惡心順，同上杜。大子瘞美而狠。【詁】服虔云：大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此合左師畏而惡之。【詁】服虔云：合左師向戌也，同上杜。取此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釋文據舊音。【詁】服虔云：寺人惠牆伊戾皆發聲，實爲牆戾，以公寺人爲大子內師掌內官，同上秋。楚客聘於晉，過宋。【詁】服虔云：楚客道過宋，同上大子知之，請野草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詁】服虔云：夫爲大子，伊戾無寵于大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詁】服虔云：昔我內師也，當爲內師，共內使，同上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詁】服虔云：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同上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詁】服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弑其父也。同上杜。公使視之，則信有焉。【詁】服虔云：有明徵也，同上杜。問諸夫人。【詁】服虔云：夫人佐母棄也，同上杜。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詁】服虔云：固久也。久聞大子欲爲亂，同上公因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詁】服虔云：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同上晤而與之語。同上杜。詁說文：晤，禮語也。服虔亦云：晤，禮也。欲使失期於佐，同上杜。按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詁說文：晤，禮語也。服虔亦云：晤，禮也。欲使失期於佐，同上杜。按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

子。【詁】服虔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產，平公用伊戾之語，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之也。上同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引作驥馬，云習馬。孫按左傳步馬字不从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詁】正義云：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惠棟云：非也。奔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始晉君夫人氏，後晉君之妾奔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樂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詁】鄭司農周禮注：班，布也。杜注此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詁】詩毛傳：杞木名，說文梓械也。杜注略同。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書王莽傳引作殄賴。【詁】詩毛傳：殄，盡也。瘁，病也。杜注本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

僭不溢，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詁說文：飫，燕食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詁說文：療，治也。療或从療方言。療，治也。杜本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詁賈服並云：均同也。鈞均同此。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諸本大夫並譖，夫人从宋本改。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詁說文：郤晉邢侯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諸本皆誤作晉遇楚于靡。晉將郤文、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帥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郤。詁水經注：瀟水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郤。

楚晨厭諸本作懼。今釋文改正。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詁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本疏成陳以當之。讎范易行以誘之。詁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讎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讎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讎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向又云。中軍之卒良。故易之上。注。今按楚語說此事云。讎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歟之。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賈此注蓋本國語立說。正義譏之。非是。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燭。詁小爾雅夷僑也。燭滅也。字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燭。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爲與此異。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外傳作椒舉。下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詁劉達吳都賦注。昧冒也。杜本。不如使退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覺於勇。詁賈鄭先儒皆以覺爲動也。王肅云。覺爲自矜。奮以夸人。王廷善晉靈光殿賦云。倦怠覺以軒轅。是覺爲奮動之意也。取此。杜齋於禍。

【詁】說文，清愛濱也。廣雅，衛貪也。杜本此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詁】京相璠曰：

氾城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

水經注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

曲禮疏引傳文作擅者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詁】地理志東都廩丘縣杜本此襲衛羊角取之。【詁】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平廩丘縣南有羊角城。

水經注此遂襲我高魚。【詁】京相璠曰：高魚，晉邑也。今廩丘縣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

同上杜服取此

虞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

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襄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詁】章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此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敢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衛寧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寧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戶諸朝石惡將會宋

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由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轉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釋文鄉本亦作櫛木門大夫勦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憇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詁服

歲麻已除日月已過乃閏費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同按稅與稅古字通公與免餘邑六十辭

曰惟卿備百邑

詁杜注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惠棟按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

爲邑方二里與百乘明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

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詁周禮小祝弭災兵杜子春謂弭如弭兵之

編鄭玄云彌讀如敉安也按弭彌古字通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誠

詁文選木中蟲李巡荀子注高鶴戰國策注曰弭害也

按杜注蓋兼取二義小國之大蓄

之誠

詁文選木中蟲李巡荀子注高鶴戰國策注曰弭害也按杜注蓋兼取二義小國之大蓄

也。將或弱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詁。叔向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石經本作宋向戌。後刊去宋字。以文義例之。不必有也。自宋本以下似皆衍一宋字。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詁。爾雅。聃傳也。謁告也。杜本此。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奂。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外傳作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詁。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本疏。楚氛甚惡。詁說文。氣。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氣。憑氣也。按杜注略同。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奔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襄
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詁】說文。殲。殺也。聲類。卽也。接單當作殲。蹠當作弊。容古字通。杜注。單。盡也。蹠。踏也。義亦略同。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詁】陸通云。病字疑當屬下讀。顧炎武以爲然。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本致死下有與宋致死四字。今據增入。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詁】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爭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本疎。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詁】廣雅。只辭也。詩毛傳。尸。主也。杜本。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詁】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歎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詁說文，歆，食氣也。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王符引作宜其股肱五君。詁服虔云：文公爲戎有，齊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賦詩以卒君貺。鄭伯享趙孟于垂露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鶴之貢。詁接詩，貢，作奔，音義並通。趙孟曰：「牀第之言不喻。」詁說文，第，牀嬖也。服虔云：嬖謂之第。史記集解杜以此杜取此。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詁接詩，貢，作奔，音義並通。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詁詩作彼交匪敖。何以互異？蓋古文有以彼作匪字用者。八年傳如避行遇謀。杜注云：匪也，與鄭義異。今按廣雅亦云：匪也。蓋杜注所本。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詁廣雅穀年也。釋文：穀一熟爲一年。杜本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詁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固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高誘呂覽注引聖人以興亂人以廢，高誘引作聖人以治亂人以亡。王肅董遇並作幣，眼皮云：贊，賛也。一曰罷也。王肅董遇謂以諭人之道，接諸侯也。本惠棟曰：蔽與幣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蹕邢侯。周禮大司寇職曰：以邦成幣之。鄭衆曰：敝之，斷其獄訟也。是蔽與幣通，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詁顧炎武云：見周頌。惠棟按：頌曰：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曰：饑以饑我，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雜刑之體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憫。今傳作恤，與毛傳意合。古澣，謐字通。鄭氏訓爲盈澣，失之。杜氏訓恤爲憂，尤誤。說文云：誦，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詁爾雅：寢也。說文：寢，少也。接杜注：寡，特也。特亦罕少之義。小

爾雅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墨子辭過篇云：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諸本作無。今从石經改正。釋文本亦作无。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詁鄭元云：濕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即廢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氏者也。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呂覽作盧蒲懿。詁賈逵云：娶齊大夫慶封之屬。史記集解杜取此。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詁鄭玄儀禮注：圉養馬者。杜本：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擣其宮而守之。詁釋名：擣，取其重疊之義也。按：擣其宮，當亦此義。杜以爲短垣轉迂曲，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縗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詁呂覽：愾行難，猶杼歸無歸，因而自較也。崔明夜辟諸大墓。詁接一說：辟疑當作達。逃之大墓以辟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家以藏杼尸。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澆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楚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

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樸貨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詁說文貨庸也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辯在申律歷志引作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詁說文春秋傳曰歲在元枵元枵虛也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詁服虔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達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淫無冰本疏蛇

乘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耗字从釋文石經改正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夏齊侯

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

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

其勸行衛人討寧氏之黨放石惡出奔晉詁按此當以故字爲句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

祀禮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迂勞於東門之外詁說文适往也杜本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五行志引傳乃作遷君小國事大國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按石是亦从定本漢書引傳亦有小字

者恆有子禍必有子禍五行志引作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

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詁】古雅休美也。按杜注。蓋文生義非也。此君之憲令。【詁】鄭玄禮記注憲法也。杜本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詁】周禮。大馭登受聘犯跋。鄭注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按此則跋本作跋。刻本譌耳。鄭玄儀禮聘禮注引春秋傳亦曰跋涉山川。賈疏引傳並同。詩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今姑仍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因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困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詁】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詁】說文。休息也。杜此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詁】廣雅。旅客也。杜本以害烏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石經作草舍。不會之文。妾增今。【詁】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壇也。本疏士奇云。壇壝二字俱從土。而寘臯爲聲。似古通用。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詁（詩毛傳利法也。杜本初學記說行其政事，引作講。）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著酒與慶舍政

詁

服虔云：舍慶封之子

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史記集解引作子杜杜取此。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羹人竊更之以鶩。詁（說文鶩，舒免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餧。詁說文也。泊灌蓋子雅子尾怒。詁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嬰堅之子也。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斯之子也。按二子蓋景公從父昆弟。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娶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詁（爾雅六達謂之莊。按昭十

年傳，又敗諸莊。襄六年戰于莊，趙岐孟子注，莊庶，齊衛里名，蓋莊獻皆齊之通稱。莊父以六遂得名也。杜注亦本爾種。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字濟水而載舟發梁。詁趙岐孟子注載猶殘也。杜本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篤爲上獻。詁說文，夔頭夔軀，夔始也。从矢圭聲。按此則慶美蓋亦以隱疾得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詁韋昭國語注，優，俳也。杜本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詁惠棟曰：樂堅高薪以字爲氏，故曰樂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樂堅高薪之子，何得卽云樂高。左氏蓋欲文法之間，故由後音之。按二十九年於樂高之祖文不然。卽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攷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法亦與此同。不然，卽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攷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法亦與此同。

樂氏高氏可知。十年傳始云齊惠樂高氏。其時孫子譙子良，皆樂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樂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樂高。而必曰惠樂高者，又從樂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惠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樂高。而必曰惠樂高者，又從樂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

注箇而且審如此。若子雅子尾即可稱繫高，則繫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間別有證乎？曰：有此云繫高陳鮑，卽以陳氏證繫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廿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與豎同生亦然。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屏三。【詁】說文，桷檼也。樣方曰桷，屏戶扇也。本此。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壘。【詁】說文，壘，屋棟也。釋名，屋脊曰壘，壘蒙也。晉友程孝廉瑞田云：凡屋通以瓦蒙之曰壘。故其字从瓦。按杜注本說文，正義引說文，又云：壘棟梁也。是又名爲梁。不知正義所據何本。疑有誤。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糲。【詁】趙岐孟子注，糲里名。杜本謂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瘞。【詁】釋文，辨本又作萃。倉賦篇云：瘞，憂也。文選，接瘞與悴古字通。宜注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犯祭。【詁】鄭康成讀犯與犯同，通鄧。反。穆子弗說，諸本皆作不。今从工爲之誦茅鷗，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詁】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來。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矣。未明服說有據。杜氏非

也。鄅國志吳鄅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社同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穉叔未經聽正，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詁按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詁詩毛傳：「殲，盡也。旃，之也。」杜本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嘗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文公子鉏，本或作故公鉏者。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詁按廿一年傳：「有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葬燕之文蓋執買卽放于句瀆之丘，故慶氏亡復召還也。買與賈字體相近，必有一誤。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鄉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鄉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鄉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詁設文，婦布帛廣也。爲之制度，使無遷也。詁高誘淮南注：「遷，移也。」杜本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詁說文：「黜，贬下也。」謫，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詁鄭玄禮記注：「致，還也。」杜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樊于北竟。詁漢書集注：「釋，放也。」杜本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詁孔安國尚書注：「亂，治也。」杜本姑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張樞云：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

大晉以葬之非也。今按宋本亦皆同石經。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迂勞於黃崖。釋文。崖。本又作澗。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蘚藻。賓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詁。詩毛傳。邇近也。邇暖也。杜本。此。一作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詁。鄭玄尚書注。微驗也。杜本。此。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詁。說文。襚。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風俗通引。乃使巫以桃荔先祓殯。詁。說文。祓。祓也。芳華華也。據爾雅。華。芳。鄭玄注周禮曰。薦若。帶。詩毛傳。祓爲祓。葢謂祓也。據此數者。則薦是葢華之假無疑。杜注。蓋改字从莫。用說文。莫。委縕也。廣雅亦同。雖有所據。然究不若从本字之訓爲長。正義

申杜又不能推明所自但云今世者帶或用柔繩則今世之帶又有兼用竹者豈可謂桃列是竹屬古人就我乎正義所說每游談無根不足深論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郷敖卽位王子圉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詁說文殖脂膏久殖也按玉篇疏長也生也種也義與說文並通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季治外傳作璽書追而予之作與今从石經正詁鄭司農周禮注置者印也杜本此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注師作率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詁服虔本作弑見疏解云弑適也晉疏曰詁讀爲誣妄之誤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古義存者少矣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詁成伯賦式微乃歸詩服虔云昔君用中國之道微詩疏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皇啓處詁詩毛傳鹽不堅固也啓曉也杜本此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闢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餓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公出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善。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

【詁】玉藻疎東及帶鄉玄注曰。疎讀爲肄。餘方言肄桥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玄曰。斬而復生曰肄。杜本說文屏聲也。按杜注云。屏城也。城可爲屏。義亦通。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

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爲離德。詩曰。協比其婣。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詁】詩毛傳云。族也。本此齊高子容別本無齊字。今从漢志增入石經初刻亦有齊字。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

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五行志。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諸本王作玉。今从石經宋本改正。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鄭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

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懼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詁**服虔云：「不尚，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本疏：「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號焦。』」按郡國志、宏農郡、陝有焦城。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此云姬姓，或國滅後復以姬姓續封也。**滑翟揚**：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楊侯國接楊應作楊。」**鄒見後**：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則當從武公始。今攷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年，武公晉曲沃滅荀。十六年春，滅翼。惠王十六年，獻公亦滅耿，滅虢。又左傳十六年，滅霍。十九年，滅虢。誠哉，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昧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詁**服虔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詁**服虔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集解**：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詁**先儒以爲季札所言，繼其詩辭而知本末，始基之矣。**詁**王肅云：「始造玉基也。」**史記集解**：猶未也。**詁**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同上。杜注亦同。疏：「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鄒衛曰：『美哉，淵乎！』」**詁**賈逵云：「淵深也。」同上。杜注：「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詁 賈逵云。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攝幽王褒氏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同是其衛風乎。

爲之歌王。**詁** 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及惠

士奇曰。王者采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爲雅亡。失

之甚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詁** 服虔云。平王東遷洛邑。同爲之歌鄭。**詁** 賈逵云。鄭風東

鄭是。同上。服虔云。鄭東鄭古。裕國之地。詩疏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史記無美。載二字。**詁** 服虔云。其風細弱已甚。播乎大國之間。忘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同上。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渙渙

乎。大風也哉。**詁** 服虔云。渙渙。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同上。按毛傳。渙。深廣貌。杜注云。宏大非義。潤表東海者。**詁** 服虔云。皆爲東海之表式。同上。其大公乎。國

未可量也。**詁** 服虔云。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上。爲之歌豳。**詁** 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

詩豳風。公劉所都。此本。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上。蕩蕩乎。**詁** 賈逵云。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史記

詩豳風。公劉所都。此本。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上。蕩蕩乎。**詁** 賈逵云。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史記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詁** 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

田狩之事。其孫襄仲。列爲秦伯。有兼葭蒼葦之舉。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輶四轡。小戎之歌。與諸夏同

風。故曰夏聲。詩疏曰。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冥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詁** 賈逵云。其

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史記。按。溫源漢書集注。浮貌。又作汎。司馬貞引廣雅云。暭浮也。杜注。中庸之

聲亦非義訓，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詁】賈逵云：中庸之德，雖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同上。又史記明主作「明」。按古盟字从簡，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惠士奇曰：「險」，史記作「儼」。古文易曰：「勤」。劉修碑云：勤，乎儼中。今易作「險」。今按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亦作「儼」，斯就是也。釋文云：依注音「儼」，亦失之。當讀如字，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史記作「何憂」，之遠也。地理志：無作「亡」。自鄧以下無譏焉。自檜以下，【詁】服虔云：鄧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謫。同上，爲之歌小雅。【詁】服虔云：自鹿鳴至嘗蕡者，載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詩疏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詁】王肅云：非不能言，畏罪也。史記集解：其周德之衰乎？【詁】高誘淮南注：衰，小也。杜本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詁】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固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又云：服虔誤爲衰微之衰。本按釋服注則先王之遺民，當指文武之時，正對上周德之衰爲幽厲之時而言。杜注太回遠，爲之歌大雅。【詁】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堯舜，是謂正大聲也。廣哉，熙熙乎！【詁】漢書集注：熙熙，和樂貌。杜同略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詁】服虔云：襄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

頌未定而云爲之歎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周禮疏曰至矣哉【詁】賈逵云音道備至也史記解直而不倨【詁】高誘呂覽注倨傲也杜本曲而不屈遯而不倨史記遠而不攜遷而不淫【詁】服度云遷徒也文王徙豐武王居岐同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詁】說文屬山居也一曰下也廣制民止也下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箇南籥者【詁】賈逵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籥舞曲名南籥以籥舞也同又云籥舞曲名言天下樂籥去無道疏本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籥舞曲名言天下樂籥去無道持接說文籥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籥韻據此則籥本舞器又爲虞舜舞曲名杜注舞所執亦當此意惟正義以爲賈杜各以意言俱無所據又云不知籥是何等器則不致說文故也又正義謂籥下云籥卽籥亦非曰美哉猶有感諸本感作感並下同【詁】賈逵云感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至太平也史記解見舞大武者【詁】賈逵云周公所作武王樂同上杜預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嘗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御寶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詔謨者史記漢【詁】賈逵云詔謨殷成湯樂大濩也史記集解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云宏大也同上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詁】服虔云慙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同上見舞大夏者【詁】賈逵云夏禹之樂同上杜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作及【詁】服虔云禹勤其身

以治水土也。同上見舞韶箭者。史記作招箒。索隱曰。【詁】服虔云。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曰。德至矣哉。大矣。【詁】服虔云。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同上如天之無不贊也。史記贊。【詁】賈逵云。贊。贊也。同上注。按史記作壽。禮記中庸篇無不贊。鄭注云。贊亦贊也。或作善。後漢書朱穆傳曰。天不崇大。則覆燭不廣。注云。轉亦覆。詩周頌正義引作覆。蓋轉古字通。左傳舊本當作贊。故賈注如是。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史記。請。【詁】服虔云。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舜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上。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本疏。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詁】服虔云。入邑與職政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史記。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詁】爾雅。歌鳴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禍。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詁】說文。縞。鮮色也。釋名。縞者爲絰。粗者爲縞。孔安國曰。縞。白縞也。鄭玄禮記注云。自經赤縞曰縞。黑經白縞曰縕。按杜注。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未知何據。或亦以意言之。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詁】服虔云。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史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鯀。公子荆。公叔發。【詁】按鄭注。縕。弓云。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云。按世本。衛獻公生公子當。當生文子。

據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傳作發故云。今攷此時獻公甫卒。而發已稱公叔。恐與獻公孫名
拔者係兩人。公子朝【詁】按論語有公孫朝。疑卽其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詁】史記稱過宿孫林父爲擊磬。宋陸讀宿爲戚。服虔云。孫林父鼓鐘作樂也。史記曰。異哉。吾
聞之也。辯而不德。【詁】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杜本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詁】服虔云。辯若闕辭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賈逵云。夫子孫文子也。幾蹕出
獻公以戚叛也。同上。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詁】王肅云。言至危也。同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詁】賈逵云。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杜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詁】服虔云。言
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杜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詁】服虔云。直不能曲。撓以從衆。上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翬公孫寔放其大夫高
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
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廬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廬。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鄭。董遇注。良敬仲也。【詁】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
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接正義。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而傳云。曾孫必有

一誤本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詁鄭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縣上聚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謨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詁古今人表作卑滿師古曰卑音脾滿音謠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謠之後漢有卑朝爲北地太守釋文亦作謠按釋謠二字皆說文所收蓋古字通惠棟以爲杜改卑爲裨俗又改謠爲謠云古文盡亡說太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歟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謨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詁爾雅戾止也詩毛傳戾定也廣雅同杜本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穏叔問王子之爲政如何釋文一本作問王子圃之爲政服虔王肅本並無圃字

詁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圃也王肅曰王子楚令尹圃也本疏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穏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詁廣雅懷恨也杜本子哲好在人上莫能

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二月癸未。諸本二誤作三。今从宋本改正。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

【詁】高誘呂覽注與樂也。杜本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律歷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釋文一本作使走。【詁】釋文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問于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本疏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詁】熊朋來曰。晉襄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子今三之一者。舊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

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詁】說文亥夔也。十月徵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裏子亥嫁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張士奇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老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云晉平公于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律歷志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詁詩毛傳，由用也。杜本此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詁】通俗文泥塗，謂之墮穫，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時。詁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衆使民。疏：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詁】說文：媿，薄也。廣雅同。杜本此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以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初，王崩，季卒，其子括。詁接下云：括則僖季食采之邑，故父子皆以括爲氏也。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石經期誤作旗，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而願大視，踰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諸刊本誤爲字。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僭括圉鷩，逐成愆，成愆今从石經補入。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僭括圉鷩，逐成愆，成愆奔平時。釋文：時音止。又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筮成，殺佞夫。括瑕廢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成，叫于宋大廟。【詁】說文：制大呼也。春秋傳曰：或訓于宋大廟。杜本此接石經作叫譏。曰：譏譏，出出。詁說文：訛可惡之辭。一曰：譏然，春秋傳曰：譏譏，出出。按今本作譏譏。說文：譏，痛也。杜注：譏譏，聲也。蓋本廣雅古字，誤然譏譏並通。釋文：鄭注周禮引此作譏譏。烏鳴于毫社。【詁】服虔云：殷宋之祖

也。故鳴其社。伯姬善女。欲使魯往語伯姬也。本疏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詁服虔云。經不書大。非異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同上宋伯姬卒。待姆也。詁說文。姆。女師也。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杜本。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釋文。敷本非。淫放也。釋文。度云。晉大夫淫放。本疏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善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石經作壑。【詁】爾雅。壑。處也。皆自朝布路而罷。詁說文。罷歸也。既而朝。則又將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非。【詁】爾雅。處也。皆自朝布路而罷。詁說文。罷歸也。既而朝。則又將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諸刊本作汰。今从釋文改正。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櫬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詁】水經注。渠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子產葬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城也。按今在陳留縣南。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榦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驅帶追之。石經駟及酸棗。【詁】郡國志。陳留郡廢棄縣杜同。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作誓。非四語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石經肸作非。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詁】說文里字。注云：草木妾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鍇曰：妾生，非所宜生。傳曰：門上生莠，从之在土上，土上益高，非所宜也。戶光切據此則生當作里。說文又云：禾粟下揭生莠。按釋文稱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莠。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入也，歲在娵訾之日。」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詁】郡國志。鉅鹿郡任縣杜同。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蕡，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無作亡。」表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叢、宋向戌、衛北

宮伯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灤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灤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夫爲下句首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龍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僕詁接杜注逸詩正義無脫今攷又曰二字是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梁履經曰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采蘋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是可取以爲證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灤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笑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詁高誘呂覽注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田有封洫詁高誘呂覽注封界洫溝也本此廬井有伍詁廣雅廬舍也杜本大人之忠儉者釋文大人或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詁鄭玄儀禮注鮮殺者杜注云野獸非義訓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

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則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呂覽引作貯之經音義引傳亦同詁說文褚卒也一曰製衣按周禮應人注褚燕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貯褚古字通高誦呂覽注引此卽作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呂覽作賦之孰穀子產吾其與之詁賈逵國語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也高誦呂覽注與猶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詁高誦呂覽注殖長也子產而死呂覽作若死誰其嗣之

詁高誦呂覽注嗣續也杜本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儼詁鄭玄禮記注猶苟且也杜此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釋文本或作民生无幾何行志引傳亦作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漢書引朝不及夕將安用樹漢書引作焉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間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灑滌寵孔聰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轎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詁服虔云胡歸姓之國也史記集解杜自此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詁服虔云齊謹也上公子禩詁世本作禩徐廣曰一本作禩音禩說文引春秋傳曰有空禩按徐廣云禩本作禩音禩今考禩禩音皆同疑空禩應作公禩又昭二十二年有定禩字亦與空禩相似晉友段大令若聲又云昭二十五年有季公鳥或卽是今並存三說以俟攷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詁服虔云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上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从石經宋本改正古之道也非適嗣从石經改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惑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寢衰衽如故寢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詁服虔云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衰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詁廣雅充滿也斥廣也接下二句史記索隱引張揖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寧所館高其閭詁說文閭門也圓巷門也按杜注閭門也本爾雅衛門謂之閭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詁】說文葺，美也。按杜注。墮也。義亦通。李涪刊誤云：脩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此當是繕字葺，繕字誤爲完也。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駕。段若膺云：完當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既爲窪之重文，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詁】正義。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攷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亦爲晉司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俟再攷。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敵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詁】按孟子曰：「一日暴之，又曰：秋則以暴之。」說文：暴，曬也。又曬字下注：暴也。蓋二字轉相訓。蓋暴防日色，露防露氣。暴，主曬；露，主夜。觀下言暴露可知。其輸之，則君之府寶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敵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詁】說文：庳中伏舍一曰屋庳。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庳。李善射雉賦注曰：庳，短也。庳與庳古字通。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庳庳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詁】詩毛傳：易，治也。杜本：坊人以時墁館。

宮室【詁】接說文作杆云所以塗也杜本杆古字通又墁字亦通作檼說文檼杆也廣雅檼塗也續與墁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墁云墁也杜注本廣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詁】鄭司農周禮注展具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加歸無寧富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詁】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陸川本作天地之天厲者天之病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今从石經宋本定作天厲袁元年傳云天有眚禍注屬疾疫也更是一證寶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詁】賈服王注皆讀贏爲盈蓋是滿也故皆訓爲受本說文贏有餘買利也接杜取賈服說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_{夫爲下句首}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_{詩協}辭之繹矣_{詩繹作釋}辭之繹矣_{詩繹作釋}文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比公_{後漢書}_{章作黎}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

朱鉏言罪之在也。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詁】服虔云。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鵠道元云。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巢隕諸樊。閭閻戴吳。【詁】說文。戕棺也。他國臣來弑曰戕。按戴吳爲楚巢牛臣。射禮正屬他國臣。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迂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往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詁】按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作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詁】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今說苑本立上衍一而字。惠棟曰。變立。卽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爲辨。辨爲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裨神誠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胡爲新序作夫入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新序作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詁章昭國語注道通也杜本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鄉同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詁服虔裁賈逵語云是齒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義二十一年生也本疏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願詁說文願謹也杜本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詁廣雅榱桷也接說文桷桷也轉注字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詁高誘淮南注制本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詁廣雅庇此寄也高誘呂覽注庇依廬也下同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詁爾雅貫此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玉篇引作猶若面焉風俗通作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圉之威儀。五行志引無威字言於衛侯曰：令尹以君矣。【詁】服虔云：言令尹勤作似君儀，故曰以君矣。本按服虔以爲用。正義稱明年陳文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以誤。藝棟云：古文以字作目與似通，故誤作似。將有他志。他作化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詁】廣雅：畏，威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文選注引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釋文棣本又聞居鵠作不可亂也。【詁】孔安國書傳：選，數也。杜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詁詩毛傳：音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此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尚書作邦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詁】廣雅止禮也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詁

卷十五

傳昭公一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詁】孫叔敖傳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棟云：伍與伍員字同，古人人表五子胥亦不从人。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詁】說文：褊，衣小也。不足以容從者。請壇聽命。【詁】鄭玄禮記注：縣地曰壇。杜本：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詁】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廟之祖；共王，國之父。疏杜氏：禮取此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詁】廣雅：莽，草也。如淳漢書注：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圉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特實其罪，將特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感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諸本作壅。今从釋文改。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祿。【詁】鄭玄周禮注：祿，廟社之本。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詁】詩毛傳：橐，船也。船弓謂之橐。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

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詁小爾雅駕駕也杜本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順國家不能民無謗讟詁說文讐毀也讎怨也方言讐誣也案杜注讐誣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逵國語注讐嫌也義亦通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穡文選注詁說文作穡穡耕禾問也春秋傳曰是穡是穡案今本作穡非杜注穡苗爲穡今攷說文杼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圉設服離衛詁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陳也義亦同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詁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晉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同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晉之欲背

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惑矣。五行志。惑引作闇。

【詁】說文：惑，痛也。

服虔云：惑，憂也。代伯州犧憂公子閼代子羽憂子贊同上。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公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

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詁】說文：婉，順也。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詁】詩毛傳：字，愛也。

杜本子與子家持之。釋文：持或作恃誤。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五行志引憂下多言，無下憂字。以知物。【詁】章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季武

子伐莒，取聊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詁】說文：瀆，嬾也。案瀆，嬾古字通。故杜注云：瀆，慢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脣曰：

【詁】孫彌唐韻：梁其脣，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濡身。【詁】說文：濡，屏也。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

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

之，吾又甚焉。【詁】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孫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

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詁詩毛傳污煩也杜本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質。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詁地理志東郡樹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右扶風鄧故國有扈國亭扈夏啓所伐杜本商有姚郢。詁說文姚殷諸侯爲亂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姚郢郢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說文呂覽有俌氏以伊尹爲職送女漢書殷之聲也以有娀及有豷案莘姚侁聲並同音蓋卽有莘國地理志東海郡下郢縣杜本此周有徐奄。詁晉書集注逐競也杜本狄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漢有釁。詁孔安國云庸漢在江漢之間杜記集解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

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襄娘滅之説文解字云威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襄娘滅之釋文滅如字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詁說文憐弱者也杜本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詁鄭玄禮記注一獻士飲酒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蘋曰小國爲蘋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詁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釋文醫亦作鹿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咷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詁地理志穎川郡陽城陽乾山穎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館於洛汭詁水經洛水又東北過繁縣又北入於河案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杜注亦同說文汭水相入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詁說文弁冕也杜本惡棟曰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故杜訓爲冕冠傳文蓋衍冕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詁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

文德之衣尚屢昌，故曰委。本疏：子盍亦遠續禹功？**詁**：兩雅據職也。說文：續，緝也。義並通。案杜注勤趙孟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舍繼緝本訓別引釋詁文云：緝，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謚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詁**：惠士奇曰：大雅抑詩云：哿曰未知，亦率亦威。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叛作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竄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櫧曰：**詁**：說文：櫧，柱也。杜本，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此據此則子南子晉爭同姓徐吾犯之妹美。**詁**：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藝棟曰：據此則子南子晉爭同姓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晉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子晉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晉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詁**：說文：衝，通造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案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晉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詁】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糸，从殺下米。玉篇：糸繩糸散也。書作糸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糸而不殊。」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糸。」李善曰：「子虛賦禽呷翠糸。」張揖曰：「翠糸，衣聲也。」案子虛賦文作翠糸。蔡，愚謂漢書文選糸字皆繫之誤。糸本與蔡通，故又作糸。禹貢曰：「二百里糸。」鄭康成注云：「糸之曾殺，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未滅也。」叔非首謀，庶从末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曰：「糸，法也。」今案周書作洛糸。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詁】案：后子當係秦公子，名之字。此下杜用韋昭說，又云：「糸字伯車，疑非伯車，當係別一人。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詁】說文：選，遺也。一曰選擇也。案杜注：選，數。今攷這義較杜注爲長，遺，古字同。癸卯，糸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糸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詁】徐堅云：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

幣終事八反。**【詁】**服虔以爲每于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从緯向寤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本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石經天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傳及五行志改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詁】**說文云稔穀熟也春秋傳曰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詁】**說文蔭草陰也案杜注蔭日景也義亦通釋文蔭本亦作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饑歲而惕日而歎日案杜注收後一說外傳作忼日而歎歲章昭云忼愴也歎遲也說文忼字下云忼食也春秋傳曰忼歲而歎日案杜注收後一說外傳作忼日而歎歲章昭云忼愴也歎遲也說文忼字下所引或外傳文但小異耳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僕公孫段印段游吉驅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初學記引作閨門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詁】**孔安國書傳崇聚也杜本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釋文西**【詁】**說文阨塞也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伍。苟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詰**【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新以徇。案集韻云：徇或作徇。徇是徇乃徇之本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詰**【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宋本疏：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葬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娶瞽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庭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就惟人。諸本作唯。从石。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胎。水經注同。爲臺。詰。說文：則神福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詰。賈逵云：曠大也。史記集解案杜注：曠林地闊，蓋不從賈義。今攷李善文選注引作曠蠻。是證賈義爲長也。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詰。賈逵云：后帝堯也。誠善也。上遷閼伯于商丘。**詰**【賈逵云：在豫南。同上。主辰。】**詰**【服虔云：辰，大火主祀也。取此。杜商人是因。】**詰**【服虔云：商入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詰**【服虔云：在汾澮之間。同上。主參。】**詰**【服虔云：主祀參星。同上。唐人是以服事夏商。】**詰**【賈逵云：唐人謂陶唐之允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同上。服虔以唐人卽是

劉果本疏杜其季世曰唐叔虞。【詁】服虔以爲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上同當武王邑委方震大
叔。【詁】服虔云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史記集解說文姫女身動也案姫聲古字通史記漢書列傳文並作姪。應劭曰姪動憲任之意孟康曰姪音易漢書身多作姪古今字也後漢書凡姪字皆作姪杜注憲胎爲姪亦假姪字訓夢帝謂己。【詁】賈逵云帝天也己武王也上同服虔云己武王也本疏余命而子曰虞。地理志命引作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詁】石經古文虞作繁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詁】史記封作國惠棟曰尚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見書漢書邦改爲國故云國大叔也下文封諸汾川同案惠說是惟云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非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史記裔作貳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詁】服虔云金天少昊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史記集解廣雅駘遠也杜本臺駘能業其官。【詁】服虔云修昧之昧同上杜宣汾洮。【詁】賈逵云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同上杜案洮水謬道元以爲卽今涑水司馬彪云洮水出閼嗇縣故王莽以爲洮寧杜預釋地及正義云洮水闕不知所在蓋不攷也陳大澤。【詁】服虔云陂障其水也同上杜取此以處大原。【詁】服虔云大原汾水名同上帝用嘉之。【詁】服虔云帝顙頊也同上杜封諸汾川沈姬薛黃實守其祀。【詁】賈逵云四國臺駘之後也同上杜今晉主汾而滅取此

之矣。史記作汾川。【詁】賈逵云：滅四國，同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史記作汾洮神也。水經注亦同。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詁】賈逵以爲藥燬用幣，本服虔云：藥爲營燬用幣也。若有水旱，則藥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史記集解杜惠棟曰：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藥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不同。說文云：藥者，殷綸薦爲營，以禱風雨雪霽水旱，病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載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湫底。【詁】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疏以露其體。【詁】方言：露敗也。廣雅同。茲心不爽。【詁】小雅：爽明也。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達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詁】說文：怙恃也。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史記作平公及叔子也。博物君子也。著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作辭。和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樂藝文志引樂上有作字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詁】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於是有煩手淫聲【詁】服虔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疏許慎五經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淫過初學記慆慢心耳文選注埋作淫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詁】說文慆說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微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詁】服虔云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地不變惟晦明所興詩疏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詁】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首眩也本惠棟曰送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來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諸本作舉从釋文改正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詁】說文蟲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詁】爾雅釋器康謂之

蠱。郭璞曰：米皮蠱之搗之，麋枕在前，故云殺之飛外傳，蠱之飛實生之，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鑿櫟鄉。
【詁】地理志：鑿屬南陽郡，陽翟屬潁川郡。謠周古史考曰：鄭屬公入櫟卽陽翟。杜本：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詁】韓非子奸劫篇：以其冠櫟綏王殺之。孫卿子曰：以冠櫟綏之，狀文綏蠱也。杜本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史記作莫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廡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鄭。
【詁】章昭國語注：鄭後屬鄭，鄭衰楚取之。昭元年葬王於鄭，謂之都數是也。杜本葬王于鄭，謂之鄭敖。史記作夷敖古今人表同：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詁】服虔云：問來赴者，史記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東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
【詁】用雅風致也。杜本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鳏寡。
【詁】詩大雅，解作矜。案定四年引詩，又作矜，古字通也。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矜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矜何忌。
【詁】鄭玄禮記注：忌，畏也。楚靈王卽位，薳龍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鄭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

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詁】**爾雉烝，冬祭名。杜本：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詁】**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本惠棟據趙世家，以孟子餘爲共孟及衰。甲辰朔，烝于溫。**【詁】**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同上。又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疏記**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詁】**鄭司農云：史官主書，周禮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詁】**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序：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詁】**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疏**鄭衆賈逵翻陸續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序**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詁】**方言彌縫也。廣雅彌合也。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詁】**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誦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本說文：譽，稱也。杜本案服注雖據孟子，究當从本訓爲長觀。下武子云云可知。惠棟曰：孟子稱夏誦作豫，韻岐章句云：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謬。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謬。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豫與譽古字通。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妾。少妾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詁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古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案服說則少讀如字。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詁鄆國志：太原郡中都劉昭注：昭二年執陳無宇於中都。卽此少妾爲之請曰：送從逆班。詁方言：班，轍列也。杜本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詁服虔云：郊勞，近郊三十里。詩疏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徵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令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詁說文：遠傳也。案說文與爾雅略同。杜本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

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詁就文褚卒也方晉卒或謂之褚廣雅寧父褚卒也案杜注云褚師市官義亦本此蓋屬褚卒之名耳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諸本作少姜今从石經釋文改正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鄭玄周禮注引作火星中而疏所同詩賦皮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是也疏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

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熒寡人之望【詁】說文焜熒也熒照也服虔云焜明也熒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本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詁】說文微福也章昭國語注過要也杜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詁】王逸楚辭章句句遺餘也杜本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詁】爾雅正也薛綜西京賦注振整理也杜本以備嬪嬪又作嬪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又作哀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鍤【詁】鄭玄考工記注四升爲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鍤十升爲豆十升曰鍤廣雅四升曰鍤四鍤曰區四升十升曰鍤案金鑑豆桓音近義同杜本顧炎武云毛晃云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酙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棟云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龠三升獻以爵而酙以龠一獻而三酙則一豆矣一獻三升則十升不得爲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爲斗陶人云豆實二升先鄭云豆當爲爵受三斗聘禮記有爵案聘禮記云十斗曰爵安得云爵受三斗故鄭注云豆實三而成爵則

穀受斗二升。明穀不得爲斛。豆不得爲斗也。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詁說文幾入海化爲蜃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始屬於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蠣。海蛤者百歲。燕所化也。蜃蛤一名服累。老服翼所化。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从石經改正。今詁說文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本疏案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蓋本詩魯頌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詁說文。燠。厚也。休。美也。本疏。眼皮云。燠。休。痛其瘡而愈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案杜注。燠休痛愈之聲。蓋取服說。或云。燠休。依注讀爲搘胸毛。若虛以爲溫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亦通。今攷考工記。工人聲於剗。而休於氣。鄭康成注。休讀爲煦。則毛說是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詁說文。服。虛云。相隨也。本疏案正義云。定本相作祖。沈彤云。胡公爲周始封陳之祖。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覩。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詁說文。殮。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荀悅曰。道殣謂之殮。韋昭从毛傳。曰。道家爲塗。案杜注云。殮死爲殮。蓋隨文生訓。究不著以上諸說之確也。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譬樂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詁說文。悛。止也。慆。悅。

也案杜注。櫟。櫟也。蓋改字作櫟。然不若本訓爲是。昭元年。子羽曰。子招樂橐。即是此意。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謚鼎之銘。詁服虔云。謚鼎。疾。謚之鼎。明堂位所云。舉鼎是也。一云。謚地名。禹篤九鼎於甘露之地。故曰謚鼎也。曰。昧旦不顯。詁說文。昧。爽也。旦。明也。一曰。闇也。後世猶怠。況日不曠。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羣廬。詁說文。湫。澗下也。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陋也。籀文。湫。从阜。陼。聲也。陼。鹿下揚土也。杜。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壇者。詁韓非子難二云。請徙子家豫章之園。說文。爽。明也。壇。乾燥也。杜本此。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旣以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詁沈彤云。此上當就鄰人辭室一句。下文。筮卜不祥等語。乃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文。或且字爲日字之誤。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

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詰服虔云

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詰地理志河內郡州水經沁水又東過

州縣北注縣故州也春秋左傳周當作晉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

晉

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沃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遠義禍也余

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膝葬膝成公子服叔爲介及郊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禮記注引作【詰】禮記檀弓云膝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惠伯曰公事

有公利無私忌【詰】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忌日故云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蠻爲少妾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胡受

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敵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敵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

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詰廣雅猶疑也社本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詰說文糞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是圭爲糞本字禮記掃席前曰拂是又塗字或作惡棟曰聘禮稱館于大夫游吉廟張趯大夫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道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廬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本亦作童童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廬蒲嬖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詰章昭云雲夢在華容縣水經案元和郡縣志云左傳鄭夫人女奔子于夢中無靈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爾雅皆云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故後代以來通名一事故左傳曰因于江南之雲夢也又揚雄

鬻狐賦者夢，李善注曰：鬻夢，楚戲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鬻夢。據此二條，則是一本有鬻字也。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嫡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詁】廣雅：爽，急也。案蓋音二惠，猶猶可耳。似較杜注爲長，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_{古今人表}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_{劉向新序}，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詁】詩毛傳：虞，度也。_{杜本}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詁】新序：逞，作盈。案：盈逞二字古通。如《樂記》史記作蠻逞是也。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詁】詩毛傳：相助也。_{杜本}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詁】說文：殆，危也。_{杜本}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_{新序}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_{新序}無是三殆也。四嶽，【詁】幫雅釋山：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_{杜本}三塗。

【詁】服虔云：三塗，大行根據崎曲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_本一云：三塗，太行根據崎曲，塗道也。_{水經車注}

相璠曰山名也。上案杜注在河南陸渾縣南據昭十七年傳文關廟十三州志亦云三塗山在陸渾縣東南然尋釋上下文義當以服羲爲是。陽城。【詁】地理志。潁川郡陽城有陽城山。杜本大室。【詁】地理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有大室少室山廟。杜本荆山。【詁】地理志。南郡隨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杜本中南。新序作此終南。【詁】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齋山古文以爲終南。杜本酈道元云終南山杜預以爲中南案此是左傳舊本本作終南杜氏定爲中南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文選引作是非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詁】廣賦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代後世謂代爲馬郡。初學記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新序享作享古。【詁】易子夏傳享通也杜本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新序作里克非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詁】案新序敵作狄非邢非喪于狄也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新序又君其許之紂作淫唐文王惠和殷是以限作貫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下有敬字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

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詁】案論衡引作魯邾宋衛不來非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御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詁】服虔云陸道也北陸晉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周禮疏西陸朝覲而出之杜自此同

上

【詁】服虔云不言在則不在吳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同鄭玄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案杜注與鄭異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矣鄭服杜三說鄭爲近之說文價見也昴白虎宿星案觀當作價詩疏引鄭康成云四月昴則見服虔云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詩又以爲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本疏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沴寒作沴釋文【詁】案說文無沴沴二字玉篇有之云沴閉塞也胡故切沴寒也亦胡故切今从宋本及諸刻本作沴又案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師古曰涸凍如沴沴凝也音下故反並引左傳文史記索隱曰案字林潤竭也下各反小顏云潤讀與沴同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詁】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祀詩賓食初學記引喪祭於是乎用之其祿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詁】服虔云司寒司陰之人元冥也將臧冰致寒氣故祀其神上其出之也桃弧棘矢【詁】說文弧木弓也服虔云桃所以避凶也棘矢曷

練亦有誠。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禦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疏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用冰。祭寒而藏之。初學記引此寒上有司字。獻羔

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周禮。自命夫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

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

詩

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詁。服虔云。害物之雨。民所苦。

詩

雷不出震。周易。震雷驚贊物者。服虔云。震驚也。漢書集注。無當霜雹。驚疾不降。

詁。說文。病。惡疾也。民不天札。

周禮注。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杜本

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越散也。杜本

此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

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侯辭

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詁。汲郡古文。夏啓元年。帝卽位於夏邑。大

誓諸侯於鈞臺。歸祓啓筮。曰。嘗夏后氏啓筮。享神于大陸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啓筮。

亨神于大陸之上。酈道元云。卽鈞臺也。續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鈞臺。惠棟曰。魏大醫碑。夏啓均鑿之享。

均古鈞字。亨古享字。商湯有景毫之命。詁。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

毫。遂征章商師收章。遂征順。鄭道元云。所謂最毫爲北毫矣。周武有盟津之誓。盟文孟本又作詁。案水經注引論衡云。夷八百諸侯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盟津。亦曰孟津。地理志引禹貢作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成有岐陽之蒐。詁。汲郡古文云。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變。置茅蕪。設罿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賈逵云。岐山之陽。史記集解。康有鄆宮之朝。詁。汲郡古文云。康王元年。朝于鄆宮。服虔云。鄆宮成王廟所在也。同上說文。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穆有塗山之會。詁。汲郡古文。穆王二十九年。會諸侯于塗山。鄒國志。九江郡平阿。有塗山。應劭曰。山在當塗。左傳。穆有塗山之會。杜本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儵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詁。服虔云。召陵之盟。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惑其意。是以用之。本疏。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諸本誤所字。今从石經宋本增入。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詁。韓非子十過篇云。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詁。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案詩小雅正月篇。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謂輸。

爲穀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修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縉叛之詁韓非子作有戎之會汲郡古文云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縉氏逃歸遂滅有縉賈逵云仍縉國名也史記集解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詁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于黎服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杜案戰文蠶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考黎正在村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不孝之故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詁汲郡古文云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婦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奔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詁案遠惡雖當作懲遠與德遠句對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詁案呂覽載此事云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以亡其大夫高誘注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彊而死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

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與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叔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鄖。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鬪韋龜與公子奔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詁】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車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號之疏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藁尾【詁】說文。藁。毒蟲也。以令於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漢書引作言爾雅疏。愆从穀。从穀。本。惠棟曰。據鄭注。郭忠恕汗簡云。古爾雅。涼作愆。其敵猶貪。作法於貪敵。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詁】服虔云。齊景亡滕。隱七年。疏。愬而無禮。鄭先衛。愬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廬。【詁】水經注。汝水東源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史記索隱引魏周

云。鄧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陳亭。麻卽麥城縣故麻城是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

夏汭。

後漢書注引沈尹戌誤藏尹篤並誤从宋本改。宜谷城鍾離。蓮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

生罷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

於國氏。生孟丙仲壬。

【詁】韓非子內儲篇。叔孫有子曰壬。壬兄曰丙。卽孟仲也。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

人黑而上僕。

【詁】說文。僕。廸也。深目而獰。獰。說文。獰。牡豕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

徒無之。

文選注引作旦。而瞻其侍。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詁】集傳云。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熊何校。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持雉而從我矣。文選注。問其姓。

【詁】廣雅。姓子也。杜

此。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詁】

皇侃禮記義

疏云。唯謂人應爾是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

【詁】爾猶際接。據也。小爾猶際接也。說文。際。堅會也。杜本。饗。大夫以落

之。

【詁】服虔云。豐以輶輶爲落。詩疏杜本。既具。使豎告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

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乘。書觀於公。公與之

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詁】案韓非子載此事云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王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已佩之矣案此則正義所言非是墓氏補注所見亦同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泄見釋文改下同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詁】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有欲見人者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使置饋于外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徵【詁】傳曰牛不進叔孫覆空器而還之示君已食文選注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泄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泄於季孫而去之杜泄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勤而賂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賂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勤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泄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詛列子云越東有稱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良注引此爲謠云鮮謂鮮少也季孫命杜泄杜泄曰卿喪自朝詛服虔云稱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猶佐國之棟幹君之膀胱必過於朝重之也疏案杜注係謠說當以服氏爲是舊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廟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詛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上秦昭子名嬪說文嬪不順也或亦以殺適立庶亂大順之道故取不順以爲名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家語引作破詛篆文披猶分也衆經音義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諸塞闕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詛惠棟曰古言時皆謂四時此言十時爲分一日爲十時以

當王至靈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而未融。詁服虔云：融，高也。詩疏：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

詁劉用熙云：離爲火三字於上下文不通貫，疑衍文。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赦，使與令尹子

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水經注引【詁】靈道元云：野兔水上承西南菟氏

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於菟氏者也。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

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

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書淮南子並同【詁】晉本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禮記又云：

遂產子家師父及昭子子嬰也。史記索隱案楊倞荀子注：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今考歸父爲仲遂之子，則莊公之孫，公子慶，保楨公之子，與歸父支派迥別。司馬貞又云：子家羈字懿伯。案懿

伯乃子家懿，非字也。懿，及貞，說不足據。當以世本爲正，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詁】方言屑屑不安也廣雅屑勞也習儀以頭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詁】應劭曰京有索亭北征祀又有索水補注漢書案晉書地道記京有大索亭小索亭索音櫛故水經或作櫛酈道元引作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水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攷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詁】說文珪古文圭刻上爲圭半圭爲璋享頤有璋【詁】鄭服皆以享爲翫釋文說文諸侯三年大相聘曰翫覩視也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覩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本疏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詁】說文几蹕几也案今本作机非賈公彙儀禮疏引此作几今據改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詁】鄭司農云殮夕食也周禮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

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禮，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文選注引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廣韻，从升女齊詁。古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晉書乞伏傉禮載記宗敘云：叔向撫女齊之子是也。案此則女齊蓋先叔向死，梁丙張脩輔蹠釋文，蹠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詁世本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晉爲韓晉氏。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詁。賈逵云：二人韓氏族，本叔禽叔椒子羽。詁。賈逵云：皆韓起庶子。同上杜取此，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詁。服虔云：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同上晉人。若襄韓起楊肸。詁。案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卽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侯也。劉昭注鄆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从手不从木。今考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从手。自宋楊南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从手旁。而井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在，不可輕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最重氏族，非一姓則宏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明楊雄之楊本當从木，其諸刊本从手者，皆

北宋以後，惑於南仲之說，好奇而改也。墓氏亦爲其說所奪，欲引以破經義矣。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殺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詁】**案謂以婚姻而易仇怨也。語意極明。或疑作以怨易親，恐誤。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遣之，偷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詁】**服虔云：何不可有之如是。上王曰：不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詁】**陳留風俗傳：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竟，以虞其患，故曰圉。案：圉縣前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留。杜注云：鄉地亦約略之辭，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夏莒車夷以车婁及防茲來奔，车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憇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鵝岸。**【詁】**案：御覽引左傳注：鵝江舒縣有鵝尾渚。又引十道志云：南陵有鵝洲。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古今人表，犒師。**【詁】**韓非子曰：沮衛驛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驅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詁說文馮馬行疾也方言廣雅馮怒也案此則馮怒當係疾怒較杜注馮盛之訓爲長虐執使臣將以鼙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鼙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歲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鄭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零婁詁服虔云零婁楚之東邑史記地理志廬江郡零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卷十六

傳昭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詁子產書曰始吾有處於子詁廣雅處也接與桓十一年同並駁杜義爲異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

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義作禮糾之以政詁廣雅糾舉也杜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詁漢書刑法志引作慢晉灼曰古慎字接十九年傳云劉氏變說文引作慢云懼也从心雙省聲杜本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釋文作強漢書引作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詁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惠棟曰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詁周書曾參解曰大史冥利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案九刑之名本此故史克以爲周公作也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醫命曰醫則爲賊掩賊爲威竊賊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妄在九刑不忘此蓋卽九刑之書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詁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本疏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榜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作典詁服虔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曾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本疏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詁服虔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曾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同上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徼

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睭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僕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周禮疏引作「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五行志而如作【詁】服虔云：「經鼎，臧季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臧也。」同上。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小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詁】高誘戰國策注曰：驩猶合也。案驩與懶同。左傳懶皆作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盈于北郭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翠虎公孫僕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鄭玄禮記注引作良。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諸本作採。从釋文石經改正。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薪。不抽屋，不強匱。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詁】服虔云：抽，發也。晉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匱，乞也。不

就人強乞也。疏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詁】**說文。恩憂也。一曰擾也。小則雅。恩忠也。**杜本**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詁】**說文。郵。臨淮餘地。春秋傳曰。徐郵楚案。今本作儀。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泄。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道諸河。**【詁】**釋文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疏。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案正義云。俗本或誤爲士匄。蓋嫌其士鞅同父名也。古文尚質。恐未必然。今考石經已作士匄。諸本皆同。未敢改定。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贊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水經注引作會於濡水**【詁】**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閼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瀘。井州漫瀘水亦至范陽入瀘。說文亦云瀘水入瀴。案地理書皆言瀴入瀴。而杜注。瀴音瀴。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瀴水。宜正義亦以

此讚杜也。燕人歸燕姬，賂以瑞璧玉檻罪耳。**詁**說文學玉辭也。杜本廣雅羊辭也。不克而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詁**章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水經注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闢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雖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或作溥。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詁**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引左傳云。王臣公下多公臣卿句。袁紹傳注亦同。案傳文云。人有十等。杜注云。王至臺以數記之。自不當有公臣卿句。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玉篇引。**詁**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僕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臧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本疏馬有圉。圉人掌馬者。牧養牛人也。鄭司農云。養馬爲圉。周禮高誘淮南王書注。主牛曰牧。杜本此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詁**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本疏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詁**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四天息山。南入于淮。案汝水在楚北境。文王滅息。楚境始及汝。故云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詁**馬融論語注。暗重也。章昭國語注。臣之臣爲暗。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詁】夷夏之禮記略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限，而致諸宗祀。曰：我先君共王董遇注引，董無曰字，傾北望日月以冀。秦時冀亦作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覬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憤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又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毛詩：彼作此。于何不臧者何也？漢書引傳無者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漢書：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

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詁**說文作鄭云孟氏邑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詁**方言猜恨也廣雅猜疑也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詁**案水經注澗水下與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蓋指無山爲萊蕪之山或謝息請得無山季孫僅與之萊柞耳乃遷於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鬢者相。**詁**說文人部僕長壯僕僕也春秋傳曰長僕者相之影部說云鬢髮鬢也齒部復有蘿字云毛蘿也蘿髮在齒上及毛蘿鬢髮之形也章昭國語注長鬢美須頰也杜本案字當从本訓即如韋杜之說亦當爲長鬢之人不得云長須也正義欲申杜更屬曲解又惠氏補注譏杜說亦非蓋杜又本之章昭耳好以大屈。**詁**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晉述書曰楚子享諸侯於章華之廟與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蘧啞疆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卽大屈也本疏杜旣而悔之蘧啞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詁**說苑辨物篇作公孫成子案成子產之聲也亦見外傳贊語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能入于寢門。諸本作熊。今詁賈逵云能獸也。疏案刊本作熊，相沿已久。今考外傳亦作龍。韋昭注曰：能似熊，其狀與說文字林合。論衡無形篇亦作黃能。釋文云：今本作龍者，勝也。能讀如字爲尤，若奴來切，則似三足鼴矣。宋庠國語補音亦無左傳作熊之語。明左傳舊本作能也。水經注引作其神化爲黃龍，尤謬。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詁說文殛誅也。虞書曰：殛鯀於羽山。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西南。鯀所殛杜本此。其神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詁說苑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詁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爲方。本疏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漢晉陵碑析作斲。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詁詩毛傳介甲也杜本此。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泄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詁】說文：魄，陰神也；魂，陽神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馴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詁】小爾雅：腆厚也。杜本抑諺曰：蕞爾國。【詁】說文：蕞，兩指撮案今本莫當作撮。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馴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置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鵠鵠在原。釋文：鵠，讀如本。又作卽令。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咸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詁】說文：陟，登也；恪，敬也。杜本案詩大雅：文王陟降。或疑此文恪係葬字之誤。在我先王之

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詁】三傳異同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爲不立廟疏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同上汲冢古文歷乙十五年命鄧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鄧侯亞圉世本亞圉靈都皇甫謐曰靈都亞圉字古今人表高圉辟方子靈都亞圉弟案此則靈都亞圉實爲二人謐注作一人誤也正義又以爲二圉受追命無文蓋未見汲冢書故也惠棟曰杜注蓋本汲冢古文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師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注云云馬融曰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本或作病不能禮【詁】惠棟曰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娶上文相儀之誤當从釋文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詁】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史記集解聖人之後也【詁】服虔云聖人謂殷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後漢書注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同上杜【詁】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取此杜以有宋而授厲公宋而嗣讓厲公史記世家作始有【詁】服虔云同上杜昔湣公之適嗣同上杜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同上杜及正考父【詁】服虔云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史記集解佐戴武宣【詁】賈逵云三人皆宋君也御覽杜三命茲益共初學記引作杜三命上同上杜此取此杜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僕再命而僕三命而僕同上杜服虔云僕僕音義說文僕僕也僕僕也僕僕也僕僕也僕僕曲也案舊告恭敬之貌史記集解通俗文曲脊謂之僕僕

莊子逃生篇見脩儀者義亦同循牆而走。【詁】賈逵云：曾不敢安行也。同上杜取此亦莫余敢侮。史記作亦體於是鬻於是。史記作鬻以糊余口。宋語余作其【詁】說文：餽，牒也。鬻，牒也。糊，寄食也。其其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詁】王肅云：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史記集解今其將在孔丘乎？若我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詁】案石經燕燕憔悴下俱旁增以字，此後人妄加。五行志引此，或作宴宴居息。蓋韻事國，如淳曰：韻古悴字，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詁】服虔云：歲，星之長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謂六物也。詩疏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漢書引無辰字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詁】說文：婤，始女字也。春秋傳曰：嬖人婤姶生孟懿。【詁】姓纂，襄公生孟懿，懿生丹，爲公孟氏。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歸之。孫圉與史荀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孫圉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協。【詁】說文：協，衆之同和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

侯之歲，嫡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繁之足不良能行。今从宋本改。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繁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釋文。何本或作可。【詁】案可乃古何字。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詁】服虔云。魏晉邑。榆州里名。水經。元和郡縣志。太原郡榆次。漢舊縣春秋時晉魏榆地。史記秦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魏榆。案今本史記作蒙驁攻趙榆次。或因注文有榆次而誤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荀悅引五行志引作神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謗動于民。動作起。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謗並作。漢書引說苑作興。莫保其性。【詁】案漢書引此正作信師古曰。信猶保也。一說信讀曰申。鄭玄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仲作信。說苑又引作莫安其信。石言。漢書引作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屍祁之宮。【詁】玉篇。饋祁地名。亦作屍。酈道元云。汾水西逕饋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蓋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諭衛晉平公築衛靈公於施夷之臺。案施夷卽成祁也。聲近而轉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詁。詩毛傳及說文並云：哿，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釋文傳本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詁案史記世家分偃師爲二人，非索隱已引傳正之。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史記皆案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若，或作造，並時造反。哀公有廢疾，廢字从石經宋本改正。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縕于微師，赴于楚。詁。姓纂引左傳于宋大夫干蠻之後，陳于微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懼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廩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廩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詁。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杜本此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衙。詁。郡國志：琅邪郡陽都有牛塗，杜同案宋衛云：商衙蓋爲定公諱，秦氏補注所見亦同。云昭公事當紀於定公時，革車千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詁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間助子良攻我也。本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

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張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尚善

【詁】爾雅懲懲勉也。廣懲同杜本

此

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稽願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詁】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

楚得之上同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詁】高誘呂覽注帷帳也杜本

此

加絰於願而逃【詁】

說文經喪首戴也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

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宋本無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

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一本族作後非

【詁】服虔云陳祖虞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記

集解杜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詁】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顓末之

取此杜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詁】賈逵云物莫能兩

有由舊今案說文無由字惟堯字注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

興如已介之木復生堯藥也杜注訓用失之矣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詁】賈逵云物莫能兩

盛同上杜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古今人表作瞽古律歷志同【詁】鄭衆云幕舜之先賈達云幕舜後虞思也至於

瞽瞍無聞達天命以廢絕者同案裴駟集解用賈說杜注及小司馬用鄭說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詁】案史超述虞之世次，皆係順序，慕贊禮舜之先也。虞遂胡公，舜之後也。文法本明，幕爲舞之先，當以先鄭爲據。杜注取之是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驥會楚子于陳。【詁】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疏本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詁】鄒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詁】服虔云：濮，水名也。水經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同上。杜遷方城外人于許。周廿人與晉閭嘉爭閼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詁】顧炎武曰：駘，詩作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今案釐當作釐，地理志有扶風縣是也。班固原注釐，周后稷所封。師古曰：釐與部同音。胎部駘釐本一字。地理志有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杜本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詁】服虔云：蒲姑商奄，漢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晉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部國志：梁安國博昌有薄姑城。杜同此。吾東土也。巴濮楚鄧。【詁】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吾南土也。肅慎燕臺。【詁】韋昭國語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夷千里。杜本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隙是爲。豈如弁髦，說文作𦵯，而因以

敝之。【詁】說文。弁冕也。篆髮至眉也。案弁冕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非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尤姓之姦。居于瓜州。【詁】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也。地生美瓜。杜本。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諸本蔑作滅。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詁】案襄二十年傳。暴蔑其君而去其楨與此同文。章昭周語注曰。蔑猶滅也。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詁】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娶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本疏。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櫬。反穎仲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寵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族也。火水妃也。【詁】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上太玄經注引傳作火水妃也。妻古妃字爾離妃合也。杜本此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歲故曰五年歲五及芻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詁】說文。薨字注云。薨。艱書義从弗。虢郡有薨陽鄉。畿若鎬。後漢書作薨陽。注引左傳文曰。戲與薨同音。許宣反。鄆國志。虢郡有薨陽聚。杜同。殯于

緒未葬晉侯飲酒樂饋宰居廟趨入禮記作杜賓，漏玄注作杜劍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詁鄭衆春秋注云五行子卯自利疏記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釋文十一杜取此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詁案禮記嬖叔乃李調也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後而止秋八月使荀驥佐下軍以說焉又作櫟釋文牒本孟僖子如齊殷聘詁服虔曰殷中也自適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疏杜取此禮也冬築郎固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詁疏文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無圉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神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樂高氏皆著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詁爾雅云彊當也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騎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

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釋文本無伐字。陳鮑方睡，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詁】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軒大夫旗至較。周禮疏五月庚辰戰于稷。【詁】案此卽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爲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欒高敗，又數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蕪利生孽。諸本作孽。今从說文。石經及宋本改正。【詁】說文：蕪穢也。从水，溫聲。春秋傳曰：蕪利生孽。詩毛傳：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杜本姑使無蕪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亦作載。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僻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詁說文：鄭，琅邪莒邑。春秋傳曰：取鄭。杜本此。獻俘始用人於毫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釋文：視詩作示案。詩亦作觀。佻作佻。佻之謂甚矣，而豈用之？

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喪。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詁】詩毛傳曠空也。杜本此以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蔣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章。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雍也。諸本作壅。今从前傳改。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感。此感字釋文石經及諸刻本不誤。惟此一處。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圉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祚當作胙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葬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一本釋文作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鑿。詁說文，薳从升草貌，釋文引說文亦同。案李善長笛賦注云：薳，弄聲小曲也。說文曰：薳，伴字如此。今說文無薳字，并無此解。註後人刊落多矣。五經文字升部薳字注云：初，又反，伴也。春秋傳从竹，因相沿已久，姑承之。又案列女傳趙簡子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津女媧攢卷操楫而前曰：「妾願備持楫。」簡子遣之。此亦同意。張衡四京賦屬車之薳，薛綜注：薳，副也。杜本此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慤，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

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首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詁】魯語醫位之表也。醫者聲近義同，說文檜帶所結也。春秋傳曰：「衣有檜。」案杜注：「檜，領會疑非。」說傳下：「說不過結檜之中，則說文爲是。」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不惑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忘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詁】案歐陽忞輿地廣記：「荊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鄖都之望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葬葉不羹，使奔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詁】案外傳作范，無字質，讀新書同。奔疾在葬，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詁】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案僖七年傳：「子文聞申侯之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是皆引管子之說。知擇二字音亦通。鄭莊公城濮而

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詁〕鄭衆云**子元卽禮伯也屬公殺禮伯居櫟因櫟之衆偏賴昭公使至殺死本疏杜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詁〕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廷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本疏案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

似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奔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詁〕**楚語蕩無字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案此則京屬叔段櫟屬厲公惡棟曰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井京既無明文杜注不足據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詁〕**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本疏案今本春秋傳曰渠而壠此作壠考鄭玄周禮車僕注引此亦作壠蓋二字本同也玉篇壠補鄧切下格也或作崩正義云周禮作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壠〔詁〕說文崩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崩而壠杜本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此作壠考鄭玄周禮車僕注引此亦作壠蓋二字本同也玉篇壠補鄧切下格也或作崩正義云周禮作

葬禮記作封此作壠皆聲相近而轉周禮鄭師注鄭司農云空廟廟下棺社本弗毀則日中而壠子大
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
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
之石經及諸本無公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詁詩作寵光
廣雅龍龐也商頌何天之龍鄭箋云龍當作龐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詁爾雅在終也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憩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子慤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
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詁說文坻水渚也案詩毛傳坻水中
高地也爾雅小洲曰隣小隣曰沚小沚曰坻義並與說文同杜注坻山名非下言有肉如陵亦止取陸
阜爲義不必如正義所云取山方可以對水也又坻非山名劉炫說是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
舉矢曰有酒如澑詁水經注澑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濱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備也詁夏小正後也者大也後備同齊君
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僕趨進曰日旰君勤詁
說文旰晚也春秋傳曰日旰君勞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詁】惠棟曰：杜注云：經書五月謫此杜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迷惑而往。杜預欲附會煙喪之說，而移其次於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詁】地理志中山國新市廳，勤曰：「故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杜本遂入昔陽。【詁】案昔陽蓋鼓國都，當在鉅鹿下曲陽。地理志鉅鹿郡下曲陽。廳勤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注謂昔陽肥國都在樂平沾縣。誤。劉炫亦云：「二十二年傳云：「昔荀吳使師鶴難者，貢甲以息於昔陽之門下，遂歸鼓滅之。」則昔陽爲鼓都，斷可知。」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舉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詁】詩毛傳：「曹，眾也。」杜本：「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驥。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鮑。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悼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詁】劉蕡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叔氏以爲再命稱人，本疏：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

無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懲謀季氏懲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詁】說文恤憂也杜本案湫攸與慄同音亦卽恤恤之義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詁】方言廣雅枚凡也案凡與汛同義杜注汛卜吉凶即此意袁十六年枚卜亦同遇坤三三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石經宋本改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其養三德爲善諸本作供今據董本改【詁】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惠棟云古供字作共董孚直本是訓爲盡共恐非三德謂黃裳元也杜注亦誤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詁】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本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侍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來作守同次于穎尾【詁】水經穎水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道元云楚子次于穎尾蓋穎水之會淮也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釋文督本古今人表又作萬

【詁】惠棟云：督與蠡通。說文云：蠡，背縫。莊子養生篇曰：緣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方晉曰：機繩謂之繩。郭氏曰：衣督脊也。翟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詁】**陸賈新語：楚靈王爲乾谿之館，築乾谿之臺，高五百仞，欲登浮雲，觀天雨雪。王皮冠。釋文：一本作「秦復陶翠被豹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詁】**賈逵云：析父，楚大夫。史記集解案：楚語作「僕夫子質」。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轍，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諸本作級。今从石經及宋本。王孫牟，父禽父，並事康王。**【詁】**世本：康叔子康伯，名髡。史記集解案：隱宋忠曰：卽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同司馬貞曰：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惠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父子不宜俱諱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惠棟云：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諱，宋隱之旣未盡然，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詁】**服虔云：有功德，受分器。史記集解：王其與我乎？予下同。對曰：**【詁】**史記作析父。對曰：宋隱曰：據此是有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築路藍縷，以處草莽。**【詁】**說文：築，溝也。藍路，大轡也。史記作築露藍縷。服虔云：築路，柴車素木車也。蠻縷，言衣破壞。其縷藍藍然，上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詁】**服虔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同上。惟是桃弧棘矢。**【詁】**服虔云：桃弧練矢，所以擊其災。昔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以其禦王事齊王舅也。**【詁】**服虔云：齊侯伋成王之舅。同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詁服虔云。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同上。舊許是宅。詁服虔云。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同上。今鄭人貪賴其田。而我不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詁案。楚語止舉陳蔡不羹。故曰。今吾城三國。而此下云四國。內外傳文多互異。非獨此也。韋昭解云。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舞陽有西不羹亭。所云不羹亭似不可以爲國。杜注蓋誤。又杜預春秋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是必以定陵之不羹亭在東。故曰。西不羹城以別之。又案賈逵新書大都篇云。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難與不羹。據此或左傳脫去葉字。並葉數之。故言是四國者。顯炎武亦以爲左傳或脫去葉字。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如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工字。君王命剝圭以爲械柂。詁說文。剝。斂也。度也。成斧也。杜本案。今本作鉞。非廣雅。械柂也。鄭注考工記。柂猶柄也。今木桿作柂。誤从鄭注定正。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厲以須。詁說文。靡。研也。从手麻聲。王出。居本萬本。秦本並以出字絕句是也。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詁賈逵云。三皇之書。文连墳。墳大也。舊三王之大道。又云。秦王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秦王之文也。同上。又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

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萬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書曰誰能與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刑八索八卦九州之數本疏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詁案文選注引作周穆王無昔字今考似當作昔周穆王蓋楚有穆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加周字似非引書者以意增改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文選注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詁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昔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無必字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詁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昔求明德也本疏案賈逵本作祈昭與宋語同馬融本作圻昭又案招當作常搖反招與翫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舜紀禹乃樂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詁案語作文宮非祇宮在南鄭漢郡古文穆王元年冬十月築祇宮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陵于祇宮初學記作祈宮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也案此則馬本又作圻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詁案詩章句云愔愔和悅貌李登聲類云愔愔和靜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利民詁案王肅云刑形之誤也李衡曰古刑字皆作形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晉期作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

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

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圉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詁史記作罰越大夫常壽過案歷說曰壽也王肅云越大夫

常壽過也本疏王奪圃韋龜中擊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史記作蔓故薳氏之族及薳居

許圉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

詁潘末云案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則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觀起史記索隱誤作官古今人表師古注曰此可補陸氏釋文之闕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

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從之蔡人

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達之以待所濟若求安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達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鄖依陳蔡人以國楚公

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義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卒與史俾先入釋文作釋因王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詁水經注河水下竟陵國城旁有甘魚陂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者也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書疏引作臘詁說文擠排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詁服虔云聽國人欲爲誰史記集解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泓夏詁說文泓據水而下也从水公聲春秋傳曰王泓夏應劭漢書注河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將欲入鄖又作至詁服虔云鄖別都也上莘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史記奸作犯後漢書注引又作干蓋本作干也詁服虔云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取此杜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鑿澤奉之以歸詁莫語曰王獨行屏簷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于棘闢棘闢不納乃入莘尹申亥氏焉

孔異曰：棘，楚邑，閹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縕于莘尹申亥氏。**〔詁〕**淮南王書：靈王餽于乾谿，食葬飲水枕由而死。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釋文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詁〕**案石經亦無曰字。俗後人旁增今據刪不殺奔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奔疾使周走而呼曰：人从江上走呼曰。**〔詁〕**案史記作船人走呼，則此傳周當作舟。古文舟周通。詩小雅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聲相近故也。卽是一號。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奔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寶晉敖。**〔詁〕**案訾地名，蓋卽前嘗梁之訾，在楚東境，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史記作率**〔詁〕**服虔云：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莘尹午陵尹喜。集解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詁〕**賈逵云：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上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犧棟之田。**〔詁〕**漢地理志：南陽郡，楚國經春秋時楚羣邑棟，卽十一年鄭京棟案此蓋致犧棟附近之田，非盡數二邑也。杜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亦屬體說。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犧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犧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莘尹申亥以王柩

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詣天釋文謂本又作詢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埋璧於大室之庭詁賈逵云巴姬共王妾同上杜使五人齊而長入拜說文齊即皆反一本又作齊康王跨之

詁服虔云兩足各跨璧一邊上同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詁廣

雅經謂之鼻鄭注周禮曰組小鼻也高誘淮南王書注組係也王充論衡曰後共王死招爲康王傳作昭杜取此

至子失之固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嗣

如其神筴關章繼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

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詁服虔云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同上對曰無

與同好誰與同惡詁服虔云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同上上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

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

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憂而動詁服虔云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同上可謂無謀爲禍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文選注引作君居陳謂城外屬焉史記作方城外屬焉詁秦杜注城方城也可見左傳本無

方字。苛慝不作。釋文本亦作荷。**詁**案漢書禮食其傳曰。好荷禮。師古曰。荷與荀同。惠棟曰。古荀字本作荷。禮
為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云。荀本亦作荷。毛詩序曰。哀利政之苛。今本作苛。漢張良碑亦以苛為苛。

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詁服虔云。不以私欲違民心。史記集解

杜本此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莘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

興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詁服虔云。皆庶子而出奔。上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無作亡。陽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

詁賈逵云。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同上。杜取此。從善如流。

詁服虔云。晉其疾。同上。子餘。趙衰。同上。杜取

此下善齊肅不惑。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詁賈逵云。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納

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詁服虔云。子餘。趙衰。同上。杜取

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詁賈逵云。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納

之。同上。杜有嬖。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

詁服虔云。皆棄民不恤。同上。民從而

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屍禡。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詁。地理志：東海郡良成鄒國志。下邳國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杜本。此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詁。說文：芻，割草也。飼牲曰芻。草薪曰蕘。芻蕘，聲也。衛人使屠伯餽。叔向受羹與一箇。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詁。實雅：底，致也。杜本：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遠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其百姓，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眼處同，堪靈鬼以爲朝廟王之法。上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

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遲遠。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詁】欽文。誦。飄飄之旗也。沛然而垂案。欽文本爾雅。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憇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詁】兩難。勤勞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詁】欽文。債。僵也。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鄧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禮記疏。子產云。爭所謂承次貢賦輕重。本引作委。【詁】鄭衆云。爭。謂承次貢賦輕重。本疏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詁】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疏案杜取王肅說外傳及孔氏家語皆作南。高誘淮南王書注任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懶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詁】也。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僕。伯若食子男之地。王肅以爲鄭伯爵而連男君之猶。曾曰。公僕足句辭也。本疏。賈逵云。鄭伯爵在男服。詩案杜取王肅說外傳及孔氏家語皆作南。高誘淮南王書注任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懶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昭度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上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晉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詁案杜注蒙裏也蒙無要覆之義蓋借冢覆之家作訓蒙冢音同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詁說文韻手行匍伏地正義蒲伏卽匍匐案與昭二十一年扶伏同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漱從詁釋文云子服漱又作子服禡止一人耳惠棟曰案漱本與禡同音說文漱从水沈聲荀卿子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鶯秋蕭瑟韻明秋亦作穀音惠伯名穀猶此作漱者聲之誤也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音諸儒皆不及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苟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詁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中人城水經注杜同此張華博物志唐開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詁案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遂亭是矣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昭王遷房于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考荆爲楚舊名上句言楚故此句

文法變言荆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荆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于荆山之下乎？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懼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使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詁案古今人表作叔鯀。鯀誤如伯魚名鯀司馬子魚名鯀可比類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詁案此西河亦如櫛弓鷺晉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蓋指臨晉夏陽等地在河之西與晉更遠杜注云西使近河非也。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卷十七

傳昭公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矣。詁。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唐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疏：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唐癸爲一人。上同。僞廢疾。石經改正：從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詁。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石經宗談作宋。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詁。廣雅：介特，獨也。方言：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案：介與今古字通。徐鉉以介字不合六書之體，云當作介。譏矣。惠棟曰：「馬融頌堯涇修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爲單身民非焉義，救災患宥孤寡。」詁。服虔：以宥爲寬，救其罪。本疏：赦罪戾，詰姦慝。詁：廣雅：詰責也。杜取舉淹滯，禮新敍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詁。賈逵云：物宜量能授官也。鄭衆云：

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使屈罷築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惑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輿諸本皆作與案古與字通今從石經及淳化本作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釋文厭本亦作饕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鬪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鬪辛居鄖以無忘舊勤。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晉語作難子爭鄙田久而無成。詁說文薦晉邢侯邑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斬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藏罪邢侯詁家語引作弊罪王肅注云弊斷斬罪歸邢侯鄭司農周禮大司寇注引作弊獄邢侯疏同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辭也鬻獄詁周書鄭保曰十敗六曰侯說鬻獄章昭曰鬻賣也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詁家語引作默王肅注默猶冒苟貪不畏罪下昏墨亦作默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宋語引作昔獄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詁韻皮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劫也邢侯亡故劫之本晉語秦人殺莫芮而施之章昭曰陳尸曰施惠棟云尸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是也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變或

者大戰施莊子曰襄安施史記施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龜云廢亦非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詁服虔讀減爲成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殺隱藏之也成曰義也古人皆言叔向是義疏案家語亦引作不爲末或曰義王注云末薄或左傳作成今考左傳本亦作減減成古字通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由語古字通

十五年春將禱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禱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詁戰文戰精氣成祥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祲氣祥也王逸楚辭章句禍惡氣現章昭曰氣祲氣象也凶曰氣吉曰祥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云云本其在澧事乎二月癸酉禱叔弓澧事驚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史記楚世家作費無忌索隱曰左傳作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楚費無極急聲相近伍子胥傳及淮南王書亦同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詁服虔以辱從下讓訓之謂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

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詁】京相璠曰：自歎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水經注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遲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文作戰，今从石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薨，歸本經及宋本改。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躋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尊以魯壇。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詁】五行志作塲。案律歷志，鎮星皆作塲。塲，古字通。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五行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詁】地理志，安定郡陸密詩，寄人國杜，取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韋之甲。【詁】說文：碧，水邊石，从石土聲。春秋傳曰：闕磬之甲，按今傳作磬，容古字通。九經

字櫟，碧音拱，水透石也。見春秋或唐本尙作此碧字。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彊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五行志引作正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詁晉語曰秦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注曰晉大夫辛有之後也。引此傳爲證。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詁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妹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太子也。又非儒罵云：儒者云：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娶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通執大爵。鄭棟曰：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期也？娶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廟，安得引以爲證。公孟子即公明儀。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詁】厭虛云。經常也。當所當行也。本疏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五行志焉作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

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詁】鄒國志下。鄒郡取慮有蒲姑陂山陽郡昌邑有

甲父亭。杜同元和姓纂。甲父古諸侯以國爲姓。甲父氏見釋例。杜取此。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

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旣滅。詩作周。瞻所止戾。正大

夫離居莫知我肆。詩小雅。肆作勤。其是之謂乎。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格。釋文共作恭。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詁】厭虛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本疏而不陵我。我皆有

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君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

類。【詁】厭虛云。類解云。類偏也。新不平也。上顧炎武云。類當作類。二十八年解類戾也。獄之放

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詁】厭虛云。

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大祖。同上。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詁】服皮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廟廟食。同上。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蓋傳文作僻。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詁】說文。環。雙也。肉好者一謂之環與爾雅同。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詁】爾雅譯告也。說文。謁。白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詁】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專大國易養小國。雖同上。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諸本作鑿。从正。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詁】說文。銳芒也。廣雅。蕪小也。蕪銳字通。杜本。眼處云。銳折也。宋本疏。今據案銳是鋒芒。不得爲折。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貲矣。或作價。本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詁】廣雅。次比。

代也。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蕘而共處之。【詁】說文：蘂，葦草也。廣雅：蘂，藶也。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匱奪爾有利市寶賄。

釋文：贖或作貸。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敵邑強奪商人是教敵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其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晝賦野有蔓草。【詁】說文：蕘爲差跌兒。春秋傳曰：晉有子晝。案今本作晝。說文：晝，參差也。義蓋通。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襄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擣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覩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詁】周書曰：習實爲常。美惡一也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樹。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蘲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

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詩小雅作裁穆公賦蕡蕡者義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詁廣雅集安也杜本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詁周書賛夢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汲郡古文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律歷志引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詁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本疏故爲雲師而雲名詁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緝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同上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詁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鵠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同上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詁服虔云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同上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詁

服虔云：大皞以龍名宣，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同上。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初學記引後漢書注：少昊氏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文選注引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引無者字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鶡鳩氏王符引：司馬也。作唯。司馬也。鷗鳩氏司空也。王符引爽鳩氏司寇也。詁說文爽鳩類也。鵠鳩氏司事也。詁說文鵠鵠類也。五鳩鳩民者也。詁爾雅鳩聚也。五雉爲五工正。詁賈逵云：西方曰鷙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鶡雉，搏地之工也。南方曰鶡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雔雉，攻皮之工也。伊雒而南曰鷙雉，設五色之工也。本脰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同上。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詁賈逵云：春扈分耕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稼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翦蕘，趣民收斂者也。冬扈覆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穠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噲噲，畫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嘵嘵，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縕脂，爲蠶驅蚕者也。老扈鵠鵠，趣民收麥，令不得發起者也。又賈服皆云：鵠鵠亦聲音爲名也。不疏案說文：九扈，農桑候鳥。扈民不姪者也。春扈頑唐，夏扈穠元，秋扈穠蕘，冬扈縕黃，棘扈穠丹，行扈噲噲，宵扈嘵嘵，桑扈縕脂，老扈鵠鵠也。又案扈字說文或作鴟，籀文作鷇，古字競通。說文廣雅：鴟，淺也。扈民無淫者也。詁獨斷扈止也。杜取此自顓頊以來。詁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職。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月令正義又云：春

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曰：遂濟廟桑，躬桑頤
頤所居。周禮序又路史後紀卷之九五經通義頤頤者，顚猶專頤，猶偷幼小而王，以致太平，常自倫儉，疎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號。通典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後漢書注引作其信【詁】石經載此文作官學在四夷，重一官字。案王肅注云：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醫學也。據此似正文本有官字，轉寫失去。又月令正義引王肅云：鄰中國也，故吳伐鄰。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在四夷，疾時學廢也。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洛與三塗。水經注引作洛。今从之。以下並同。【詁】高誘云：三塗之山，陸澤之南，故假道於周。長宏謂劉子曰：【詁】淮南王書：襄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客容猛，非祭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祥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高誘注引作乃敵戎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水經注引作孟津也。水經徐廣曰：棘津在唐川同上。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詁山海經：鹿蹄之山，甘水出焉。案此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當即甘鹿也。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詁賈逵云：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宋本御覽申須曰：漢書引作申繩當由_當，申繩而辭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漢書引無之字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草必火入而

伏。詁服虔注本火出而草必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詁顧炎武云邵氏曰其與語同猶曰其諸案邵說是與字當改讀平聲火出於夏爲三

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律歷志引傳者去二於子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詁石經此下有

六物之占四字旁增非唐人刻惠士奇曰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晁晉以唐石經校蜀石經碑中

所增疑皆出晁氏之手學者詳焉蓋蜀時服虔左傳尚存也御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服

虔本如此今據增入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漢書引以下三無其字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

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邱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

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漢書引無其字鄭裨憲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璫璧玉瓊詁說文璫璧玉也春秋傳曰璫璧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匄爲令尹

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飭也周禮大卜注引作左傳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詁說文餘皇舟名案今本作餘皇釋文云經典通用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暫之詁說文堅艤也及泉益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呂覽作王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

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鬢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詁**鄭衆云：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疏記**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詁**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詁**張晏曰：火以七爲紀。戊寅風甚。壬午大甚。**釋文**一本作大甚。**疏**也。案此大字當作太音。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高麗本**庭作廷。**詁**晉書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疏**服虔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禮以望之。**詁**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本疏**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詁**服虔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同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詁**高誘曰：有新客。案出之爲親贍也。禁舊客爲露情也。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詁**鄭

案云：攝，攝東茅以爲屏，祭神之處，草易燃，故巡行之。周禮章昭云：周氏曰：屏者，井攝主人之位，暗謂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杜本案周氏謂周仲文。漢儒說春秋者，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史徒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倣其事，商成公倣司宮。詁說文，厭戒也。春秋傳曰：厭宮，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厭。
詁廣雅：厭，厭也。至驚，厭與厭同。炎也，又熱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徼，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詁先儒注左傳者皆曰：回祿，火神。本疏：祈于四隅。
詁謂水庸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鄅人籍稻。詁說文，鄅，鄅姓之國。春秋傳曰：鄅人籍稻，穀若規，蠶之蠶。
杜取服虔云：鄅耕穀於籍田也。本邾人，襲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蓋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詁說文，祓除惡祭也。祓，祀除病殃也。振除火災禮也。
詁廣雅：張棄也。杜此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鄭諸本皆作向今從釋。【詁】案古向字皆作鄉說文向北出關也。鄭氏以向爲俗字亦譏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文選注引左傳作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鄭公彥周禮注引傳則作必。賈公彥曰讀字不同。必賣公彥曰。卿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詁。服虔云惄然猛親也。疏案方言廣雅並云。撫猛也。說文。𠂇。武貌。𠂇韻字同。杜取此。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雖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水經注引作浙。實白羽詁。地理志。

志宏農郡析鄭國志析故楚白羽邑。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詁。地理志。南陽郡陰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于下陰者也。今襄州有陰城縣。杜本此。令尹子瑕城鄭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

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詁】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葬公時也。本說文。鄖。楚邑也。春秋傳曰。鄖

陽封人之女奔之。杜取此。

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詁】服虔云。楚大夫史記集解。無

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適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酈夫人

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酈俘。夏。許悼公薨。【詁】服虔云。經書夏五月

悼公薨。公之子。許男賈。瘡寒疾也。御賈。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詁】服虔云。經書夏五月

戊辰。許世子弑其君賈。止。悼公子襄大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同上。書曰弑其君。【詁】

服虔云。禮書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

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同上。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詁】服虔云。原止之無

惡意。藥物不由醫。無以加。壽命有終。故曰。舍藥物可也。舍。止也。一曰。此刺無多。史物積爲勿止。實孝能

盡心事君。舍藥勿以距之上。同上。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詁】服虔云。城父

楚北境也。史記集解案。此潁川郡之城父。正楚北境。非沛郡之城父也。下首將以方城之外無可證城父相近。有潁邱。十八年傳。楚伐鄭。治兵於潁。戰國策。楚北有潁陽之塞是矣。高鶴曰。楚北境之邑。今屬沛

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今考云。沛國城父。誤。惠氏引此有意與杜異。亦誤。裴徽集解亦云。

靈川城父縣亦一邑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釋文本又【詁】說文聲無夫也杜注及老託於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詁】釋文繫松之注魏志曰古人謂藏爲去正義引字書去作弃羌音反謂棄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弃東人輕音爲音舊顧炎武曰漢書蘇武傳拒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禁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水經注引作取其種而夜納此略舉俗文大意耳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繩而登登者六十人繩絕【詁】說文繩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納師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悵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簪【詁】說文慢懶也春秋傳曰駟氏慢廣韻作懶案今本作簪音義亦同杜注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懶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詁】鄭司農云札爲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周禮爾雅瘞病也賈逵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瘞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此取廣雅增死也鄭玄尚書注昏沒也晉語君子失心辭不天昏與此同釋文云字林札天死也瘞作葬今文喪我先大夫悵其子幼弱其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詁服虔云：祐主繼於宗廟，故曰宗主。疏：寡君與其二三老，曰：「詁」服虔云：二三老，猶僕家臣。同上：抑天寶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詁呂覽作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誘注逸詩：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詁王符潛夫論曰：左司馬戌者，莊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案杜注錄采二說，不知何據。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詁說文：挑，挑也。一曰：挑，也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縣入穎。杜本：國人請爲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觀也。詁說文：繫傳，南見也。觀當作鑒。今經傳文皆通作觀字。姑仍之。龍鬪我獨何觀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詁案石經改刻作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今考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卽是一譏。然古人句法，往往參差，今未敢據改。姑仍

之晉書荀鑒傳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句亦昉此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讞由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詁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疏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詁廣韻作五奢案呂覽孟冬紀伍員作五員石經初刻五字皆較他字微小疑初刻作五重磨者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間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詁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同上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詁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案棠與堂古字通見魯岐碑文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詁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本疏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

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詁。服虔云：欲取國史記集解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轉設諸焉。公羊史記吳越春秋並作專諸子虛贊作詁。賈逵云：聽諸吳勇士同上杜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廬。」詁。說文：廬，般所振入宗廟棄盛倉黃牘而取之。故謂之廬。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藥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咸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繁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郢。詁。說文：郢，衛地今濟陰鄆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穢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釐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諸本皆舉上有使字。今從之。【詁】案正義云云亦別無他本可據。蓋就理而論者。今就時勢而論則非公孟不善。怨者衆矣。華齊陰爲齊豹用可知。惟宗魯約雖有德於彼。尚未

得其心猶必先告之令勿致死迨擊公孟宗死而驅免其爲駒所使顯然何云必不得有使字耶宗魯
驅乘及閔中詁說文閔巷門杜略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驅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驅魋驅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
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
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胥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
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侵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公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經
照作昭今從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
宋本改正以爲乘馬賓將振詁賈服云謂行夜周禮疏解賈杜子春曰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讀爲造次
之造燭擊鼓夜戒守也又云趣與造聲相近故曰終夕與燭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春異惠棟案子
春受學於劉歆左氏春秋以趣爲振必有依據史記亦以賈服後於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從
其說今案說文亦與賈服同云撤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振鄭康成讀莊列切主人辭曰亡人
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艸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
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詁說文鐸大鈴也終夕與於燭釋文無於字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燭

【詁】古本無於字，杜子春周禮注可據。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宵子高鈞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詁】說文，生地相次比也。衛大夫貞子名生，從比，土聲。案：貞子名喜，不名生，未詳何據。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詁」案：羣經音辨作苑，云姓也。於阮切。春秋傳有苑何忌，質音與陸音異，又苑羊牧之亦作苑，音于元切，與釋文合。同是一姓，而分兩音，未詳何據。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詁】買通鄉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處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懿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鄖。甲（諸本誤作申，今從石經及宋本改）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鹽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文選注引左傳作詁。【詁】說文，諱避也。

詒也。或從詢，廣雅、韻、恆也。杜本此定。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
【詒】說文：狸字下引春秋傳曰：宋司馬輕字牛。案此條可補注家之缺。以司寇爲司馬，疑誤。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店。
【詒】說文：疥，搔也。店有熱瘡。春秋傳曰：齊侯疥，遂店。案赤梁元帝云：當作瘡。兩日一發，穢。顏氏家訓引作齊侯瘡。遂店，又云：今北方猶呼瘡疾爲接瘡。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來聘梁。梁人袁粲與繪言及春秋，說此字云：疥當爲瘡。瘡是小瘡。店是大瘡。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辨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期而不瘳。
【詒】說文：瘡，疾愈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奇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
【詒】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歸，大史也。謂祝史之間，固歸之間，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疏：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
【詒】服虔云：上下謂神人無怨。同上。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詁】**釋文：鄭書何切。案頗當讀上聲。何卽賀荷之荷。上下怨疾，動作辟達，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詁】**說文：鑿孔搘也。斬刈民力。又作艾。本輸掠其聚，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遺忌。不思誘譖，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諭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媿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風浴通義引作莞蒲周禮注作萑蒲。舟鮫守之。**【詁】**說文：繩禁苑也。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舟蕪。字又作𦵹。莊述祖云：舟𦵹當作舟蕪。周禮𦵹人音義云：𦵹音魚。本又作魚。亦作𦵹同。又音御。𦵹即繩文。𦵹，舟取掌澤之官。𦵹無取疏及音義，皆就本字釋之。誤矣。愚案取與虞音同。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是也。𦵹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偃介之關。**【詁】**舊詩章句：介，界也。文選案：杜注：介，隔也。本易兌卦注義亦通。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詁】**詩毛傳：達，去也。薛綜東京賦注：聲故也。杜本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齋以東。**【詁】**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水經注：鄆國志作蓼城。姑尤以西。**【詁】**案齊乘：姑卽大姑河，尤卽小姑河。姑水起北海至東海，行三百餘里，繞齊東界，故曰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詰】風俗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杜本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穀闢去禁，薄斂已責。釋文。責本又作債。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此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以招大夫。家語。旂，本作旌。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謹之。
【詰】肴韻。精選是也。釋文。小爾雅同。薛綜東京賦注。謹，善也。杜本

齊侯至自田。釋文。田，本又作餌。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鶩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煙之以薪。

【詰】說文。煙，炊也。春秋傳曰：煙之以薪，廣雅同此。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
【詰】案後漢書劉梁傳引春秋傳曰：

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注云：左傳，糸作齊。是齊當才細反。爾雅：濟，益也。杜本詩毛傳：泄，去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饗假無言。
【詰】案詩作饗假無言。禮記中庸作奏假。今左傳作讓假。讓與假通。鄭氏少牢，咸食禮注曰：古文嘏爲格。時膳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詰】服虔云：歌氣也。本疏注云：七律謂七聲音也。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詰】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聲音也。本疏注云：七律謂七聲音也。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鴻臚，月在天臘，日在析

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揚火及天驅七列也南北之樞七月也堯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間數周禮疏。魏八風【詁】賈逵云兌爲金爲闔閭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上同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詁】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曰如琴瑟搏益釋文董遇本專作搏音同惠棟曰管子內業篇史記樂書皆以搏爲專壹鄭氏樂記注引作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水經注而不死何水經注引作古樂如之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地理志荊作尉水經注引作萌有逢伯陵因之地理志伯作柏古今人表同蒲姑氏因之史記周本紀遷其君蒲姑漢書五行志地理志詩此蒲字當詩疏引作季荊讀作薄【詁】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應劭曰左氏傳薄姑氏因之案姑幕卽薄姑反語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而後太公因之【詁】水經注引作始與越氏居之達約陵居之太公居之古若無死諸本若誤者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爽鳩氏之樂本作樂之非君所願也水經注引作非君之樂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詁】說文弭犬可習也案弭宣訓習爲是杜以輕訓弭蓋本廣雅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佳苟之

澤【詁】唐石經初刻作蕪蒲後改萑苻惠棟案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蘋詩小弁云蘋葦溥溥韓詩

外傳作蘋古字通也今考水經注引作蕪蒲文選注同韓非子載此事鄭少年相率爲盜處于蘋澤游

吉率車騎與戰與左氏徒兵異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家語引作

【詁】

鄭玄周禮注稱猶割也察也猛則民殘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詁】家語此句之上多寬猛相濟句詩曰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詁】說文汔水涸也或曰汔下從水氣聲詩曰汔可小康案詩大雅毛傳訓汔爲危鄭箋訓爲幾

正義云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訓爲幾也昭二十年傳引此杜注汔期也

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爾雅康安也詩毛傳綏安也鄭箋康綏皆安也杜本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詩母從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詁】案詩本皆作憲說文憲通也從心營聲又憲字注云憲也從心參聲蓋古字通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詁】賈逵云愛也史記集解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五行志引作無射鐘。冷州鳩曰：或作伶。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詁**。服勤曰：風，土地風俗也。有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易惡風易惡俗也。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寃。**詁**。高誘呂覽注云：寃，不滿審也。大者不撋。**詁**。案說文手部徐鉉新附有撋字。云：橫大也。从手弧聲。玉篇：撋，胡化切。寃也。廣韻作撋。云：寃也。大也。五經文字本收撋字。云：戶化反。見春秋傳。則此字不宜从木旁。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減於心。心儻則樂。**詁**。說文：儻，安也。杜本：寃，則不成。釋文云：咸本或作感。漢書同。寃則不成。唐石經：初刻作咸。後作誠。**詁**。蓋棟曰：咸本古文感。故下云：心是以感从咸爲是也。撋則不容。心是以咸咸實生疾。今鐘撋矣。王心弗堪。**詁**。漢書：堪作錢。孟康云：古堪字尚書西伯戲鑿。說文引作錢。郭璞爾雅注又作堪。鑿，又作錢。案古字堪錢通。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諱言之。**詁**。服虔云：諱疾言之。欲使信本疏。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驥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詁小爾雅云尤怪也杜本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翻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涇禦諸橫詁水經注唯水又南逕橫城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鄆釋文鄆本或作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詁服虔云戰氣未定故也周禮又云待敵之衰乃攻同上蓋及其勢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諸本誤雜今從說文及宋本改詁說文雅鳥春秋傳有公子苦儀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詁服虔以君字上屬孫綽以君字下屬本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案釋文蓋從服氏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詁】說文，轂轂也。春秋傳曰：揚轂者，公徒。案今本作轂。非是。說文，轂，斜轂也。一曰：三轂轂也。然陸德明云：說文作轂，則字誤從轂已久。杜注：轂，誠也。釋文云：本或作轂。則杜時字尚不誤。故訓從說文服虔，通俗文。轂，號曰轂。私記曰：轂，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諸本誤楊。今從宋本改。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邱。【詁】郡國志：陳國長平有赭邱城。鄭翻願爲鵠，其御願爲鵠。【詁】說文：鵠，小爵也。廣雅：爾雅：鵠鵠。李筌：太白陰經：黃帝設八陣之形，鵠行鵠天也。案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翠鵠旋飛爲鵠。并鵠行亦皆同。或作莊堇。本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詁】王肅董成列，故陳名數之。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或作莊堇。父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詁】王肅董遇荳云：呂封人華豹案此則傳本無華字。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詁】說文：犧，持弓闔矢也。杜本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闔矣。曰：不狎鄙。【詁】服虔云：犧，更也。杜取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疏本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爻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鉏鉏。同折軫，又射之。死于犧。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閩諸南里，華亥擗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爲犧。

氏矣。驅曰：「子無我延。」詁。跋文：「延，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延，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懼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詁。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也。齊地記曰：齊城四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水經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司馬貞曰：稷側音近。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詁。服虔云：無寧寧也。本疏杜取此。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彌。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顧炎武云，石經士譏作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古今人表作續，五行志同師古曰：繼古朝字。【詁】賈逵云：景王之長庶，史記集解：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詁】古今人表有賓猛師古曰：卽賓孟。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傳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太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傳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傳，本疏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竈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穢也。」文注引作自憚其穢，故宿之。【詁】說文：穢，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遽歸告王，且曰：「雞其穢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穢者，實用人人穢，實難已。穢何害？王弗應。【詁】賈逵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爲然。本案服氏遵賈杜注，則從鄭衆說，然究以賈義爲是。夏四月，王田北山。【詁】河南圖經：北邙山，在洛陽縣北，亦名北山。又榮錡在榮縣西，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葬，無子。單子立劉蚤。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

糴者。【詁】說文糴市穀也。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鞬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釋文頃本或作須字。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傾。【詁】案杜注領周地殊未明晰。觀此傳下云。單子欲告急于晉。則單子之奔欲入晉可知。難城山一名。導諸實周入晉之道也。單子蓋奔至此。盟而始還耳。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詁】漢地理志。魏氏有劉槩。水經注。劉水出牛石東山西北流經劉槩謂之劉澗。蓋卽劉子之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本或作平平。壽誤。單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牘。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羣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詁】京相璠曰。營城北三里有皇亭。春秋所謂次于皇者也。案與前居于皇之皇一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詁】說文。鄆周邑。京相璠曰。今華洛渡北有鄆谷。水東下洛。謂之下鄆。故有上鄆下鄆之名。亦謂之北鄆。於是南鄆北鄆之稱矣。又有鄆城。蓋周大夫鄆肸之舊邑。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詁】服虔云。前讀爲泉。周

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闢外前亭水經注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詁郡國志河南郡雒陽有圉鄉杜同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驥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

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翬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卽位。詁賈逵云猛母弟史記集解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驥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詁案蓋卽侯氏地理志河南郡侯氏縣括地志侯氏古滑國也縣蓋以侯氏山得名。侯古字通于谿泉。詁水經注引作師次於明谿云洛水又東明樂泉水注之世謂之五道泉卽古明樂泉也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詁郡國志河南郡洛陽有大解城杜同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引作蹠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詁案郡國志洛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縣西南有泉亭卽泉戎也今攷傳上云次于陰于侯氏于谿泉于社于汜于任人由衆縣僕師而至洛陽由遠而近於地形亦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詁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鄭四字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經惠棟又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鄭鄭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鄭之文今案劉炫云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鄭鄭潰不知子朝所在以此規杜由此推之子朝奔鄭四字或後人因劉氏之言而增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鄂潰。詁案前一年傳云：鄭肸伐皇杜注：鄭肸子朝萬今考：肸是名，肸爲鄭大夫，故連邑稱也。下鄭羅同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詁地理志：河南郡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杜本賈逵云：澤邑周地。史記：王使告問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詁說文：殊，一曰斲也。廣雅：殊絕也。邾師起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懼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詁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註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本案服氏以賈義爲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爲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士伯聽其辭，而懼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

都叔孫旦而立期焉釋文期本【詁】鄭玄禮記注期時也案杜注從旦至暮爲期非義訓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始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詁鄭國志羣有東
曹聚今名曹城杜同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郿羅納諸莊宮詁案水經注長羅川亦曰羅中蓋肸子郿羅之宿居故川得其名是此水本不名羅以肸子始得名耳尹辛敗劉師于唐詁都國志洛陽有唐聚杜本丙辰又敗諸郿甲子尹辛取西關丙寅攻郿剗潰詁都國志河南郡河南縣有郿聚晉書地道記河南縣西南有郿亭杜同一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

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詁詩毛傳教厚也杜本此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詁賈氏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晦鄭陵之戰謾楚子故書晦雜父之戰夷之故不書疏本說苑吳用廷州來季子井冀州揚威于雞父案據此則是役季子在軍中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謄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詁服虔云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御覽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詁服虔云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弱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上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詁服虔云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同天奔之矣東王必大克詁服虔云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同楚太子建之母在鄖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鄖
【詁案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而與同名前人以爲恐傳寫誤又云襄二十五年經書吳子適伐楚盟于巢卒杜注遇諸樊也傳亦書諸樊卒至是僅三十年杜不辨此之誤而依文解

之體矣。今考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爲公子光是也。取楚夫人與其實器以歸楚。司馬遷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邀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灘。三義春秋傳有句薳雍澧及此而三。今案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澧，澨道元水經注亦引之。是亦薳氏獨拘薳蓬爲三錄似鑒。又案薳澧或因薳越死於此而得名。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詁】爾雅釋習也。杜本此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築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詁】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中國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本疏惠棟案周書程典曰：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說。故從人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詁】說文懦鷙。弱也。廣雅書強也。杜本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

釋文。紛作蠶。至于武文，土不過同。【詁】司馬法同方百里，周禮注杜本此引慎其四竟，猶不城鄙。今土數圻，而鄙是城，不亦難乎。

春秋左傳詁

卷十八昭公四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闔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善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尚書作離德余有亂十人石經初作亂臣去臣字與襄廿八年傳周後人輒增臣于旁非也今據前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鄭詁都國志穀氏有鄭娶杜杜同此晉士彌車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詁說文歎通氣也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車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澣問周故作澣釋文澣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詁〕都國志河南北城門名乾祭杜同詩毛傳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五行志作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釋文陽不絕句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叔本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釐不恤其緝又作釐

【詁】說文，縗，織橫絲也。而憂宗周之限，爲將及焉。今王室日蠹蠭焉。【詁】說文，慘亂也。廣雅春秋王室日憲憲焉，一曰厚也。按今本作蠭，故杜注動擾貌，三體石經作戰，尚書齋字，說文引作戰，古齋字皆作戰，俗作齋。按古字多假借，說文，蠭，蟲跡也。从虫，春聲。穀字注云：古文齋从𠂇。周書曰：我有載于西。左傳以齋爲蠭，自是傳本不同。惠氏輒指爲俗非也。日詁本作實，今从說文改正。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瓶之罄矣。釋文本又作缺。詁說文，竈，空也。詩曰：瓶之竈矣，惟罍之恥也。詁南雅，罍，酒樽，方言。缶，其小者謂之瓶。按杜注，罍大瓶小，亦以意言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詁案石經此行少一字。今攷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漢書五行志作滿于河。釋文一本或作沈于河，則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釋文本或作王定之與之東，詁王隱晉書地道記，皆在羣縣之東。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詁說文，踵，追也。案說文僅相述也。廣雅亦云：踵，逐也。徑，踵古字通。杜注故云：攝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遙，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詁原皮曰：鍾離州來四邑。史記集解：沈尹戌曰：亡郢。

之始於此在矣。王豈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詁薛毛傳：梗，病也。杜本：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詁周禮大司馬之職。師以門名。正義引此傳文，并引注云：右師，宋右師樂大心也。其家居桐門。官右師。與今杜注不合。當是服注。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詩作轔。釋文：轔本又作轔。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弗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撫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詁愚棟曰：古文學經實作是。是即古塞字。見尚書秦誓及韻楚文。鄭康成詩箋云：趙魏之東。塞實

同聲故此傳又作實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詁鄭玄周禮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正義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杜本此五牲詁服虔云牲麋鹿熊狼野豕疏二犧詁服虔云犧屬鷩雉也同上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詁周禮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告畫以爲續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繩以爲續考工記畫繩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繩杜並此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妹舅昏媾姻亞釋文亞本以象天明詁爾雅釋親婦之父爲婿婿之父爲姻兩婿相謂爲亞觀文燒重婚也杜本此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詁賈逵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同上案蕭民正義以此爲服注蓋服用賈注也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詁**（說文：簡牒也。牒，札也。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鵠鵠來巢，書所無也。）**詁**（服虔云：鵠鵠不論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云書所無也。本疏：師己曰：「詁」，賈逵云：督大夫。史記集解：異哉。吾聞文成之世。）**詁**（賈逵云：文成、晉文公成公上。案論衡集建篇引此作文成季善注幽通賦亦同。今諸本誤作文武。从石經及宋本改正。惠棟曰：若云周之文武數百年，豈能逆知童謡爲晉昭徵驗乎？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矣。童謡有之曰：鵠之鵠之，公出辱之。鵠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詁**（廣雅：餌也。杜本：鵠鵠，趺趺。文選注株。）**詁**（漢書集注：株，趺趺，跳行貌。杜本：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詁**（說文：褰袴也。春秋傳曰：徵褰與襦，襦短衣也。廣雅：襪謂之綺。杜本：方言云：綺，齊魯之間謂之襪。郭璞云：徵褰與襦，音鵠鵠之巢遠哉！搖搖五志引作搖搖。今諸刊本作~~詁~~。）**詁**（廣雅：通遠也。稠父唐勞。釋文及諸本並誤作稠。今从唐石通遙。遙俗字。今據漢書改。）**詁**（廣雅：通遠也。稠父唐勞。釋文及宋本改正古。今人表亦作稠。宋父以驕子生甲。）**詁**（案顧炎武云：石經申誤作甲。今致宋本並作甲。與石經合，未可謂之鄙。諸刻本作申。乃傳鵠鵠鵠鵠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鵠鵠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零，旱甚也。初季公鳥娶于齊鮑文子。生甲。）

寫之誤也。甲與申字畫相近而誤。如昭十年傳鄖甲字諸本並誤作申。設無石經及宋本轉何所適從耶。此處定从石經宋本作甲。或云猶音某甲。失其名耳。若著其名。何以不再見。公烏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烏之臣申夜姑相其室。詁小爾雅相治也。杜本及季姬與嬖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挾己。以示秦過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挾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郿之難鬪。季氏介其雞。詁賈逵云。擗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聖郿氏雞目。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本服虔云。擗芥子播其雞羽。史記案。服杜皆取賈說。郿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郿氏。詁服虔云。金距。以金躋距儀禮。高誘呂覽注云。以利鐵作鐵距。脊其距上。脊即踏。又淮南王書注云。金距施芒于距。且讓之。詁方言。凡言相責讓曰謙讓。杜本故郿昭伯亦怨平子。古今人表作厚郿伯。詁世本。昭伯名厚。晉孝公之後。稱厚氏也。呂覽。郿成子爲晉卿。子晉高誘注。郿成子。晉大夫也。郿敬子。國之子。郿晉後也。世本。孝公生郿伯革。其後爲郿氏。郿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郿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詁案定十二年傳文字爲不知。釋文云。文字爲不知。爲字。古每假借爲聲。陸氏此處未加音切。偶疏漏耳。郿氏執旛。平子怒。拘郿氏老。詁服虔云。老。臧氏家之大臣。上將禱於襄公。萬者三人。其衆萬於季氏。詁淮南王書補於襄廟舞者二人。惠

棟曰：傅氏言，四人爲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粗告公。亦作侍人。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泄。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閩。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詁】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至下邳縣西南入泗。杜本：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史記作：詁。服虔云：費季氏邑。史記集解：請以五乘亡。弗許。【詁】服虔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上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詁】荀子宥坐篇：奚居之隱也。案與此義同。楊倞注：隱，窮約也。亦與杜注略同。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詁】周禮：穀人掌軍慝。鄭玄注：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爲慝者。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瀆。又作蕪。【詁】說文：蕰積也。杜本：蕰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詁】賈逵云：仲孫何忌。同上。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史記作叔孫氏。【詁】鄭玄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

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戩曰然則教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本以作而韓非子內儲作據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詁賈逵云冰檻丸蓋也本疏杜方言弓藏謂之鞬或謂之檻丸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叔孫之旌內儲篇作見執郿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詁賈逵云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史記記取此杜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釋文作勑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繩緼從公無通外內詁廣雅繩緼搏也史記記儻與緼總與緼並同案搏卽不離散之意故杜注云不離散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安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勿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

苟使意如得故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祔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子注引作尹涉于葬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詁古今人表作兜鑄黃伯思曰祕閣古寶器有宋公靈鍊鼎汲冢師春書錄乃宋景公名與非銘合墓棟云董道云竹書有宋景公櫬而史爲頭曼孫炎以櫬爲頭曼合聲以辯周秦之語則雖爲古文欒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本及六經正誤改正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樞樹所以藉幹者詁說文樞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樞部薦幹案今本作樞梢以音同而誤又說文幹幹也案楚辭招魂章去君之恒幹王逸章句幹慚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詁說文昵日近也从日匱聲春秋傳曰私降昵宴或从尼作昵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詁賈逵云欲取以唐公不善固鄆人自服不成聞本疏杜取此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

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郿詁戰文東平無鹽有郿鄉杜本郿飭假使爲賈正焉計于季氏詁惠棟曰上計也臧氏使五人以戈盾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禩郭巢季然郭卷詁郡國志南陽郡葉有卷亭此同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辰齊侯取鄆詁賈逵云魯邑史記集解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圖鄆耳輕以圖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詁賈逵云申豐女賈魯大夫史記集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詁說文瑱以玉充耳縛束也案今本作緼釋文直轉反今考緼說文白鮮色也非束縛之義杜注訓卷則亦以爲緼字蓋自陸德明始誤耳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駢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詁史記作許齊臣高駢子將粟五千庾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梁丘據也駢音竝齊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粟五千庾詁賈逵云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史記集解案杜注作八千斛高駢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詁鄭司農云或曰布泉也周禮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諸本子作於今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詁服虔云異猶怪也史記集解

杜取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石經宋本改正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顏氏家訓引傳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詁】鄆國志齊

國西安有棘里亭案正義云即此棘云曲棘者以上文宋公卒于曲棘而諱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齊師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詁】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北入海地理志所出山同案杜注云出梁父縣疑誤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

淵捷【詁】潘夫論齊子淵氏姜姓案新序曰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洲樓捷與樓字近而致歧從

泄聲子射之中脯瓦蘇胸汰轄作轄同【詁】說文轄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轄而還此與彼

同轄字通服皮囊十四年注云轄車轄杜取詩毛傳軒車轄也杜本七八入者三十聲子射其馬斬鞅

殪改駕人以爲禳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

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泄叱之泄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

手失弓而屬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須眉諸本作颯今从釋文改正石經亦誤作颯【詁】說文髮稍髮也甚口平子曰

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

御曰視下頑苑子鄭林雍。【詁】說文彌繫也廣淮割斷也斷其足繫而乘於他車。【詁】說文鑿金聲也。
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案此則傳本作鑿杜注鑿一足行疑實義如此後轉因說文讀若乃誤作
鑿字也王鑿聲丘感切一足行案鑿字說文不載顧氏或取諸字林也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
乘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子劉人敗王城之師于戶氏。【詁】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
都案杜云戶在衆縣西南偃師城今牧帝王世紀戶鄉在偃師縣西南三十里杜云在偃師城蓋晉初
偃師已并入洛陽也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
子以王出。【詁】服虔云出成周也本疏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詁】都國志洛陽有
褚氏聚杜同丁丑王次于萑谷釋文崔本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蹠趙鞅帥師納王使
女寃。【詁】草昭國語注女齊之子叔寃守閼塞。【詁】洛陽記使女寃守閼塞服虔云謂南山伊闢是也。
御覽大元京相璠曰土地名伊闢在洛陽西南五十里音注案釋文作閼塞諸刊本並同疑轉寫之誤
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伊闢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闢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闢矣春秋之閼塞
也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詁】服虔云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覽曰大子壬弱其母
非適也。【詁】服虔云卽昭王也其年幼弱母秦嬴上案哀六年楚子穆卒則昭王名穆疑壬非昭王或
卽位後改名耶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又作參蓋轉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服虔左傳注作任

王子建實聘之。【詁】服虔云：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詁】服虔云：廢而不立，是謂亂國，道惡君王也。同上。國有外援，不可瀆也。【詁】服虔云：外援謂大子任秦之外屬，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也。同上。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翬，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詁】惠棟曰：周之典籍，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策九丘，左史脩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辭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閔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詁】服虔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案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詁】服虔云：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三國志及文選注：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擣王奸命。【詁】東晉案左。

傳撫王奸命。舊說撫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撫王。本案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弑王。下卽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撫王非伯服。舊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晉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檮公輸立王子余臣于撫。沈約注。是爲撫王。二王並立。是撫王爲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臣于撫。是矣。撫爲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撫地。閩卽其謹。平王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爲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時。故云奸命也。杜既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本非適。故稱撫王。是又不知撫爲地名。而誤以爲謚號矣。皆非也。諸侯晉之而建王嗣。用遷鄭鄖。【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鄭鄖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穢禍心。今从石經改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詁】王肅云。咸皆也。本疏案疏又云。諸本咸又作滅。呂覽仲尼紀。水泉滅竭。今月令作咸竭。是咸爲古文滅。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又作妖。【詁】說文。衣服歌謡草木之怪謂之妖。曰。周其有顙王。亦克能修其職。【詁】案能字疑衍。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顙。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狃。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詁】爾雅。弔。至也。杜本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玩求無度。諸本玩誤。今改正。【詁】服王孫晳注云。玩食也。本疏案此則舊本誤作玩。正義

亦云。俗本作規。譏也。貫瀆鬼神。【詁】周雅。貫習也。說文。攝習也。春秋傳曰。攝瀆鬼神。案今本作貫。蓋隸書此杜本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釋文。狼矯。諷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詁】儀禮鄭玄注。攝持也。杜本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釋文。盪本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又作滑。毋遠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後漢書劉曜傳引。【詁】齊高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廢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羈。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相之禱。皆由此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並爲公卿。通計嗣之禮。左氏爲短。鄭玄云。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謂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周禮。又云。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是有卜也。疏記。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問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詁】說文。禳。禦災。除

穠殃也。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詁案前人云：杜子謂‘詁’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致其意。諸相雖通用，而各有本訓。此言天道不諂，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又案論衡變虛篇引作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論衡引作何益。新序同。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詁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今攷新序仍作遠。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吏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史記作柏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詁服虔云：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雖有此也。杜記集解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釋文：惰本亦作懈。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釋文：工賈古本亦作商賈。士不濫官不滔。詁孔安國書傳注：漫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詁孔安國書傳：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詁詩毛傳：婉順。

也杜本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郿。言在外也。處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史記掩餘下並同，子燭庸帥師圍潛。詁賈逵云：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地，在屬江六縣西南。本疏又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史記地理志：屬江都屬縣。水經注亦作灘。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詁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集解：吳歸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游，故謂中國爲上國也。疏：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葬尹然工尹，靡石經釋文改正。詁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案：正義亦云：定本作工，而服注云云。疑漢時本已誤。近梁李康島素云：王尹蓋玉尹之誤。古玉字皆作王也。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詁賈逵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同上。與吳師遇于窮。詁說文：窮夏后氏諸侯夷羿國也。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遺元云：窮水出安豐縣窮谷。窮音戎。水經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道元所引同。正義以爲有谷字非也。案石經窮下本無谷字，乃後人旁增耳。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詁京相璠曰：沙汭楚東地也。同上。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詁服虔云：時，可殺王之時也。史記弗可失也。告鵠設諸曰：上國有言曰。詁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嘗也。本疏不索何據。詁服虔云：不索當時得也。史記我

王嗣也。【詁】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本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同上惠棟云：服氏之說是也。襄公卅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爲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實矣。世本左傳本出一人之手，正義以世本多譏，不足依據。豈其然乎？案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用史記說：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云：聘晉還至，杜自此取史記集解：鵠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詁】服虔云：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于光也。又云：我無若是何。同上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本王肅云：專諸云：王母老子弱。史記集解今案史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公子將兵攻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鰻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案隱云：依王肅解與史記同。于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及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曲非也。又攷下傳光云：我爾身也句，終當以服杜注爲是。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詁】史記月下有丙子二字。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史記謂作窟下同。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詁】說文曰：鉞劍也。差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差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掘室，鵠設諸真劍于魚中以進。【詁】服虔曰：全魚炙也。史記集解杜自此取。抽劍刺王，鉞交於匈。石經本作匈，後人不知妄改作胸。案史記：正作匈。此左傳古字之僅存者，今據改正。【詁】賈逵云：交，專諸倒也。同上遂弑王闔閭。

廣水經注作閩閭。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詁】**服虔云。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詁】**服虔云。復命于祭。哭其墓也。同上。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鄖將帥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詁】**服虔云。兵載也。本疏。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鄖將帥而告之。將帥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詁】**戰文。爇燒也。杜本。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尹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秉秆焉。**【詁】**戰文。菅茅也。稊禾莖也。稊或从秆。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稊毛。傳稊把也。此杜本。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詁】**服虔云。民弗肯爇也。本疏。鄖將帥稱令尹。使女燔炮之上。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鄖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詁】**漢書集注。蒙蔽也。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

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詁韓詩宣廟也詩釋案杜注晉用也恐誤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佑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烏乎諸本作嗚呼今从石經改正且與傳文前後盡一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庶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戌也聞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不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迺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鄖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憇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駿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謗以自安也今子愛謗以自危也甚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不良。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鄭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詁】服虔云：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本惠棟案：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仍用延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以爲比公於大夫，失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鄖臧通室。石經初刻作鄭，後改祁。下鄭大夫亦同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詩問頌引傳文實作塞。【詁】西京賦：塞藩有徒。辟諱注：塞，實也。蕃，多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惄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詁】說文云：惄，願也。惠棟曰：晉鈞死耳。願使晉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爲快。杜注云：發語辭，非外傳曰：晉慙置之于耳，以懲御人。又曰：懿庶州孽，章昭皆訓爲願。大夫稱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三世仕于祁氏矣。又云：慙讀爲銀，與寧同音，又

讀爲寧。古寧甯同字。說文。寧與愁皆訓爲願。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論衡作羊。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取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取其黨。詁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案上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曰。晉之公族盡矣。正義引世族譜云。叔向晉之公族。今論衡云。向母姬姓。是向之父取于同姓也。劉向列女傳亦云。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潛夫論亦稱叔向母爲叔姬。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黷黑。詁賈逵云。美髮曰黷。本疏杜說文作多。又作黷。云稠髮也。服虔云。髮美爲黷。詩曰。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曰玄妻。毛詩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古今人表實有豕心。貪儻無厭。本疏說文。厭。本疏亦作黷。詁賈逵云。食耆食也。其人食者財利飲食。無知厭足。忿怒狠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本疏說文。河內之北。謂食曰樹。忿類無期。又作類。

詁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黷其私。無期度也。上案釋文。一作類。亦與服同。當係漢時本如此。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姐生男。

詁禮記喪服章云。婦姑婦報傳曰。婦姑婦者。弟是也。傳言弟長者雙訓。婦姑云。晉婦是弟。姑是長也。

鄭玄曰：姊娘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稱婦爲姊，婦謂長婦爲娘。案杜注似不分明。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文選注引無也字釋文：對本又作豺。

引文

論衡引作野心無親。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文選注引無矣字【詁】

引文

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水經引作新

水經

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

水經注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謂之鄆水

俗亦曰廩水。廩鄭聲相近，故因變焉。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

水經注地理志，榆次梗陽鄉魏戊邑

【詁】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今大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

水經注地理志，榆次梗陽鄉魏戊邑

知徐吾爲涂水大夫。古今人表，【詁】地理志，大原郡榆次涂水鄉晉大夫知徐晉邑。師古曰：涂音塗。韓固爲馬

水經注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夫孟丙邑

以其爲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詁】顏炎武曰：今本作孟丙者，非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夫孟丙邑。

水經注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夫孟丙邑

蓋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鄖鄆大夫之爲鄖鄆午也。又攷蓋孟字

水經注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夫孟丙邑

相近而譌。第石經及宋本並作孟丙。古今人表及水經注亦同。今據地理志等改正。樂胥爲銅鞮大夫。

水經注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夫孟丙邑

【詁】地理志上黨郡銅鞮。杜本此趙朝爲平陽大夫。

水經注地理志，大原郡平陽縣

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杜本此今僚安爲楊氏大夫。【詁】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故楊侯國。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鵠：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

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詁】案荀子以爲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五十三人與此不同荀子蓋合兄弟同姓爲一也夫舉無他風俗通引傳文下有也字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詁】詩作惟此王季正義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惟此文王鄭注毛詩作惟此王季故稱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帝度其心莫其德音毛詩作猶下德同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毛詩國作邦樂記引詩亦作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樂記比作俾史鄭箋曰俾讀爲比聲之誤也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詁】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惠棟曰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樂法惟闕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成法云賞慶刑威曰君孔異注曰能行四者德正應和曰莫注云正其德應其和德正應和曰莫【詁】毛傳莫言清靜而敬至也杜本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無讓諱也同上照臨四方曰明【詁】服虔云豫見安危也同上勤施無私曰類政疑誤教誨不倦曰長【詁】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苦善長以道德也同上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詁】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偏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曰比【詁】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上案之字衍周書及毛傳皆無之字鄭氏樂記注引無而字有之字經緯天地曰

文詁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譏蔑惡。文選注引傳魔作薦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禳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詁案水經注謂賈大夫卽賈辛。贊語賈辛在悼公時，與叔向同朝，不得言昔，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皇。詁詩毛傳：臯澤也。杜本：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石經初刻脫失，重增入。今子少不羈，子若無言，豈美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諸本力誤功今从石經宋本改。吾是以舉女行乎敬，考毋墮乃力。詁高誘呂覽注：謙也。章昭闡語注：謙娶也。案杜注云：損似非義訓。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詁賈逵云：訟者之大宗，御賂。杜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詁晉語作閻沒。叔寬，章昭注：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賈逵云：二子晉大夫魏子之族。同上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餌入召之。詁賈逵云：召二大夫，食同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諭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詁賈逵云：小人二字，自謂同上。不夕食。詁服虔

云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同上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初學記引此願上有曰字文選注引此爲上多而字屬厭而已。【詁】服虔云屬足也。小人二字自謂。腹則恐食之不足。厭飽則知止。君子居尊官食重祿而不知足故願以其腹爲君子之心。上章昭國語注云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也。歔子辭梗陽人。初學記引子。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詁】服虔云大夫稱主君比公子大夫故稱主君。史記集解杜取此。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勦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詁】說文鄭周邑也。杜本此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詁】釋文作輶。以啓服斬而死公將爲之櫬。【詁】說文糲匱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詁】說文婢藏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詁】說文龍鱗早玉案今本作龍杜注龍輔玉名蓋取此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詁】賈逵云豢養也穀食曰豢史記集解服虔云御亦養也養馬曰圉以養犬豕曰豢本疏杜案御圉字同管子書告以圉爲御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驪叔安古今人表作驪叔安師古論引有驪地名鄧當卽楚國驪夢古字通又叔安王充論衡引作叔宋騷誤有裔子曰董父潘作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之作焉乃擾畜龍乃學擾龍【詁】案集解引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又案尙書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玉篇擾字注云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尙書擾而殺字如此音而小而觸二切是擾本作觸一音柔也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作而飼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字說衛其上有是字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衛無有字有字疑誤讀帝賜之乘龍【詁】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河漢各二【詁】服虔云河漢各二乘釋文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古今人表古曰古累字後古文又作后【詁】服虔云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時賜之姓史記更作受周禮巾車曰歲時受讀杜子春曰受當爲更儀禮燕禮及大射禮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耳汲郡古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詁】賈逵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惠棟曰史記更作受周禮巾車曰歲時受讀杜子春曰受當爲更儀禮燕禮及大射禮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耳汲郡古

文云孔甲元年廢豕牽氏使劉累豢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詁】案論衡鬻作烹此刻本之證烹當作享享爲古烹字享與饗通上云潛醢以食夏后不得復言夏后烹之也既而使求之懼辟棕南都賦注引此既而作既又論衡引無之字【詁】賈逵云夏后既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史記而遷于魯縣論衡集解而遷于魯縣而下二字不得【詁】地理志南陽鄆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杜本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失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詁】服虔云審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本疏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論衡作低伏【詁】廣雅啟隱也堦與坎同鑿涇不育釋文涇作埋【詁】賈逵云鑿滯也涇塞也本疏案廣雅亦云澗塞也杜工部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鄭玄禮記注引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詁】賈逵云緜言萬物勾芒非專木生如勾本疏火正曰祝融【詁】賈逵云夏陽氣明朝暉甚也融明也同上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詁】賈逵云勾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醫上正義在家則祀中醫蓋取賈說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詁】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恩審信立而白虎攜音從文成而神龜在

深。雖禮知正面名川出龍，貌恭體仁而鳳凰來儀，告修其母而致其子也。本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詁〕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本疏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又作「剝」。〔詁〕案：大戴禮記易之乾坤並作「剝」字。王肅家語注：「剝」古坤字，象六斷之形。陸氏周易坤卦，坤字注云：本又作「剝」，「剝」今字也。今攷說文無「剝」字，五經周易已皆作「坤」，則此傳作「坤」爲得，不必從釋文改也。惟陸氏斥以爲今字，恐非。干諱字書收「剝」二字云：上通下正。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古今人表作「坡」。〕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詁〕案：潛夫論而大失職。上有格，共厥業四字，今攷杜注云：四子能治其宜，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分旬解之，似當有也。存俟學者論定。遂頤頑所居，路史後紀：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詩疏引傳作「犧」。尚書及國語皆作「黎」。犧，古字通。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詁〕說文：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勾龍爲社神。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釋文烈如字。禮記作厲山。〔詁〕案：孔顓頊姓特牲，正義作列山氏。宋庠國語補音曰：左傳作列山。今本並作烈山。容古字通。賈逵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本疏案劉炫規過亦從賈義爲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詁】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失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緝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等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遺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釋文徵本或作徵。【詁】廣雅徵明也。杜本服虔云。非公且徵過也。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聞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本。疏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詁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繩矣。【詁】說文。繩亂系也。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

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詁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本疏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諸本吾作吳今从釋文石經音及宋本改正釋文吳一本作晉及宋本改正釋文吳一本作晉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疆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詁章昭國語注億安也杜本此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詁說文唁弔生也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呂覽作五員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又釋文肆本詁案陸續云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注曰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惠正相類于義爲長，博選以禮就爲非，云肆習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楚必道敝，顧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閩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矣。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苟蹠于適歷。苟蹠

曰：「寡君使蹠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詁】王肅云：示憂戚，杜取此。史記解。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君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詁】服虔云：嘗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本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苟蹠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蹠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苟蹠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薛伯毅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作濳。地理志。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

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盜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詁】案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俄聚也。儀義同聲字。書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歸夷。戎究義皆謂傾覆。杜注云。見義則爲之。失之矣。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立政。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風俗通義引作裸。鄭康成引作保賈。公彥正義同。【詁】服虔云。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夢發趙簡子。周禮。旦占諸史星。星曰。【詁】服虔云。晉秦屬史記集解。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詁】服虔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紀之分。姬姓矣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十。十月水

位，被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問禮疏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

疏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詁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周禮賈逵云吳

疏本服虔云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邕之歲歲在

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今年越得

疏東方朔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吳故凶也或歲星在

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極貞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服氏以爲有事于武

疏宮之歲龍度天門案正義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曆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

歲星每紀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昭九年本疏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釋文俾

卑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

如農夫之望歲。【詁】王逸楚詞章句闕。要也。杜本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詁】說文。弛弓解也。杜本。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詁】廣雅。靈福也。蓋變文言之耳。哀二十四年。微福

乞靈亦同。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晉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詁】廣雅。差次也。差衰同鄭玄禮記注序。猶次也。案

喪序猶百次序耳。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文選注引作奚。高麗宋板作儀。又毛本新詳作魏。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車營成周。計丈數

揣高卑。【詁】說文。揣量也。度高下曰揣。杜本。度厚薄。度溝洫。又作刃。【詁】說文。仞。申臂一尋八尺。案

杜注。度深曰仞。本高誇。淮南王書注。物土方。【詁】鄭云。儀禮注。物猶相也。杜本。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

慮財用。書餕糧。初學記。引作穀。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周禮疏引。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

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詁】說文。戎發兵瑞玉爲虎

文春秋傳云賜子家雙戒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偶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釋文從本文又作緇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史記索隱云遂世本作述鄒隱生本作穀【註】世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史記索隱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卷十九

傳定公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五行志引作襄水經注同

【註】班固服虔皇甫諱咸皆繼

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又東相璠與裴司空李產修晉與地圖作春秋地名亦當今大倉西南池水名醴泉又曰舊說醴泉本自在洛陽北蔓宏城成周乃繞之水經注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漢書義注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寧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辭鄭吾役也辭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辭宰曰辭之皇祖奚仲居辭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辭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辭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鄭玄儀禮注引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辭微於人宋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蔓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蔓叔達天高子達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詁梁履禪云案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厭歌名之曰支今案此殆引逸詩之意而書之樂之所爲二語句法相似疑亦卽支詩之音耳衆之所爲不可好也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

侯季孫曰。子家子與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詁。案趙岐孟子章句。公輸般一云晉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衍。公爲名皆相類。歧故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孔子同時。又案鄭玄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攷季公亥字公若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諸本君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墳。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墳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闢。公氏將溝焉。詁案宋本皆以闢字絕句。是也。今讀者皆誤殊不知古人多以闢公氏句三字連文。元彌始以闢字屬上也。元彌名字未詳。疏中屬引之。榮駕鵠曰。作駕非。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詁案玄云。煬公伯禽之子擎氏。葬而立其宮也。文苑英華。周翠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葬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桐叛楚。【詁】〔希國志：廬江郡舒有桐鄉。杜同：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詁】〔韓非子：內儲篇。作齊中大夫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闔乞肉焉。〕【詁】〔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客，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饑人於門內，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闔，無禮甚矣。奪之杖以敲之。〕【詁】〔說文：殳部有敲，云擊頭也。从殳高聲。孫愐音口卓反。支部有敲，云撻搘。从支高聲。孫愐音口交切。今釋文篆作敲。博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釋文〕餅本又作瓶。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詁〕〔韓非子曰：「搃水郎門，齧下，顙汨者之狀。」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詁〕〔高誘淮南注：廢，穢也。案杜注：廢，隋非義訓。爛，卒。〔詁〕〔鄭玄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烈，蒸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絜。〔石經釋文〕〔今以改正。故及是。〕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於鄭，修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詁〕〔賈逵云：色如霜絛，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案說文：肅，鶴五方神鳥。西方肅鶴，則肅鶴是神鳥名。〕

馬云似鳳亦略相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謂大招曼鶴鵠只王逸章句鶴類俊鳥也高誘注亦以爲鳥名云是頭綠身其形似鳳一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爲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劉述吳都賦注引左傳作鶴鶴水經注作鶴鶴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史記世家作鄧陵晉荀寅求貸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涼方降疾癢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嘆有煩言詁賈逵云嘆至也本疏杜案說文嘆高氣多苦也春秋傳曰嘆音疑此卽嘆有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嘆大呼也諷與此文不相蒙當作嘆爲是多音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書疏引作懿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佗父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

動。【詁】案劉注以社稷助爲軍行最是。杜注云國喪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擊鼓。
【詁】說文，聲，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詁】服虔云：謂會同詩疏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舉軀將長蔡於衛。【詁】服虔云：載書使葬在衛上。史記集解：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詁】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本傳二十四年左傳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諸本作藩，从釋並云：尹正也。杜此本分魯公以大路大旗。【詁】賈逵云：金路也。史記集解：夏后氏之璜。【詁】說文：璜半璧也。自虞通及逸禮云：半璧曰璜。案鄭康成注周禮亦同。高誘又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第以爲美玉，未知何據。封父之繁弱。【詁】鄭玄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本荀卿子曰：繁弱，弱柔，古之良弓也。繁亦作彞。古字通。上林賦曰：彞善弱。文類曰：善弱，夏后氏真弓之名。殷民六族。【詁】案賈公彙周禮司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義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案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非。【詁】說文：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倍，益也。詩毛傳：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釋文策本又作册。【詁】說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

長一炬，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箒。案今本作箇。非作箇，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詁】**說文：奄國在魯。鄭玄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詁】**竹書紀年：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案所云命以伯禽者，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世家。**【詁】**說文：虛，大丘也。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既爲帝乃居魯也。本分作少昊。**【詁】**說文：虛，大丘也。賈逵云：雞帛也。史記集解：緝戎。**【詁】**賈逵云：大赤也。同上。杜說文：緝，赤緝也。鄭衆云：戎，施名也。同案鄭康成雜記注引作戎。詩小雅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纏旆者也。正義曰：戎與旆古今字，故定四年傳云：舊作旆施亦旆也。據鄭注孔疏，是續舊古通經典異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多。**【旌旌】**詁：賈逵云：通帛爲旆，析羽爲旌。上案說文：旆旗曲柄也。所以旆表士衆。周禮曰：通帛爲旆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旆。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詁】**賈逵云：謚名。同上。杜說文：謚，并田澤也。略經土田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詁】**釋文：圃本同。杜說文：圃地理志河南郡中半圃田澤，在西豫州畿。取於有關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召季授土。**【詁】**史記管蔡世家作冉季載。宋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鄧。案國語曰：冉由鄭姬。賈逵云：文王子都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鄖，遷於那處。杜云：那處，楚竟。亦作甫同。**【詁】**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半圃田澤，在西豫州畿。取於有關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召季授土。**【詁】**史記管蔡世家作冉季載。宋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鄧。案國語曰：冉由鄭姬。賈逵云：文王子都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鄖，遷於那處。杜云：那處，楚竟。

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那與鄭皆音效。甘反。正義曰。冉作丹。音效。甘反。或作鄭。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衛康叔世家作冉季。案昭之爲聃。那之爲卽。爲鄭。皆轉寫之誤。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詁**考工記時文思索。鄭玄注。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杜本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詁**說文。作磬。詳見昭十五年。沾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詁**案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詁**賈逵云。燕毒。閭亂。本說文。基。毒也。惠棟云。基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言管蔡閭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問以國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啓其心。人基之謀。與傳合意。左傳基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當依說文作卑。哀元年傳。少康燕澆。當訓爲毒。甘七年傳趙襄子基知伯。當訓爲忌。小爾雅云。此傳當訓爲教。小爾雅云。杜惟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葬蔡叔。**詁**案蔡當從說文作斂。已見前。以車七乘。史記作輿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說文。作伯。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

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營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詁】爾雅釋名審也廣雅夏索也。審索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詁】高誘淮南注略道也。杜本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蔓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詁】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五年。御覽杜本取此。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詁】賈逵云無爲亂始同上無怙富無恃寵【詁】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闢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詁】史記作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案史記與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犁。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詁】說文潛緣水而下也。杜本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轔冥阨【詁】墨子非攻篇曰吳國廬次注林出於冥阨之裡案冥阨卽冥阨釋文陼本亦作隧音同。史記無忌說魏安僖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曰卽江夏郡鄖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詁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水經案杜注非是辨見集注。

中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詁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水經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閩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閩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

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帥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從楚師及清發。詁案水經注：涢水下會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安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

水。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於柏舉，從之及於清發，蓋涢水又兼清水之目矣。今考清發當在今

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昔漢時安陸縣竟也。杜不言所在，故采遺元注補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

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詁諸文淹坤增水通土人所止者。五戰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詁服云：畀我季芊之字。釋名度云：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字也。

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芊笄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道綱建耳。本

二人今考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文但稱莘，知非二人。涉睢。詁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詁賈逵云：燧，火燧也。象，獸也。以火聚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衆，使王得脫。本疏：杜說文：象，長牙鼻，南方之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取此。

案：魯平王尸及妻楚王母傳

皆不言，或尚爲賢者。諱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

詁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焉。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

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

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詁說文：剄，刑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於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詁服虔云：鄖，楚邑。史記：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詁服虔云：父憂成然。上辛曰：君討臣，誰敢離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離？文選注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漢書：鄖，兩引詩：矜，作強圉；惟仁者能之。遠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

必犯是。余將殺汝。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詁服虔云：隨，楚與國同。上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願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詁】草昭國語注，吳成也。杜本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史記作子蕡。說苑同。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下。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詁】**草昭國語注。越安也。杜喻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宦。鑑字宣字。並从史記。案戰國策作勢。智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又作樊冒勃蘇。今考樊冒勃蘇。卽云楚大夫王孫包胥。集解案戰國策作勢。智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又作樊冒勃蘇。今考樊冒勃蘇。卽申包胥音之轉。樊與申胥皆同音。包字急讀。卽爲冒。劉至樊又作樊。亦以音同而轉也。晉友莊述士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樊冒卽楚之先姪冒。其後爲姪冒氏。猶若數之後爲若數氏也。潛夫論。伍武亦楚之公族。故亦爲王孫氏。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史記伍子胥傳。復作覆。高誘淮南注。亦同。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詁】**淮南王書引作吳爲封豕。鯀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鯀喻貪也。新序引作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鯀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案淮南志。吳非楚。蓋避屬王長謀。以荐食上國。**【詁】**爾雅。荐再也。案杜注。敷也。義亦同。虐始於楚。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
伏作休下臣何敢卽安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晉楚。晉楚二字並作子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書武成疏引作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賈字下亦旁增一也字。

越入吳

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詁】顧炎武云：房疑卽防字。古口字作

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

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

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案文選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寐防露與

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據此則房之爲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又作璵。釋文與本論語及家語

與魯之寶玉高誘曰：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與，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

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並作弗擾【詁】潛夫論公山氏魯公族姪姓，不狃曰：彼爲君也。子

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泄爲費宰，適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蒲，新序同子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詁】案淮南子修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與此不合。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詁】賈逵云：稷，楚地史記集解。大敗夫槩王于沂。【詁】史記伍子胥傳曰：六月，敗吳兵於稷。宋隱曰：左傳

作穆丘。杜注：穆丘，地名，在郊外，接左傳並不作穆丘。其引杜注字句亦不合。蓋誤以變編集解爲杜注也。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詁】潛夫論堂谿氏名，在四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
觀吳王闖廳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堂溪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壇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闖與罷，闖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誼逐公父歎及秦過，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石經】王字上旁增楚字，非廣刻。將涉於成。白。【詁】酈道元云：沔水又東南與白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風山。一曰盧風山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白謂是水者也。藍尹亹涉其帑。【詁】世本：楚大夫涉其帑，秦此則亹帑爲二人。惠棟曰：據外傳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於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

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莘季莘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泄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靡復命子西問高厚焉涉一本或有大小者下文而誤耳【詁】董遇曰同城高厚丈尺也疏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詁】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高厚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本疏案上間高厚弗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諸本敗誤役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皆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詁】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鼎本定之鑿鑿釋文鑿又作鑿苟可以納之淳化本無以字姓衍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

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羣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詁〕案呂覽引作小帷子釋文本又作帷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羣敗楚舟師杜注曰廩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子是乎遷郢於都此音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卽其邑大夫也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詁〕案襄四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則作陽爲正揚陽容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詁〕張良云都楚邑史記地理志南都若原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遷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周脩廟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鴻滑皆廢負委〔詁〕案相璠曰負委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水經注杜同此狐人闕外六月晉閼沒成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惑矣前改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灑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毫社，詛於五父之衛。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幕，辟僭翻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僭翻入於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詁】服虔云：陽關，魯邑。史記集解：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秋，齊侯鄭伯盟于穀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胥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釋文夷作莫。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詁】惠棟曰：坐爲坐作，列爲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行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詁】說文：斃，顙仆也。斃或从死。杜本：偃且射。釋文一云：偃且，人姓名。且音子餘。子鉏中頰殞。【詁】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是前偃，偃是卻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射也。廣雅：偃偃也。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詁】服虔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許以自矜，譏禮師。

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姑使溷代子石經代。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詁】地理志河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詁】案昭七年傳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尙屬樂大心未可知。公侵齊攻麋丘之郢。【詁】風俗通郭亦謂之郢。郢者亦大也。初學記主人焚衝。【詁】說文作𦵯。云陷陣車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衝車大鐵著其轔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馬褐以救之。【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套。杜本此遂毀之。主人出師奔。【詁】賈逵以爲主人出營師奔走而卻退。言營無戰備也。本疏案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蓋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詁】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晉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

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履而執恭，儕天子之廟也。晉人效之，而始尚恭。記禮所從，本疏。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釋文：鄆本又作甄。說苑亦同。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詁：說文：援推也。春秋傳曰：援衛侯之手，擊手擊也。案說文：推排也。排擠也是。援有排擠之義，故杜注：援，擠也。援當從說文作擊。馬融長笛賦云：探擊援威。李善注引廣雅曰：援，案之也。嘉棟曰：援經傳皆作擊。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擅擊。游俠傳曰：擅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腕字。今傳作援者，儀禮士喪禮曰：股決麗於擊。鄭康成注云：古文援作擊。史記樊於期偏袒搘柱曰：搘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之。詁：廣雅：語，略也。杜本：此且曰。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繩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衛國有難，工商末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麑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

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詁】**墨棟曰：戒讀爲驅，鄭康成曰：疾雷擊鼓曰驅。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公羊作臨南】**御桓子。虞人以鍛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咗謂林楚。**【石經初本作唯】****【詁】**案考工記鑄侈則柞，讀如昨。𠃑然之咗，聲大外也。說文無咗字。杜注：咗，贊也。蓋取廣雅：贊，从乍字得訓。玉篇从鄭訓云：聲大也。今考諸聲大也。言或從口。讀若箸，則咗蓋諸字之譏。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達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公羊傳作詁】**高誘淮南王書注：怒讀如強弩之發。方言曰：發，猶怒也。匡諭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發，但知怒有去聲，不吾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及衝而聘。**【詁】**說文：四達謂之衝。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閭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詁】**說文：徵，召也。案說文从

釋言杜本陸榮附注後錄云案上文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遠之微死此陽虎自言當云魯人聞余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微死微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詁鄭玄禮記注辨猶也杜本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譙陽關以叛詁地理志泰山郡距平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譙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鄭驅散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驅歟殺鄧析文選注引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施詩作千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漢書引召伯所茇詁讀文廣舍也从广及聲詩曰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詁**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食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計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鍛其軸。**詁**說文。鍛鍛也。案爾雅釋詁。契滅殄絕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爲契。邢昺疏引左傳及杜注並作契。則鍛似當作契爲正。說文。契。刻也。廣雅同。杜本。麻約而歸之。載蕙靈。**詁**賈逵云。蕙。靈衣車也。有蕙有靈。本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轔。鄭玄注云。如今雷車也。轔與靈古字通。案說文。轔車轔。間橫木从車。令聲。轔字注云。轔或从轔。司馬相如賦。今左傳作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蕙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詁**韓非子曰。陽虎逐於晉。疑於齊。走而之道。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編人國。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達執衡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露下。東郭書讓登。黎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驟之斬。**詁**說文。斬當背也。案毛詩小戎云。游臥魯廟。傳曰。游臥斬臥也。晉車千乘在中牟。**詁**案杜注。非。管子曰。樂五

冀中半鄆者三城相接也是中牟在鄆與五鹿之間趙獻侯徙都中牟即此今考中牟城在湯陰西二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鄆西半山爲趙中牟者是矣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詁說文燒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龜兆不兆讀若焦案今本變作焦義通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水經注引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童彌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贊詁詩毛傳贊白也說文臘齒相值也一曰齧也春秋傳曰贊韻案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杜時本尚作齧可知後乃誤作械耳惠棟曰傳遯云贊白贊臘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橫字說文引作𦥑今案顧炎武引傅氏云云惠氏亦引之檢傅書並無此條蓋惠承顧之誤又說文收斂字明非後出之字惠氏以斂爲體之省文亦未的而衣𧈧製詁說文製𦥑也服虔云𧈧製𧈧妻也疏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縫𦥑三百製時以送之惠士奇云左傳𧈧製注云𧈧此云紵繡非妻也乃衣耳妻名爲製不見經傳杜注誤惠棟云傳云𧈧製故注云𧈧𧈧妻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殺鄭及濮兩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爲義然以製爲妻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詁爾雅貺賜也杜本此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詁服虔云是時

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者，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詁舊禮士喪禮疏引傳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案當是服注，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詁服虔云：地二名，水經注。

孔丘相，犁彌史記孔子世家作犁鉏，齊世家作犁鉏。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詁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史記案，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臣。詁廣雅，裔，遠也。杜本，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詁賈逵云：不書盟譯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案：不書盟，賈逵宣七年黑壤例。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詁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周禮服虔云：犧象，犧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疏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犧，本疏案：禮樂不野合饗而既具。

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詁說文：秕，不成粟也。稗，禾別也。杜本此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謙龜陰之田。詁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鵩山名，山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史記集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鄆，鄆午於寒氏城。

其西北釋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塞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郿宰。武叔既定。使郿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郿叛。武叔懿子圍郿。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郿。弗克。叔孫謂郿工師驅赤曰。郿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之水卒章叔孫稽首。驅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郿。赤與郿人爲之宣言於郿中。曰。侯犯將以郿易於齊。經改正。齊人將遷郿民。衆兇懼。驅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郿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郿。將至。驅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郿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驅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驅赤先如宿。【詁】郿國志東平國無郿。本宿國任姓。

杜同侯犯殿，每出一門，郿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驅亦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詁案杜注云：物，讖也。周禮，闔人職曰：滑服，賊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吳物皆有刻讖。惠棟曰：刻讖之語，出於漢時。梁萬傳曰：刻其毛以爲讖，是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驅亦曰：子止而與之數，驅亦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郿。宋公子地嬖，遽富猶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匹。地理志引作駒師古曰：四馬曰駒。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子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閑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詁詩毛傳魋難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彌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子叔孫若使郿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敵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彌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仲由爲季氏宰。詁服虔云：仲由，子路。史記集解：杜自此將墮三都。將墮三都。詁服虔云：三都，三家之邑。

也。於是叔孫氏墮郿。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詁**服虔云。三子季孺孟孫叔孫也。上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詁**譏道元云。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墓。今雖夷猶高數丈。水經注。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詁**服虔云。人有入及公之臺側。上仲尼命中句須樂頤。**詁**服虔云。魯大夫同上杜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詁**服虔云。公斂處父成宰也。上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釋文一本爲不知。鴻作爲。**詁**陳樹華曰。昭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爲緩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鴻。是皆爲讀鴻之證。定八年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爲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於鴻反。佞注似應讀爲鴻也。此處傳文作爲。故杜注云。陽不知。若本作鴻。則無煩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爲。漢書郊祀志曰。問之果爲。史記封禪書作果是鴻書。是又爲卽鴻之誤。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史記作乘意茲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晉趙鞅謂郿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史記云。郿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衛貢作

集解

史記

午許

上

諸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詁】**服虔云：「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同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戰國策作董閭安子。韓非子作董閭於。上。**【詁】**服虔云：「稷，午子。」上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董閭于淮南王書作董閭於。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史記作范皋禪。**【詁】**服虔云：「皋夷側室子。」上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詁】**服虔云：「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驥言於晉侯曰：**【詁】**服虔云：「荀驥，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詁】**服虔云：「范中行革也。上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史記作均。上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驥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史記譌作機。不信作不佞。魏曼多作魏侈。又作魏。上索隱曰：「侈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詁】**服虔云：「范太子生簡子，取生妻子多。案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妻子中間少簡子一代。」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

可民勿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驥以趙氏爲譖。詰服虔云：以其罪輕于荀，故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詰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發作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成。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晉。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懇之曰：「成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石經知字下增「范氏二字，非唐刺不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

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句踐釀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詁賈逵云：死罪人史記：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同上。鄭衆云：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同上。再禽焉，不動。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

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涇。去檇李七里。詁案：檇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等是也。疑古卽有是名。此傳逕或當作涇。

蓋去檇李城七里，均屬水鄉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諸本皆批增入詁案：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晉大夫士會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葬產於秦司馬彪郡國志曰：

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即秦亭也。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晉之助范氏，亦

出於不得已。上年城莒父及魯亦然。皆魯之四境，與范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附小王桃甲以

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鋗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成以會於洮屬上爲義言。衛侯爲夫

人南子召宋朝。詁賈逵云：南子，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會於洮。詁服虔以會於洮屬上爲義言。衛侯爲夫

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本大子蒯聩獻孟子齊。史記仲尼弟子傳作蒯聩。按蒯通：「蒯聩，字子圉，魯武公庶子，生於宋。」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歸吾艾。」詁說文：「豬豕而二毛，彘居者，彘，牡豕也。」小爾雅及鄭玄禮經注：「艾，

老也。杜本此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史記速作歎。【詁】賈逵云。戲陽速。大子家臣。史記集解。從我而朝少君。文釋本作小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詁】趙岐孟子注。戕猶殘也。或翻易注。戕殺也。杜井此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詁】案金史地理志。衛州蘇門有百門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卽百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詁】漢書五行志作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案說文。貢。功也。从貝工聲。贊字注云。賛也。从貝。贊者。贊子貢名。賛。自應作贊。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並作贊。蓋後人傳寫之誤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詁】禮器禮也。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

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擊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姬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詁】案襄當訓舉。薛綜西京賦注：襄，舉也。著杜訓但成恐非本義。禮也。葬定姬，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卷二十 袁公

傳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詁】說文：栽，墻長板也。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杜本此。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詁】案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鄭康成云：班或作辨。史記辨於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也。襄廿五年，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詁】服虔云：蔡使楚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路楚也。本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詁】賈逵云：夫椒，越地。史記集解案說苑作夫湫，湫與椒古字通。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外傳及史記吳世家保並作檇，越世家作保。懷於會稽，國策作保於會稽之上。

【詁】賈逵云：會稽山名，同地理志。會稽山陰，會稽山在南。杜本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詁】高誘淮

南王書注大夫種姓文氏會稽鄧人案誣注呂覽又云種楚鄧人今呂覽本訛鄧爲鄧又爲鄧並非也。錢少詹大昕亦定爲鄧人說文師大也春秋傳吳有大宰嚭以行成釋文【詁】服虔云行成求成也史記集解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釋文去疾本又作去惡【詁】案戰國策引作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蓋此二語乃逸書也與今儒泰賢不合昔有過澆【詁】賈逵云過國名也同殺斟灌以伐斟鄩【詁】賈逵云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故曰滅夏后相也同上滅夏后相【詁】汲郡古文云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公羊傳曰君死於位爲滅服虔云夏后相啓之後史記集解案正義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云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后縉方娠【詁】賈逵云縉有仍之姓也同說文娠女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縉方娠案漢書注應劭曰娠動恤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廣雅妊娠也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詩生民疏引作后縉方姁郭璞爾雅注娠猶震也是一本又作姁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古今人表作有仍師古曰仍音生少康焉【詁】服虔云后縉遺腹子上爲仍牧正【詁】王肅云牧正仍潛夫論引此作奔於有仍上爲之庖正作庖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縗【詁】賈逵云牧正上同部國志梁國虞縣有繪城少康邑杜本此有田一成【詁】賈逵云方十里爲成上有衆一族【詁】賈逵

云五百人爲旅。同上杜本此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詁趙岐孟子注。兆始也。杜本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詁服虔云。因此基業。稽收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舊典。同上使女艾譟澆。王符引此昭國語注。譟侯也。杜本使季杼誘羆。詁廣雅。誘致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釋文續一祀夏配天。詁服虔云。以歸配天也。同上不失舊物。詁賈逵云。物職也。同上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奔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釋文俟本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詁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餌之餓也。死者稱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之。必餽歌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敗於國。疏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檀弓疏引傳陳人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詁方音芥草也。廣雅同。杜本此是其禍也。

吳志賀循傳引云國之興也視民爲草芥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

足利本後人記曰
吳本葬上有草字而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

吳侵陳修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曰閔閔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閩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詁說文形丹飾也鏤剛鐵可以刻

鑄杜本案家語車不影幾器不影鐘形一本亦作形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

有當病親巡孤寡諸本巡下有其字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詁服虔云以其半分軍

士而後自食其餘若單厚注流也本案何休公羊注分半也杜注云獨非本訓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

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說苑引作夫差先自敗已釋文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安能敗我

冬十月諸本作十一月今从石經刪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詁賈逵云僕御

也史記集解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詁服虔云郢自謂己無德不足以汚辱社稷同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詁服虔云三揖猶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本鄭司農云。廟大夫士皆君之所揖。周禮注。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

疏。

杜本此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

子。

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

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詁】水經注。右河而南必至焉。今輒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使大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詁】服虔云。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大子也。

史記集解。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驕。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

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詁】惠士奇曰。詢宜屬上韻。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詁】案今說文本引作上大夫受縣。誤。今考水經注引說文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可以證今說文刻本及高誘注之失。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詁】服虔云。趙鞅入晉

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韋昭國語注。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此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詁】周禮記。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此君實圖之。若

飾棺屬辟。素車樸馬。【詁】荀卿子曰。罪人之葬。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

郵無鉤御簡子。古今人表作郵亡。**詁**履虎云。王良也。本疏。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水經注引傳作鐵丘。又遺注同。**詁**章相璠曰。鐵丘名也。水經注。杜同此。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廣韻引。**詁**說文。禡。策束也。廣雅。禡束也。案禡。麋字同。杜本。吏詁之。御對曰。瘖也。伏。**詁**說文。瘖。有熱瘖也。廣雅。瘖瘖也。杜本。衛大子禱曰。曾孫禱蹟。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鄭表問禮注。無而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詁**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注。言不敢請歸之神也。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詁**爾雅。斃。踣也。鄭玄禮記注。踣。仆也。杜本。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栗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僕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詁**說文。弢。弓衣也。杜本。偃血。外傳作臥。血釋此。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鞬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鞬皆絕。外傳作鞬。【詁】廣雅。噭。吐也。杜本。吳泄庸如蔡納。

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幕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庶女詁鄭司農周禮注庄具也杜本此而不在于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詁檀弓有子服伯子歸玄注云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釋文本又作銚同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詁爾雅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惠士奇曰襄九年奔火所意亦同杜注不明晰蒙莊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燭詁案杜訓僕作次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僕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逸李奇注曰書有次序也僕逸字同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詁服虔云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御覽杜以此曰舊章不可亡也詁應劭風俗通引曰舊章不可無也案此則亡當讀爲無陳氏無音蓋讀如字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引此瀋作瀋詁說文瀋汁也春秋傳曰猶拾瀋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汁爲瀋於是乎去表之橐宋本改正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詁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祀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爲桓僖也史記集解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詁莊子外篇

肱葛蔓宏。施釋文崔云：讀若萬，或作施字。施，葬也。韓非子難言篇亦云：蔓宏分施淮南王書。蔓宏斂而死。一云車裂而死。司馬云：施，剝也。一云剝腸曰施。案崔本或作施字。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山氏義當同。雜駁外物又云：蔓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詁說文：郛，郭也。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阜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詁詩毛傳：承，止也。案易繫辭傳云：小人不威不勝。字亦作承。廣雅：燃，恐也。蓋謂大夫懼前事欲止其行耳。二義並通。杜注云：承音慄，反覺迂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从釋文，石經改正。夏，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眡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闢。曰：吳將泝江入郢。詁三倉逆流行水曰泝。案音義，杜此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詁，廣雅：昔夜也。聲舉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霍。詁服虔云：詁，廣雅：昔夜也。聲舉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霍。

梁霍周南鄙也。水經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

本此同上

杜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詁京相璠曰：南鄉漸縣有故豐鄉。春秋所謂豐析也。水經鄆國志：南陽郡析有豐鄉。

城杜同與狄戎以臨上洛。詁地理志：宏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左師軍於蒐和，右師軍於倉野。

詁水經注：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蒐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司軍於蒐和，右師軍於倉野者也。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晉楚之盟水經注引作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詁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陼道也。水經案：水出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武關。案此則少習非卽武關，乃商洛中之陼道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詁服虔云：三月，漳水津也。史記竹書紀年：王寅，孫何使楚入三月，霤陼道。元云：春秋之三月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跪救范氏。庚午，

圉五鹿。九月，趙鞅圍鄆。冬十一月，鄖郢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蠻鄙。

詁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也。廣平國任師古曰：本晉邑常山郡屬。案後漢改變城縣，鄆世祖卽位，改名高邑。說文：鄆，常山縣，逆時陰人孟壘口。詁地理志：太原郡孟晉大夫孟丙邑。上黨郡壘關案：逆時當卽漢曲逆縣。水經注引左傳亦作曲逆。云中山曲逆也。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詁】地理志趙國柏人師古曰本晉邑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詁】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惠棟曰王勝卽王生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

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

生子不成而死

【詁】服虔云燕姬齊景公嬪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御號諸子鬻姬之子荼

嬖

【詁】服虔云諸公子鬻姬景公妾也淳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上譏子春秋淳于人納女子景

公生孺子荼史記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田完世家作芮子案惠氏云淳于人未詳所出豈未見晏子

耶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詁】服虔本上無大字爲子爲大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子一旦不謹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

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詁】服虔云晉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疢在其間今無

疾疢何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詁】服虔云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

高昭子高姬之子高強也同案今本作高強實羣公子於荼或作諸

【詁】服虔云實羣齊東鄙邑欲

使逮齊同上及史記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作荼公子駒公子駘奔衛公子鉏史記作駟公子陽生來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史記三不作弗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史記無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何作胡

詁服皮云：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懲而歌師。衆也，寓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本作暨非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詩作達命以多福。詁案此約詩意言之，故與詩本文不同。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期必驛乘焉。史記驛參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詁廣雅偃蹇天播也。王逸楚詞章句：偃蹇，高貌。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

闔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

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詁服皮云：圉，晏娶之子，同上。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釋文辭本又作

辛宜舜也。時不受也。受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夏。卒于城。父子閑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徐附注曰列女傳亦作壁塗。軍壘也。逆越女之子。章。詁。服虔云。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後。史記集解。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說苑引作有雲如火。楚子使問諸周大史。誤。苑引作楚子乘。周太史本疏。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勿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詁。服虔云。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史記集解。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詁。案家語作沮漳。文選注云。睢與沮通。地理志。南郡臨沮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應劭曰。沮水出漢中郡房陵。東入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釋文或作天道。非。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詁。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本逸書滅亡。謂夏桀也。本疏五案杜注取此。黃仲元云。服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爲桀時。今考孔氏正義。據梅赜。僞書博學如陸德明。亦未嘗察。高誵淮南王書注云。禹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

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史記作田釐子使召公子陽生。【詁】賈逵以傳文相連爲遺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本疏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關止知之戰國策引作監止史記同。【詁】史記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惠士奇曰呂覽以關止爲寧子高誘云寧子字子我史記亦言寧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餵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蓋安與晏古字通也。【詁】郡國志濟南郡晉書有賴寧去霸廬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踐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因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詁】賈逵云駘齊邑史記集解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郿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

【詁】孔安國書傳淫過也社本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詁】賈逵云周禮王令諸侯享禮十有

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記集解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勿

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兼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周禮後漢書注引傳治並作持

【詁】王肅云委貌之冠疏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

【詁】說文羸也案說文羸或从果故今本轉作羸滑

夫論又引作保今考釋文羸本又作偶蓋本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郿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水經注引合

【詁】地理志九江郡當塗縣勸曰禹所娶塗山國也有禹廟社本執玉帛者萬國

【詁】桑水經注以塗山爲卽山陰之會稽山陘杜爲譏但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今其

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詁】服虔以二句亦爲孟孫之音謂諸大夫誠共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疏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詁】鄭司農云邾戒者所擊也周禮疏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詁】韜國志山屬鄆高平侯國有茅鄆城杜同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詁】地理志晉國鳩離山在北案釋古字同本此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詁】應劭曰負瑕在瑕丘縣西南水經注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革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詁】服虔云衆君子諸國君本疏立于社宮【詁】賈逵云社宮社也史記集解鄭衆云社宮中有室屋者同上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詁】服虔云以小加大水經宋人伐

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攝丘大城鍾郢。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

諸本並
脫陽字

从石及司城強以歸殺之。吳爲邾故史記作驕又作鄖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

經增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讐國

詁案後漢書袁紹傳

日且君子遠難不適讐國注中難字蓋涉漢書本文而誤

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予以小惡而欲覆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泄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

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者曰詁說文漚久讀

也嘉林曰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漚音漚爲古文漚也何故使吾水滋詁說文漚久讀

設文茲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滋案石經及諸刻本並作滋陸氏不引說文但音字林云

黑也或字林作澣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澣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

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

明日舍於蠹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也明日舍於庚宗諸本於作于。從石經訂正。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凹。詁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惠棟曰。劉炫以負載爲貞載器物。說較杜爲是。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鮪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鮪牧帥師伐我。取譙及閹。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檮之以棘。詁讀文檮以柴木檮也。从木存聲。本又作存。杜本廣雅。檮施也。檮今作蘿字。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泄盟。齊間丘明來泄盟。且逆季姬以歸。鮪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憇之。公謂鮪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糜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譙及閹。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釋文。綽本又作卓。同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武子臘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數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鄭張與鄭羅歸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詁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湖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漢淮自江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詁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爲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詁設文解戒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鄭子伐齊南鄙師於鄖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詁服虔云諸侯相臨之禮史記集解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詁廣雅云襲重也杜本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轄詁京相璠曰濟南東鄧縣有袁水者也水經毀高唐之郭使及賴而還

【詁】服虔云：賴齊色史記集解。

秋，吳子使來復敵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爲鄭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平。諸本五皆作平，依此傳改。

〔詁〕郡國志：濟北盧縣有清亭杜同。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

御字从釋文改，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鬪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宜字下石經旁增歲字，後人所加不可從。

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釋文：丈夫或作大夫，非是也。

退而蒐乘孟孺子，瀝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詁〕劉敬春秋編衛曰：案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

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家語作公叔務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孔疏云：馬務聲相

近聲傳字異也。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禮記作郊戰於郿。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

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詁案：孟之佩字反，與楚大夫子反名同。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譖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泄。」子羽銳敏。詁案：高誘戰國策注：銳精也。毛詩傳：敏疾也。杜本：我不欲戰而能默。釋文：亦作懶。泄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鑄乘皆死，皆殯。汪鑄往皆死焉。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轄頗出奔鄭。初，轄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主，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轄咀進稻醴，糗脰膾脯焉。釋文：駁亦作餕。案當作餕。詁案：糗，熟米麥也。曉乾肉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善諫？」對曰：「懼先行。」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詁案：地理志：博縣嬴縣，並屬泰山郡。杜本：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詁案：賈逵云：虞殯，歌詩本疏。杜本：取此。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釋文：本又作哈。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詁案：詩毛傳：八尺曰尋。杜本：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閱三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真之新饋，製之以元纏。釋文別本。【詁】說文：饋，雅衣也。案杜注：饋，薦也。未知何據。加組帶焉。真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詁】服虔云：「蒙，養也。」穀食曰蒙。杜取此。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詁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音，詳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詁】王肅云：「石田不可耕。」史記集解。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詁孔安國書傳：剝，剝也。殄，絕也。育，長也。傳，使也。杜本：「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詁】服虔云：「鮑氏，齊大夫。」上案：史記說苑，吳越春秋並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是則子胥實身自使齊。杜注私使人至齊之說非也。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鏕以死。」詁服虔云：屬鏕，劍名。賜使自刎。同案荀子成相篇，劉向獨鹿賦之江，宥坐篇又云：子胥繫姑蘇東門外，案屬鏕獨鹿音同。吳語盛以屬夷而投之江。賈逵云：屬夷革繩

也。將死曰：樹吾墓檜。史記：檜作梓。世檜可材也。吳其亾乎？三年，其始弱矣，益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詁：服虔云：孔文子衛卿也。上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鉏。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慤，釋文：慤，整。亾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慤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戌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戌。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鑿之事，則舊學之矣。詁：服虔等注並云：夏曰胡，本疏：杜禮記明堂位周之八鑿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詁：服虔云：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史記集解：杜注：此文子逮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家語：訪欲以田賦。詁：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焉。一西牛三頭。本疏：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繞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詁賈逵云尋溫也論語案舊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然杜取服說古尊之言重也義亦通然賈義爲長矣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詁服虔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也亦可寒而歛之禮記疏案儀禮有司微縮乃執燭戶鄭注云古文燭或作燭記或作燭春秋傳曰若可燭也亦可寒也賈疏云大記或作燭者案鄭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燭或作燭又引服注云云杜注本諸服氏惟尋有溫義杜所未取鄭引傳直作燭字則漢人謂如此與下文寒字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忠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撲也詁說文撲擊也廣雅同杜本國狗之撲無不噬也詁說文噭嗜也噭也廣雅噭音也案杜注本廣雅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詁鄭玄周禮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案杜注雖本廣雅然究不若鄭義爲得其實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詁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本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晝見大宰嚭諸本無嚭字，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詁章昭國語注，墮讐也。杜本此。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冬十二月，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詁毛詩傳，火，大火也。杜本此。猶西流，司曆過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詁案，郭忠恕集，鰲岳二字注云：上五咸鰲山，高貌下尼鰲反，地名，則當讀作岳。僖元年次於轘北，說文引作鰲北，或曰鰲古字通鰲。岳，通吸切，音爰，地名。春秋取宋師於岳，據此則岳爲岳之誤審矣。今定作岳字，下皆同。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郜延。詁說文，郜同文王子所封國，案春秋時郜邑屬宋，延蓋郜邑大夫也。以六邑爲虛，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詁顧炎武云：隧卽古墻字矣。謂句踐命范蠡古庸車

帥沿海泝淮以襲吳。蓋越兵入吳，一襲淮。一泝江，所謂二隣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王書皆作干隣。千隣地無考疑。二隣之誤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詁】鄒國志會稽鄭姑末劉昭注左傳爲姑蔑杜同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詁】服虔云。恐其聞諸侯史記集解杜自此取此。自剄七人於幕下。【詁】服虔云。以絕口。同上。杜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董瑞外傳作。【詁】賈逵賈逵云。董瑞司馬寅也。本疏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罪。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

從遲速惟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詁地理志陳留郡東晉劉昭注鄭國志引陳留志曰故戶牖牖杜本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識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詁廣雅纍纍也李善引倉頡篇亦同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詁說文覩委視也廣雅睨視也杜本對曰纍則無矣纍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詁案庚癸吳越之市語也越絕書計倪內經庚貨之戶曰號比疏食故無賣又云王娶無貨蓋庚癸食之長蟲者耳與上句應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史記作瘦獸詁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上又曰大野藏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鉏野是也史記集解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本地理志山陽郡鉏野大野澤在北兗州戲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詁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本疏史記集解同小邾射以句驛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闢止有寵焉。**【詁】**賈逵云。闢止。子我也。史記集解。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史記作御鞅。****【詁】**賈逵云。鞅。齊大夫也。同上。杜曰。陳闢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詁】**賈逵云。卽闢止也。史記集解。服虔云。夕者事。集解。收此。陳逆殺人。逢之。**【詁】**服虔云。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同上。遂執以入陳氏方睦。**【詁】**服虔云。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同使疾而遣之潘沐。**【詁】**服虔云。使陳逆許病而遣之上。同說文。潘。漸米汁也。鄭玄禮記注。潘。米瀝。說文。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詁】**服虔云。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斐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上。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詁】**賈逵云。豹。陳氏族也。同上。杜使公孫言已。**【詁】**賈逵云。公孫。齊大夫也。同上。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詁】**服虔云。昔我與陳疏遠也。同上。且其遠者。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詁】**服虔云。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四乘。同上。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

閉門。【詁】服虔云：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同上。侍人御之。【詁】服虔云：簡登以兵御陳氏。同上。子行殺侍人。【詁】服虔云：舍于公宮，故得殺之。同上。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詁】服虔云：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同上。成子遷諸寢。【詁】服虔云：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詁】服虔云：齊大夫。同上。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詁】服虔云：出奔也。同上。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者。有如陳宗。【詁】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疏：乃止。子我歸。帥屬徒从石經增入。各本脫帥字。【詁】服虔云：會徒衆。史記案服注：徒字上似脫屬字。攻闔與大門。【詁】服虔云：宮中之門曰闔。大門。公門也。同上。案服用爾雅釋宮文：後漢書注引爾雅又云：宮中小門謂之闔。此云闔與大門是闔爲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詁】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杜取此。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闔。【詁】服虔云：齊闔名。同上。成子將殺大陸子方。【詁】服虔云：子方。我之黨大夫。東鄰賈也。同上。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詁】服虔云：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同上。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詁】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史記齊世家常軌。公於徐州。索隱徐字從人。說文作鄉。音舒。戰國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繫舒徐。古字通。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筆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詁】**地理志：山陽郡薄臣壤曰漢所都。案此即南
薄也。薄古字通。故公以爲宗邑，乃益封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
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
逢澤有介麇焉。或作麋。从石經及宋本訂正。國學記聞引左傳亦作麋。**【詁】**廣雅：介，獨也。方言獸無偶曰介。玉篇同案說文：麇，
也。籀文作麇。玉篇聲此屬亦作麇。陸佃埤雅：麇如小鹿而美。今考麇既是麇，其物本小，何得云介，且麇
音於經，又屢見於傳，自當作麇爲是。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予者，上有天下有先
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頤驥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詁】說文春秋傳曰：司馬輕，字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

氏攻之。【詁】王待潘夫論。衛之公族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泄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詁】水經注。沔水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元和郡縣志。桐汭在廣德州西五十里。案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入丹陽湖者。蓋四晉時南江已逕。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說見集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詁】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本疏。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麏然限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岳本以上介絕句。秦本以辭字爲句。上介屬下。【詁】案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蓋謂貞子上介耳。觀下注備使云。備猶副也。意義自明。蓋本副介宰嚭尊稱之曰上介耳。釋文云。寡君敢辭上介絕句是也。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惑。大命隕隊。諸本作墮。石經改正。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奔之。是奔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唐土。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遠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斬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喪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子據宋本並脫子字增入。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詁服虔云。晉猶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吳人加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悝。詁戰文。悝周也。春秋傳曰。孔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

伯姬閔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詁**服虔云：閔，杜取此。昏二人蒙衣而乘。**詁**服虔云：二人謂良夫大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史記**寧作衛。**下同****詁**服虔云：家人稱老，問其姓名。**同上**稱姻妾以告。**詁**賈逵云：婚姻家妾也。**同上**遂入適伯姬氏。**詁**服虔云：入孔氏家道伯姬所居。**同上**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詁**服虔云：先至孔悝所。**同上**大子與五人介與服從之。**詁**賈逵云：介被甲也。與服欲以盟。**同上**杜取此。迫孔悝於廁，又作叔悝，本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詁**服虔云：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詁**服虔云：季路爲孔氏宰，故告之。**同上**杜取此。召獲駕乘車。**史記**獲。**詁**服虔云：季子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行爵食炙。**詁**服虔云：樂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王充論衡：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皆以車騎行酒矣。正義云：此句顛倒非奉衛侯，輒來奔。**詁**服虔云：召獲奉衛侯。**同上**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禮記**弓作高子，舉亦作子。**詁**賈逵云：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杜取此。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史記**焉作已。**詁**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史記**不作莫。**詁**賈逵云：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上**鄭衆云：是時輜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晉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同上**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詁**服虔云：晉食餌之難，欲救餌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史記**作公孫敢闖門，無作毋。**詁**服虔云：公孫敢，衛大夫，晉輜已出，無爲復入。**同上**案莊

子塗跖罵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自遁於東門之上。據此則子路所入之門，蓋東門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詁】**王肅云：必有繼續其後，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驪敵子路。史記作並翼，又作狐。**【詁】**服虔云：二子制職之臣，敵當也。同上杜以擊之，斷縷割裸。史記作子路曰：案孟晉狐並音同君子死冠不免。**【詁】**服虔云：不使冠在地。同上杜取此結縷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史記也其死矣。檀弓引傳亦同或一本多其字也。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鄖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誌之曰：**【詁】**鄭司農云：諱爲積累，其生平之德行以錫之命，而爲其辭也。同禮說文：謚，藉也。累功德以求福。驗語曰：謚曰：謚爾於上下神祇。从言衆省聲，或不省作謚。諱字注云：謚也。从言衆聲，是諱謚有別。今經典相承作諱，而人罕知當作謚矣。吳天不弔，家語文選注並引作吳天不弔，疑有脫誤。玉篇亦同。**【詁】**案鄭司農周禮解，引此傳作閔天不弔。莊述祖曰：古文叔與弔字形相近，故經典從叔之字多作弔。莊子。

弔說卽誣說是也。杜注昭二十六年與此傳皆謂弔爲至，似誤。不憇遺一老。**詁**【爾雅】慙懶也。說文：懶，閒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詩鄭箋：懶者，心不欲而自適之辭。應劭王肅並云：懶，且也。一老，謂孔子也。杜本：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詁**【詩】毛傳：屏蔽也。杜本：焚，葬余在疚。鄭司農周禮注引此作葬。孟子引作葬。蓋古「詁」說文：𡇗，才堅也。春秋傳曰：𡇗𡇗在疚。又文字注云：𡇗，病也。詩曰：𡇗𡇗在疚。烏乎哀哉！諸刊本字通。從前傳及尼父無自律。**詁**【爾雅】律法也。杜本：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詁**【案】大戴記孔子語云：禮失則墮，名失則惛。失志爲昏，失志爲惛。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又誄之，非禮也。家語史記漢書並作死而誄之。禮記引也。傳文亦同。今刊本亦有作而者。已改正。稱一人一人。漢書余作予。非名也。**詁**【服虔注】天子自謂余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集解：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詁**【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杜同：鄒道元云：屬延平故城。卽衛之平陽亭也。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水經注引作載伯姬及西門。使貳車反祐於西圃。**詁**【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格享昭穆。故無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祐於西圃。祐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元之聞也。以下鄉少牢饋食士大夫祭禮，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繕茅爲神象也。寧子既葬，心無所依，以燭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

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葬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鄭志張逸間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紀其所出之君主，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案正義譏鄭非是。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牒於子木。諸本作_{今改正}牒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牒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詁】案漢書韓王信傳李奇注引傳曰：期死非勇也，以生非任也。下五字未知所出。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詁】服虔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史記集解杜注上句取此。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謄謂石乞作石乙。謂石乞淮南王書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熊宜僚者或作熊相宜僚，後漢書注亦同案石經熊字下後人亦旁增相二字。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

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高誘注作舉。王勝曰：「不爲利誘，不爲威惕。」高誘注字作噲，義亦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詁地理志慎縣屬汝南郡杜本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詁賈逵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史記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作葬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抉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

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詁淮南王書九日葉公入風俗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案裴松之管寧傳注引傅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考修之適楚自在田氏未墓之先。博子所言恐不足據。白公欲以子閼爲王子閼不可。遂劫以兵。子閼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詁賈逵云高府

府名也。史記集解淮南王書閼聞伐楚五戰入蜀燒高府之粟。案此則高府蓋宮中府名。石乞尹門圉公陽

穴宮史記國公陽作風國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詁服虔云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上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六經正誤云日月誤若見君面得艾也。詁座勤漢書注父安也杜本此父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善心人風俗通民作無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釋文一本作使與國人如字與謂與廢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詁淮南王書十九日而擒白公其徒微之詁爾雅屢微也舍人云屢微之微也說文微隱行也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室高誘注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案呂覽作法室高誘注法室司寇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亨字後人妄加四點今从石經訂正乞曰此事也从石經及宋本增也字克則爲卿不克則享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王孫燕奔頽黃氏詁案頽當是頽字之誤今訂正說文頽从頁奔聲渠追切音亦同沈諸梁兼二事詁刊本脫沈字今从石經增入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子葉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

穀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輿甸詁說文個中也春秋傳曰乘中甸一轂車玉轄引左傳同杜本兩牡紫衣詁賈逵云紫衣君服本疏杜狐裘至祖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石經刊本作棄今从釋文改畫一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栎之詁說文樣擊也廣雅諺說也案樣諺古字通楚辭諺說謂余以善淫王逸章句方言楚以南謂蠻爲諺又諺也呂覽曰栎栎之子命之爭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秉案隱引傳文作秉今據改詁服虔云秉權柄也史記案又服注云云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覲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𦵌服隨唐大啓羣蠻彰仲夷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西京賦天命不諂李善注引左傳文云滔李

謂古令尹有感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
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
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
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詁說文譟也登此昆吾之虛縣縣
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
曰如魚窺尾詁說文窺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案杜注箇赤色蓋取賈義亦因音同故改從輕字爲
訓衡流而方羊裔焉詁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本實遠云疏赤也魚勞則尾
赤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游者此魚疏張氏以爲魚勞詩廣雅傍佯徒倚也案尋賈義
裔焉二字亦少逗下云大國滅之將亡無礙其羊亡爲韻也莊述祖又云裔焉二字宜向下讀高誘呂
覽注焉猶於也顧炎武云昔其遷於大國將見滅而亡大國滅之將亡閩門塞竇乃自後踰詁傳通
云竇古字作竇說文亦引圭竇作圭竇竇與踰自爲韻惠棟云未有無韻而無韻者從杜讀則失韻矣
竇字讀度又讀徒踰亦有平去兩音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
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史記作班師注十一月衛侯自郢入詁
地理志郢城縣屬濟陰郡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詁賈逵云戎州戎人之邑史記集解案陳
杜取此

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是戎色近衛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呂覽作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石諸本明作闇从經宋本訂正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詁文髻髮也髢或從也也聲廣雅髻爲之髢杜本既入焉而示之髢曰活我吾與女嬖己氏曰殺女嬖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髢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詁顏成云起靈公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公會齊侯盟於蒙詁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杜本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鄙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虜也詁注云虜武伯名也魯於齊爲小國故曰虜也周禮疏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剗般邑以與之詁說文鄭宋地讀若歲案今本作剗杜寫誤蓋剗爲鄭大夫因以爲號衛般懼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謐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詁渡鄆古文云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案世族譜暖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杜注云緩娶從子當有一義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

瑗爲右師。巴人伐楚。圍鄖。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鄖。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詁陳樹華案孔疏云。夏書作先。與今本合。陸氏釋文云。能作克。二者必有一誤。但書作克。左傳作哉。義本相通。疑因孔安國書傳。先晰人志。後命於元龜之文。後人傳寫。遂譌作先耳。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衛石圖逐其君起。史記作曼專
詁案專當作專。專圓音同。後刊本鷗作專耳。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圖。而復石魋我大叔遺也。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詁案此冥卽冥阨。在今信陽州。非越地。杜注誤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置於赦。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詁高誘戰國策注曰。慶忌。吳王僚之子。淮南王書注又云。吳王僚之弟子。驥諫吳子曰。詁。服虔云。驥。數也。詩。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
詁地理志。艾縣屬豫章郡。杜本此。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

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閩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諸本作之志，今从石經改正。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詁】說文：簞，笥也。杜本此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詁】高誘曰：皮點史墨也。案黯蓋史墨字，小徐說文：繁傳以爲墨字。子雲斷繁音同古字蓋通。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詁】呂覽曰：子胥高臯，高誘注：臯，蹈也。傳曰：晉人之高，使我高蹈，廣恐貌案據釋名：高與臯通。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詁】廣雅：高遠也。衆經音義引廣雅：蹈，行也。杜本此唯其懦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閼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

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詁】賈逵云：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韋昭吳語注曰：今句章東海外州也。

杜本解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詁】史記吳世家：遂自剄死，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詁】案杜注：競，速也。非義訓。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競，時謂趨時也。此競字亦當訓趨。賢用漢儒義訓最多，此亦當是。是以不得助執繩。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詁】薛綜西京賦注：彌遠也。杜本：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詁】說文：綵，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綵乎？又綵字注曰：綵或从異。鄭續文弁：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廟，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註】本誤作耀。今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鞶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汝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麋丘。軍吏令續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讐言也？【詁】眼皮云：讐，僞不信言也。字林作讐。云：夢言，意不慧也。【註】陸鑑云：讐者，謗謗之義，此當作讐。說文字林皆云：讐，夢言不懶也。三蒼曰：讐言，廣雅云：諱言也。此謂晉人。

妾謂若夢中靈應之音耳。今案說文嘵字注云：高氣多言也。从口疊省聲。春秋傳曰：嘵言，疑即此疊省或傳寫有異耳。存致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餌臧石牛。【詁】服虔云：牲疊記。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贊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蘇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詁】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本疏：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轄而登席。【詁】說文：轄，足衣也。惠棟曰：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劍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趨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舊並飲解襪之明文也。左傳古文，蓋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有疑義，莫能詳焉。闡若瑞云：杜氏謂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襪耳。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穀之。諸本「穀誤殷」从「詁」說文：穀，貌。春秋傳曰：君將穀之。玉篇同。引左傳作君將穀焉。廣雅：穀，吐也。堅釋文作譽。與說文玉篇合，但字體微異耳。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擎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車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擎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擎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郢子士請御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詁】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郢。【詁】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濟陰郡郢城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鉏越釋文本或【詁】晉灼漢書注鉏致也。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

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旱如古廟石經作古廟宋元明本皆誤作后今从石經改正。【註】案廣韻古字注云又姓左傳越大夫古廟是一確證宋樂蕡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愼而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字从石經刪出御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註】案玉篇掘胡沒切掘也左氏傳曰掩稽師定子之墓焚之本又作掘文子使王孫齊私於旱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旱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鬻車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史記作公孫紳【註】史記宋世家曰宋公子特攻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案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何據而爲是說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蕡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某能無敵乎冬

十月公遊於空澤。【詁】水經注：濮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濮城東南。左傳遊於空澤，即此。釋國志：梁國虞有空桐地。杜同上。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蕡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諸本今誤合从石經宋本改。【詁】汲蒙古文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廬闈。遂死焉。求得已蠱矣。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諸刊本烏誤鳥。从宋本改正。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寧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

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詁】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若得其人則四方諸侯皆順從之矣案此則當作順甚明順氏石經作訓反云順非失於詳審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古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詁】案駘上卽襄四年之駘駘正屬邾晉之界二月

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

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詁】服虔云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御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

【詁】服虔云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曰兩師上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詁】案古今人表有顏涿鄆師古曰卽顏涿聚子也服虔云隰之役在

襄二十三年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詁】惠棟曰鄭康成引作柳舒

孔氏曰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留柳同用卯字以从聲故也達穀七里穀

人不知及漢雨不涉【詁】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澗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鄧開入羊里水子思曰大國在

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詁】案杜注定九年製裘也此又云製雨衣也皆望文生義非本訓今考王逸楚辭章句云製裁也藍衣之未有裏者今人所云衣片是也杖戈立于

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瑞察陳衷焉詁廣雅衷善也杜本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賴瑞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詁爾雅在終也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安也故君臣多間詁賈逵云聞隙也史記集解杜自此公遊于陵阪詁服虔云陵阪地名同上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衛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閭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株之門鄭人俘鄒魁古今人表作鄒羣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詁高誘呂覽注惡鷙也杜本此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詁小爾雅越忘也案較杜訓爲長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